

海外游記選

長樂黃 孫成 題



本 書 有 著 作 權
翻 印 必 究

海外游記選 全一冊

民國廿六年八月初版

實價每冊一元

編輯者 趙君豪

發行者 趙君豪

發行所 中國旅社
上海及各地

經售處
上海生沽書社
上海作書社
上海開明書店
上海海雜誌公司

印刷者 上海漢文正楷印書局

韓奇逢黑

鷄白鳳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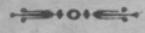
是婦女界

的救星！



(注意黑字)

治主



經血不調

經來腹痛

白帶過多

腰痠腿痛

乾血成癆

久不生



大盒五元 小盒二元六角

韓奇逢藥房監製

上海愛文義路大通路口一三九號

電話三七二二八號

藥房均售

攜帶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旅行支票

安全全便
兼而有之

分行
全國佈遍

總行
上海寧波路

資產總額
二萬一千餘萬元

資本及公積
一萬五千五百萬元



休養身心之無上妙境

莫干山鐵路旅館
青陽港鐵路花園飯店

鏡山林之逸趣

具都市之便利

長遊小住，均極適宜，預定房間，請向就近車站接洽。

(本路除上開兩處外，並無自辦之飯店旅館敬祈公眾注意)

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啓



商務印書館
出版

遊記

卡奔德
世界遊記

聖地及敘利亞	周元瑞譯	定價六角五分
阿拉斯加	余紹忭譯	定價七角五分
中美洲和西印度羣島	華超譯	定價六角五分
智利與阿根廷	林淡秋譯	定價六角
爪哇與東印度羣島	丘學訓譯	定價七角

尚有
多種
不克
備載
詳見
本館
圖書
彙報

全國一週	謝彬著	定價二角
徐霞客遊記	明徐宏祖著	定價六角
因是子遊記	蔣維喬著	定價七角
我一遊記	莊俞著	定價六角五分
匡廬紀遊	朱偁著	定價二角
廬山遊記	胡適著	定價一角五分
到青海去	顧執中著	定價七角五分
新疆紀遊	陸詒著	定價一元三角
康藏軼征	吳鶴宸著	定價一元四角
西康紀要	劉曼卿著	定價一元四角
	楊仲華著	二冊定價一元七角

西行記	顧執中著	定價四角五分
旅藏二十年	孫梅生譯	定價六角五分
美國旅行記(英文本)	李克坤著	定價七角五分
二十世紀之南洋	丘守愚著	定價三元二角
南天樂園	黃素封著	定價五角六分
南洋羣島航海記	兩黃素封譯	定價一元二角
十七世紀南洋羣島航海記	種姚相譯	定價一元五角
馬來羣島遊記	呂金錄譯	定價一元五角
科學的南洋	黃素封著	定價三元二角
南洋獵頭民族考察記	呂一舟譯	定價一元二角

胡蝶牌擦面粉

人人合用
家家必備

為國貨牙粉之王

除油垢 去雀斑

清口臭 白齒牙



華南實業社出品

本外埠各
洋廣雜貨
烟兒店均
有出售

前言

游覽之役，足以增廣見聞，研討學術，古今中外，無不以汗漫相期許，而謂讀萬卷書者，當行萬里路也。其有絕國萬里，海驛千程，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者，則輒又託之於圖像紀行之篇，謂爲臥游，聊慰情於華路之先，備清賞於燕几之次，亦庶幾焉。比年忝綜旅行雜誌輯務，所得讀之游記，小而一城一邑，發思古之幽情，大而六合九州，窮宇宙之名物，驚心振魂，瑋麗熠燿，積至千百篇，卷帙之富，突過默深海國方壺叢書者多矣。年來復加選次，輯爲專卷，一編之出，讀者多謬加獎飾，不自暇逸，比更輯海外游記，釐敍以行。蓋勝地攬奇，雄邦挹秀，風景不殊，游子之觀感各異。今以他邦人士，述異國山川，紀事抒情，自莫不親切有味，足爲揚颿導軌之先路；不佞橐筆以從，亦更願讀是書者因此而鼓其萬里之征程，梯航之餘，各盡所得，咸具述作，以與斯編爭一日之短長，並當樂爲讎勘，儷屬以行者也。

中華民國廿六年八月趙君豪識

絕非倖致

各地來函贊美

本公司三角牌各種棉織品，其效用，其優點，口碑載道，素為各界所樂用，蓋因次劣之貨，均經剔除，白璧無瑕，使函購者無後顧之憂，常用者愛而不忍釋也，即代售之各種國貨土產，亦必經過一番審查手續，而委托代辦之貨，又能選取物美價廉之真實貨品，包裹物件，十分謹慎，郵局寄遞，非常穩妥，且處處代顧客着想，函件一到隨即運配付郵，以免翹企以待，是以邇來迭接各地來函贊美，並有譽為道德公司者，由此觀之，其來有由，絕非倖致也，郵購指南及各種價目單，函索即寄。

三友實業社啓

上海南京路
浙江路東首

義泰興煤號

本號自備輪船碼頭採運各種礦煤

淮南通煤
大東通煤
華東通煤
泰山煤
東方煤

復興興煤
饅頭山白煤
利華白煤
鴻基白煤

經銷

中興煤
悅昇煤
開灤煤

總號

上海新開路
如蒙賜顧請向下列各處訂購竭誠歡迎

電話

九二九一〇號
九一七五一號
九二六八四號

西號

上海開北光復路一〇二九號

特區電話九二六八四號
華界電話四一七三〇號

分號

杭州東街路所巷口
無錫萬前路敦仁里

電話二四四七號
電話七六六號

經理處

南京下關升仁里
鎮江荷花塘
江陰北外黃田港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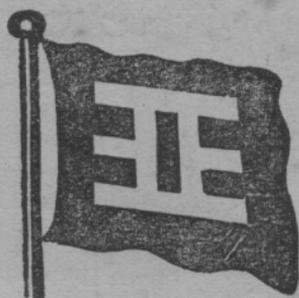
華興煤號
華豐煤號
華昌煤業碼頭公司

洪給

火車行號
電力廠水汀
各大工廠水汀
輪船煤球廠

電報掛號三五四八

上海三北輪埠股份有限公司



◎ 航 線 ◎

長江各埠，滬甬，滬閩，滬粵，沿海各口岸

◎ 所有船隻 ◎

(輪船) 華山，明山，博山，南山，龍山，衡山，嵩山，
鳳浦，松浦，清浦，新浦，靖安，伏龍，醒獅，龍興，
龍安，甯興，明興，長興，揚安，宜安，德興，富華，
富陽，永康，武康，壽昌，萬象，三北，鎮北，慈北，
餘杭，永嘉，鴻元，鴻亨，鴻利，鴻貞，長安，姚北，
新甯興。

(拖駁) 一號，二號，八號，九號，十號，十一號，十二號，十三號，十四號，十五號，十六號，十七號，十八號，

◎ 總 公 司 ◎

上海廣東路九十三號

電 話 一 二 九 五 〇 一 八
電 報 掛 號 〇 〇 〇 五

◎ 分 公 司 ◎

鎮江，南京，蕪湖，安慶，九江，漢口，沙市，宜昌，萬縣，重慶，長沙，湘潭，寧波，福州，廣州，青島，天津

◎ 附 屬 機 關 ◎

鴻升碼頭堆棧公司
三北機器廠

寧波保險公司
升順地產公司

聯安航務公局船期廣告

上海南馬路三百一十號

電話南市二二二九八二號 電報掛號五七八五

六期星	五期星	三期星	二期星	一期星	期 日
台 州	大 華	穿 山	達 興	舟 山	船 名
定 海 石 浦 海 門	定 海 石 穿 浦 山 海 門	穿 山 石 定 浦 海 海 門	定 海 石 海 門 浦 黃 巖	定 海 石 穿 浦 山 海 門	開 往 地 點

△下午四時開行▽

△船泊滬南碼頭▽

◁ 陀 普 灣 兼 開 期 會 香 ▷

海外遊記選目次

前言	趙君豪	一
向着歐洲	亭亭	一
倫敦的輪廊畫	亭亭	三九
倫敦重遊記	召子	六三
英倫春訊	程志政	七一
瑞士一瞥	陳心純	八一
比利時冬日的回憶	周峻	一〇一
歐亞濤痕	丁惠康	一〇七
英倫重遊	汪倜然	一一五
德奧小駐	汪倜然	一二七
威尼斯與巴黎	汪倜然	一三九

法南見聞

汪倜然

一五一

漫遊見聞

汪倜然

一六一

熱帶巡遊

汪倜然

一七五

巴里幽異

汪倜然

一八七

藍的地中海

張若谷

一九九

俄羅斯風物記

昇曙夢

二〇三

山寺巡禮

秦理齋

二七三

荷蘭消夏記

秦理齋

二八七

上加拿大探風錄

秦理齋

二九九

美都追撫

秦理齋

三三九

華盛頓半日記

亭亭

四〇三

南洋速寫

陳心純

四一九

海外遊記選

趙君豪輯

長樂黃 孫身親



向着歐洲

亭·亭·

本多市郎原著

香港

從橫濱乘上了航行歐洲的香取丸，途中在大阪神戶碇泊，終於從門司啓程而離開國土。馳出了關門海峽，船是一路向上海行進。

(中略)

從上海航行了三晝夜，抵達香港。

上陸之後，在中國酒館裏面進了午膳，於是雇了一輛汽車，五個人同乘了遊覽香港。

香港，是一個和九龍相對，周迴二十五哩的小島。在昔據說是一座禿山，作爲海賊的巢窟的。但是自從成爲英國領地之後，面目便煥然一變。到了現在，全島是成爲了一個被綠色，文化住宅以及汽車道所掩蓋的東洋第一的貿易港了。市街上面，四五層的屋廈是並列地建築着，全然是一個西洋的都會。兩旁的人行道，因爲全部都位置於屋廈裏面，所以在暑熱的日中，或則下雪的當兒步行，都非常方便。

香港島高一千八百尺，但是汽車道却幾乎將牠的頂上都征服了。在山的中腹，英人的別墅是重重疊疊的建築着，主人翁是度着至上的文化生活。

這個島的全體的土木事業是非常可觀。在這裏，英人勞働者是一個都沒有。他們藉着在世界的殖民地中，囊括來的金錢，使用着中國人和印度人。他們英國人的生活方式，則完全是爲奢侈而奢侈的態度。

看到了英人的這種榨取生活，我是不得不感到一種亞細亞人的公憤，而痛感到亞細亞民族自覺爲當前的急務了。

香港的巡警，全部都是體格很好的印度人，但他們對日本人具有甚大的好感。

在此島的綺麗的汽車道上巡迴着的遊觀，實在是世界勝景之一。在這裏有苦心經營的貯水池。從山頂的道上下瞰，市街哪，港岸哪，對岸的九龍半島哪，盡在眼底。

看過了山頂上面的測候所，降下來，從中腹乘山行電車往市街。在植物園的附近，看到了好幾次在椅子中間插了兩根長長的棒，前後兩人加以扛擡的有如竹輿那樣的珍奇的乘物。

晚上去看有聲電影。觀客西洋人和中國人各占一半。中國人的年青男女對英語的有聲電影很能了解。最後，映出了英國皇帝的照像，於是英國人全體起立吹奏英國國歌。據說，香港是比較了英本國更爲英國風的。

回到船上一看，香港的市街的燈火，山下別墅層層疊疊的燈火，以及汽車道上的探照燈，使香港全島呈出一種綺麗偉大的夜景來。

新嘉坡

從香港航行了五晝夜，終於到達了熱帶的新嘉坡。

在埠頭，第一使我吃驚的是印度人皮色之黝黑。

這裏也是英領，是一個小小的島。街道也很寬廣，調子似乎比較上海香港更覺得爽快宜人。交通巡捕將一根籐製的有如飛行機的推進機，那樣的鞭棒橫背在肩上，管理車輛的行止，模樣兒恰似一隻生有白色的翅翮的蜻蜓。

去視察勞動者公共宿舍和市廳署，在這裏，無軌電車也遠較上海為綺麗，乘上去一看，全然感到了有如公共汽車那樣的印象。

新嘉坡島的全體，幾乎是一個沒有山陵的沼地，熱帶植物非常繁殖。雖在沼中，植物也密生着。自昔有綠木求魚的譬喻，而在這裏，往往當潮水漲滿的時分，魚潛入了裏面，所以就木求魚，也就並不困難了。

穿過了熱帶植物鬱葱滋生着的植物園，在椰子樹下的新汽車路上馳走了約一小時，渡過了那條據說建築費五千萬圓，連絡馬來半島和新嘉坡的長長的土橋，便到達叫做喬

霍爾的馬來王國。這個土橋的右方的島影，便是有名的英國海軍根據地。

喬霍爾是英國的保護國。有趣的是這裏的國王，月俸二萬元，據說以前，他是以一個在街頭開業的英國醫生的未亡人爲后，其後這個后死去，國王聲稱仍將以英人爲后，於是爲物色美人起見，親自前往英本國。我們來此的時候，恰值他的出國期間。對於這個國民方面也都夷然不以爲意，並且都『我們的國王要帶一個英國王后來了啦！我們的國王真偉大啦！』這樣欣然相告語。

在王宮附近，珍奇的摩罕默特教的寺院是在着。

馬來人是一種頗肖日本的人種。尤其，小孩們的臉面是十分端整，鼻梁挺直，在長長的睫毛的奧處，有一種說不出的可愛的眸子深藏着。

馬來婦女，因爲習慣不外出，所以在市街上不能夠時常看到。土人雖沒有教育，但道德觀念很強，據說竊賊也很少有，不論突出於池沼中而建築起來的家屋，不論在椰子林中的

家屋，都是像娛神的塔壇那樣高，高到可以容人在地板下面自由步行的程度。熱帶的人種缺乏雄大的氣概。就這一點而言，作爲一個亞細亞人，實在是可遺憾的。

喬霍夫王國的國民，並不具有想做成爲世界強國的野心；因爲生活程度雖低，却很安定，所以在英國的保護之下，並沒有什麼不平的心理，很和平地娛樂着自然的生活。在沒有野心的國民的恬適悠閒之中，我們可以感到一種南洋天國的印象。

去參觀喬霍夫王國的我國人的橡皮園。一起進了橡皮樹的樹林之中。看到在每一棵橡皮樹上，縛着一隻鋁製的小小的罐頭。這是承受橡皮樹汁的罐頭。這個罐頭，承受在橡皮樹的割破的罅隙處，每晝夜約可滴出樹汁半罐。每天將這些樹汁收集之後，便運往橡皮工場。通過了這個林，再視察橡皮製造工場。原橡皮的製造法，非常簡單。在情形好的時代，原橡皮一磅價值二圓，現在則暴落到八分。在如斯不景氣的情況之下，我國人橡皮經營者，破產的陸續發生。美國資本家便乘機伸出臂來，將那些橡皮園攘入自己的手掌中去。

x

x

x

x

的街景，熱鬧的中國街，英人華人的豪富的邸宅，競馬場，果實市場等等也都參觀一過。據說在新嘉坡和貝南地方揭發着『按摩院』的招牌的屋子，都是日本人的私娼。在街上巡視了一周而回到船上一看，在船的甲板上，印度人的勞働者是乘滿了。

從這裏起，我是和這些印度人的勞働者們共同向着印度洋的航海而前進了。

這些從貝南港乘上來的挈帶妻子小孩約二百人的印度人勞働者們，都是『甲板乘客』。在甲板上，張起了帳幕而被收容在的。所謂『甲板乘客』，便是規定乘在甲板上，縱然萬一起了暴風從甲板上被捲入海中，船方也不負生命保證的責任的。據說外國船憎厭勞働者乘船，對於『甲板乘客』極爲冷待，雖然降雨也不張起帳幕來，而郵船則張着帳幕，比較優待，所以乘客極多云云。這種甲板乘客實在是最最不勞船公司方面費心的。

至於印度人勞働者爲什麼從貝南方面這樣大批地乘上船來呢？原來這些都是從印度前往馬來半島謀生的人們，都忍耐了相當的年月，而這些遺剩下來，找不到工作的，現在都回歸本國了。

仔細看時，這些人們，在黝黑的身體上面，儘量點綴着很多金子，金的手鐲，金的指環，金的首環，金的耳圈。

這些勞動者們，都在甲板上面各自作炊着。鹽，他們是使用一種像黑的巖石的碎粒一般的東西。吃的大抵是咖喱鷄飯。印度人以右手爲不淨之手，以左手爲清潔之手，所以吃的時候，右手持着皿碟，吃的東西則逕用左手握着，不用筷子，也不用刀叉。吃用了印度咖喱鷄飯之後，便用一杯水漱口洗手，也有割開了椰子的實，將裏面的水分給孩子們飲的。在這裏印度人裏面，因爲也有英語講得很流暢的知識階級的人，所以我是聽到了關於苛刻的鹽稅以及其他消費稅的話，以及被英國榨取的他們的不平鳴而對他們表示甚大的同情。

印度洋

雖然右手是亞細亞大陸，左手是淼渺無窮的大海，但是從船上望出去的眼界，則僅僅七哩左右，全然像是在托盤上面行進那樣。

今天又是波平風靜的印度洋。甲板高爾夫，從正午起以迄三點鐘爲止，因爲是午睡時

間而被禁遊戲。當船豎直地吐出了烟而行進的時候，固然委實是蒸暑不堪，但是驟雨之後，便頓覺爽適非常。當我漸漸和那些甲板乘客的印度人們親熱起來的時候，印度洋的平凡的五日間的航海是終了，船是到達了科侖布。

科侖布，是位置於日本的九州差不多大小的叫做錫蘭島中的一個都會，這也是英國的領地。這裏的土人，渾身漆黑，如果將嘴眼閉了，那麼前身和後身便成的一個樣子而分辨不出來。這些印度人們，因為具有咀嚼一種叫做希里的草的葉子的習慣，所以唇部都成爲了像塗着血那樣殷紅。

在街上，四週沒有牆垣的通風的電車，以及敞着篷帳抵當太陽的馬車是行經着。

頭上捲纏着布的印度人，在有如燒炙過的鋼骨的道路上面，都是赤着足而疾急地步行着。雖說是他們的習慣，但他們的健康却也可驚的。

這裏因為是佛教盛行的所在，所以寺廟極多。雖然看到了很多的佛像和佛畫，但大抵

色彩幼稚，幾乎全沒有美術的價值。當我在從巖寺歸去的途中，看到了一匹載負着裸體的印度人而蠕緩地步行着的大象。

走到博物館去的時候，一個佩有徽章的印度人招呼我署一個名，我便受過了鋼筆寫下了我的名字。不料一寫完，那人便稱呼我「老闊」，伸出手來向我要錢。又在館中，館員跟隨在參觀者的後面，對一兩件陳列品說明了一下，便叫出了老闊來。我覺得這裏的印度人，全都是乞食根性的。

在科侖布上陸的日子，恰值十一月十一日的和平紀念日，所以在街上，成爲了花之日而熱鬧非常。在街頭，賣花者大批出動，白種婦人賣紅花，印度婦人則賣黃色的花。印度人一定插戴黃色的花，插戴紅色的竟絕不一見。西洋人雖大多戴紅花，但兼戴黃色的也有。我也買了紅黃各一而插在衣襟上面。這一天因爲正當我的誕生日，所以到了船上，這一晚便舉起了祝盃。

阿拉伯海

從科侖布起以迄亞丁爲止，阿拉伯海八日間的航海，比較了印度洋中更爲平穩。雖然是很長久的航海，但白晝遊戲甲板高爾夫，晚上並有電影跳舞，船員的餘興等娛樂，所以並不十分感到困乏。膳食方面，也時時有日本飯菜。西洋人因爲在男女交際方面極爲自由，所以從上海乘上這隻船來那個肉體美的女人，現在已經和一個科侖布乘上船來的素不相識的中年男子廝混起來，宛然像一對夫妻的模樣了。

在右方，看到了有如搭壇那樣，上面平坦的兩座島，船是進入了廣大的亞丁灣。

x

x

x

x

亞丁是位置於阿拉伯大陸南端的一個要港，也是英國的屬地。

從船上眺望亞丁的山，是一座奇怪狀的焦黑的山。天文台，時計塔，以及要塞也都看到。走上了陸一看，使人吃驚的是，在這裏，既沒有樹木，也沒有草，並沒有一滴水，完全是巖石和砂埃的焦黑的山。

那麼爲什麼在這種地方建築港灣呢？原來這裏是一個航海上所不可或缺的石炭的

補給場所。英國人注目在這地方，築起了港，建起道路，現在已經有很像樣的新市街出現了。港上設有砲台，據說常年駐屯一萬英兵在這裏的。

因爲是在阿拉伯的南端，所以非常炎熱。相隔約半哩，在半島的反對方面，土人的舊市街是在着。前往水源地看時，水是從掘鑿的井中取用的。這些井的深淺，據說約一千五百尺。井水本來是極冷的，但因爲地熱之故，所以雖然這樣深，而仍帶着溫度。

在這裏，代替了馬，土人是使用着駱駝。用圓形的檯運水的駱駝車是很多。負擔着豚的皮袋而行經的土人，也是運水的。舊市街的建築，是用泥土造成的，有如四角箱那樣的建築。既是暑熱地方的建築，那麼在我們的理想中，牠們的構造一定是很便於通風的，豈知事實恰恰相反，牠們的土壁很厚，窗子很小，原來這是爲了防禦外部暑熱之故。在新市街中，也有堆積着用船運來的泥土，栽植着樹苗，貯蓄着水的煞費苦心的公園在着。

看到了在這個草木不生，水無一滴的亞丁地方，築起港，建設起了市街，不斷努力經營着的英國人的苦心，我是生出了很大的感慨來。

現在，英國在全世界占領着殖民地，以『英國領土無日落』自誇着。直到現在為止，我們所乘的船，在一路上停泊的東洋的各個要衝地，都已成爲英國的領地，但是，英國持有如許的殖民地，控扼着如許的要衝之地，在世界上以大英帝國自誇，却也並不是偶然的。正惟因爲英國國民具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像在亞丁所表示出來的一樣，所以才能獲得今日的地位！

英人對於開拓殖民地的這種努力，實在是缺乏海外發展力的我國所應該埋頭學習的，我國人口食料問題的解決，結果也不得不有待於國民的殖民地的發展。但是，如果被些些的寒冷或則暑熱所嚇退而呈出逡巡的樣子來，那麼我們是終究不能希望打開這個難局，向世界的發展邁進的。我們是不得不抱着一種決心，以不亞於英人在亞丁所表現出來的忍耐和努力而急起直追的。

回歸到船上，站立在甲板上面，眺望着愈趨愈遠的亞丁的連山和遙遠的阿拉伯沙漠的一斑，或是耽於無量的感慨之中！

以阿拉伯大陸爲右方，以阿非里加大陸爲左方，船是在紅海中行進。因爲從阿拉伯沙漠向阿非里加沙漠吹渡去的熱風之故，氣候是非常蒸熱。進入了紅海之後，可以不絕地看到往來的汽船。雖然風強浪高，船搖擺得很厲害，但是因爲乘船後已經過一個足月，乘船的風味已經馴習，所以誰都不以爲意。繼續了五日間的航海，船是駛近蘇彝士，阿非里加的珍奇的山是看到了。

蘇彝士是蘇彝士運河的入口港。因着這條運河的開通，船不必迂迴阿非里加大陸的南端，可以短縮三四千哩海程而抵達歐洲。蘇彝士運河是由法蘭西人叫做萊塞伯斯的完成的。運河的闊三百尺，深三十尺，長八十七哩。開通年代是在明治二年，工費據稱二萬萬四千萬元。

通過這個運河時，船舶則根據噸數，乘客和船員則根據人數，各各被征收通過費。

向着埃及

據說船舶通過蘇彝士運河，需時十六七小時，再加以在蘇彝士港和泡脫沙特的碇泊時間，更有從容的時間。所以在中間上陸，棲宿一宵，前往埃及遊覽。

離開了蘇彝士的街，自動車在阿非里加的沙漠中以快速力馳走着。揚起了沙埃而馳走時，在沙漠中間，突然看到了一個巨大的湖。欣喜而漸漸行近前去時，才知並不是湖，也並不是別的東西，祇是沙丘類似湖水罷了。這種情形，在前方屢屢看到，實在是有如蜃氣樓那樣不可思議的東西。在荒漠寥廓的沙漠之中，看到駱駝蹣跚地步行着。我是體味到了沙漠旅行的困難。

約三小時後，抵達了新開羅。

x

x

x

x

新開羅，自從開始建造房屋以來，據說迄今僅有十六年，但很華美的新市街已經出現了。高聳着的一塊石頭的三角尖塔象形文字的方形石柱，乃是埃及人的誇負，我看到了放

牧着的姿勢很美的阿拉伯馬。不久，抵達了埃及舊都開羅。這是一個繁榮的都會，五千年前在尼羅河畔開拓出來的古都市的面影是到了何處去了呢？不論建築物，不論道路，不論風俗，一切都近代化了。

我趕緊去參觀世界最有名的開羅博物館。在這博物館裏面，古埃及時代的發掘物是很多地蒐集着。無數的石棺，珍奇的石像，木乃伊以及其他表現古代埃及風俗的人形偶像等物，一一接觸着我的眼簾。其中尤放異彩的，乃是從距今十年前被發掘出來的叫做都丹卡門的三千餘年前的國王的墳墓裏面拿出來的各種道具。累贅已極的重套重疊着的棺廓，馬車輿，用金銀鑄刻出來的古代的美術品，足以使人目爲之眩的東西是很多很多，牠們都是誇示着數千年前的文化。

在開羅街上，憑着巨大的圓屋頂和高聳的尖塔而增加牠的偉觀的，乃是回回教的寺院。這個寺院是被呼爲『摩斯哥』。牠的建築材料的石，據說全部是將鋪張在金字塔上層的石剝取下來的。

走進了這個偉大的摩斯哥裏面一看，原來是一個非常殺風景的伽藍。除了從頂壁上而懸垂着花影的電燈外，毫無任何其他裝飾。我生平也曾看到過各種各樣的寺院，如果是耶穌教的寺院，那麼供有基督的像，如果是佛教的寺院，那麼供有釋迦尊者的像。總之凡是寺院，一定飾有掛像或者塑像，而在這裏，則什麼都不供祭。

據摩罕默特教的信者說，對於神，祇須祈禱便令感應，並無設像拜祭的必要云云。就這擯棄偶像崇拜一點而言，回回教也有牠相當的優點。

在這個摩斯哥的南面，一個有名的城塞是在着。當年摩罕默特亞里將會長四百餘名悉數殺死的，便在這個地方。那時候，僅有一人躍馬飛越了城壁，馬是死了，而本人是幸免於難。於是這個城壁是作為名騎士飛越的絕壁而膾炙人口了。從這個城塞，可以眺望開羅市的全景。

從城上下瞰開羅市的市街，尼羅河的河流也可以看到。在遙遠的左方，兀立在昏黃的夕陽之中的偉大的金字塔是在望。

開羅市街從黃昏時分開始的熱鬧是十分可觀的，而飲食店尤其興隆，在店門外的人行道上都排着椅子。陸續湧來的客人坐在椅子上，上面悠閒地一邊休息一邊吃東西或則喝飲品。行商的埃及人便擠進來，到處拿東西兜賣，像烟草哪，繪畫明信片哪，手杖哪，細工物哪，檯布哪，以及食物哪等等東西，連乞食也有混進來的。

在東京，夜店的地方將貨物陳設在人行道上，買客則步行着物色。而在開羅則和這相反，買客一坐在椅子上，夜店的人便四面八方湊上來。也有將猥褻的小照祕密前來兜賣的。在街道上，各國人種都混雜着，恰和上海差不多情形。雖然沒有低的人力車，但是有車廂很高的街頭馬車。電影，咖啡館，跳舞場等也都十二分興盛。

在每條街上，多數的街頭女郎是勇敢地活躍着。一個從背後叩擊我的背脊，稱呼我密斯脫的東京女人，自稱曾經居住在橫濱的本牧的。

爲什麼開羅是這般的繁昌呢？如果沒有埃及五千年的歷史，那麼牠是不會吸收世界的人們到如此程度的吧！尤其如果沒有像那金字塔，那人面獅身像那樣的歷史紀念物，那

麼開羅未必會成爲世界的名勝地的吧！其次，尼羅河以及克來沃派脫拉的故事，足以引起人們的興味到如何程度是不可知的。沙漠中的開羅，所以能夠繁榮到如此地步，在原來，不消說是由於歷史的力量，而在今日，則無甯因爲治外法權的歡樂境的開羅，持有一種超過金字塔的強烈的都會的魅力而不斷吸引着世界人之故。

金字塔

昨夜開始宿在純洋式的叫做康蒂乃脫薩伏的旅館裏面，食堂的侍者，完全是雇用着黑人的小童。在太陽還沒有升起之際，我便走出了旅館，乘着自動車，向着街之西南的金字塔行去。在尼羅河畔停止了車，觀看有名的尼羅河河流。如果沒有尼羅河，那麼埃及的文明是不會生出來的。並且，埃及的文明雖然已經在三千年的古昔滅亡了，而這個尼羅河流却是至今滔滔不盡地流着。克來沃派脫拉和恩托宜泛舟而馳於長夜的歡樂的，便是在這個地方一邊追想着很多的故事，我一邊再度乘上自動車，渡過了尼羅河的長橋，在寬廣的自動車道上一直地馳去。

遙望金字塔，在朝霧之中高高聳出，全然和富士山相彷彿。來到了金字塔所在的山麓，便降下了自動車，再由此改乘駱駝，登上沙漠中的山丘。

現存於埃及的金字塔，據說有六十七座，我去參觀其中之一的基柴的金字塔。終於來到了金字塔的塔畔而觀看時，乃是一座堆疊着石頭的巨大的四方三角形的山。石頭的大小，高三尺左右，長六尺左右，是花崗石，平均重量約二噸半左右。將這樣大小的石頭堆起了約三百二十萬個，全高四百八十尺。這種石，是從離此約七百哩的尼羅河上流利用水運而遙遠地搬運來的。

至於爲了什麼而建造起這種沒有用處的東西來呢？據說這是古代埃及國王的墓。根據古代埃及的宗教，人類一死，靈魂便離開肉體，昇到天上。而這昇到天上去的靈魂，又將於什麼時候重回到這個娑婆世界來的。因此，如果肉體能夠完全保存到靈魂再來的時候，那麼已死的人可以復活云云。爲了這種迷信之故，埃及的國王，一卽了王位，便馬上開始營造起自己的墳墓來，有時歷時數十年。一死之後，肉體便做成爲木乃伊，保存於這種巨大的

墓中。

爲了要探看這個金字塔的內部，便從小小的入口處走進去，登上點着電燈的狹隘的坂途。在途中，我吃驚於兩旁並列着的石頭的巨大。走了約一丁左右，到達了帝王之室。裏面是一大巖窟的模樣，四壁以及穹壁，都是由大石構成。室的廣，約十二疊左右，正面橫置着石棺。棺沒有蓋，裏面已經空無所有，大概不知在什麼時候，因爲墓場荒落，致被掠劫，連國王的木乃伊都取去了吧。

這個基柴的金字塔，是約六千年前造成的。根據傳說，爲營造這個之故，常年徵發三十萬莊丁，歷時五十五年始竣工云。爲了要建一個帝王的墓，將人民役使到這般程度，可以想像昔日的政治是如何地無聊了。又由此可以想像到人類自昔爲了迷信之故而支出的犧牲是如何地巨大了。想起了這些時，我們雖在今日仍不得不深深地吃驚的。

世界之謎，據說便是埃及的人面獅身像。這個不可思議的人面獅身像，是位置在金字

x

x

x

x

塔東側兩三丁的低地。這是象徵帝王的絕大的偉力的東西，頭是像人類那樣伶巧，而軀體則像獅子那樣壯健。是用天然的水成巖彫刻而成的長一百五十尺高七十尺的巨像。

觀看過了金字塔和人面獅身像，下了駱駝，再乘自動車。在歸途，站立在開羅市街以南的數千年古都的遺跡和沙漠中的廢墟之中，追憶古代埃及興亡的歷史。由此再參觀回回的寺院以及寺院內的埃及偉人之墓。

參觀回教徒的共同墓地，墓是像檯子那樣構造的石頭的禮拜臺罷了。

四千里的尼羅河，是從上流貫流着沃土而來的，所以自昔如有大汎濫，下流便呈示豐年。尼羅河水的高低，無異是這一年的收成豐歉的晴雨表，所以從前連稅金的多寡都是根據了這個水量而每年加以規定的。於此，企圖多取稅金的政府，便往往使用不正確的水量器而欺瞞人民。

埃及人

埃及人是一種風采很美的人種。雖是酒店裏面的僕歐，也都留着威廉式的鬚鬚，呈示出堂堂的豐采來。

埃及積極從事着獨立運動，十年前脫離了英國的保護而獲得完全獨立。現在我們即使看他們的容顏，也感到一種覺悟的亞細亞人的印象，而非馬來印度人之比。

埃及婦人，一般還不能夠脫去舊習慣。她們在鼻子上面穿着黃金筒的裝飾，臉部用黑布掩遮，僅僅露出眼睛和黃金筒，臉的全部是看不出來的。這個用意無非是使丈夫以外的人不能夠探看她的臉罷了，這實在是一種稀有的風俗。

昨夜散步的時候，嚮導人帶我走進一家出售土產物的店中，慫恿我們購買開羅土產，因此同行諸君便買了很多埃及的名物，例如烟草盒哪，檯布哪，玻璃的陳飾品哪，以及其他東西。在這些東西上面，全都描畫着金字塔或則人面獅身像的圖案。

翌晨，前往參觀日本商品陳列館，裏面完全是日本的製品。埃及貿易年年發達起來，到

了現在，據說日本商品的輸向埃及的價值在二千萬元以上。來到埃及，在埃及土產之外，並且購買了很多的日本製品回來。

名叫莎伊的親切的嚮導人，一直送我到開羅車站。在沙漠地馳走了約四小時，抵達了泡脫莎伊特的市街。火車沿着蘇彝士運河馳走的時候，在運河裏面往來的軍艦和商船，好像伸手可即那樣地近在眼前。

泡脫莎伊特的街上，紅色和黃色的木造二三層樓的房屋是並列着。來到了港口一看，我們的船已在昨夜中通過了蘇彝士運河，裝載也已終了，目下正在等待我們回船。於是我們趕緊上船。高高的燈台以及矗立在埠頭上面的萊塞泊斯的巨大的銅像是最惹人注目。

在每個港，土人持着各種各樣的名物來到船上兜賣。新嘉坡的手杖，科侖布的寶石，泡

脫莎伊特則尤富埃及的名物。

在揚帆起程之際，土人爭拾銀幣的情形是很有趣的。

船客一將銀幣投入水中，土人便競相潛入水中而加以拾起，連一個都不放過。這種情形，在泡脫莎特和火魯奴的地方最盛行。在這些土人之中，也有從幾十尺的甲板上面飛跳進水去，潛入船底，復從反對方面鑽出的勇者。

地中海

從泡脫莎特起程，終於向地中海進行了。從開羅搭上船來的那個叫做洛蒂的奧地利
的年青婦人，是成爲了船中的人氣了，愉悅着很多的國人的乘客。

從第三天的早晨起，島是開始顯出來了。正午左右，意大利半島的南端是看到了，完全是像看到了日本的山那樣的景色。黃昏時分，進入梅西那海峽。右面是相當於像長靴那樣的意大利半島的先端的所在，左面是西西利島。海峽的廣不及一里。看到了這個景色，不論什麼人都要懷戀起日本來。在西西利島的海岸線，綺麗的梅西那的市街是可以看到。上面，

高高的安妥那火山是聳峙着。南歐的景色，實在是非常好的。

這一夜，左右方看到了斯脫倫蒲里的活火山。叫做斯脫倫蒲里的這個島，周迴約三里，高三千尺，是一座突出於海中的圓錐形的山。從牠的頂上，血紅的熔巖高高地噴向天空，和巨大的音響同時，巨大的火柱是豎立了起來。這個火柱，從天空落下來時，向着山麓那方，熔巖是拖曳着一條長長的紅色的尾巴流過去。這種光景實在是非常淒厲的。

滿月當空，涼風拂拂，而水波不興。我眺望着有如瀨戶內海那樣景色美麗的活火山，船是行進着。在甲板上面愉快地閒談着的抵達那泊爾的前夕的這一晚，實在是航海中的第一的良夜。

在昨夜之中，船進入了那泊爾港，碇泊於堂皇的埠頭上面。這個那泊爾築港，是一個堪與神戶匹敵的華美的築港。很多巨大的商船都橫着。不愧爲意大利第一的貿易港，繁盛到了極點。

上陸之後，馬上前往滂貝的市街遊覽。在一輛的自動車裏面乘着五個人。通過了那泊爾的市街。這是初次看到的歐羅巴的街。五六層樓的屋廈並列着，街景頗為熱鬧。大概紅色的外衣流行着吧？穿着鮮紅外套的婦人是用着疾急的步子走着。

在交叉點的廣場上面，紀念塔是峙立着。遊覽汽車在街外的新築的收費的自動車路上面馳走着。兩旁是葡萄畑，像掃帚那樣枝葉很整齊的松樹是可以看到。途中，也去參觀了一下珊瑚細工的陳列所，三十分鐘左右之後，抵達了佩斯皮耶斯火山山麓的滂貝。

古都滂貝

滂貝是世界上最珍奇的市街。爲什麼滂貝是成爲了世界的不可思議呢？原來這個街，在一百五十年以前，是埋沒於地中，誰都不知道牠的存在。至於何以而如此呢？原來叫做滂貝的這個街，在距今二千年前左右，牠雖然是作爲一個人口三萬的地方都市而繁榮着，但是在一世紀的中葉，佩斯皮耶斯火山發出了大噴火，而滂貝市也被那時降落下來的大量的灰整個葬埋在地下了。不消說，牛馬和人也都大部份被活埋了。

其後，被世間所忘掉，滂貝的街是成爲了麥田和葡萄田。而在距今一百五十年前，某個農人在葡萄田中開始掘井。因爲許久許久掘不出水來，於是越掘越深，結果在百尺的地底下現出了劇場的舞臺。於是，引起了極大的驚異，學者們目爲不可思議，調查結果，知道這便是約二千年前被佩斯皮耶斯火山的噴火埋葬在地下的滂貝市街。

在最初，以採取寶物爲目的而加以凌亂的發掘；其後，則以保存歷史的紀念物爲目的而加以有秩序的掘出，所以到了今日，區劃整齊的二千年前的死都滂貝是再度現姿於這個世間了。

滂貝的市街是位置於橢圓形的四周約一里的城壁之中。道路是東西南北像碁盤的格子那樣很有規則地建設着。進入了叫做『海之門』的城壁，在大路上一直行進時，廣場是在着。在廣場的四周，巨大的裁判所的遺跡和安普羅的神殿是在着。公共便所以及牢獄的遺跡也在着。向左灣曲時，便是凱旋門。通過了這個凱旋門時，規模雄大的公共浴場的遺跡，酒店的遺跡，以及外科醫院的屋宇都在着。城壁外面是公共墓地。

屋宇似乎一層的用石造，二層的則用木造。道路有人道和車道的區別，人道比較高起。在人道和車道的交叉點，設置飛石，俾便步行者之渡過。在飛石之間，馬車車輪的痕跡是深印在石上。在市街上，連水道都設備完全。在街的各處，噴水塔的遺跡也殘留着。

在這滂貝的街上，僅有一條曲折不正的橫徑。在這橫徑上，有一爿麵包店的遺跡，磨粉的石臼也有好幾個殘留在。此外，有兩個大劇場的遺跡，並有洗濯店，妓院，豪商的邸宅等等。在街頭顯著的場所，昔日選舉時候書寫候補者的姓名的紅色的文字，還殘留在壁間。

遊覽滂貝之後，感到有趣的是，文化設備雖然進步到如斯程度，而在精神方面却還是十二分原始的，將男子的生殖器形成爲各種各式的美術品，陳飾品，雕刻在各種東西上面，甚而至於有在門上飾着男子陽具的模型而向外突出着的。

住宅是文化住宅，牠的構造雖也經過相當研究，但在寢室的四壁則描着春畫。在寢室之外，也有設置着性交專用室的。在街頭，有供祀男子的生殖器而獻着酒的佛堂。從這種情形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基督教以前的歐羅巴文明是極爲鄙野的。

遊覽過了珍奇的滂貝市街之後，折回到那泊爾，參觀高大的寺院。我初看到了基督教的大伽藍而吃驚於牠們的雄大華美。在寺院的外面，有兩個戴着拿破崙帽的巡警站立着，他們的服裝非常珍奇。

由此再前往國立博物館，參觀從滂貝的死都中陸續掘出來的珍奇的古昔的美術品。阿歷山大大王奮戰圖，是一個巨大的彫刻。這雖然是曾在歷史書上見識過的繪圖，但對於牠的細緻的大理石的細工，却不能不驚嘆。

在那泊爾的西方，名叫蒲梅魯的丘陵是在着。登上了這個丘，從聖馬爾蒂諾的開闢的高台上面眺望雄大的那泊爾港全景。對面，遠望佩斯皮耶斯噴火山，綺麗的那泊爾港和市街則羅列在眼底。這個情景，完全像一幅畫圖。西洋人有『看過了那泊爾再死』的諺言，這個和日本人的『沒有看到過日光便枉爲日本人』的心理是相同的。

船上的榨取生活

離開了那泊爾的翌晚，船上舉行一個船客的送別夜宴。因為明天的朝晨，乘客大部份將於馬賽上陸了。食堂是很綺麗地裝飾着，大家都戴着色紙的帽子參加特別的宴會。便是我，明晨也不得不和這個相處了恰恰四十天的香取丸（船名）告別了。在臨別的當兒，對於那些同乘的外國人，未免感到一些惜別之意。

這隻船，還要經由直布羅陀海峽開往敦倫去。

x

x

x

x

在四十天的船上生活中所感到的事情，便是船上生活根據了等級而生出來的差別太厲害的這件事。

一等是紳士待遇，二等是食客待遇，三等是勞働者待遇，至於甲板乘客則是貨物以下的待遇。船的中部的好所在，大部分被一等客室和座談室所占領，二等在後部的尾端，三等則是地下室。

但是，船公司的利益却和這相反。對於既不需像貨物那樣載卸的麻煩，又不需照料膳

食的甲板乘客，船方所賺的錢最多；其次對於三等乘客賺錢也很多；而對於一等乘客則最損失。船方是藉着從三等乘客和甲板乘客方面剝削來的利益，補充一等方面的損失的。原來所謂船中的生活，便是從榨取生活而成立的。

在航海中，萬事都根據了一等乘客本位而決定的。船長以次的高級船員，對於一等客不啻是幫閒性質，而對於二等以下的乘客，則以官吏的態度臨之。我曾在大西洋中乘過德意志船，在這一點上使我還較滿意。

馬賽上陸

十一月二十九日，在馬賽上了陸。

馬賽是法國第一的貿易港，在大街上，四五層的屋廈是很整齊地並列着。

在馬賽的街上最使人注目的是一種巨大的叫做白蘭他娜的街路樹。這種樹高三十尺左右，幹的四周有五六尺。可知這道路是何等地古舊了。我前來的時候，牠們的葉子幾乎全都落掉，祇剩那些比較電柱還大的軀幹並列着。但是在夏季繁盛的時候，則大概可以擋

暖，是歐羅巴的冬季避寒地。凡是遊覽摩洛哥的，大抵多逗留在這裏。

在沿海岸，有一條很秀美的遊步道，據說這是距今百年前來遊的英人作爲當地失業者救濟事業而加以建築的。兩旁列樹是椰子樹。日中出遊，則和煦的日光照着，雖冬季也很溫暖。很多的人是散步着。有一個像棧橋那樣突於海面上的音樂堂是在着。

歐洲的冬季，氣候和天候都非常惡劣。北歐不必說，卽如倫敦和柏林，幾乎不大看得到太陽很好的日子。因此，尼斯的旅館，便在全歐洲散佈着『尼斯的太陽』的廣告而誘引遊客。

從尼斯越山向摩洛哥行進，汽車在景色美麗的山道中馳走了約一小時左右，抵達了摩洛哥國。

摩洛哥的山是松樹的巖。站立在巖石的棧道上面而仰視的景色很好，而俯瞰海岸的景色則尤爲天下的絕景。雖在日本，像這種的所在也很少，歐美人稱之爲世界第一的勝景。

摩洛哥是個世界第一的小國而著稱的，牠的面積闊一里，長一里半左右。乘着自動車，可以在五分鐘或十分鐘以內從這個國境穿過那個國境。這個松巖的小國，雖然什麼產物都沒有，但是具有歐洲第一的氣候和景色，儘足以使牠自誇了。

摩洛哥的都會蒙脫卡羅，實在是一個魅人的文化都市，是一個不知道不景氣爲何物的繁榮城。

政府樹立着極端的繁榮政策，爲誘致外國的觀光客起見，特地在這裏經營一個叫做卡迪諾的俱樂部。在這個卡迪諾裏面，設備有咖啡室，餐室，跳舞場，演藝場，以及其他種種的娛樂機關，而比較了任何設備更加有名於世界的，乃是其中的國家公認的賭博場。爲了這個賭博場，蒙脫卡羅現在作爲歐美人的憧憬的目標的。

這個賭博場是距今五十年前建造成功的。實在是一座壯麗的建築物。後面是海岸，前面是花園。在這個賭博場內，每日從晨十點鐘以迄夜十二點鐘，時常有三百人左右聚賭着。十數臺的賭臺，每臺都是客滿。賭客裏面也有年青的姑娘混雜內，她們都絲毫不露出笑臉，

而專心一意地注擲着。

據說因爲沈醉在賭博裏面，連歸國的旅費都輸光，於是如夢初醒，從摩洛哥的景色秀麗的松巖上面投身海水而溺死的人是很多很多。摩洛哥的政府，因爲收拾這些溺死屍體的麻煩，於是對於輸錢過多的賭客，允許供給歸國的旅費。

從尼斯乘上了維馬行的夜車向意大利行進。

——完——

國貨
應用人

良丹

良丹能和胃消食
清腦醒神，制昏解暈，
平吐止嘔，防疫治病，
功效至廣，尤為旅行所
必備。
新出良丹葫蘆，式樣玲
瓏雅緻，既可隨帶把玩
亦能便於治病。



五洲大藥房出品

倫敦的輪廓畫

亭
亭

本多市郎原著

倫敦的霧是有名的，而到了冬季尤其厲害，清明清明的天氣幾乎絕無僅有，據說四五十天之內，看不到太陽是司空見慣的現象。

這種霧和街上的煤烟，以及塵埃，凝結起來覆被着天空，黑色的滓屑不絕地降落下來，（眼睛雖然不能看見，）使建築物和樹木都塗上了一層黑色。連領帶都會在一天之內完全變成黑色的，所以倫敦的人都不用白色的領帶而用縞地的。如果有人結着一條白色的領帶，那麼一定會被人這樣說道，

『足下是從大陸來的呢。』

我們的遊覽汽車，在一天之內巡迴遍了倫敦市內的主要的名所。遊覽的代價，包含博物館美術館等的入場費，午餐，引導者的小賬等，共計二十一先令。

午前九時四十五分，十個人乘上了遊覽汽車，從巴克萊廣場的旅行社出發。通過了有名的繁華的商店街（萊勤脫街），駛入了和牛津街的交叉處。

牛津大街，是貫通倫敦市的幹線街，路的中央部，好比是東京的銀座大街。紅色的二層公共汽車是相續着，在街的二旁，金屬店哪，煙草店哪，衣裝店哪，以及其他第一流的商店是並比着。

向橫街轉了灣，走進了華萊斯繪畫蒐集館，參觀陳列着的名畫以及東西的古兵器甲冑。參觀完了之後，經由泡爾門街，向着海特公園東北角的大理石大門走去。

沿着海特公園往西，從維多利亞門走進廣大的園內。渡過了架在沙木坦因池上的橋，右面是和海特公園相啣接的康新葛登公園。在練馬場裏面，姿色美好的男女的騎馬姿勢，是一個一個地連續着。在公園的南方出口處，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亞爾巴脫的紀念碑是在着。不愧是憑着女王的威勢而完成的，這碑確是非常莊麗。紀念塔的四周的天女，表徵着農工商，而四方石段上面的諷喻的彫像，則是象徵歐洲、亞洲、美洲、非洲四大陸，表示出雄飛

世界的英帝國的大抱負的意味。

參觀了圓屋頂的亞爾巴脫會館，通過了並列着帝國協會，倫敦大學，科學博物館，自然歷史博物館，亞爾巴脫，維多利亞博物館等高壯的大建築物的博物館街，我們來到了海特公園的東南角。

在右手的大理石的穹門，是威靈頓的凱旋門。在門上面和平女神的像是在着。因爲門的鐵扉是鎖閉着，所以從牠的旁側走進戈林公園。在廣闊的汽車道上面逕直走去，便是現王宮巴金葛姆宮殿的前面。暫時下車來，繞着維多利亞女王的大紀念像巡行一周。一邊右面眺望聖傑姆斯公園，左面眺望倫敦博物館，一邊在王宮前的大街一直線地前進，便到達了大將門。走進門去，便是托拉法爾加廣場。在廣場的中央，在高約一百二十餘呎的圓柱塔上面，大禮服姿的納爾遜將軍的像是聳峙着。在塔下的四角獅子的座像是配置着。在附近，和人們相狎馴的大批的鳩是聚集着。賣豆老太婆的姿態也可以看到。從兩個噴水池的中央，水是旺盛地噴舉着。廣場的北面，是英國第一的繪畫館國家美術展覽室。在裏面，英國偉

人的肖像，以及堪稱爲英國的誇負的代表的傑作，是無數地陳列着。由此向南，通過官廳街，來到高高的時計塔站立着的國會議事堂的面前。在官廳街的兩側，海軍部，陸軍部，財政部，外務部，印度部，以及其他的官公署是彙集在。和壯麗的議事堂隔着一條道路，在後方建立着的大伽藍，便是惠斯脫敏思脫寺院。

泰姆士河畔的國會議事堂，是作爲建築美的精粹而爲英人誇負着的。從貴族院方面的入口處，由引導人率領着而走進裏面去。通過了陳列着壁畫，石像的大廳，貴族院議場，以及陳列着歷史畫和英國大政治家的彫像的廊下，巡覽衆議院，石疊的大廳，以及地下室的教會。但是，和外表不相稱，內部却是很隘陋的樣子。

貴衆兩院，幾乎是相同的設計。議場是左右相對，好設置着五排的長椅子。貴族院裏面，和議長席相對，金色燦爛的玉座是安置着。議員各各在自席發言，沒有演說壇。衆議院議員的定額是七百人，但是議場却非常狹小，我覺得奇怪，而仔細視察，原來祇有四百幾十人的議席。據說議會開會的時候，從來沒有全部議員出席的事情，所以議席雖祇此數，而並沒有

什麼參差的。

在小公園的廣場的對過的惠斯脫敏斯脫寺院，是千年以前古建築，是英國歷代皇帝舉行卽位式的有名的寺院。寺院的內部，以聖壇爲正面，穹壁極高。設計莊麗，大殿的敷石上面，刻着很多姓名的，是英國偉人的墓。在左右，英傑文豪的影像是陳列着，古昔的代代的帝王的墓，則在別室。此外還有尼丁蓋爾和牛頓的墓，以及世界大戰中無名戰死者的墓。

在國會議事堂的時計塔下面向西行，馬上就是惠斯脫敏斯脫橋。這個橋，是在泰姆士河諸橋中交通最最頻繁的橋。橋上面，時常有紅色的二層公共汽車，二層電車和自動車接續經行着。並列在對岸的右面的建築物，是聖保羅慈善醫院，在左面是倫敦市廳舍。如果從橋的中段返身回顧，那麼左面和病院相對的是國會議事堂的壯麗的大建築，市廳舍的對岸，則是以維多利亞爲名的泰姆士河岸最美麗的遊步道。在河岸頂上載有飛鷺的帝國空軍紀念塔，以及沃佩里斯克尖塔是在着。

午後的遊覽，從二時十五分開始。先通過了有大劇場和旅館的名叫斯脫倫特的倫敦

有數的熱鬧的街，再進至出版業的中心地弗力脫街時，在轉角處，便是被稱爲世界四大伽藍之一的聖保羅寺院。雖然是一個大建築，但是因爲前面的廣場太狹，因此屋頂的塔，不能看到。雖然是和羅馬聖彼得寺院相似的設計，但是內部的華麗，却遠遜於彼。（聖彼得寺院）在寺內，納爾遜，威靈頓，基蒂那將軍的墓是在着。在地下室裏面保存着的納爾遜和威靈頓的國葬用的巨大的靈柩，實在是非常珍貴的東西。

從聖保羅寺院進至康能街，向右轉灣，向倫敦橋走去。

泰姆士河，因爲潮汛很盛，所以大船出入很方便。倫敦橋則恰恰架設在潮汛漲落的頂點，所以不論何種航洋的船舶，都可以駛進到這個橋邊來。橋橫幅七十八尺，長九百三十尺。從橋上折回，來到了紀念距今二百六十餘年前倫敦大火的大火紀念塔的下面。圓柱的高二百尺。這一條街，因這塔而被名爲紀念塔街。

由此通過了伊斯脫·蒂潑街，進至他華街，有名的古城倫敦塔便在望了。倫敦塔並不是一座單純的塔，而已距今八百五十年前建築的一塚古城。

在城廓裏面，很多小小的石造建築物是建築在，而在這些建築物的中央，一個四隅有塔的方形建築物是格外地高聳着。在屋上的竿頭，國旗是飛翻着。

在染着煙煤的城門前，戴着黑色的毛的帽子，穿着紅色的上衣的守兵，是執着鎗劍而站立着。

中央的方形的建築，被稱爲白塔，最初是作爲一個砲塞而被建築起來的；但是後來有時充作宮殿，有時充作牢獄之用；到了今日，則作爲了古代武器的陳列館，在二層三層裏面，昔日的槍，長刀，鎧，以及騎馬武士的模型等等，很多地陳列着。

而其中尤其引起參觀者的興味者，則是陳列在別室的犯人的斬首的道具以及首枷，尼枷等東西。下降到了地下室，小小的石牢，以及泰姆士河的河水所灌注進去的石壘的水牢是在着。巡迴着王侯貴族的首領被劍斬被斧截的遺跡，我是從引導人的口中聽到了不少悲哀史話。

最後，使人吃驚的是寶物殿。在鐵格子的陳列台上面，像蠟燭台那種模樣的純金的棒，

有十一根橫陳着。看上去長約五尺左右，軸的一周，也有一尺五寸左右。用無數的寶石裝飾着的王冠，用巨大的金剛鑽點綴着的王冠，在黃金的杖的端上附飾着的卵形的金剛鑽，有一掬那樣大小。據說這是世界最大的鑽石，有五一六卡拉脫的重量。

這個倫敦塔，現在大部分是作為兵營而被使用着，周圍的空濠，則成為了練兵場。

古城的庭院面臨泰姆士河，從這所在，可以很清楚地望見塔橋。這個塔橋是有名的倫敦的開閉橋，下面通行着大船時，橋梁便從正中處向雙方掀起，使船得以通過。兩塔的相距是二百十尺，有天橋可以渡人昇降。

我很希望一看開閉橋的開啓，但是耐心等候了兩三小時，終於沒有開。

原來這個橋，是在一八九四年，以工費一千五百萬元竣工的。在當時，雖然是照着設計的初意，施行着作為一個開閉橋的功能，而到了高速度時代的今日，要將一分鐘內有幾十輛之多的汽車的流動加以遮斷，縱然是很短的短時間，實在是非常困難，因此在近來，這個開閉橋是完全棄置不用了。

又在橋的下流，有貫通河底的隧道，很旺盛地在通着汽車。

離開了古城，現在是向着倫敦的心臟，商業中心的銀行區走來。

被英蘭銀行，皇家交易所，市長官邸，市公會堂等古舊建築物所包圍着的銀行廣場，地下則是地下鐵道，地上則是公共汽車所集合的市內交通的焦點。往來的頻繁，到了言語道斷的程度。

這附近，是世界有數的銀行公司大商店的集合場所，不斷地將波紋送給世界經濟界。緊張的空氣，確乎足以使人感到老大倫敦的底力。

從銀行區向西連續的大街上面，寶石時計商，洋服雜貨吳服商等大商店是並列着。看到了中央郵便局，肉市場，便在英帝國博物館前面下車。參觀了和開羅博物館內相類的石造的巨像，石棺，古彫像，壁像，鑄像等等的一半之後，走了出來。

由此，遊覽自動車在黃昏的夏夫佩里街上駛走，來到了開始舉燈的畢加台里馬戲廣場。在雜沓已極的廣場的中心，愛洛思女神的鑄像是聳立着。

從這個廣場向西，在畢卡台里大街疾駛着，在旅行社的事務所前面下車，是在午後五點半左右。

在倫敦的市街上巡覽，使人第一感到的，是牠的充滿了保守氣分的這一件事情。不加整頓的街路，歪斜曲折，有時而闊，有時而狹。在新舊參差的，塗滿着煤灰的建築物的中間，其他都市裏面所看不到的舊式大型的汽車，粗大的脚上生着蒙茸的長長的毛的馬牽挽着的轎車，二層的紅色公共汽車，紅色電車，甚至於炊着石炭，升着黑烟的無軌的汽罐車，依照着左側通行的規則，雜然交通着的樣子，無論如何都不能承認牠是近代都市。

尊重古舊而不趨尚時新，固然是英國人的特徵，而這種保守的觀念，却大大地阻害了今日倫敦市街的改良和市民生活的合理化。爲了偏重於古舊的寺廟，古舊的建築，以及無數的紀念物之故，市街的整理成爲不可能。爲了不忍將古舊的器具捨棄之故，生活的改善成爲不可能，電燈也不統一，市內有好幾個電燈公司，每一個公司，電泡都各異的，因此生出

了如果將鄰居的電池拿來，便不適用於這一家的情形來了。

倫敦市民的風氣也很質實，萬事不喜歡華美。在家庭方面，一般也是富於頑固氣味，主人和侍役之間的關係，極爲封建的，家族的人員，也是非常重禮貌。因此之故，晚上獨自出外的婦人，便被人目爲賣淫婦。

女學生，也嫌正經過甚，而缺少活潑青春的風趣。態度擺得非常矜持，老是戴着眼鏡，乘上了火車或電車，便片刻也不肯浪費地或則耽讀着書本，或則書寫着什麼。這種型式，實在使人感到一種有如教會女學生的感覺。

倫敦，一切是保守的，而不是能率本位的。但是，總不得不使人感到一種沈着的深厚味。因着友人的介紹，下榻於諾丁希爾門附近的一個平民的家中。住宿費連朝膳在內，計一禮拜三十五先令。

末鋪寢具家具一切俱備，和旅館並沒有兩樣。浴室公用，入浴隨時自由。瓦斯爐的瓦斯，是自動販賣式，如果不丟進一辨士的銅幣，瓦斯便不發出來。一辨士的代價所燃燒的時間

是四十分鐘左右。

西洋人的朝膳，大抵是白脫，甜醬麵包以及紅茶的簡單的東西，而在倫敦，則從晨朝起便備着很豐飫的膳食。據說，倫敦人的朝膳，習慣是在寢床上面舉用的。似乎是眼睛一睜了開來，便馬上哺啖的樣子，在枕邊的桌子上面，煎魚，煎蛋，培根，白脫麵包，牛乳，紅茶，果子等等是陳列着，而其實，在洗面以前是並不動用的。午膳是在外面吃。在市中，到處都是簡單的廉價的茶店和小食店。珈琲大王，在倫敦市內，到處設着支店，價目一律，最稱便利。

晚上，有時在友人的宿所和主婦，以及德國人的學生們一同用膳，有時也踱到日本飯店和中國飯店裏面去。

位置在倫敦市的中央的海特公園和康新葛登公園，是藉着沙本坦因池而兩相連續着，形成爲一個長方形。這是市內最大的公園。

海特公園南端的練馬場，和康新葛登公園中央的池沼，是園內有名的場所。而其他，則幾乎完全是被散在各處的樹木，以及蔓草所覆沒了的平坦的綠地罷了。這種情形，使我們

感到一種『平凡的非凡』的感覺。

日曜日的早晨，我在海特公園散步，不禁驚異於游人的衆多。結着臂的男女，挈帶着小孩的夫婦們，學生們，牽着犬的姑娘，用繩將小孩們像犬那樣牽着的保姆，推着嬰兒車的女人，散步的，在草地上的長椅上面休憩的，恐怕爲數達到幾十萬之多吧！正惟爲這樣多數的市民所利用，這樣巨大的大公園，纔有牠存在的價值。

草地上面的長椅子是收費的，一日一辨士，當我隨意坐下去休憩的時候，便有看守的人前來收費。

池沼的周圍，大批的小孩是聚集着，浮着玩具的船而嬉戲着。張着三角的白帆的船，飽孕着風而順利地走着。

在兒童遊國的附近，日光浴的嬰孩車的往來特別頻繁，全然好像織梭一般。但是和這熱鬧相對照，在同一的園內，在彼得本的彫像的附近，却也有很冷靜的所在。

傍晚，從大理石門的方面走進海特公園一看，在廣場裏面，到處開始着演說。辯士是站

立得特別的高，聽衆們加以包圍，非常的熱鬧。說話告了一段落時，辯士也有交替的，也有改換了場所而重行開始的。辯士們都將自己帶來的三脚梯子，安置在任意的場所，登上了而開講起來。一度開講，便馬上有大羣的男女聚攏來，有時候放出了質問，有時候故意搗蛋着。

這些演說的性質，涉及布教，勞動運動，政治問題，思想問題等各方面，完全可以自由。政府對於無論何種主義的宣傳演說，都採取放任態度。而聽衆們的思想因爲受過訓練，所以無論聽到了何種矯激的煽動演說，也沒有盲目附和的事情，時常冷靜地詰質着演說者的矛盾，試行着反駁的。

惟其時常能夠自由地在公開的場所光明正大地討論任何問題，所以在國民之間，總能夠產生出以理解爲根基的正當的輿論。

因爲演說告終，我便走向稍稍幽靜的方向走去一看，在樹蔭下的黝暗的草地上面，一組一組的男女是擁抱橫臥着。這是何等珍貴的光景！這是有名的海特公園的夜之野合。

這種醜態，據說是一年到頭每晚都有的事情。在旁側通過的人們，都是裝做看不見的樣子走過。據說政府對此，也完全採取不干涉主義。

英國人素來抱着醜事不見不知的主義，譬如在畢卡台里街雖然有如許衆多的賣淫婦，而曩昔的首相勞合喬治却若無其事地在議會中聲明，說在英國沒有一個賣淫女，而議會也若無其事地予以承認。

在倫敦市內，除了海特公園之外，雖然還有萊勤特公園，戈林公園，聖傑姆士公園等有名的公園，但是總不及郊外的顧園那樣華麗。

進園費一辨士。公園面積極廣，草和種種的樹木，實在非常綺麗。英國的草，雖在冬季也是青青地繁茂着的。

夜之倫敦的熱鬧，無論如何總當以萊勤脫街，以至畢卡台里街的附近爲中心的。

午後九點鐘左右，我在日本餐館用過了晚膳，一走出外面，便有在外面等待着的賣淫婦數人對我做出種種肉麻的舉動來，但是不論那一個是非常醜陋的。

在熱鬧的他林克勞思的大街上向右轉了灣，前進了片時，便到達畢卡台里街。在這附近，劇場、電影院、餐館等很多。

由此向北走了片刻，轉了以性業婦人的橫街著稱於世界的有名的萊勤脫街。嘴唇血紅的女人，在街上左右來往着。

婦人服，似乎是流行青色的。在街中，從鞋子以至帽子都是青色的婦人很多。

在這裏的賣淫婦，並不像巴黎和柏林的女人那樣動手拉人，或者自動地。向走過的人搭訕。她們都是選定了一個所在，往復地走着。有的走得很從容，有的却很匆忙。如果走路的人看到對面走過的女人認爲很美而加以視察，那麼那個女人便會意而掉轉脚步從後面趕過來，趕到那人的前面數步，一邊走，一邊頻頻回顧，等待那人上前去對她招呼。

雖然戴着高冠的紳士，對這些女人招呼起來，實在非常的殷勤，將帽子脫下來，做出非常正經的樣子而招呼着。他們倆一邊走，一邊交涉，或者走進橫路的黑處，站立着交涉。如果女人的要求太高，那麼紳士便從懷中取出錢來看了一看道：『今天沒有時間，等下次再說』

罷』這樣說了而分別的是常例。如果交涉妥當，便僱着汽車相將到旅館裏面去。

走進橫馬路的酒排間一看，裏面坐滿了走得疲乏的這種性業婦人。我雖然叫了一客牛排，但是因為受到四座的媚冶的秋波的誘惑，覺得坐立不安，便倉皇地飛逃了出去，打算歸去。我潛入了畢卡台里街的地下鐵道停車場。但雖在這裏面，也有數個紅唇的美人張下了蠱惑之網。

地下鐵道，在柏林叫做翁他，在巴黎叫做梅脫洛，在紐約叫做沙蒲，而在倫敦，則通稱做多勃，所謂多勃，便是甬道作鐵管形，在其中通行着電車的意思。

倫敦的地下鐵道，因為設置在深至數十尺以至百尺以上的地下，所以可以稱之為遭受飛行機襲擊的場合的避難所。

從人行道的地下鐵道的出入口，拾級下降至一丈左右的地下，便是廣場。在周圍，有售票場。畢卡台里街的停車場，特別宏大，在圓形的廣場的四周，設下了商品的陳列場。從查票處，悉藉自動迴轉梯下降至百尺左右。這自動迴轉梯闊一米突左右，在大停車場，昇降各有

二條迴轉着。忙的人，往往有飛躍到轉動的階級上面去的。比較小的停車場，也有使用大昇降梯的。搭轉着數十個人的昇降機，向上昇去，出口一開，便馬上將乘客吐出到人行道上。面的光景，實在是相當有趣的。

地下的電車，每隔一分鐘一輛，車內有一二等的區別。

這種地下電道，雖然由好幾家私設的公司經營，但是因為互相連絡，換乘自由，所以不啻是由單一個公司經營着的那樣。

最有趣的，是既沒有軌道也沒有車輛的公司，聯絡利用各公司的路線，造成了一個倫敦中央部的循環線，發行循環線票而獲利頗豐的事情。

在倫敦的街頭步行，每見有在人行道上拿出了鍵樂器，大奏其音樂的男子，在他的身邊，鴨舌帽是朝天地放着。裏面投入了辨士數個。有一次，又見一個男子將一頂高帽子朝天地伸出了向通行人行乞，這個男子，所穿的洋服也很整潔，皮鞋也很光澤，如果戴上了高帽而躡着步，那麼看上去便是一個紳士。這是倫敦的乞食者。

賣火柴的老婆子，賣花的女郎，賣報的販子，擦皮鞋的，都聚集在行人衆多的地下鐵道的出口附近。

東京的日曜日，是電影院，劇場，飲食店，百貨商店等等的豐收的日子，而在倫敦，一到這一天安息的日子，所有方面都澈底實行休養。

在午前，赴教會禮拜的人非常衆多。不論學生，不論勞動者，不論店員，不論職員，不論主婦，不論女傭，全都從各自的日課中被開放出來，一朝便赴公園或郊外行樂。在這一天，無論如何忙的事情都給忘了，放懷地從事休養。

街頭的商店，除了藥店和小小的飲食之外，大抵都閉了門。道上的行人減少了，交通機關也少了。如果日曜日一定要買東西，那麼不得不比較平時多化幾分的代價。又，如果在日曜日，特別拜托人家幹一件事，那麼不得出加倍的酬金的。

在倫敦的日曜日，到了晚上，既不能看電影，也不能食甘美的食物。倫敦的日曜日，因為安息得太澈底了，所以在沒有慣習的人們看來，實在是一個對於遊玩，對於吃食都不自由

到極點的日子。

倫敦的人，對於工作的時間和遊玩的時間，區別非常正確。日曜的安息日的所以非常澈底，也就是這個緣故。各商店都確守每日閉店的時間。各個人也區別着自己的工作時間和遊玩時間，在工作的時間內努力工作着，在遊玩的時間則什麼顧忌都沒有地大大地遊玩着。

在英國，雖然飲酒，在時間上也有限制。各飲食店在午前，不賣一切的酒。從正午到午後三時爲止，作爲晝休的時間而賣酒與客人。從三時到六時爲止，又禁賣。從六時到十一時爲止，又開禁。

一 這樣子，全國一致禁止服務時間中的飲酒。

在禁酒國的美國，到處的飲食店，沒有一所不是半公開地祕密賣着酒的，在實際上等於不禁。而在英國，則禁酒的制度是正確地實行着的。

當我訪問倫敦市政府的時候，看到了市政府發出來的召喚狀而大爲驚歎。原來市府

當局雖然是召喚一個地位很卑下的療術師，或則駕駛員，而在那召喚狀上面，也是很謙恭地寫着務請在某日某時蒞臨市政府的某係等字樣，下面並由課長簽字，自稱爲『閣下的忠實的僕役』。這種召喚狀，如果和寫着應於某日某時前來某所，否則處罰等字樣的我國的召喚狀相比，真是大大地相異了。

我覺得，到了當局者以『閣下的忠實的僕役』這種心理臨着市民的時候，真正的官民融和，以及自治政制的圓滿的發達，纔可以產生出來。祇須一看倫敦的召喚狀，便可以窺知英國國民是如何地自覺於自治觀念的這件事了。

據巴黎的女人說，英國人在表面上雖然是一個禮貌端正的紳士，而內心，則完全像野獸那樣。但是據我的觀察，則無論如何，英國仍不失爲世界第一的紳士國。

英國人，總有一種沈着的風味，而沒有法國人那樣輕飄的地方。不論男女，因爲自尊心都很強，所以決沒有因着職業的差別而將自己看得很卑下的事情的。不論如何地位的人，都具有一種對等地應對的度量。而且，因爲尊重別人的人格，所以也沒有使人感到不愉快。

的傲慢的態度。

因爲在國民之間，社會相互扶助的觀念很發達，所以確立澈底的失業保險制度，失業者在實際上，被保證着相當程度的生活。就一般而言，英國人富於博愛的精神，很多的巨大的免費病院，都藉富豪的捐助而經營着。種種的慈善事業，被稱爲英國之華。英國人都抱着一種大英國民自覺，重視國際之體面，國家的觀念也是本來很強的。

三月十四日晨，從倫敦的派丁齋頓停車場出發的火車，離開了市街之後，在牧場上面駛走了兩小時餘，抵達牛津街。

連忙尋找我的友人的宿所，由他引導，前往參觀大學，一邊聽我友人說明那些古舊的各式各樣的建築是那一個的學院，一邊依次參觀着。原來所謂牛津街，並不是大學位置在這街上，而是街介在散在各處的學院的中間，好像這條街的全體是大學的走廊一樣。

學院，以寄宿舍爲中心。每個學院裏面，各有禮拜堂，講堂，講義室；作爲點綴的，有草地的廣場，散步道，花壇等；在中央，並且有古舊的偉大的寺院。

在這個學園之間，泰姆士河上流的清流是流貫在。沿着這清流老樹是繁茂着。在這附近，是競船的練習所。在河岸，浮着幾隻遊覽船。

這個大學和劍橋大學，雖都是私立，但都是英國的足以自傲的大學，是優良的英國型紳士的養成所。

——完——

BLANDOL

補力多

純淨補力多

專治身體衰弱，代謝不良等症，男女老，人人宜服。

含幾怪補力多

專治肺癆，腸癆，童癆及一切頑固咳嗽兼吐瀉痰等症。

含碘補力多

專治哮喘，瘰癧，梅毒，動脈硬化，風濕等症。

含砒補力多

專治血虧，神經衰弱及各種慢性皮膚病等症。

含規那補力多

專治營養不良，貧血，胃呆，病後虛弱，容易疲勞等症。

福九以九福
Gaduol 為主
要成分，另加
麥芽膏，野櫻
鈣，及錳，鐵
鈣，鉀，鈉，
規寧 (Chinin)
番木鱉鹼 (St-
ryehnin) 等
之次亞磷鹽而
成之製劑。



號十五百二路克白海上

行發總司公藥製福九

售出有均鋪商大各房藥大各埠各

倫敦重遊記

召子

我們和英國闊別，已經多年了。西曆一九三五年春天，挈着妻子，再去一遊。火車帶着我們不停的飛駛。起伏的小山，嫩綠的草地，蓋着點點小花，牛羊優閑地嚼着草，果樹開滿了黃白色的花，好似一層白雪，還有小樹編成的籬笆，都在那溫暖而又愉快的日光下，現着無窮的自然之美。

無意中火車進了山洞，尖銳地叫着「嗚嗚……嗚。」這時已近倫敦了。出了山洞，又走上一座橋，我們從車窗中望上去，城外的市塵上正浮着一層很厚的煙霧。火車駛過鐵網，再過滑鐵盧橋，(Waterloo Bridge) 那時車行的速度慢慢地快下來了，到維多利亞站，(Victoria Station) 待各種標識都可以清晰地看見的時候，牠才停止着，我們默然的進了站，叫搬夫們管了我們的行李，便到街上去。

春，是無疑義的已到了人間，女的小販們帶了滿筐的水仙和紫羅蘭，靠着石柱的側面

蹲着，做她們花卉和鈕扣的買賣。

站在街上看每個行人的臉，是多麼有趣的事！年輕人的臉上常表示着快樂和生命之活躍，中年人繃起了眉頭，想他們的心事，差不多忘了他四周的一切。

要是在一天之中看遍倫敦全景，那是不可能的事。但大半有趣的事，可以在街車上看，而「倫敦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埠」這句話，除非看到了市內巨大的貿易和居民的營業，是很難使人相信的。

在倫敦中部曲拉法爾迦 (Trafalgar) 地方，有一個凜凜然高聳雲表的石柱，上面刻了納爾遜 (Lord Nelson) 的像。他是一個英國的英雄，一百年前，他退去了法蘭西和西班牙的聯軍，使英國的海軍增加了不少的權威。四個銅獅，各據了石基的一角。對面是公共美術展覽會 (National Gallery) 裏面有許多名畫家所聚集的圖畫和照片，因此，被一般遊人和學生所擁塞了。

從這裏我們乘車到企普山特 (Cheap Side) 那兒有更大的市場，汽油的氣味，充塞

在街衢間。每隔百碼左右便有一家飯館，以供給行人和工作人員的飯食。因為祇有少數的人是正式住在市中的，夜中的倫敦就祇剩一些巡警和一羣羣回到郊外家中去的從戲院中出來的人們。

我們沒看見培奈脫 (Bennetts) 鐘表店上的二巨人。高格和麥高格 (Gog and Mog) 的像，那東西曾打了近二世紀的鐘，可是現在已給汽車大王亨利福特所購去。從此，我們再不能看見牠打大鼓以報時辰了，這是很不幸的！

在威廉街 (King William Street) 附近倫敦橋的地方，我們下了街車。對面站着一個紀念塔，這是爲了紀念一六六六年倫敦大火災而建設的，門票是三辨士，裏面有一個螺旋形梯子，供人攀登。頂上有一個籠形的美術展覽室，四面有欄杆圍着，以防人掉下去。在晴朗的天氣，倫敦的全景可以在這裏望到。

我們放一些便士在地下車站的自動機裏，得到幾張到馬克路站 (Mark Lane Station) 的票子。走過一條很長的甬道，站上自動梯，那東西把我們帶到車站的下面，那裏每

隔四分鐘有部電車走過，強力的電燈照耀得和外邊差不多明亮，電風扇在地道中的各處搖動着，使洞中的空氣常保持新鮮和清潔，月台上新聞紙架上，放着各種有趣的讀物，還有自動機賣着各種水菓雪茄火柴等。

到馬克路站，我們仍由自動梯帶上地面，馬克路離明星路（Mincing Lane）不遠，造幣廠就在近傍。而這裏呢，就是著名的倫敦塔。（Tower of London）

倫敦塔就好像一本石造的英國史書，從一〇六六年牠造好以後，就成爲倫敦土人注意的中心，建築物雖小，但風景宜人，可以入畫，在熱鬧的日子，差不多每日有六千多人會繞着牠遊行，做同樣的事。那裏有一種定期的集會，由召集者管理演說關於塔的故事。

乾了的護城河現在已成爲五百衛兵的操場。教練在操演時所發的口令，在牆上反射過來，仍是可怖而又清晰地——這可見他們還沒有流爲下流歌唱所發的惡俗的聲音。

「塔」（Tower）是一個很好的象徵，因爲牠能啓迪我們的思想，和刺激我們的神經。然而我們的腿却是跑得十二分疲倦了，因爲三十多年來，人力車早已沒有了。

我買了一本到「塔」去的指導書，記着那一列車可以回到馬克蘭站，那書寫着「亞摩里斯 (Armouries) 和利迦利亞 (Regalia) 是賓客們所最常到的地方，但塔的最有趣的地方，却要捨此而另走別的小塔，所謂十二」。

「十二」我驚叫起來，「我的腿才走了兩處，然而已如爛紙般的不能直立了！我不能再依照書裏的話，祇買了到白塔 (White Tower) 和血塔 (Bloody Tower) 及珍屋 (Jewel House) 的票子，像異地遊客一般的亂走，但是這亂走已夠有趣了。

塔的裏面標着路徑，從進去的地方的「到白塔」以至最後的「出口」無論什麼地方都有給遊者們如何進出的告示。綠塔是一塊死犯的坟地，但犯人們割下的首級是拿到倫敦橋或別地去示衆的。

從泰晤士河到塔去的路是要經過曲雷叨門 (Traitor Gates) 犯人們在威士明斯 (Westminster) 證實罪狀後，就從這裏回來，過了這裏就到亞摩里斯和白塔。這裏無窮的時間是可以化費的。初見的是各種的武器和砲車，雖很有趣，但不能得到十分的刺激。再過

去在稍遠的地方，是聖約翰的地下教堂，裏面有一個很大的支柱，是用以割洛伐脫（Lorvat）的首級的，那時他也許會驚奇有這許多人去看「一個老而灰色的頭顱被切掉，」還有一柄斧和各種刑具，窗下牆上更有犯人們所刻的壁畫，另一間放着許多鑲嵌而成的兵器。

皇室的寶物是放在一個玻璃匣中，外面包着鋼的網，裏面有皇帝和皇后的冠，金的板，珂希拿（Kohinoor）鑽石，和別種寶石等組成一種希奇燦爛的光芒。在夜中，那玻璃匣放在深窠中，四圍注着很深的水，以防盜賊的劫竊。

利琴脫（Regent Park）公園中的動物苑，很能引起人們的興味，那公園比上海的兆豐公園大得多了，獸苑裏面有四千多世界各地的飛禽走獸，那喂獸猴子的滑稽的表情，白熊的熟練的游泳，吸住了許多人的視線。最滑稽的是企鵝的走路，牠搖搖擺擺地用足拖着，希奇古怪地，我想，卓別麟那有名的走路腔調，也許就是從牠那裏學來的吧！

獸苑中每年的食料要向日葵子三噸，蟻蛋六百三十九磅，和乾蠅七百八十二磅！

一隻新從印度運來的象，給了許多麻煩與看守的人，牠的脾氣很壞，又是懶得要命，其他的象都能背孩子們在苑中走來走去，以賺得一些錢，但那隻象是除了飲食睡眠之外，什麼都不做。政府曾雇一印度人去教牠工作，那印度人爬上牠的背，同牠客氣地用印度語說「阿拉！爲動物做工是仁慈的事，爲什麼你祇吃了睡，睡了吃，什麼事都不做？你不怕羞嗎？仔細地想一想，明天開始作工！」果然，那象明天就作工了，從沒有給人以麻煩。

牛津和劍橋二大學每年有一次船賽。這次我們剛巧碰到了，他們是在泰晤士河中摩脫雷克（Mortlake）和普脫尼（Putney）之間舉行的。與賽者拚命爭先，觀者忻喜欲狂，他們以絲製的玫瑰花爲標記，牛津是深藍色的，劍橋是淡藍色的，那些花兒點綴在河邊，普脫尼橋和跟在後邊的汽船中。

擁護劍橋那邊的，都在橋上，是有玫瑰花做標記的，我向小販買了一朵，但橋上已擠緊了人，我們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走上去，祇得站在河邊，有一個膽大的船夫，叫我們站在他的船裏去看，代價是一先令一人。我們就走進了那船，他又另去叫了些人，有一個人因爲太興

奮了，幾乎掉下河去，新來的一個一個添上來，大家站在甲板上，像城牆般的障着。我給他們障了，祇見橋上看客們的頭顱，餘外什麼都看不見，一會兒，我聽見他們叫着「他們來了！」過一會，又聽見嚷道！「他們去了！」賽船就此完了，我雖沒看見什麼，然而錢却付了，待我們要上岸的時候，發覺船夫不見了，過了大概一點鐘以後，另一個船夫搖着一隻船，走來快樂地和我們說，「兩先令渡一人，先付錢！」

這比之游泳過去好的多了，兩先令渡一次，確很值得的！

英倫春訊

程志政譯

(M. O. Williams) 原著

英王喬治五世，勇武英明，爲英帝國歷代罕見賢君。獻歲之初，驟告謝世，噩耗驚傳，舉世惜之。猶憶英王御極，昨歲適屆廿五週年，當時舉國臣民，歡欣鼓舞之情緒，殆非楮墨所可摹擬。所謂「銀色慶典」者，幾於無地無之，亘數月不少衰。印度王公，不遠千里而來拜表稱賀，各地長官，亦羣集於泰晤士河之兩岸，爲王祝福。夜闌則空中探海燈之光芒四射，古都輪廓，若隱若現，其植樹以留紀念者，更僕難數。歌聲洋溢，中人欲醉，陸海空軍莫不炫其雄威，以供英王之御覽。踵事增華，可謂極一時之盛。曾不數月，御駕遽崩，人事變幻，信可慨也。

顧英人習性守舊，其風俗習慣，往往歷數百年而不變。吾人如考之史乘，則知今日之一切習尚，與過去者殆極類似，而未來之有似於今日，似亦無可置疑也。英國人民之個性，較美國人爲真實，往往以不盡其言爲幽默，以不過事認真示和愛，其性大抵習於靜，習於溫文，雖

然，每值盛大之慶典，則又高視闊步，興高采烈，判若兩人矣。「銀色慶典」之過去廿五年間，英帝國雄視全球，威震萬里，撫今追昔，盛況空前，自亦意中事也。

英國之慶典，多注重於形式演習，習俗相沿，由來已久，例如已故英王每出宮，必乘御馬車，斯時萬人空巷，爭以一覩王及后之豐采爲快。惟時疫流行時，英王每至國會，則改乘大汽車。按御馬車之歷史甚久，曾載英國四代君主及一代王后行加冕禮，該車建造之時期，美國尙未獨立，首任總統華盛頓時僅三十歲，方從事印度戰爭歸英，躬耕於佛拿山下，兼爲英國教區之辦事員也。御車由名駒拖曳，馬頸以紅纓絡之，車週之繪畫，則出諸名畫家，西勃有尼之手，每當王出，曳車之馬，必先施以相當之訓練，訓練之時，和以號角，雜以旌旗，鳴以金鼓，必皆使其進退疾徐中節而後已。

莎翁像前奇葩爭放

除王室之儀仗，足以吸引市民外，其餘英人士之消閒韻事，亦有足稱者。春至倫敦，景色殊麗，聖琴美公園中之池鵝，水暖先知，往來悠然，足以吸引不少之觀衆，外來人士，多喜騎騁。

春郊，一顯健兒身手，遊聽所繫，輒多佳話。聖樸爾及倫西獅像前，幼童三五，爭以食物喂飼，鴿羣，英武騎士，亦易其冬季之紅帽，改衣白鹿皮之短袴，而表演其武藝於賀懷。

德勒佛爾街，昔日納爾遜將軍奉命匆遽出發赴戰之地也。初春晨興，恆見售花者持約值六辨士之水仙花一束，往來其間。蘭薩斯德街口有詩聖莎士比亞之銅像，春回大地，該處奇花爭放，輒爲他地之冠，繚繞像週，宛若清供，意者先哲靈氣所鍾，花亦有知，致其敬禮也。莎翁之像，態度至爲閒適，其兩足之姿態，亦極自然，非如政治家、軍事家諸像之嚴肅，該地卽莎翁戲劇演出，劇場之中心地帶也。

國會揭幕搜查之異俗

國會之旁有一小園，其地以水仙爲最多，左右映帶，色殊冷豔，國會爲英國歷史上之偉構，自英王愛德華降至亨利八世，皆聽政於此。三百年前，威斯明斯德宮之下，一髮作赤褐色之偉丈夫坐於火藥桶上，圖謀不軌，未幾，英王及上下院議員蒞會，幾陷不測，幸經衛士察覺，陰謀畢露，刺客伏誅，然而數百年來，人民對此兇惡之印象，迄未稍泯。屆此紀念，羣兒以焰火

花炮等作種種奇異之遊戲，引以爲樂。卽在今日，每當國王出白金漢宮至國會揭幕之前，必有紅衣衛士至該處搜查一週，例不可廢，實亦徒具形式而已。

漢勃司帝草園，爲春季放風箏之集中地，兒童尤樂趨之。風箏之弦，強韌可以捕巨魚，形形色色之紙鳶，飛舞空際，爲春季之無上點綴。湖沼溪流之上，則有天鵝成隊，引頸長鳴，閒坐聆之，如聞天籟，至於地芳，肯德，蘇深，諸地之僻巷，亦有尋春佳士，驅車其間，徵訪故事者。

密得蘭賽馬之險景

密得蘭多霧，雖在日中，不感驕陽之威脅，故氣候仍極和煦。暮春三月，密得蘭之可紀述者，厥爲賽馬，於該地之國家大跑馬場舉行之，競賽全程，計四又四分之一英里，中經三十次之跳浜，另有一騎師追逐諸競賽員之後，以備救護中途失事之諸賽員。最精采者，厥爲十二名駒同時橫越白溪，其情景乃至險，觀衆至此，倍極興奮。賽馬既畢，諸人乃以本屆優勝之駒名，呼其所畜之馬，最趣者，卽遠至西來島，予（原作者自稱）曾親聞一農夫題其蠢驢曰「金磨坊」，「金磨坊」者，蓋卽上屆大賽馬之冠軍也。

賽馬之序幕既閉，春亦尋逝，惟鄉間景色，尙可怡情。騷人雅士，多結伴至鄉村小游，探勝尋幽，吾人如抽暇於休沐之日，巡視各地，每見名花如荼，觀者塞途，至於坐危崖以挹清風，據山麓以迎初陽，尤屬習見。習聞，僉視爲消閒雅事。夫英倫島國，地域至狹，然而春日可資賞心悅目之勝地，乃多至不可勝計，又詎非得天獨厚也耶？

倫敦塔之可怖故事

凡吾所述，皆英倫柔媚可愛之春日卽事。雖然，英國亦未嘗無可驚可怖之史跡焉。其地維何？倫敦塔是也。史載安巴倫之首級，卽於是塔爲利劍所砍，繼是者尙有克斯令好華，珍格雷女士，愛色克斯公爵等，皆爲巨斧所斬。今之人民，言及倫敦塔者，殆無不感覺悲涼淒慘之印象，若有餘悸。而臨其旁者，適爲泰晤士河，歷代興亡盛衰之跡，恍如逝波，泰晤士河固如是也，而往事渺不可追矣。諺云：「聖羅倫斯河爲清水，密蘇里河爲泥水，泰晤士河爲歷史之流液。」其言良信。

倫敦港務局爲顯示泰晤士河之偉大，每屆春假，輒招待京都各校之學生參觀港務建

設於全部七十英里中，擇其熱鬧部分詳爲說明。良以英帝國之得有今日，不得不歸功於該河。追溯往事，世界各國之船舶，在昔卽集於是，每星期多至數千艘。至該河之史蹟，則由報告員持揚聲筒隨時報告，謂若處萊雷會爲伊利薩白王后披衣，若處佛蘭西特來初以爲獲罪結果反被委爲武士等。思古幽情，令人油然而生。又謂在昔泰晤士河上之舟楫，遠較陸上車馬之數爲多，地方長官，每值盛典，須乘舟始可至隔岸之威斯明司特教堂，今則大橋橫跨，往來便捷，非復當年景象矣！

柯鎮之蒔花會

溯河而上，有地曰「柯」(Kow)，爲植林佳地，空氣清新，宜於療治宿痾。有皇家植物花園，其中瑪來亞人所植之橡樹至夥，林木蒼翳，瀟然出俗。柯爲倫敦近郊可愛勝地之一，春風駘蕩，湖水微波，萬卉俱發，歲蕤可喜，其最著稱者，有藍鈴花，紫丁香花，木蘭花，杜鵑花，皆爲良種，尙有蕊香花者，係國家地理學會探險隊至雲南歸來所捐贈，多至四百九十三類，奇葩異草，嘆觀止焉。

柯鎮風物，全年皆擅勝場，春季舉行蒔花會時，尤富雅趣。蒔花會一名查爾西展覽會，地點在該鎮軍人醫院花園，每歲春季，由王及后躬行揭幕典禮，事前之得觀覽者，僅蒔花工人等數人而已。開幕之日，王室諸人咸多蒞臨，有時諸貴胄偶與花匠作簡單之談話，受者無不引爲殊榮。

自三月中旬起至十一月止，英國之蒔花展覽，幾於連綿無間。直至夏令配亞之皇家騎術比賽會揭幕，英國人民始漸知已入夏令矣。是時決鬥場上，健兒雁列，音樂嘹亮，鼓聲大作，王室之騎衛隊，騎兵砲隊，王后之驃騎隊，皆列陣作賽，舉國來觀，萬人空巷。復有來自蘇格蘭之軍士，裝束至怪，當若輩步入決鬥場時，吹笛爲歌，歌曲皆淵源甚古，如「黑山地伙伴」，尙係美國獨立時所作，「我愛紅玫瑰」則爲埃及戰爭時所譜，於今半世紀矣。其餘諸曲，多莫知其源，要皆爲激發蘇格蘭之士氣者。比賽節目，新穎怪異，如海陸軍隊各以槍炮拆毀，沉於一假設之河底，重復取出，裝配完妥，以動作敏捷者爲勝。又有騎馬一隊，跨越籬笆，爲狀絕險，常肇禍端，凡此種種，爲他種比賽中所絕無，宜其轟動遠近也。大會爲防護計，另有救護隊多

人，四出活動，直至閉幕爲止。

英王誕辰之慶典

倫敦居民，日常所引爲新奇者，則爲二魁偉之騎衛士，衛士所在地，爲塔爾發加街與聖諸塔夫街之間，其人其馬，遠望一如木偶，無論何時，絕不稍有動作，驟視之，不知其生人抑蠟像也。每歷一小時瓜代一次。又每晨十一時，騎衛隊本部之前，亦有類似之活偶像，如英王在宮，則白金漢宮前之騎衛士，更饒意趣，蓋其服式之新奇，爲他處所無也。

六月三日，爲已故英王喬治五世之誕辰，每歲屆期，情景亦殊熱烈，先數日，一千八百官員必先舉行祝典之預習，預習時，儀制如真，所不同者，英王及太子暨各國使節未至耳。至誕辰，正式慶典開始，英王閱兵時，長笳與鉦鼓齊鳴，更有大規模之軍樂隊六隊，笛鼓隊四隊爲前導，軍士於樂聲之中，列陣行於王前，婦女亦屏息以觀，卽各國使節，異邦人士，亦多默禱「天佑我王」焉。

英王閱兵之禮告畢，乃返白金漢宮，是日英國休假，各處皆有盛大之比賽，如泰晤士河

上之賽船，其尤著者也。與賽者共有十舟，賽員御黑衫白跨，冠以草帽，草帽上則綴以緞帶鮮花，往往舟至中流，草帽輒爲巨風捲去，羣引爲樂，客歲比賽時，予亦往觀，諸人之帽，皆未落水，觀衆反感失望，亦異俗也。

意敦大學成立五百餘年，共有學生一千人，其中有七十人經嚴格之甄別，認爲學行俱優者，列爲秀士，免收學膳各費，另組一團體，不與餘子相雜，每值英王誕辰，諸秀士皆衣禮服，戴峨冠，集廣場以聆教師之訓話。其餘各地，常有名人演講，稱揚英王之功績，俾人民知効忠王室。

泰晤士河河濱，迤邐一百四十英里之草地，爲婦女駕自由車消閒之樂園，河濱白鵝甚多，投以餅餌，羣來爭食，每年一度之跳鵝比賽，卽舉行於此焉。

國家大跑馬場於英王誕辰，例有一盛大之賽馬會，予客歲晨興卽往，先我而至者，已盈千累萬，公共汽車之頂蓋，滿立觀衆，募捐員藉此向諸人勸募慈善捐款，收益頗豐。相士趁此兜攬營業，爲觀衆卜休咎，生涯鼎盛。賽場內有偉麗之更衣室及磅重室，此時間人不得躡入，

予幸得該場總理唐寧之介紹，得至更衣室觀各式衣履及馬鞍之屬，至磅重室觀檢查與賽員之體重，復獲至王室餐廳，蓋備王室蒞臨時就餐之用者也。

陸軍大操，於愛爾登夏舉行之，夜闌開始，以探海燈照耀全場，如白晝，參加者計有騎隊，砲隊，工程隊，信號隊，坦克車隊等，且有坎拿大，澳洲，南非，新西蘭，印度，各殖民地之代表，都五萬人，操畢，齊唱「君其候我」之悲壯歌曲，聲激雲漢。

無名英雄之祭禮

凡吾所述，多爲英國人自春徂夏之種種活動，雖敘述至簡，亦足概括其餘，秋盡冬來，諸事闌珊。威斯明司特教堂者，爲英國無名英雄國葬之地，其在色拿塔夫街，則有無名英雄紀念碑，每值歐戰休戰紀念日，軍民羣集碑前，獻花致祭，肅靜莊嚴，寂然無譁，與上文所述興高采烈之情相較，另有一番情景。英倫至此，亦由熱烈而轉趨岑寂矣。

瑞士一瞥

陳•心•純•評

鶴見祐輔原著

——伏爾泰和擺倫的遺宅——

在依依和維也納作別了而向着瑞士進發的夜行列車的窗際，十四夜的月影是無限佳妙地涵照着。在多瑙河之岸一邊駛行着，一邊仰視阿爾波斯峯上的澄清的月光時，正是一個行旅的喜悅沁潤了全身而使人耽玩不忍遽眠的良宵。大空是像水那樣澄清，車窗的涼風吹散了客塵，羈思鄉情是像雲烟那樣消逝，身心兩俱恬適非常！

是一個何等足以引起游人的曠朗的心境的晚上！

我倚着窗，眺望着山和水和月。睡熟，大概是在一點鐘光景吧！

翌朝，車子沿着奧地利阿爾泊斯的峻嶺駛行。峯是峭拔的，谷是深邃的，水流是湍急的，景色非常悅眼。

十時半，我是越過了國境而成了瑞士的旅客。我和瑞士，正是睽違了十三年了。谷是豁然開朗，山是向後退却。一望都是牧草和撩亂的芬芳的野花。瀟灑的農家是這裏那裏地散在着。牧牛是悠然不迫地在嚼着草。到處都是像油畫那樣的湖。碧水之濱，像白雪那樣潔白的羊羣是徘徊着。如正高山的常例一般，稀薄的空氣是像用絲篩濾過那樣透澈明淨。在這一切的物像之上，日光是形成了幾萬條的金線而灑落着。

『是瑞士哪！』

我是這樣自語着。

牽惹着全世界的遊子之心的，正是這滿目的風趣，這風，這色。

花已掉落了的林檎之枝，現在是青葉正盛的時候。從這個青葉之中探頭出來的林檎的果實，是像小孩子的面頰那樣酣紅。

在被青葉所理藏着的山的到處，巨大的白堊的家宅是綴飾着。這就是被稱爲瑞士的名物的旅邸。遠處的山是紺青色，居中的是藍色，而近處的則是淡青色。在這下面，像燃着那

樣的新綠之原，是綿延到了火車路的近旁。作爲背景的大空，是像拂拭過那樣紺碧明淨。這些色彩的諧調，將遊子的心魂攝住了。

『不愧是瑞士喲！』

我除了如此說以外，再沒有別的方法。

將我面部緊貼在窗上面，直到朱里希爲止。一點半鐘的時候，在這裏捨了車，在赴日內瓦的火車出發以前的兩小時內，我在鎮中信步徘徊着。

乘上了下一班的列車，我一邊回憶着十三年前曾經來遊的日子，一邊被火車載着而向日內瓦駛去。

夜過八時，車抵日內瓦，便往稻垣守克君家就宿。

『究竟在這市中，想遊覽那裏呢？』

昨天晚上大家這樣詢問我時，我是

『斐涅山莊和擺倫的家。』

這樣置答。

(譯者按：斐涅 Foinoy 是瑞士境內一小鎮，和法境比鄰。十八世紀法國最偉大的思想家伏爾泰氏六十四歲時，營菟裘於此，著書娛老。而此鄉僻小鎮，即因此而成爲世界的勝地。)

於是決定在今天午晝時候，由原田健君運駛他自有的自動車，陪伴我去遊覽斐涅。是一個晴明清涼的日子。

車子由日內瓦出發，在白色的路上輕滑地駛行着，不久到了湖濱。

好像可以染手那樣紺碧的水，在峯巒的懷抱之中酣睡着。在碧空中搖曳着像白金那樣細細的線條的，是孟勃蘭的山巔。

靠近着水，背着丘陵的一軒一軒的白壁的房子是並列着。屋頂的瓦，是稍微帶一些鼠色的上品的朱色。宅子的窗是向着湖水而開敞着。在水濱的白路上面，青翠的列樹是相連接着。水面上有白帆一二以及蒸汽船兩三艘。在街道上面，到處有好像高尖塔一般的東西，

這是約翰卡爾所遺留下來的寺院的頂。

這是萊芒湖！

這是日內瓦的街路！

詩人擺倫，因其跼蹙不羈的性情，不容於祖國，致遭放逐。在流浪異境的途上，超越了阿爾波斯而到達這個湖畔，眺望天地悠久的景象，回顧人世間蠻觸之爭的齷齪無謂，感慨溢胸，不能自禁，深夜呵筆而賦道：

明鏡般的萊芒湖喲！

平靜的您的姿喲！

您是警戒着我們：

『捨棄了罷，驚濤駭浪的人間世！』

在您波上面，舒徐地，

翱翔前進的白帆喲！

牠是從那破滅之淵中，

拯救起我們來的翼子喲！

x

x

x

x

由湖畔的大路左折，略走了片刻，進入了河口。這個河口的小島，是羅梭之島，裏面建有羅梭的紀念碑。羅梭是在一七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生於該處。他的數奇的命運，是從他產生出來的瞬間便開始的。原來他的母親是在產生這個天才兒的產褥上面死去了，而他的貧窮的修理鐘錶的父親，又是一個唯私慾是圖的人。連教育都沒有正正式式受過的羅梭，在三十八歲以前爲生計所驅使，是轉輾變換着職業而生活着。其後，雖然因爲在四十歲那年所寫的『社會契約論』和『安米兒』而文名震耀一世，但他的生活仍是困迫不堪。他的卑賤的私生活和他的莊嚴的思想的作品的對照，是永久的世上的謎。

可是，產生出法蘭西革命的兩個天才兒，羅梭和伏爾泰，都是住居在日內瓦的這件事，不能僅僅謂爲是偶然的。因爲在這個鎮和牠四周的風光之中，有一種威迫人類心靈的力

存在着。

我們的汽車，駛進了斐涅的小邑。在這個市的中央，有一塊空地，矗立在這裏面的，是伏爾泰的銅像。我降下了車，在這銅像的周圍巡繞不已，將這個老人的像，從前後左右各方面加以眺望。

從這像的所在再向前走了不多時，到達了他送他的晚年的巨大的邸宅。牠的存在，使這個小小的市鎮，成爲了全歐羅巴的智能的祭壇。

鐵的正門是堅固的鎖着，僅僅開放右側的小門。在這小門的右手，是管門者的門房。原田君通遞了名刺，說明要參觀這邸宅的來意。

這個邸宅，現在是屬於法國人所有，變成了夏季消暑的別墅。據說因爲參觀的客人太多，堅鎖着門而不納來客。

幸而原田君交涉得宜，我們被許進入門內。管門的進去請示於這宅子的主人，主人僅允許我們在庭院裏面觀覽一番。

我們在寬敞的坂道上面向着邸宅的大門走去。敷設着砂子的道路的兩側收拾得整潔有致的庭院裏面，橡樹，楓樹，杉樹，菩提樹，栗樹等等是伸出了垂天之枝而繁榮滋長着。高度大概是八十呎吧！綠葉遮日，涼意浮於樹陰。

在塗着白堊的木造的二層樓的宅子的前面向左轉了灣，走出中庭。在傾斜的地面上，縱橫着草地和花畦，細徑是縫織在其中。在宅子的左面，我們看到了一所溫室。阿爾泊斯連峯是聳峙着，好像在窺探這個庭院的內部一樣。在這連山的中腹，白堊，赤煉瓦，鼠色石造等的一軒軒的宅子，是依稀隱約於綠林之間。高空，像洗滌過了那樣紺碧。

是一幅全景攝影。

正這樣觀覽着時，我發見在庭院南端有一個小小的門。門的外面，有着杉的列樹。列樹之間，有一條細徑貫通着。在距離這細徑約四五哩的彼方的山上，看到了一所有如城郭模樣的宅子。領導我們的那個管門人指點着那宅子對我們道：

『那是樂廬。』（樂廬 *Les Delices* 即伏爾泰在日內瓦所購置的別墅——譯者。）

「呵呵！這條細徑，原來就是通到樂廬去的通道嗎？」

我一邊這樣思忖，一邊凝眺着這小徑和那丘上的宅子。

伏爾泰的八十四年的長期的生涯，是在我的心眼之前疾速地逝過了。

伏爾泰挈帶着兩個姪兒來到日內瓦，是在一七五四年，他六十歲那年的十二月十二日。

他購置了樂廬別墅，開始豪華的生活，他的貨殖之才，在這期間，使他製造出來了巨額的產業。他覓得了四輛馬車，雇用了馭者和侍僕。他時常招集賓客，並且建造一所專屬的劇場，上演自製的戲曲。

但是，他的反宗教論，觸了宗教全盛時代的日內瓦市民的忌憚，因此這個樂廬，對於他也不是一個安全之所。

於是他想出了一個獨特的妙案來。這就是在法蘭西和瑞士的國境附近，購買了兩所宅子；如果一旦招了法政府的憤怒，便遁至瑞士（伏爾泰因反對路易十五世，不容於法國，

）如果一旦觸動了瑞士市民的忌諱，便逃到法國的計畫。

「人類也以具有四足爲方便。我是託左翼於由拉山，支右翼於阿爾泊斯峯。在陣營的前方，控着日內瓦湖。在法蘭西領地，是有宏壯的城堡。在瑞士領地，是有樂廬的隱棲所。在洛桑鎮，是有很好的邸宅。我是從這個洞窟到那個洞窟，逃避着君王和軍隊的威脅的。」

伏爾泰自己這樣說。

他在這個斐涅的邸第裏面，住了大約二十年的光景。他投他的財產替村鎮的人謀幸福。他替鎮人建造寺院，劇場。他開墾土地，興建住宅，廉價出租。他並開設絲襪工場，從日內瓦招募時計工人而經營時計製造場，設法將牠開拓到全歐洲。

他供給膳食與從全世界各處來訪的賓客。他做詩，編劇，寫論文，在庭中植樹，耕田，朝五時離床，夜十時就寢。

他不喜歡牡牛，因爲牡牛的蹣跚婆婆的行步，足使他的神經惱怒不耐。他愛好一切活潑潑的東西。

當無聊的俗客來訪時，他便突然

『啊！快些！去請托龍希恩來！頭暈得很像要窒息的樣子！快些！快些！』

這樣叫了出來。

於是，他是變得耳朵也聽不見了，眼睛也看不見了。

但是，一等到那吃驚狼狽的客人敗興退了出去時，他已經走出了庭院，高高興興地在拔草了。

他喜歡耕耨，勝過任何其他的事情。他道：

『老哪，病哪，都不是使我意氣沮喪的事情。我如果能夠耕種一畝田，樹植二十枝新樹，那麼對於我是一種不滅的惠福。』

在斐涅別墅，伏爾泰發揮出他的真實的偉大性。他在這個別墅之中，爲了全歐洲的良心的自由而鬥着，爲了全歐洲的思想的自由而鬥着。他用自費印刷小冊子的論文，像雨一般，像霧一般，散布在全歐洲，爲數大概超過幾十萬吧！

他的標的便是所謂『迷信的打破』這一件事。

將十重二十重地束縛着人類的靈魂阻着進步和幸福的迷信加以打破的這一件事，正是這個半死半生的衰老的大病人傾盡其渾身精力以從事的。他的鬥爭是僅僅藉着一管筆。但是，正惟從這管筆中，新的歐洲是更生了興起了。

『人類，在不紊亂社會公安的限度以內，是有信仰並且表現他所信以為正當的意見的權利的。』

這是爲了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而從事的伏爾泰一生事業的根本精神。從這個信條之中，法蘭西革命是發生了，近代世界是在歐洲產生出來了。

伏爾泰的聲名在全歐洲籍甚，他隱然像一個無冠帝皇那樣君臨着歐洲思想界。想要訪謁斐涅山莊一瞻仰這個世界思想家的王者的人們是接踵而至。

他的崇拜者，打算在巴黎的街上替他建立銅像而向全歐洲募捐的時候，俄羅斯女皇，普魯士王，波蘭王，丹麥王，四個君主都應募。有人以此爲問時，伏爾泰是。

『沃呵呵！在老夫的手裏面是有四張皇帝牌麼？那麼博起勝負來，我一定勝的囉！』
這樣用撲克譬喻而笑說着。

年老的巨人，現在是迎着他的八十三歲的誕辰。他自知不久於人世。

『在死去之前，想再度看見巴黎一次？』

這是一個何地憧憧往來於這個老哲人的胸中的熱望喲！這是叫做巴黎的這個地方所持有的魅力。

伏爾泰想死在巴黎，而在路易十五在位的期間，他的巴黎入城是絕對被禁止的。但是，一七七四年，路易十五死去，年青的路易十六昇位，伏爾泰巴黎入城的禁令是解了。

於是，伏爾泰以皮骨僅存的病軀躺身於馬車之中，終於要離開這個斐涅小鎮的時候，鎮人全體是出來送他們的恩人。

依依惜別的鎮人，都露出了哭泣得紅腫的臉。

『六禮拜之後，我便要歸來的呢。我的庭花拜托你們代爲料理料啣！』

這樣子在車上說着，雖是秉性剛強的伏爾泰，現在也聽憑滿眼老淚的汎瀾。

『這是和住熟了二十三年的斐涅別墅的訣別啦！』

在他的心中，一種細小的聲音是這樣的私語着。

『伏爾泰來了！』

除了宮廷，全巴黎是舉城若狂地歡迎他。

你在巴黎，彫琢成了悲劇『伊萊娜』而上演，獲得了夢想不到的成功。

他在那時候屢屢吐血，在五月十一日，感冒了風邪，終於在同月的三十日溘焉長逝。這是他八十四歲的時候。

經過了十一年，革命發生於巴黎。

我從斐涅別墅的庭院眺望那貫通於列樹之間的細徑。

在這條細徑上面疾促地走着，當年伏爾泰是曾經幾度幾度地逃避路易十五世的警吏而來到瑞士的！山河依舊，斯人今無！欽英風而仰白雲，一種懷古之情，是在我的胸中蕩

漾不已。

九月十三日的朝晨，乘拉派爾君的汽車，前往探訪久仰的擺倫的家。

這是在日內瓦郊外，站立在萊芒湖東岸的二層的宅子，這是擺倫在一八一六年五月起以迄十月爲止居住在的地方，是一七五〇年所建築的。擺倫因爲愛好牠的簡素的構築，隔着萊芒湖的日內瓦的都市，以及由拉峯的風光，於是將這宅子借下了。向西，是以急勢傾斜着的山腹作爲庭院。在草原上面，列樹鬱鬱蒼蒼。在這森林彼方的水濱的小屋，是雪萊所借的住屋。雪萊和他的愛人曼麗同棲在，曼麗的異母姊克萊孟脫，因爲愛慕擺倫，和她的妹妹一同旅居在這裏。

一進入了大門，左側是食堂，轉角處是寬廣的應接室，外面是月臺，可以眺望湖上。擺倫是走到這個月台上面，遙望日內瓦的都市，寫下却爾特·哈勞爾脫的第三齣，並且記下孟弗萊特的一部的。這是在他二十八歲的時候。

雪萊和擺倫的相知，是在這時候開始。徹頭徹尾理想家的雪萊，和雖然是天才，但實際上具有很豐富的常識的現實家的擺倫，思想性格是互相歧異的。但是，雖然互相批評，而仍能互相認識才能。雪萊是比較小四歲，那時是二十四歲。

住在下面的雪萊家中的克萊孟脫，是充任着擺倫的助手。夜晚在擺倫的家中止宿，早晨回歸雪萊家中。某個朝晨因為晏起，披着寢衣，拖着拖鞋，想回歸到下面的雪萊家中時，看見瑞士的種植葡萄的人已經來到了介於這兩所宅子中間的葡萄畑中而工作着了。她於是狼狽疾走，脫落了一隻拖鞋。但她羞慚得連拾都不拾起來，一意向雪萊家飛奔過去。那些純朴的百姓們，大笑而將這拖鞋拾起，急忙地跑到鎮長那裏稟告道：

『英吉利的密司是落掉了這件東西而跑掉了。』

是有這樣一則軼事相傳着的。

當時的雪萊的宅子，現在已經毀圮不好，那個葡萄畑也已破撤去。

惟有擺倫的宅子，依然照舊兀立在碧水之濱。

這一天的午後，我們乘着汽車，在山上馳驅，參觀里却特·華格那在一八五六年所居住，後來爲拉斯金所居住的宅子。這是建築在山的中腹的朴質的木造的白色宅子。在腳下的大谷的彼方，是孟·勃萊埠頭的風景。這附近的森林是德意志勞動運動的天才拉薩爾氏決鬥而死的所在地。

翌晚，乘汽車在湖畔疾走，山上，家家的燈火點點像明星一般；湖上，月光破碎爲金鱗萬片。千金難換的涼風是像要將頭髮吹落下來那樣程度猛烈地吹着。

在日內瓦巡覽的期間，我是想起了英國小說家沙加來從這個都市寄給他的住居在倫敦的姪兒的書信來了：

『有一件我所不解的事情：在這個美的都市遊覽的時候，——這確實是一個美麗的都市——在這個富於在古式的三角牆，奇異的尖塔，以及明媚的運河之中表現出來的優美的魅力的都市裏面遊覽的時候，爲什麼這個都市是給予我一種不快之感呢？這個是我無論如何都不了解的。但是，到了現在，我是好容易恍悟了。』

『我的美麗的朱力安娜！你將無論如何都無從推測的吧！原來是因為這個緣故：我在這個都市裏面，是連一個具有兼容十人之量的氣度的女人都沒有遇見過！』

這就是映現於這個觀察銳敏的莎加萊的眼中的日內瓦的印象。

而這個，幾於是一切旅行者所得到的印象。因此，旅行的人是從心底發出了疑怪之情：在這樣一個秀麗的山河之中，為什麼獨在人物這方面是這樣地不美呢？在那平凡的俄羅斯的平原之中，俄羅斯的女人們，是在粗服之中存在着天然美的。意大利的半島是在每一隅都充滿着美麗的女人的。為什麼唯有瑞士的女人是這樣子的毫無風采呢？

這不是單純的瑞士沒有美人的問題。這是表現出了在更深之處潛伏着的國民性的弱點。

原來，瑞士的偉大，是他們以勤勉的農民資格而奮起排除外邦的專制建造自由與獨立的樂土這一件事。威海爾姆·泰爾就是象徵這種精神的代表人物。

但是，在這個已經成功了的自由的土地上面，和平是蒞臨了，同時金錢也產出了。金錢

一旦蓄積了起來之後，瑞士人的心境也就跟着而生出變化來了。

是一個和平的自由鄉，是一個沒有貴族，沒有武人，沒有勳章，什麼都沒有的德謨克拉斯的國家。於是，他們所懸為鵠的的重要的東西是變成了什麼呢？這原來就是蓄積一些金錢，在家園之內平平安安過着日子的這一回事。這就是『小布爾喬亞』所陷入的共通的心理。

這種小乘的德謨克拉西，固定的和平，以及獨善的理財觀念支配着這個國家全體之後，向着新的理想精進，向着新的社會建設邁步的氣魄是逐漸逐漸地喪失了；爲了美的藝術而不惜捨棄家庭身體以及財產的那種捨身的心理是喪失了。

於是，他們僅僅希望能將耕種所得的小麥，以比較去年更高的價格出賣。他們管理廚房，連一法郎之微都要竭力節省。與其消耗時間於化粧工作，他們是寧願在算盤上面用功。與其被人們認爲闊綽而來請求捐贈，他們是寧願自奉很儉約而將財產遺留給子女輩的。這種退嬰利己的心理，是將壯大的東西生氣潑瀾的東西美的東西漸次從這個國家

之中褫奪了去。這原來是放債的心理。

英雄的氣魄和審美的性情在一個民族之中衰退下來而墮入於退嬰的小乘的和平主義時，一切的人們是全都變成爲萎靡頹唐了。

某個哲人曾經說過：

『所謂貴人，是指尋求危險的人們而言；所謂布爾喬亞，是表示唯安全是求的人們的意思。』

不論在精神方面，不論在物質方面，沒有冒險精神的民族，牠的作爲生物的生活力是勢必漸趨衰弱的；因之牠的表情也勢必變成爲索寞而沒有精彩的了。

國富，河山秀美，而街頭却無明眸秀色。瑞士，難道是始終滿足於爲他國人經營旅館賺積幾個金錢起來的事情的民族嗎？

瑞士，難道不能再一度地回歸到威海爾姆·泰爾的時代去嗎？

比利時冬日的回憶

周·峻·

今晚參觀比國現代名人畫展回來，覺得很有興趣，所陳列的畫，雖祇得一百三十一幅，但其中有許多幅，是我的熟人所畫的；例如 Richi 畫師是我留比時國立美術學院的院長；Rastion 畫師是我在紅十字林居住時教我圖畫的；Pacs 畫師等都是那時同學的父兄們；所以我把這幾位的作品仔仔細細的看了又看；直等到那位管理先生報告我：「時間已經到了，明天再來吧！」我才離開畫展會。因為看了幾幅比國的雪景，驀然地回想留比時過冬的情形。

在民國十二年九月中，到巴黎，九月底，到北京，等我搬了四次家以後，天氣已很冷了，我把襪絨衣服着上，出門還覺冷，後來到 Innovation 百貨店去做了大衣，方才可以禦寒。有一天從學校裏回來，一按電鈴，照例的，那房東的女僕就來開門了。她指着天空對我說道：「太太！您看灰色雲密布，迷迷濛濛的，快要下雪了！」我說：「那好極了！我們不久有雪景可看了！」

她愕然的問我：「您真的歡喜雪麼？」我說：「自然是真的，我們住在上海的人，很少看得見雪呢！」她說：「那你住在這裏，不久就要討厭牠了！」我說：「下雪，多麼有詩意？多麼有畫意！真有天趣，所以不論牠冷到怎樣，我總情願受的。」她向我笑笑，就走開了。的確不久就下雪，初下的時候，我們多麼起勁，吃完晚飯，總要出去賞玩雪景，帶便散步。後來感覺到寒氣襲人，道路泥濘，實在難走，慢慢的厭了。

我早晨到比國國立美術學院去上課，午後校中無課，又到 Vanstratank 畫師處特別學習。午餐時是不回到寓所相近的飯店去吃的，總是早晨起來預備兩片麵包，夾點牛油，放在書夾裏；午刻下了課，就一直到了 V. 畫師的私立美專去，那時候別的同學都去吃飯去了，我就一個人到畫室裏，拿出我的中餐來吃，好歹吃麵包是一點不會把地上弄髒的。吃完了就可畫，又清靜，又看得仔細。有時 V. 畫師吃完了飯，拿了烟斗，到畫室裏來，他一看見我就說：「你好用功啊！」我說：「不是特別用功，實在因為離家太遠，我又走不快，回去吃一次午飯，要費一點多鐘功夫，人也疲倦了，所以情願在此地吃點麵包。」他說：「那你若想喝點咖啡或

紅酒，都可以向我的女僕去拿的。」我說：「謝你，我有果子糖解渴，不要喝什麼了。」他總是坐在我的旁邊。一面吃烟，一面談天，有時指着我的畫說：「那裏不對，」那裏還好。」我的基本畫實在從他那裏得到不少的益處。「V.老先生上了幾歲年紀，有一次，他覺得不舒服，他對我說：我老了，四肢酸痛得像要破了。」我問他：「你的兒子呢？」他說：「他在船上服務，沒有功夫來看我。我的兒媳婦同孫子不久就要來了！」我覺得如此年紀，要是在我們國中舊式家庭裏，有兒子媳婦侍奉晨昏，也不至於如此寂寞。幸而他們總有點專長，雖然老了，也可以收幾個學生解解悶。

最有趣的，有一天，雪下得特別大，廉下了課，就有她的弟弟等，來同她到岡湖去游玩；就拿畫具交給我帶回。還有些青年的同學，也活潑潑地要緊出去了。我正在收拾畫具，猛抬頭，看見摩特兒凍得手足都不能移動，襪子也找不着了。這個摩特兒，是鐵匠出身，筋肉特別發達，老了無事可做，所以到V.畫師處作摩特兒，看着也覺可憐。我把畫具整理好，就從畫室裏出來，等電車等了半點鐘，車還沒有來。起初看看雪景，覺得那天的雪，什麼柳絮啊，撒鹽啊，都

不能比擬了，祇好說仙女在天上散棉花呢！那時看獸了不覺冷，也不覺飢。後來天也黑了，我也等得急了，好不容易來了一輛電車，我就匆匆的上了車，走不到多少路，車子又停了；修了好久，不能開，坐客下去了不少；我因爲不大會走路，祇好坐在車子上老等。好容易開車的把軌道上的雪和冰都剷去了，方才能開車。我下了車，又順道買了幾色子吃的晚飯菜，因爲子那時候有胃病，不能到飯店用膳，總是我替他特別預備的。到家已六點鐘了。子說：「怎麼會到這時候回來的？廉回來的時候，我問她，她說到岡湖去的不曉得你的情形。我寫了一會書稿，看看已有五點多了，你還沒有回來，我又到門口去望望，仍舊不見你回來，想來找你麼？雪下得太大，實在難以行走，又怕你在車上，不容易過着。唉！這樣晚了，你還要去買菜，冷不冷？」我說：「冷倒不冷；不過時候晚了，有點着急。」我就趕快燒好了他的晚餐，我自己到對面的飯店裏去吃晚飯。

到了那裏，連飯廳裏的火爐都已熄了。女東家很好，請我到廚房裏去吃。比國普通人家，膳廳即設在廚房中，所以廚房特別的整潔。我剛進去，她的一對雙生女兒就高興得跳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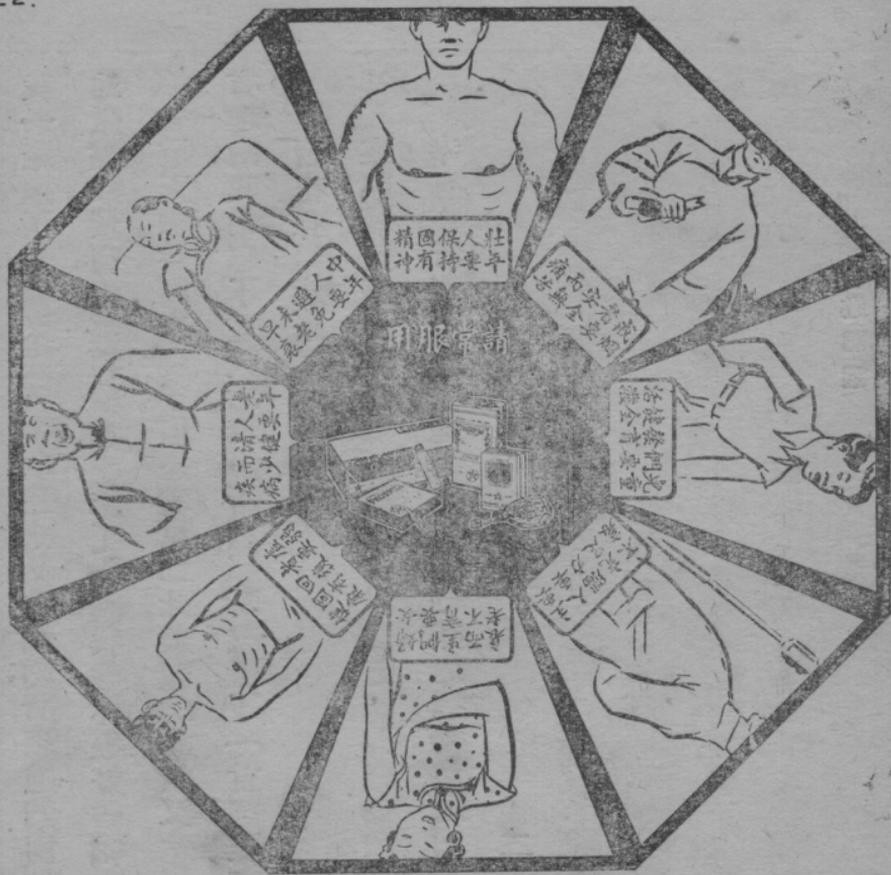
我一邊抱了一個，又從袋裏拿點糖給她們吃，所以她們兩個最歡迎我，女東家也很高興，特地做點雞蛋啊，生菜啊，給我吃；末了還請我吃杯很好的咖啡。

這天雖然回來晚了，但是看見如此美麗的雪景，又吃到合胃的晚餐，回想起來，還是很有趣的，我怕忘了這天的情形，所以那時就做了一首詞，現在也抄錄在下面：

賣花聲 迷路

寒訊滿天涯，風雪交加，頓教枯樹着奇葩，踏碎瓊瑤渾失路，無計歸家。
幸有夜行車，窗幕深遮，指途省識已非遐，攜得魚蔬回去也，笑語頻譁。

二十四年十二月六日



補補補
針粉片

PHOSMIN

補使命

「補使命」負有滋補強身健命。為現代最合理之科學製劑。補針係質爾賜保命與蛋黃素混合製成。含量準確。質料新鮮濃厚。肌肉注射。完全無痛。故名醫樂於應用。婦女亦無長忌。

補粉。補片。並含有乾酪。甘油。磷。鈣等強身滋補藥物。女用品內更有卵巢製劑(好美)故對於婦女性神經衰弱。早老不孕諸症。而有極大之効力。以其藥性溫和。四時宜服。甘芳味美。婦孺喜悅。久藏不壞。攜帶便利。

神經衰弱。性神經衰弱。頭暈目眩。耳鳴眼花。腰痠背痛。食慾減退。失眠。早衰。精神萎靡。婦女早老。經痛。生育艱難。小兒發育不良。老年大脈血虧。

上海新亞藥廠製造

藥房均有

歐亞濤痕

丁惠康

二十四年春，爲調查各國防癆工作及最新醫學，有歐西之行。於二月十二日晚八時，由滬之新關碼頭，乘渡輪登意輪佛田伯爵號。十三日晨六時啓旋離滬，從此雲天萬里，與祖國暫相別離矣。

佛田巡禮 佛田伯爵號，與羅素伯爵號爲姊妹輪，同爲歐亞間最快之郵船，計載重一萬八千六百五十噸，長一百六十八密達，闊四十餘密達，全舟作白色，煙突黃色。凡二輪中有飯廳，休息室，吸煙室，寫字室，音樂室等，均金碧輝煌，富麗絕倫。如海上行宮。每屆餐時，奏雅樂，有女侶者可以相偕舞蹈，每三日演有聲電影一次，另有擊球游泳諸戲，使人忘海行之苦。輪中有無線電話，可隨時與各埠直接談話，及無線電報，印刷所，醫院，洗衣所，郵局，照相室，理髮室，酒排間，凡日用所需，無不大備。輪中共有職員三百七十餘人。自滬至歐，共計九千三百三十一英里，行程爲二十三天。船票頭等九十八鎊，二等六十八鎊，另有二等經濟艙，僅四十二

鏘。此二輪每月輪流由滬開行赴歐。同行者有薛君光前，赴意研究法西斯之政治組織。吳君志騫——考察意大利新教育。王君清溪，赴德學軍事。同學盧君翼侯，汪君兆詩，李君宗煒，均赴德奧等國，考察最近醫學之改進與建設。各人所事之學科雖不同，其欲爲他山攻錯，謀有所以造福於宗邦者則一也。

香港輪渡 由滬至香港，計八百五十九里，輪行僅四十二小時即達。十五日晨，泊於九龍。赴香港者，必以輪渡，人納港幣一角，每五分鐘即開行一次，故秩序井然。香港背山面海，建築雄偉，惟海港間輪舟雜駛，煙霧障天，未免令人生憎耳。惟後山則不然，萬綠叢中，雜以朱椽，屋隨山勢高下而建築之，綺窗四闢，海天風帆，令人悠然神往。兼之氣候溫和，四時雜花迎人，若門無俗客，北窗高臥，洵世外桃源之不曾矣。登山有電車，凡千二百尺，十分鐘即達其巔，全港在望，洵軍事與商務之要區也。大花園中翠綠迷人，仕女多輕衫，南國風光，不同中原，令人留戀不能自己。惜此乃外人之所經營者，我國建設，觀此亦可知所興起矣。下午四時啓旋。

星州一瞥 舟自香港南駛，凡三日夜，經一千四百六十八里，十八日晚，即達新加坡，一

名星州，爲南洋華僑之中心，亦我國革命之策源地也。居民凡五十餘萬，國人占十之六。中國旅行社設分社於此，社中秦君來迎，因先乘車赴社，調換新幣，每磅約合八元有半，寄祖國郵件。悉交旅行社代發。該社便利遊人之外，凡僑胞之欲領略祖國風光者，亦皆賴其指導，服務精神，殊可欽佩。新州地處熱帶，故植物至爲繁盛。氣候亦與他處迥異。計在陸僅三四小時，而乍陰乍晴者，已四五次。天氣之善變，於此可見。其博物館，搜羅亦殊宏富，於土人之日常生活，漁具風俗館，舍均製成模型，一一陳列。竊謂我國土地廣大，風俗人情，各處不同，若有博物館，一一將其採取，製成模型而陳列之，雖不識字人，亦足觀感，則優劣判而取舍從矣，可補社會及學校教育之不足也。不甯惟是，推而廣之，若將我國民族英雄可歌可泣之史跡，與夫歷代興亡得失之事實，製成模型，則其感動之力，決非文字所可比擬，其有裨於教育者，不更大乎？植物園中，汽車直駛無阻。另有阿拉伯花園，爲日人所經營，頗具三島風光。濱海有椰子樹無數，高均四五丈，亭亭可愛。有土人就浴，遠帆入畫，可以消暑。沿途所見居舍，多築於高坡上，青草如茵，雜花絢爛，頗饒雅趣。飯於南天酒樓，魚翅雜陳，倍覺可口。聞英人築軍用飛機場，已歷

三年，尙未竣工，備戰乎，武裝和平乎，固不得而知，然回首中原，不覺有感交集矣。下午四時啓旋，是夜星月皎潔，風平浪靜，登甲板小立，萬籟俱寂，塵襟盡滌矣。

廿地馳車 舟西行凡三日夜，經一六六八里，而達印度南首錫蘭島之哥倫布。二十三日晨九時，查驗護照後，始乘渡輪登陸。廿地爲錫蘭首都，距哥倫布七十二里。輪上有旅行團之組織，人納一鎊五先令。每車載客六人，凡三小時方達。其地有山，山高一千六百尺，中有明湖，湖畔有皇后飯店，因就餐焉。飯後有土人跳舞。有古廟一座，乞丐甚多。沿湖樹木森然，印人多佇立其間，以消永晝。余等雖以歸程途遠，未能久留，但海行多日，寥廓生悶，今得風馳電掣，一騁遊蹤，至足樂也。途中見有巨象浴於河中，能以鼻攬人，仰臥均如人意，而絕不加害於人，衆生皆具佛性，信然。車返哥倫布，已傍晚六時，海堤如帶，行人如織，朱霞半天，綠波映之，豔乃絕倫。蠻女赤足戲水，銀濤洶湧，則歡呼跳躍，憨態可掬。土著婦人，則披紗覆頭，三五成羣，頗呈莊嚴之相。輪埠前有大旅館，規模宏偉，以此知歐人若經營一地，必以逆旅爲前驅，國人方擬開發黃山，則設備完善之旅舍，實爲不可忽視之一問題也。

孟買三小時

自哥倫布向西北行九百里，歷二日夜而抵孟買，印度之商務中心也。舟於廿六日上午到埠，時陸上方流行天花，凡旅客未曾種痘者，不得登岸，岸上人未經種痘者，亦不許上輪，蓋公共衛生之所在，不得不爾也。我國上海已有海港驗疫處之設立，然各埠尙未遍設，似宜及早完成，以重公益。登陸後，以摩托車遍游全市，每小時約三四盧比，一盧比約合國幣一元。先至維都利亞花園，佔地甚廣，入門不取費，內多珍禽異獸。而清溪一泓，各種禽鳥，類多不能舉其名，或泳或立，或飛或鳴，其色或黑或白，雜以翠綠木紅，絢麗奪目，見人至，亦不避，似曾相識。然航行得此，不覺遊興驟增矣。繼至紀念碑，其狀略如法之凱旋門，矗立海濱最勝處，高可二十丈，氣象雄壯，四周繞以石垣，雜以金燈，極目遠望，水天相接，頓深海國之思。次至水菓市場，全屋以大理石及鐵柱造成，非常整潔，惜秩序紛亂，令人望而却步，印人之不自振作，深可浩歎。我國現方推行新生活運動，風起雲湧，實爲提高國民道德之唯一良劑，倘國人猶視若具文，而不深體力行之，其不爲印人之續者，幾希與！念及此，感慨無窮！綜觀全市建築物，雖十九

陳舊，然猶不失其固有之雄姿。至其街道之寬闊，交通之便利，市政之良善，更具顯著之成績。具徵西人蹤跡之所至，卽本其建設之精神，而經營之，而我國事事落後，於建設一端，尤難與西方物質文明並駕齊驅，觀乎英人對於所屬各島岸之經營有方，殊足資國人之深加警惕，急起直追者矣。下午二時，離埠西航，有黑鷹數百，環舟翱翔，狀若惜別，亦奇觀也。

銀色之紅海

孟買西行至蘇伊士，須經七日，凡二千九百六十海里，中過紅海，凡三日，在夏季酷熱不可耐，此行適值冬季，氣候乃溫和異常，第一日八十度，第二日僅七十六度。紅海航行時，每屆傍晚，因兩傍海岸之反照，時現紅色，此行乃未之見，但有一特點，卽水天隱約，極銀色迷離之致，且水平若鏡，宛如泛舟西子湖中，時有飛魚數千，且泳且飛，亦奇遇也。三月五日晨七時許，抵蘇伊士，九時舟入運河，凡八十七里，水波碧綠可愛，兩旁爲亞菲兩洲沙漠，時有布蓬及駱駝發現，殆亦遊蹤也。舟行極緩，晚七時抵保賽，八時可上岸，爲一商埠，建築尙佳，有一大規模之百貨商店，其居民多有作不正當之商業者。夜四時，舟離亞，入地中海。

威尼斯之春

舟行二日夜，卽抵意大利之軍港白林地齊，時三月八日晨六時，薛光前吳志騫二君，均由是登陸赴羅馬。至是，氣候極寒，風浪亦大。越七時，卽抵世界著名之水城威尼斯，由保賽至是，凡一千三百二十二里，綜計全程凡九千三百三十一里云。是日天朗氣清，春日可愛。全城均水道，舟用人力者，有汽船如陸上之公共汽車者。其建築多採中古式，以馬可斯禮拜堂爲最著。廣場一片，白鴿數千頭，時撲人肩，鐘聲偶動，鴿則如聞號令，逐隊起飛焉。禮拜堂有各種之雕刻，均千年前物，其偉大富麗，與我國東方之建築，有異曲同工之妙。有老婦方祈禱，爲攝一影，如一幅古舊之油畫。禮拜堂之左，爲一大公爵之古堡，今則開放。前爲大運河，輕舟搖曳，如置身中古時代，乘夜車赴奧京，中宵過意之邊境，一路大雪，皚皚千里，舟車勞頓，至是甫告結束。以後凡關於各國衛生及醫學方面之調查，自當另作報告。

泰康公司 華富餅乾



富有情調詩味！

香艷！甜密！華貴！

上海南京路

英倫重遊

汪·倜·然·

却利卓別麟 (Charles Chaplin) 著

——「卓別麟世界遊記之一」——

在過去的二十年內，我從洛杉磯到紐約去過七次，到歐洲去過一次，這些旅行都是與事業有關的，所以總不免有惴惴不安的感覺。實在是，在洛杉磯住了二十年之後，我的性情是很容易感傷的了，因此引出許多麻煩。戀愛，榮譽，與財富的幻滅，使我成爲一個傷心的人，我除了工作以外，似乎渺無歸宿，而二十年的工作却又日漸地可厭起來。我需要精神上的刺戟。

我厭倦戀愛，厭倦交游，我要獨自一個人。我要重度我少年時代的生活，重味我兒童時代的心情與感覺，我要撥回光陰，使模糊了的往事再集於焦點之下。

想到舊地重遊的趣味，不禁十分興奮，我買了一些倫敦的地圖，就在我加州的住宅裏

查起路徑來，一面想到我孩子時候所經歷過的那些地方。那些使我悵鬱的工廠高牆，使我害怕的房屋，使我悲愁的橋樑。我要重新體味昔日的哀傷和喜悅，更要看看那所孤兒院，我在五歲進去，住了兩年纔出來的。

這些回憶，都是清清楚楚的，我要趁早去纔好，否則滄桑的變幻正多，我這次是不能再失望的了。

我到了紐約之後，就邀著名漫畫家及著作家勞爾夫巴登，和我到歐洲去，算是我的客人。他自認近來覺得很頹喪，曾經一度想自殺。可憐的勞爾夫！我記得我這樣地勸他：『生活是從來打不倒我的。除了肉體的痛苦，什麼都不要緊。我們的悲劇是我們自己造的，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其實勞爾夫是感到創作上的枯竭，這事情使他很難受，所以他後來的終於自殺而死，一半的緣因就是爲了這個。當時我想鼓起他的興致，我說：『一切的藝術家他的工作中都要經過一種枯寂時期，這其實是重新耕耘，灌溉着新的經驗。但是日後你就可以

得到創造上的大收穫。』我笑着說。『你需要的是新奇的經歷，來吧，同我到歐洲去。』

他終於接受了我的邀請，我們就搭了船到英國去了。

勞爾夫是新近剛從法國回來的，他承認自己回來不喜歡英國，或者英國人。『他們是一個古怪冷酷的民族，被古老的傳統和有史以前的風俗所束縛着，他們庸俗勢利得很。』但是我駁他的話，『庸俗勢利是一種民族的缺點，那一個國度不是如此呢？共和國也是一樣的。譬如說美國，他那社會的階級何等地嚴，俱樂部的限制分得何等地清。』我們就這樣地消遣着，無所不談，往往談到深夜。

我們決定在樸列茅斯登岸，到那裏時是早晨七點鐘，已經有許多朋友來歡迎我們了。接見過新聞記者們之後，我們就乘了一部專車向倫敦進發。車上有幾個記者要特別訪問我，但我都一概拒絕。假使我讓這種事情開了端，那我自己就不會有一些空閒時候了。

兩旁都是紅磚的房子，碧綠的郊野，英國的鄉村真是恬靜可愛。勞爾夫見了這地逢縣鄉間景色的美麗，是快活極了。

倫敦終於到了！車站上的羣衆，擁擠不堪，當我走出去時，無數的開麥拉對着我。警察想將衆人推開，但這些人却興奮得不得了，我們一路在衝擠之中，被擁着走，但是我愛這種情景，我覺得這好像親愛的擁抱一樣。

旅館裏又是有大羣的人在等着，這卡爾登旅館！我在孩子時候不知有多少次在它門外張望，驚奇着它的富麗宏偉，却不知道我有一天會在這裏頭定住一套的房間。我們被招待到廣大的房間裏，看見有許多的信和請帖。那一夜我們在公園巷沙遜爵士邸裏晚餐。

次日早晨，百靈鳥發出鳴聲時，我已起床了，就在早餐之前作一次長途的散步，走到西區去，然後搭公共汽車到肯林頓，我的老家。當我站在肯林頓公園時，我眼前就好像看見我母親坐在一個長凳上，我在她旁邊玩着，那時我還祇五歲咧。那一天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當我從兒童公園玩了出來，輕輕走到母親背後想去嚇她時，却發現她在哭着。我就跑到她身邊去，不禁也哭起來，兩人哭得非常傷心。以後不久我們就落入貧民院去了，從此我

看見公園，便覺得心中難受。

有一天，勞爾夫和我應阿斯脫夫人之邀去午餐，到的客人很多，其中有一位高個子的紳士，飄然白鬚，玉立於火爐左邊。自然，我一見就認得他，這是蕭伯納。我覺得他的舉止間彷彿有一點怕難爲情的樣子。阿斯脫夫人介紹我，我傻樣子地微笑着說道：「啊，自然哪，是蕭伯納先生。」接着就很窘地打了一個「哈哈。」會見這位名人，我在興奮之下，竟然話也說不出來了。

午餐後，女客們都散開，男客們就拉攏椅子來，一邊喝咖啡一邊閒談。但大家都有一點窘，還是由蕭伯納先生做了發動者，他滔滔地說着，講了好幾個軼話，我覺得這是很溫靄的，足以表現他老人家底可愛面。在談話之際，我有一個機會去細看他，他那面色的豐潤使我驚奇，他的眼睛，仍有年輕人的晶瑩，而且在談話時，銳利有神。我想揣擬他沒有鬚鬚時的面貌，覺得他的下頷是長的，下嘴唇是厚的，具有仁慈的表情。蕭給你的印象，並不是一個諷刺家。

以後，我們散往花園裏，由阿斯脫夫人，愛梅強生，蕭先生和我，合攝了一張照相。『請向這邊轉過來點，蕭先生，』拍照的人說。

『我不做這樣的事情，』他和氣的回答。『你祇能拍着這一邊。』

倫敦真是迷住了我！我再也領略不厭。我重履十年前所走過的那些路，將我自己浸潤在倫敦底羅曼的風光之中。富人們的世界，如海德公園，藍卡斯脫門，攝政街，格勞斯芙納廣場等區域，都是各有其靈魂，各有其性格的。格勞斯芙納廣場的那些莊嚴大廈，很一致地列成環狀，希臘式的圓柱像哨兵似地排着，真是又高雅又威嚴，我覺得它可以代表維多利亞時代的優雅。

接着便是通往特拉發加廣場的國會大街，不知有幾多次我走過這條街上，總在那座美麗的建築物，查理王宴廳前，停步徘徊而不忍去。查理王一世就是從這個大廳走出來就刑的，他走出屋角的那個長窗，踏上了窗前所造的斷頭台。那窗子至今還在，石塊等等都毫

未改動。

此外還有與我個人有關的一些地方，如南白斯，肯林頓，小河街，西場，威寺橋路，等等，那些處所的店鋪，我至今記得很清楚。

南白斯，這是手風琴奏樂的地方，當我走過這些幽暗的街道時，我低低哼着舊時流行的歌曲之一。

我爲什麼離棄白龍斯貝的陋室，

那裏一鎊一星期儘足供我生活——

這些古老的歌有許多的聯想，因之無窮的回憶，湧上我心頭。街上冷落無人，並有薄霧籠罩，房屋祇現出一點輪廓。在這些窮僻的所在，我踽踽地走着，如探訪仙幻之境似地。

這時我深願有人奏手風琴，使我飽聆一曲，但那已是不可再得的了。當我走過一幢房子時，屋裏有人在開無線電收音機，發出莊嚴的交響曲。這是何等地矛盾！如此卑微的處所，而有如此驕矜的音樂！那時已是十一句鐘，我必須回到西場去了。

西場！正在瘋人院的後面。小孩子時候的情景，我所能記得的盡於此了。在這地方，我約摸三歲的時候，我們曾在一所大屋子裏住過的。

我在西場漫步着時，走到一家文具店前，是出賣着玩具糖菓和烟草的。店裏所發出的氣味，喚醒了我的記憶，覺得那很像聖誕節的樣子。我看見櫥窗中有一隻諾亞底方舟，裏面有着木頭的禽獸等。我熬不住了，就進去買下來，祇是想嗅嗅那種漆彩的氣息，和裏面塞有鮑花屑的感覺。

x

x

x

x

我久已想看看英國的監獄。於是去接洽了兩處，一處是「老衙門」(Old Bailey)倫敦底中央刑庭；一處是溫茲華斯監獄，就是王爾德曾經關過一些時的地方。當蒙倫敦執行官底允許，約期領我們去參觀「老衙門」。我們先旁聽了兩件案子，然後和法官們同吃午飯，最後的一件案子是一個女人用硝鎚水擲她情人，因為他虐待他，她弄得無法可想了。但是她並未擲中，他本人又不願告發，因此陪審員決定的結果，認為情有可原，請法庭從寬處

刑，法官就判她六個月的苦工。我想這件案子斷得很公平，而且耗時不過廿分鐘。接着我們便去吃午飯了。

我們坐着一張丁字形的桌子，一共二十個人，執行官作主人，各法官分坐兩旁。倫敦執行官吃午餐是要自己掏腰包的，這是英國歷代相傳的老規矩。

從那兒我們再到溫茲華斯監獄去參觀，由典獄長引導，各部份全看到。英國對於犯人，至今還採用強迫靜默的制度，我以為這是不合理的，言語乃是人類社會溝通文明的主要工具，到現在還要剝奪他們這種權利，未免太不科學化了。

最後我們走到死牢，並參觀行刑室。我看見活坑門上面有白粉的痕跡，顯然是最近有個不幸者在此站過的。室中的光線，幽怪淒澹，是從高處一個小窗子射進來的，將我們照成黑影子。美國的辦法，是偷偷地割斷了繩子，放開活門，英國人却不這麼心軟，是由劊子手老實不客氣地將一根機關棒一擡，這情形確很慘，但是幸而那時候沒有人要行刑。

參觀畢後，我們和獄長及他的夫人一共喝了點茶，她丰度嬌美，對我們招待慇懃。

星期一早晨是專門買東西，在倫敦沒有比這更有趣的事了。我買了好些華美的睡衣及便服等，我這個慾望是從小孩子時就有的，那時我看見白林頓商場中的這些美麗衣服，真是不勝羨慕，總想將來如果有錢時買他一大批來穿穿。

勞爾夫和我常常在夜半時分漫游倫敦市上。我們有時會摸入弗特街底後面去，訪吊莎繆爾約翰生底故居。一到那裏，真如踏入十五世紀十六世紀中了。

有一天，我決意到孩子時曾經住過兩年的貧兒教養院去看看，我的歐洲之遊，這可以說是主要原因之一，我想看看這個學校現在怎樣了。我在那裏所度的生活是我一生中，最苦惱的，我們窮得不堪，而貧窮就與犯罪無異，我在七歲的稚齡就明瞭這種意義了。

我們事前並沒有介紹函，也沒有得到許可，我們是去試試看，但校長一聞之後，就請我們進去。他說道：「是的，我們差不多是在等候你來哩，外面已經有過這樣的謠言了。我已經翻到了舊簿冊，查出你是在一八九六年出校的。上面寫着，「雪泥卓別麟，由母親領回，一八九六年三月十日。却利卓別麟，同上。」」

校長很客氣，但我急於要去參觀了。是的，一點也不錯，孩子們都在那兒，樣子絲毫不改，但是比從前快活得多了。我走入飯廳去，那不是我的坐位嗎？第四隻檯子底第三個位子！不知道現在是誰坐在這兒！我記得有一年的聖誕節，我曾坐在這位子上哭得非常傷心。原來那天的前一日，我犯了校規，這天到飯廳吃聖誕晚餐時，照例每人是有兩隻橘子和一袋糖果可得的，我很起勁地等候輪到自己，因為我們每年和橘子祇見一次面，而那一次就是在聖誕節。我正在打算着怎樣吃橘子和每天祇吃一粒糖，可是，最後輪到我了，分東西的人却推開了我，說道：『不——沒有你的份兒，你昨天犯了規則。』

於是，就在那兒，第四隻檯子的坐位上，我傷心地痛哭。我這檯子上的小朋友們，就每人分了一顆糖給我，補償我的損失。

然而現在，我站在這餐廳中時，幾百個孩子底笑臉兒，都仰望着我，他們似乎都快樂活潑——同我在這裏時是大不相同的了。招待的人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說道：『學校的方針和您在這兒時已經不同了，從前是採取的嚴格訓育，現在却較為放任，並且待遇也好得

多了。』這話是眞的，從孩子們歡笑的臉上，就可以看出。他們這時都圍在校長周圍，他宣佈道：『孩子們，今天這位客人送你們一架電影機，今晚咱們要快活一夜，有電影看，還有糖果和橘子吃。』

我的朋友勞爾夫巴登次日要回美國去了。他近來的舉動，日漸古怪起來，他動身後我就沒有得到他的音訊，直到兩個月之後，我逗留在法國南部時，忽然在報上看到他自殺的消息。可憐的勞爾夫，我萬想不到他竟會如此！他是一個極有才學的人，他死後我知己的朋友又少一個了。

我在倫敦，被各種的邀請和要求所包圍，信件更是堆積不堪，我是非改換地點不可的了。因此祇有一個辦法，我如果不願意得罪大家，我就須收拾行裝，離開倫敦。突然間，我決計到德國去。

德奧小駐

汪•倜•然•

却利卓別麟 (Charles Chaplin) 原著

——「卓別麟世界遊記」之二——

我們到了荷蘭，正向柏林進發。荷蘭有她獨特的個性，與別國迥然不同。她有許多的運河和磨坊大風車，還有那些矮胖的樹，都修剪得很整齊的，樹枝梢全是向上。每到一個車站就有木頭的荷蘭鞋出賣，裏面裝滿着巧克力糖，並用藍絲帶很美麗地紮好。我買了好些，預備送給朋友們。

荷蘭的鄉村是整潔清淨的，沒有一樣東西顯出雜亂的情形。而且，路上騎自行車的人真多極了，到處都是自行車！

半路中荷蘭的新聞界上了火車，他們都很有禮貌，並且多數會說英國話，所以我接見他們時毫無困難。有一位記者告訴我，璫忒丹 (Rotterdam) 地方正在造一座橋，橋上還

要造一個我的彫像。我的答語是很平淡的，我說道：『啊，真的嗎？好極了！』說時竭力想掩飾我的興奮，但是到了下一站時，我到底因為樂不可支，祇好下車去散散步了。我的經理却比我知道得晚點，他竟過來找我，又興奮又像有大事情似地叫道：『你知道麼，他們竟在璣忒丹的一座橋上給你造像兒呢？』我隨口應道：『我已經知道了，一面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繼續在月台上走來走去。可是，我終於奔入電報室裏，打了個電報給我哥哥，報告這個消息。』

★

我初遊柏林是在一九二一年，那時還不大有人知道我，因為在歐洲大戰期間，我的影片是很少在那裏開演的。但這一次却不同了。早就有人告訴過我，說我在德國已經是最受歡迎的明星之一，到那裏時必定很熱鬧的。這話果然不錯。好幾千人擠滿在車站裏，還有無數的人擠在外邊。我聽見有人用英語喊着：『淘金記卓別麟……馬戲卓別麟！』個個人都興奮得厲害，新聞記者以及警務人員等全都混在一起，而且被羣衆擠往一傍。甚至連各處路上都是人羣。我們這次所受的歡迎，可說是最盛大的了，簡直比在倫敦時還要盛大。

到了柏林時又是許多的信和朋友們的請帖。那一晚我們到一家「勒茲凱納」(Rathskeller)去，那是一種飲食帶娛樂的地方，在那裏我們看到加祿(Garro)演藝。他是柏林有名的滑稽家，雖然油嘴滑舌，粗聲粗氣的，倒也是一個藝術家。第二天的節目是和政府裏的官員茶話，然後去參觀監獄及警察博物院，午餐是赴詩人伏爾莫勒(Vohmann)之宴，他便是萊因哈特傑作名劇「奇蹟」的原著者。

當我回到旅館時，伏爾莫勒留下一張條子，說因為預備上戲院去，午餐時間要提早點。我們飯後所看的戲是一種音樂喜劇，導演及演員都很好，音樂也不壞。我敢說德國的劇場在整個的配合上及舞台技術上，是遠非歐洲其他的國家可及的。我在「工人劇場」裏看過李梁姆導排的新劇，覺得非常之好。這個劇場是完全由工人創設，由工人出資維持，據說他們所上演的戲是柏林城中最好的。他們有一個旋轉的舞台，佈景是用幻燈片照在一幅白幕上。這方法使得迅速換景非常容易，並且發生奇妙的效果。票價是一律的，也不能預先定座，位子的好壞，由抽籤來派定。

看過戲之後我們到伏爾莫勒的公寓裏去吃晚餐。在那裏我們遇到幾個很有趣的人。一個是非德力克荷蘭特，「再戀」及其他名曲的編製者；一個是「G」著名的舞蹈家，是一位美貌的德國少女。那夜我們各人都有一點表演，G很美麗地給我們跳舞，我模倣鬪牛的情形，其他的人也各有貢獻，使得這個波希米之夜十分圓滿。

次日，我們去遊玩泡次潭（Potsdam）。德皇威廉的姪兒，普魯士的亨利親王，親自陪我們去遊覽那裏的王宮。我們在那裏吃午飯。那個鎮已經荒廢不堪，不復有往昔的光榮了。王宮的外部是美麗的，但屋頂邊沿上的那些彫像却滑稽可笑，再像演空中飛人的戲子也沒有了。進去的路景色很好，但我總覺得天下的王宮都是一樣的，他們的內部都裝成糖果般的色彩，而且都有怪形惡狀的一間一間的房。我走不到一半就累極了，再也提不起精神來。如果說到舒適的話，這種地方是一絲一毫也不會有的。

在歸途中，我們和瑪琳黛德麗茶話了一次，她這時正在柏林享受着休閒的日子。

我早已聽人說到柏林的夜生活，這時便很想去見識見識。關於柏林的那些咖啡館，有

許多荒誕不經的傳說，什麼男子扮成女子咧，女子扮成男子咧。因此我們打算到某一家咖啡館去，想去看些不可言說的事情。然而，我是失望極了，我並沒有看見什麼了不得的地方，當我們進去時，樂隊奏起來了，兩個女性化的少年就在一起跳舞起來，這便是那晚的大節目，也就是我們充滿好奇心想去見識的。每次有新的客人進來時，這兩個青年就又趕快跳舞起來。我們看得不勝駭異，再也不能多看了，就趕緊喝完我們的酒，逃出到外面的黑夜裏去，正如王爾德所說：『在那長而靜寂的街上，穿着銀拖鞋的黎明匍伏過來，像一個受過驚嚇的少女似地。』

今天早晨愛因斯坦教授打電話來，他剛從好萊塢返德，邀我去茶會。他曾指點我怎樣找尋他住的地方，但是我方向弄錯了，竟再也找不到他那條街。我們就停住了車，去問一位過路的人，似乎誰也不知道有這條街或這個門牌。後來我想出了一個注意。

『你能告訴我愛因斯坦教授住在那兒嗎？』

『Ach, ja!』他說，立刻將方向走法指點了我。

我想像不出愛因斯坦教授所住的地方是怎樣個環境，我覺得他太偉大了，應該是隔絕一切，超越一切的。但他的住處却是一所樸素的小住宅，任何自食其力者的舒適的住宅。那個起居室是我在雜誌裏的照片上見過的。至於這位大人人物給人的印象哩，讓我來描寫看看。他的眼睛有一種明朗的神情，似乎看透了萬事底單純性，他的眉毛上沒有縐紋。一個人祇覺得他是洞察宇宙間的真理，毫無隔閡。他談話時的聲音是柔和的，並且富有熱情，我在好萊塢初次會見他時就覺得他溫和慈靄，易於親近，使人忘記他是一個科學界偉人和名震全球的大教授哩。

到了他家裏之後，他介紹我見他的家屬。他有一位公子，一位小姐，這位小姐是一個很好的彫刻家。我們坐了下來，吃着愛因斯坦太太所製的饅首，談話中他們的公子說起愛因斯坦和我所以受人歡迎的心理作用。他說：『你的所以受歡迎是因為大眾能了解你，而教授的受歡迎，却是因為大眾不能了解他。』愛因斯坦太太還說了幾則關於教授的軼話，

其中的一個是幾年前的事情，說是在書房裏工作了幾天之後，有一天早晨却跑到會客室裏，在鋼琴上亂彈了一陣，突然回頭對他太太說道：『你知道嗎，我想着了一個很好的主意！』說時，欣喜得不得了。接着他就站起身回到書房裏，埋頭工作起來，兩天之後，他帶着許多稿紙和統計走出來，這些東西，便是他震撼科學界的相對論原理了。後來我們談到世界的危機以及各國的現狀，我大胆地發表了好些意見，最後教授微笑地說道：『我對於事務上的數理並不怎樣感覺興趣，不過我以為每一個人都應該足衣足食，並有安身之地，因為世界上的東西很充足啊。』

在分別之前，我們互換照片，教授在某一張的後面簽字道：『給經濟學家却利。』

那一夜是我在柏林的最後一夜了，因為明天我就要動身到維也納去。當我回到阿特龍旅館時，莎遜爵士已經在等着我，我纔知道 G 要和我們晚餐，我便趕快換起晚禮服來。G 很可愛，我初次看見她跳舞時，就被她那種特異的愛嬌與美妙的體態所吸引住，她也知道我贊賞她的舞藝。那夜，當客人們散去以後，G 和我就坐下來，隨便談談天。我想描畫她的舞藝

的特質，我說：『在你的跳舞裏，你似乎表現一種怪異的孤寂——似乎在追求某一種珍奇的美。這種品質可以說是你眞實性格中的一部份。』G抓住了我的手，非常感動。她答道：『却利，我愛你，你富於欣賞力。即使我們以後不再見面了，我也毫無遺憾，因為我們已經在我們的旅程中遇到過了。』這就是G，這就是她的哲學。

第二天，我到車站送球力浦沙遜爵士回英國，在中午時候我們就動身往維也納去了。



我到時，又是受了盛大的歡迎，這次是被羣衆抬在肩頭上走出車站。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一個人是很難維持安閒的態度的，我那時的神氣，實在是又傻又慌張。

維也納。維也納是悲哀的，歡樂的精神已經離開它了。這是一個昨日之城市。當我們經過那些廣闊的大路和石塊所鋪的街道時，有數不盡的「咖啡酒排」，這是他們的叫法，人們買了一杯的咖啡，就在這些地方一連坐幾個鐘頭，或是應酬交際，或是商量生意。這是一個衆人的地方——可以聚會約談的地方。

到了旅館時，我被迎入一套華麗的房間裏，地方是又大又高敞，粉刷成白色，作洛可可式的裝璜。給人的印象是莊嚴堂皇，可是住過幾天之後，你們就要覺得討厭了。

我打算去買點東西，並且決意一個人去，不帶隨從人等。我在城中漫步游覽。維也納的景色美麗非凡，言之不盡，我不是辭章家，恕不在此細說了。

我走到多瑙河的一座橋上。我能夠了解維也納的迷力，它在大戰以前必定是了不得的。我走着一條無窮盡的大路，兩傍都是些店鋪和啤酒館。

今天下午我有廣大的節目。我要去看看「工人公寓」，這是奧國政府所造，以最低的价格出租給工人住的。然後我要去看看博物院，和已故奧國皇帝的皇宮，然後和兩位漂亮的太太吃晚餐，并往戲院看戲。

戲院裏出來之後，我們到一家跳舞廳去。我跳了幾次湯哥，正在興高采烈的時候，却不幸挑動了一位神經質的女性，於是弄得一團糟。她是個匈牙利人，她叫道：『Ach，這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啊！』就一面讚不絕口，一面突然跪了下來，抓住我的手吻了一下。我竭力

想拉開我的手，却不料腳沒有站穩，竟跌倒在她身上。我可以說我當時人是很清醒的，那一夜實在沒有喝過一點酒，但是舞場老板扶我起來時的神氣，却很顯出疑心我吃醉酒的樣子。

『不要緊，不要緊，卓別麟先生，』他說，『不要緊，不要緊。』

我覺得有解釋一下的必要，就想告訴他我並沒有吃醉酒。但他却堅持着說，『不算一回事，不算一回事，卓別麟先生。』這事真惹氣極了，我轉身便走，決計以後不再到跳舞場裏去。

第二天我會見了奧斯卡斯屈勞斯（Oscar Statius），他是名曲「巧克力兵士」等等的編作者。他想給我開一個宴會，但是因為我次日便要動身，所以沒有機會。那夜我是應英國大使館裏的晚宴。

當時約有三百多個客人，都穿着他們最精美的服色，掛帶着他們的勳章，這是維也納勉強想重現它舊日的榮華，但却越加顯出它現在的悲哀。而且有一種被落戶的氣分——

窮困的奧國名門大族勇敢地掙扎着，想維持他們的體面，每個人的臉上都顯出悲愁的故事。

那夜我會見了法蘭西大使館中的人員，他們接到巴黎的電報，說是麥歇白利安想會我，預備等我到那裏時舉行一個午宴。我本來是想要在意大利盡情地遊歷過之後，方才到巴黎去的，現在聽見這個消息，就改變了我的計劃，決定動身到威尼斯之後，就一直去。

一切什物都收拾好了，我們準備動身。到處都是慇懃有禮——旅館的經理咧，侍役們咧，守門人咧，甚至街上的行人。他們真是一個溫良的民族，我很捨不得離開他們。

鬼科 專藥 鷓鴣菜

主治小孩一切疾病疳積虫積吐乳不思飲食

日受驚嚇夜睡不寧面黃肌瘦肚痛頭痛

舌有厚苔腹部脹實時常啼哭睡後磨牙

大便閉結小便白色急慢驚風等症

功效能開胃除痰退寒熱驅腸虫長肌肉寧神

安睡兼助身體發育無論有病無病每月

宜服數次則身體健康使弱者變為肥壯

消疾病於無形家有兒童不可不試

每包洋一角 每盒四角半

本藥經
四國政
府註冊

中國政府
英國政府
荷蘭政府
暹羅政府

南京路貴州路口
宏興藥房滬行
電話九五〇〇



威尼斯與巴黎

汪·個·然

却利卓別麟著

——「卓別麟世界遊記」之三——

意大利的北部是一個雛型的加尼福尼亞，不過看上去老一點就是。我對於威尼斯嚮慕已久，只知道它能否符合我的期望，尼威斯月夜的風光，音樂的情調，以及畫舫的妙趣，我是聞名久矣的了。

由奧向意進發經過邊境時，我正在睡鄉之中。醒來時却看見有一張字條，是一位意大利稅關職員留下的，上面寫道：「敬候起居，却利。這兒是我的住址，請在紙上簽一個名，寄還給我。因不敢有擾清睡，就此再會了。」

最後我們到了威尼斯，拉丁性氣顯然已達到頂點。我一下車時就被一個熱情的欽慕者，約摸二十歲的青年，所挾住，被他高高地扛在肩上，走出車站去。抬我的人實際是有四個，

但是重量却分配得不均勻，大部份的重量落在這位青年紳士底身上。我覺到他想移動移動位置，結果却反而加重了他的負擔。我竭力想對他解釋，他還是放我下來讓我自己走的好；但是不，他堅持非抬着我走不可。我們走的路又好像是無窮盡的，我又怕他聽不懂我的話，就向他大做手勢，但是他堅決得很。這可憐的孩子，我可以覺得出他是在淌着汗，哼着。從車站到河邊有半英里路，這孩子既然情願吃苦，我毫無辦法，祇好讓他去累死的了。幸而還好，希望來了。他這時已經停住步在大喊了，呼吸也更加艱難起來。我便再向他懇求，這回居然頗見功效，他就討厭地將我推了下來，也不和我道別，就一邊撫摸着他那麻木了的頸子，一邊竄入人羣裏去了。可憐的孩子！我覺得我喪失一個熱情的愛慕者了。

★

初次看見運河時，真是祇有驚嘆。它那些建築物底色彩和美麗實在無法形容，一個人祇能默然坐着，嘆觀止矣。沿河都是觀眾，當我們過去時，都歡呼鼓掌。四面八方都是「巧」，「巧」是他們歡迎的意思，我便這樣地一直「巧」下去。

最後我們安頓在旅館裏了，我的祕書等已到車站去領取行李以及其他物件，這時祇剩下我一個人。不知怎樣，那天好像是索然無味的樣子，也許是我神經的關係吧，我是疲乏極了。我已到了一個新的城市裏，却是自己問自己：『我上這裏來做什麼呢？』我但願自己是回到了加尼福尼亞的家裏，照常地工作着。人豈是一種下賤的動物，似乎一刻不勞碌吃苦就一刻不會快樂的。

我的房間是在二層樓，我在房間裏走動時，外面的羣衆是看得見我的。我便按鈴叫侍役放下窗簾。我知道這些熱烈的歡迎對我是一種榮幸，但是一個人也有喜歡觸自一個兒的時候。

威尼斯的街道和運河一般地美麗，曲曲折折的好似迷宮一樣，而且有的很狹窄，祇能容三個人並肩而行。我們在這些街上漫步時，常常要遇到中世紀式的市集廣場，廣場中間總有一座古老的禮拜堂。

時方午夜，在街燈的黯淡光芒之下，祇見穿着外套的人形，在陰影中幢幢往來。偶爾從

一家門口，或是一所餐館，射出明亮的光來，打破了幽巷的情調。一羣一羣的青年人，站在街頭巷尾，熱情地談論着。意大利人是喜歡說話的。我請求我的朋友翻譯他們談話的大意，以下便是他所聽見的語句之一：『藝術者，對於工作的處置方式也，與題材是並無關係的。』

那夜我上床去睡時，意興很好，而且對於意大利人發生了熱摯的信仰。第二天，我參觀了監獄與水牢之後，就應邀與英國領事和他的漂亮太太茶敘。監牢的恐怖並不像我所預料的那麼厲害。在古時候，威尼斯的囚室都是用板鑲壁的，其可怕的程度實遠遜於英國塔牢的古老監房。

那一夜，有一個正在本地劇場出演的旅行劇團，請我們去吃晚飯。當局並且准許我們用膳廳作為宴舞的場所，這實在是一個殊典。因為威城對於音樂的管理向來很嚴格，公共場所有一定的時間以後就不許奏樂，而這時間又規定得頗早。這夜我們着像了魔似的，留聲機一直開到十二點半。



離了威尼斯，在赴巴黎的途中，碰着西寺公爵及公爵夫人也趁這次火車，經人介紹之後，彼此認識了。他們邀我到他們的腦曼迭別莊去，參加獵捕野豬，叫我到了可以離開巴黎的時候就通知他們。

我接到一封開米（Cami）的信，開米是位幽默作家。我和他已經相別十年。他信裏說要在巴黎的車站上迎接我，並且說他已經學會了一點英語了。

到了巴黎！羣衆擠着，警察推着，開米挾着，衝上汽車，關上車門，新聞記者擠着攝影，警察忙着勸告，撇着喇叭，開動車子，我們纔脫出這個重圍！到這時候我才嘆一口氣，安然坐定。開米是在說話，但是我太疲倦了，無心去聽。而且我已經發現，他的說英國話和我的說法國話，正好半斤八兩，不相上下。然而我們兩人以手勢代意，却談得十分高興。那天是約定和白利安先生午餐的，時間是午後一點鐘；因為辰光還早，我們就先去看看拿破崙底墓。誰也意想不到，在那口大理石棺材裏面，長眠着一個最戲劇的人物。我想，就純粹的戲劇意味而言，拿翁該是第一名吧。當我從陽台上看去時，我不禁想到格雷氏哀歌（Gray's Elegy）中的

那一行——『榮華之路歸於墳墓。』

午餐是在法國總理官署吃的，我到那裏時，會見了許多要人。著名的法國女詩人，諾阿伊夫人（Comtess de Noailles）也在場。她是一位活潑嬌小的女性，行動輕捷如同飛鳥，思想則燦爛閃發。法蘭西內閣的永久祕書長亦在座，他便是後來贈我以勳章的。此外還有莫勒公主，蒲朋親王夫婦，以及大富豪羅斯雀爾等人。不久，麥歇白利安來了，是一位矮小細巧的人，臉上顯出肩負重任的神態。他的表情中有一種隱匿的幽默風度，而且帶着一種疲倦的聽天由命的神氣。他缺少勞合喬治底煥發的風采。不幸得很，他不會說英國話，在致頌詞時他向着諾阿伊夫人說道：『我祝頌您的將來，祝頌麥歇卓別麟，還要祝頌現在。』那天他的興致很好，在午餐時候他對伯爵夫人說道：『我近來很少看見你，你的難得出來正好像人家撇棄了的情婦一樣。』

後來我們坐一起閒談，伯爵夫人說道：『卓別麟先生，你是一位詩人呵。』我笑着答道：『一個沒有詩句的詩人吧。』『不，恰好相反，她嫻靜地說，『你的詩句是活動的。』這時有

人便問道，『爲什麼你影片底主題老是那麼悲哀呢？我想，像一切的戲劇家一樣，你是喜歡悲劇的吧。』

『不一定如此，』我回答說。『實際上是，我不歡喜悲劇。人生已經是夠悲哀的了。我不過是用悲感來實現美，因爲一切的美之中都有許多悲劇的成分啊。』



……
當我回到旅館時，我接到下面的這封匿名信，承一位朋友替我翻譯出來道：

『親愛的先生：請許我向你致謝，爲了你所給予這個悲哀的古老世界的幸福。我在報上看見你要榮膺勳章了；在大戰中我自己也曾受過「榮譽章」，如今我將這勳章送給你，因爲我自己是用不着它的了，我已經沒有多少時候可以活。當你接到這信封時，也許我已經去世的了。我願你保存這個東西，作爲我感謝你對人類造福的紀念品，這是我特別的願望。世上是沒有比你更配戴這勳章的了。』

我深深地受了感動。可是不幸得很，我沒法找出這寫信人底姓名和他的地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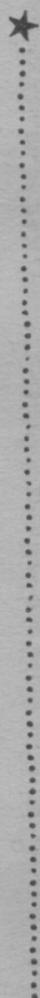
比利時國王這時正在巴黎，他想見見我，就約定由我到巴黎的比國大使館去，時間是下午三點鐘。當我們到那裏時，比王似乎剛剛辦了某種公事回來，因此我們祇好在那幽廣的大客廳裏等候着。突然，有一個房間底門開開了，走出一個稍帶僂僂的高個子來，背部向着我們，若有所思地在走廊上慢走着。他轉身要走進另一間房去，這時却看見了我們，於是就立刻興奮起來了。我早已疑心到這位紳士是誰，我想別人也都如此，但是我們都裝作沒有看見。果然，過了一二分鐘，比利時大使出來了，叫我們在來賓簿上簽了名之後，就領我們去見皇上。他自己在介紹過我之後却退了出去，祇剩下了比王和我。

比王指指一把椅子，叫我坐下，同時拉過一把椅子，自己坐了。他是一個身材極高的人，面貌慈和，舉止沉靜，因為長得高大，更顯出他帝王的威嚴。不幸的是，我坐的這把椅子特別地低，而他那把椅子又非常地高，並且和我的椅子離得很近，所以等到最後我們坐好時，我的鼻尖恰好跟他的膝頭一樣高！

他的態度很文靜，因此我覺得應該先開口，就說了一些榮幸和寒暄的話，他不是點點頭，就是應一聲「不」或者「是」。後來我弄得窘極了，面上勉強笑着，嘴裏說道：「我想近來您是一位很忙的人吧。」接着他却覺得說錯了，應該說他是一位很忙的「國王」纔對啊。他却好像沒有聽見我的說話似地，問道：「你的影片是不是都在加尼福尼亞拍的？」我趕快應聲「是」。他便又問在攝影術進步之後，是否隨便在哪裏都可以拍影戲。我又回答「是的」。到了這裏，僵局居然打開了，以後的談話就順利起來。不但談到影戲，還談到藝術，文學，科學等等，我方才知道比王對這些事情原來是很有研究的。

到了告辭的時候，我又糊塗起來，不知道禮儀應當怎樣，祇記得在小孩子時曾聽人說過，平民見皇常是應當倒退出來的。但是這時候房間裏祇有我們兩個人，我覺得不必如此做作，便想出一個拆衷的辦法，採用了螃蟹的走式，側着身體退到門邊，一面摸索着門的把手，一面向他皇上辭別。

地德林夫這人時住在克利龍旅館，她在有一天晚上安排了一個宴會，準備着俄羅斯的音樂，魚子醬，和伏特卡酒，還有法國的香賓等。這真是個十分盛大的聚會，巴黎的社交界幾乎是全部參加，內中有親王，有男爵，有伯爵，有公爵，有貴族們，有先生們。這一次的晚宴獲到極大的成功。以後在我逗留巴黎的時期中，還有許多較少的應酬交際，我一概不多說了，總之不外乎宴會，看戲，跳舞，遊玩等等就是了。



我的第二步行動是要上法國的南部去探視我的哥哥，他在那裏已經住了半年了。因此我在巴黎住了九天之後，就到了法國南方的里絲，這却是時髦社會的遊樂勝地。我有位好友，佛蘭克哥爾德，是住在里絲的，我到那里便是去作他的客人。從巴黎到里絲祇有一夜行程，就可以在中午時分抵達 *Castel'azur*，所謂「藍色的海岸」是也，這時你便可以領略到地中海底風光。可惜鐵路離海太近，不免破壞了海岸線底美麗。我初次見到這地方時是有点失望的，因為祇看見一座一座的房屋堆來疊去，和加尼福尼亞沿海的廣大空曠絕不

相同。

我的朋友哥爾德和他的夫人在車站上接我，是同我哥哥雪泥一家人同來的。哥爾德看見車站上有那許多的羣衆來歡迎我，他很有點感動，他說：『你這樣地受人敬愛，你一定很快活吧。』可是後來午餐已畢，他和我一起出去買網球拍時，我們一路走着，路上的人却越聚越多，後來竟然阻住了交通。人越擠越多，並且越加囂亂起來，我們簡直連路也不好走了。我看出佛蘭克有點煩惱起來，等到我們最後回到家裏時，他便說道：『我就是可以得到一千萬塊錢，我也不願意做你。』午後我們一同到市立 Casino 去喝茶。這是個華麗的俱樂部，裝璜雅適，有廣大的跳舞廳和紙牌室等。據說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所。每天有幾百人到那裏去茶舞，那裏的音樂也很好。

有許多的美國人卜居在里維愛拉 (Riviera)，他們都對美國極表不滿，他們會說：『那不是個安身的地方，又是禁酒啦，又是什麼藍法律啦，還有清教徒主義的許多「不行」啦。給我們法蘭西吧，法國沒有什麼欺世騙人的事情，她的政治是要適合人民的，不像美國，

人民得去適合政治。』諸如此類的嚴刻批評我在各方面都可以聽到，而且大半出是美國人之口。歐洲人承認美國人底才智，他們對於科學的貢獻，以及他們的企業等等，但是說起美國可以安居的話，他們却都要搖頭。

可是，對於法國南部的生活，我是到以後才逐漸喜歡起來的。俱樂部的生活我覺得沉悶乏味，不過在那裏可以遇到些高尚的人物，而他們都有優美的住宅，又很會得款待客人。我後來才發現，在那裏也可以過着各種各樣的生活，例如社交的，學問的，波希米的，還有俱樂部的生活等，都是。

我於里絲有點喜歡起來了，每天早晨我總玩一回兒網球，到了晚上呢，就有朋友們和宴會來使我快活，使我得到很好的娛樂。

法南見聞

汪• 恂• 緒•

却爾斯卓別麟著

「卓別麟世界遊記」之四

哥爾德太太在市立俱樂部內佈置了一個驚人的午宴，到會者有好些藝術界及文學界的大人物，如梅特林克（Maeterlinck），馬香（Marchand），杜美格（Domergue）等人。這一頓午餐和這幾位名人以及這個俱樂部的背景，都不很調和，可是在喝過「鷄尾酒」之後，大家却都鬆動起來，各人去適應環境去了。

梅特林克底舉止是文靜而沉著的，他有美觀的白髮和整飭的身材。他是哲學家和孩子童的合併。在初次見他時，我覺得他有一種陰沉易怒的樣子，但是午餐開始以後，他却快樂起來了；可惜我們彼此言語不通，難以攀談。我就拿了一張菜單請他簽名留個紀念，他却在這張單上畫了許多詼諧的圖畫，並加以滑稽的評語，然而態度却非常嚴正，好像從他的著

作中摘錄美麗的詩句似地。他畫完了之後就笑嘻嘻地遞給了我。

我接到一封路特維喜 (Emil Ludwigs) 拍來的電報，說他要動身到美國去，預備在經過法國南部時，逗留一天。我便替他定了一個節目。我們預定在 Palm Beach 俱樂部午餐，這是一個很美妙的所在，正對著聖瑪格麗島，這個島上有個歷史上著名的監獄，據傳就是「鐵面具人」被禁錮的地方。

路特維喜底容貌很像拜崙，高高的額角，漂亮的下頷，和一個敏感的，幾乎是女性的嘴，——一個四十多歲的人。我見到他時，他那種熱切的青年精神，就使我受到深刻的印象。在午餐的時候，他拿出一片月桂樹的葉子來，遞給我道：『古代的希臘人有個風俗，對於他們所敬佩的人要獻一片月桂葉子，所以我請你接受這個，以表示我的敬意。』

在午餐時我們還討論到在我們一生所見的事物中，我們所認為最美麗的東西。我提到的：是海倫威爾斯拍網球時的動作姿態，以及關於一個人在戰後的佛蘭特斯耕田的一部影片，他那背部的悲慘的僵僵，當他耕犁著土地時的堅決與勇敢，以及那種在廢墟上建

設起來的不屈不撓的精神和意志，真是再美麗也沒有的了。路特維喜呢，他描寫到在佛洛立達海灘上所見的紅日落山的光彩，以及一部汽車在十二英里速度時運轉著，一個穿著浴衣的少女靠著躺在踏脚版上，她的腳趾輕輕地在平滑的沙上面拖著，一路在沙上留下了一條細線。

晚上，我們在一個幽靜的餐館裏晚餐，我們談到幸運的事情，說到怎樣一件小小的意外之事就會得改變你的運氣，甚至改變你一生的生活。我因為路特維喜底鼓勵，說了許多我早年的軼事，直到半夜兩點鐘的時候我們纔分別，因為他要離開里維愛拉到雪堡去，預備在那里上船赴美國。



威爾斯 (H. G. Wells) 這時住在格拉色 (Grasse) 附近，他邀我到那里去玩幾天，他剛在結束他那部「人類之工作財富及幸福」的鉅著，他為這部書已經工作了三年頭了。

『你做完了這部書之後預備怎樣呢？』我問他。

『動手再寫一部。』

『天呵！我以為你要離開工作一些時候，做點別的事情哩。』

威爾斯頑皮地笑道：『別的有什麼事情好做呢？』

後來談到我的影片，他說他寧願看見我回到那種短點的喜劇影片去。『你給自己一樁艱難的工作，那麼地注意到情節題材等等。誰記得狄更司小說底情節呢——譬如說，壁克威克短篇集？激動人心的還不是書中的事蹟和人物。我覺得你的兩卷頭的影片非常自然，我個人寧可多在銀幕上看見這些片子。』

我們準備去遊格拉色，這是一個美麗的城，具有十二世紀的氣分。它坐落於羣山之間，如在畫圖中離地中海有一千六百呎。格拉色是以製造香品出名的，H. G. 和我就打算到這些工廠裏去參觀參觀。我曾經在什麼地方聽見說起過，說是製造薔薇油時，須要研碎四百萬朵的薔薇花，纔可以得到一磅份量的香精，價值大約要五百元。

我們想去看看這個城市的城砦和大禮拜堂。可是當我們在這些狹窄的街道上，一步一步爬上去時，我的吊繩帶忽然斷了，這就使得我們不能不先到市場中心點去買一付新的。當我一路走去時，G. H.不住地贊美著這個地方風景的美麗，却沒有注意到那些店鋪的門口，聚著的人越弄越多起來。他們好像是從虛無有之中出來的，等到我們發覺的時候，後面已經跟著一大羣人了。談話簡直是無法繼續了，威爾斯有點驚駭起來，他提議道：『我想你還是獨自個兒走吧，我隨後到汽車邊和你會合。』我却說道：『不，你非得挨完這個不可。』

我們在鋪子裏避了些時，但是後來仍舊不能不挺身去承受這擁擠，從街巷中走過去。後面跟著一羣一羣的人。現在要到香水工廠去，或者到大禮拜堂去是不可能的了，威爾斯便說道：『我抱歉得很，可是你祇有打消這個計劃，等到你長起鬍子來時再說了。』於是我們就回轉頭來，向汽車走去，逃出了包圍。不過我們所有的出遊，並不全像這樣的，我們以後出去玩過幾次，玩得很有興味。

★.....

當我小住法國南方的時候，我遇到好些的名人，都是在法國或在國際間享有盛譽的。在我動身往阿爾琪斯（Algiers）之前，我會與保爾莫杭（Paul morand）——共吃過飯，莫杭是那部很有趣的書「紐約」以及其他許多名著的作者，他在蒙脫卡羅（Monte Carlo）附近也有一所很美麗的摩登住宅。

阿爾琪利亞這個名字有點浪漫的情調，它刺戟我的想像。粗野的薩拉遜部落的人民，穿著色彩煊爛的寬博的外衣，真恍如在我眼前，我對於他們的生活方式有很深的敬重，因為他們懂得人生底真義——這些訶謨珈耶姆底子孫們——他們的駱駝和他們的歷法等等，都和我們這些工業時代的犧牲者不同。阿爾琪利亞由於氣候的溫和，已經成爲避寒的勝地了，因為歐洲冬季的嚴寒，有許多人是受不住的。當我們到了它的港口時，就看見非洲太陽的強光照著這城市的白色陽台，閃耀刺眼，各色的窗，多不勝數，襯上綠色羣山的背景，給人的印象真宛如在翡翠的鏡框中，放著一堆明珠。

這個城市的現代化部份是和任何法國的城市並無兩樣的，要不是因爲有許多的本地人穿著亞拉伯服裝，簡直可以算是在西班牙，或者在地中海沿岸的任何一個法國城市。不過，亞拉伯部份當然是富於地方色彩些。我在那個區域遊覽了一週。你祇消下了你的汽車，停在一座山的脚下，叫一個亞拉伯的嚮導，他就會領導你在那些狹隘盤繞的街上走著，這兒的生活真是美妙如畫，你可以看見工匠們各人在做著他們的手藝，仍舊是用的幾世紀以前的原始方法。我們一路在街上走著，時時向奇怪的小屋或黑暗的回壁窺視，有時便會轉入一個空曠的廣場，——一種俯視全城及海的砦壘。

當我在阿爾琪利亞時，我本想到非洲北部一帶去遊歷幾次，但不幸寒季已經完了，旅館都關起門來，於是我祇得回去了。

我回到法國南方之後，在那里又住了些時，並且去訪候過佛蘭克哈里斯（Frank Harris）那時他正住在里絲，後來不久就去世了。我向來是佩服哈里斯的，他著的書差不多本本都讀過。我以爲他所著的「王爾德傳」可以算是英國文學中的傑作之一，不下於鮑

司惠爾底名著「約翰生傳。」我第一次遇見他是在一九二〇年，是和我的一個朋友去聽他演講的。他說話時帶著鼻音，面貌頗像歐戰前的德皇，在講壇上是極有吸引力的。



我在法國南部玩暢了以後，就和我的朋友達累斯脫駛汽車到巴黎去，沿路使我有機會看到法國鄉間的美麗，白根地的富饒，奧斯省的遍境綠野和肥牛。他告訴我，該到別雅列茲（Biarritz）去玩玩，這是靠近西班牙邊境的一個時髦海濱區域。我們就將汽車一直駛去，在白列薩克堡（Chateau Biscac）過夜，是白列薩克大公爵現在的府邸，一座建於十二世紀時的莊麗的大廈。那夜我們到酒窖去參觀，嚐試了許多種的酒。

別雅列茲從前是一個漁村，後來因為拿破崙三世和幽琴妮皇后底光臨就出名起來，現在是成爲歐洲最著名的名勝區之一了。雖然市面不景氣，但這裡的生活却是快樂而有趣的。在晚餐之前，大家都聚在巴士格酒店，空氣是歡樂而且和諧的。門外有許多桌子，你坐在一張桌子邊，談著當日的事情，大約五點鐘一直到七點鐘。各國的人都有，但西班牙人，英

國人，和美國人却最多。

以後便是在巴黎咖啡店去佔一個座位，這是最受歡迎的一家飯店，菜烹調得很好，親王們，伯爵們，大富翁們全得挨次等候著。地方是小的，他們的生意却很大，而價錢却十分公道。

此外，離別雅列茲不遠，還有若望巴都的美麗住宅，他常常在家裏舉行很有趣的宴會。還有一位西班牙的貴族，蘇倫那侯爵，在別雅列茲也有一所漂亮的住宅，在住宅裏養著北極大熊。你祇要從起居室的窗外望進去，就如同看見這些龐然大物的籠子一樣了。在他住宅的附近還有一所私人工場，是專門製造競賽用的摩托船的，因為這是他的嗜好；他的目的不在牟利，所以是照了成本出賣給朋友們的。他這工場裏有十個職工，工程師機器匠等全有，是他常年僱用着的。

正泰信記橡膠廠

回力球鞋



回力

球鞋

出品

萬里鞋



上海大連路
地址

漫遊見聞

汪·倜·然

Charles Chaplin 原著

——「卓別麟世界遊記」之五——

別雅列茲 (Biarritz) 是隣近西班牙的，我後來便由此地到西班牙的聖瑟琶斯諦安 (San Sebastian) 去，在那裏參觀鬥牛，過了一個很有趣很興奮的下午。就驚險與緊張而論，鬥牛這事情實在遠勝於我所見過的任何運動，同時它那種道地的野蠻性却又極使人厭恨。我曾聽到許多關於鬥牛的技术的話，這是一種「死之舞蹈」的美。我的朋友蘇倫那侯爵告訴我說：也許會有好幾場的鬥牛要獻演給我看，所以我定購了四隻香煙盒，以便作爲當場的紀念品。

鬥牛是在下午四時舉行的，鬥牛場裏擠滿了男女老少。樂隊奏起了活潑的西班牙進行曲，鬥牛人便排着隊伍出來，穿着彩色的服裝，是藍色，紅色，及金色相間的。他們先向主席

的包廂致敬，然後都退了去，祇剩下一個鬥牛勇士和他的助手們，來舉行第一次的鬥牛。這位鬥牛勇士走到我們的包廂邊，以一種雄壯的姿勢將他那件金綉披肩向我擲來，說道：『我們將死的人向你敬禮！』然後回過身去，把他的帽子從肩頭上拋過來，我便隨手接住了。我的朋友叫我把香烟盒放在帽子裏，等鬥牛完畢時擲還給他。

★

這時一切都已準備就緒，祇待發動了。鬥牛勇士和他的助手們站在場子裏等着。大家都注意到鬥牛場中對面的那一邊，大家都注視着被判定命運者將要出來的那道門。忽然，這門開開了，一匹巨牛傲然大步而出，威武強壯，充滿生命及勇氣，昂起了頭。我不禁生出一種悲憫之感，因為我知道牠是要難逃這劫運的了。鬥牛士們就揮動着一條紅色的披肩，來引起牛底注意，這牛果然向着披肩奔躍過來，顯出一種歡欣的樣子。但是當他在奔馳着的時候，牠似乎漸漸發生攻擊的心情，因此到最後竟將頭向披肩衝去。鬥牛士是分佈於全場各處的，每人輪流着用披肩去引逗這牛，使牠跑來跑去。祇有那個鬥牛勇士殺牛的人，靜立

一傍，研究牛底行動，要找出牠的弱點來。然後他纔親自來處置這牛。因為他是一位藝術家，是一個運用披肩的專家。

這猶如戲目中的壓軸，筵席間的上菜。這是舞劇，是舞蹈，其中牛底憤怒是被人所控制，而成爲美麗的彫塑圖案了。

這時候牛是怒不可遏了，繞着人轉圈子，同時却服從着披肩底指使。人與牛全化成一個彫刻的單位，牛角擦過人底胸膛，帶去了一片的金線辮。個個人都屏住呼吸，直到那鬥牛勇士，將他的披肩一揮，打發走那匹牛，自己踱了開去，大家纔喘過氣來。這牛現在是交給那些鬥牛人了，讓他們去和牠纏着，等候刺牛騎士們上場。

刺牛的把戲是騎在馬上引逗牛的，因此參觀鬥牛的外國人大多認爲這是對於馬的虐待，這些可憐的畜生沒有走進到場子裏時已經駭得半死了。我請問過一位西班牙人，爲什麼一定要用這些可憐的畜生，他說：『這是因爲一匹牛到了場子裏時，必須要有一次的勝利。』

刺牛騎士表演完畢之後，這些馬都牽出去，或者拖出去了，鬥牛的表演便又繼續。「牠槍」先投刺在牛背上，然後鬥牛勇士再來對付牠，直到號角聲起的時候，而號角聲便是對牛宣告死刑的信號了。於是鬥牛勇士手握着一把劍，劍上掛着一條小披肩，牛就又向它衝撞了幾次。這畜生現在已經筋疲力盡了，牠立在鬥牛勇士的面前喘息着。他便很謹慎地從披肩裏抽出劍來，在他前面慢慢地移動，要使得牛底姿勢恰好受那致命的一刺，頭要垂得低，腰要稍微分開點，以便一劍下去時，正刺在兩肩胛骨底中間，恰好刺中心臟。在這時候，人與牛底機會是平等的，當牛衝過來時，如果在時間上估計得錯了一點，鬥牛的勇士是就要慘遭不測的了。

那個下午我見到一場極動人的殺牛表演。試想像一個廣大的鬥牛場，三萬個觀衆寂靜無聲，在淒涼的太陽光裏面對面地站着一頭牛與一個人，那頭牛正在臨終的痛苦之中。這畜生是很勇敢的，牠貢獻過奇妙的表演，對於鬥牛勇士底技藝，牠實在是一個很完美的陪襯。那人已經給牠致命的一刺，大家都屏息等着，但那畜生却並不立刻倒下去。牠站住不

動，凝視着那殺害牠的人底眼睛，似乎在以目示意，並且帶着質問的神氣。

這三萬人底沉默真是緊張極了。一個助手想走上前去，但那鬥牛勇士止住了他，表示他確然知道那一劍刺下去是致命的。差不多有一分鐘之久，他們絲毫不動地站着，面對面地鬥牛勇士底姿態似乎是一種勝利的姿態，可是也有一種的惋惜——對於這將死的動物的哀憐。

★

從別雅列茲我回到了倫敦，在那裏我打算住幾個月，並且打算在動身回好萊塢之前，到英國的北部去遊歷幾次。

我在倫敦時，曾經在下議院裏午餐過數次。英國的下院簡直是一大堆的傳統。在衣帽室裏有一條條的小紅帶，縛在每個鉤子上，這是從前時候給議員們繫掛佩劍用的。還有，在上院和下院裏，議長席底前面都有一張長蓆子，約有三英尺闊，到如今還有這樣的一個嚴厲規則，議員如果踏到蓆子外面去，他就和脫離了議院一樣。這是因爲在古時候，議員們和

政敵辯論時，常常有發起急來要拔刀殺人的事情，所以通過了一條法律，禁止議員在辯論的時候踏出簾子外邊去。

我在議員們底家裏吃過好幾次飯，他們裏頭有幾家裝着特別的鈴，和議院接通，以便在國會開會期間，他們一聞鈴聲就可以知道投票要開始了。有時候我參加一個盛大的宴會，正在一起吃飯時，忽然鈴聲一陣的響，大家都站起身來就走，除了女賓之外，竟祇剩下我一個男客。

★

我接到甘地的一封信，說他想會會我，隨便是在卡爾登旅館或者在別的地方。但最後我們却決定在他朋友卡雪爾博士家裏相會。說句老實話，我對於印度政治上的事情是不甚了然的，我所知道的一點都是偶爾從報紙標題上涉獵得來。不過甘地先生終究是二十世紀的一位重要人物，他運用消極抵抗的辦法，這種辦法的力量幾乎和武力相等。

卡雪爾博士底住宅在倫敦東區，一個叫倍克頓路的地方。路中經過開姆屯，接連不斷

地都是些兩層的小屋，形式完全一樣。它們使我看了發抖，它們的神氣多麼潦倒呵！最後我們由一條小街轉入倍克頓路，纔到了目的地。我們很吃力地從狹窄的樓梯走上去，擠進一間約有十二英尺見方的小房間裏，房裏塞滿了新聞記者及甘地的信徒。卡雪爾先生先將我介紹給他們，然後請我坐下等一會兒，說是甘地還沒有來。那些新聞記者便問了我許多話，但他們的話頭却打斷了，因為外邊忽然起了一聲叫喊，是甘地到了，滿街的人都歡呼起來。我從窗內望下去，看見下面是一輛華貴的大汽車，警察竭力在使街上的人讓出路來，有一個人掙扎過去，開開了汽車門。微笑而帶着尊嚴的冷靜，甘地拉一拉攏裹在身上的粗布，就跨出了汽車。一位印度女士從窗上將鮮花擲下去，擲在他身上。甘地進來之後，熱誠地和我招呼，一隻手拉住他身上的布，一隻手伸出來和我握手。外面的羣衆還在歡呼着，他就走到窗邊去，有一位印度女士將我也推過去，於是我們兩人站在那裏笑着，揮着手。後來，新聞記者將我們兩人合拍了一張照之後，都出去了，室內便靜起來，我就坐下在甘地旁邊。

我覺得很慌張，不知道說些什麼好。一個與世無忤的俗人，不過乘休假出來遊玩遊玩

的，懂得什麼印度和政治的事情呢，而且也何必要知道這些事情呢？可是，我終於鼓起了勇氣，開口說道：『我正在告訴一位年輕的女士，說我不十分贊同你的那些原則。我想知道你爲什麼要反對機械。機械到底是人類才能底自然的結果，而且是人類進化中的一部份。它是使人脫去奴隸生活的束縛，幫助人得到閒暇和更高的文化的。它對於人類終究是一種絕大的助力及利益。』

甘地便道：『你所說的是很對的，不過在印度情形却不同。我們是一個沒有機械也可以生活的民族，我們的氣候，我們的生活方式，使得這個很可能。西洋人以工業爲工具來統制我們，榨取我們，我便是要使我們的人民能脫離工業而生存。與我們的農業，種我們自己的稻麥，織我們自己的布。使剝削我們者沒有利益可得，因而離開了我們。』

『但是，』我說，『這樣一來，你們就不能進步了。你們總應該像西方世界一樣地進步的，你們遲早總要採用機械。』

『到了該用的時候我們自然會用的。但是如果我們要得到自由的話，我們就必須在

利用機械之前。先脫去機械底束縛。』

後來他們行禱告了，甘地在當中，一邊是他的一位英國女信徒，一邊是兩個印度人。祇有甘地低垂着頭，一聲不出，其他的人都喃喃唱着，像唸經似地，約有五分鐘之久，最後是一分鐘的靜默。這真是個奇怪而不合現實的景象，四個人盤腿坐着作禱告——三個印度人和一個英國婦人——而我們二十多個人在旁邊看着。當我離開那地方時，我心裏疑惑着，不知道那注定要領導三千多萬人底命運的，是不是這個人？

★

在我青年時期，我常常遊歷英國各省，然而那時候我却是厭惡旅行的。現在呢，我却熱望能重訪蘭開夏的小鄉鎮，坐在乾淨的青石塊所砌成的火爐傍，烤烤火，嗅嗅竈上自焙麵包，或者烤肉底香氣。還有，現在再聽聽那些少男少女們早晨出去作工時，木底鞋踢躓的聲音，又是何等地有意思啊。

那時是在英國大選之後，麥唐納政府重又登台的時候，我所說曼撒斯德地方景況十

分窮困，因此決意到那地方去看看。我想靜悄悄地去，並想避免羣衆底注意。我僱了一輛旅行汽車，先在莎士比亞底誕生之地，斯特拉福翁阿逢（Stratford-on-Avon）停留一下。

我到那地方時是在星期日的晚間，就寄宿在一家很可愛的古老旅店裏，據說還是這位大詩人底時代建築的。晚餐之後，我便到村上去漫步，想找到莎士比亞底舊屋。那時天色已很黑了，我是從來沒有到過這個地方的，當我在街巷間信步而行時，我出於本能地停住在一所房屋的前面，不料說也奇怪，這所屋子竟然就是莎翁底舊居。

次日早晨，斯特拉福翁阿逢的市長，費勞活爵士，來訪問我，很客氣地領導我在那屋子裏看了一轉，同時帶我去看看河邊新建築的莎士比亞戲院。

離別斯特拉福後，我在傾盆大雨中到了曼撒斯德。這地方不像倫敦一樣，我覺得很生疏，祇有密特蘭旅館略有點熟，但也因為歲月悠久而記憶模糊了。我在那裏稍爲耽擱之後，就動身到勃拉克本（Blackburn）去，這個鎮便是我孩子時候養過小狗和兔子的地方了。我對於那裏的廣大市集場，以及那家「大牛旅館」還有個概略的觀念。

當我們到那地方時，我確乎不這樣失望。一切都是熟識的，連那個「大牛旅館」在內，不過從前我當它是一個偉大場所的，現在看起來祇是一個有十多間客房的小旅店罷了。我們定了一間房以便宿夜，在洗刷了旅塵，吃了點鹹肉煎蛋之後，就出去看看鎮上的情形。我站在市場上時，聽了好些的政治演說。有一羣人在聽着演講「道斯計劃」，當時英國頗有許多人贊成的一種經濟制度。還有一羣人在聽着共產黨，他們指斥工黨，說工黨的領袖們是「漢奸」。後來我回到「大牛旅館」，坐在酒排間裏，一邊喝着熱的棕櫚酒，一邊聽別人話着新政府的事情。

★.....

那天晚上，在我付清酒賬的時候，我偶爾抽出了許多的錢。當時我就注意到有一個容貌可疑的人，在那裏留神偷覷我。後來我上樓去安歇時，看見他鬼鬼祟祟地在樓梯腳邊走着。我曾聽人說過英國北方近來很窮困，坐坐汽車都是不大安全的，因此我不免着急起來。而且我又發現我這間房底門是鎖不上的。我竭力想忘記那個可怕的臉兒，就看了一會兒

的書。大約過了二十分鐘我却瞌睡着了，自己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就覺得忽然被一種聲音所驚醒，好像有人在外邊走廊上走動。我便駭得坐了起來。一切都寂靜如死，我能夠聽見自己心跳的聲音。接着我聽見有人匍匐過來，在我房門外停住了，門的把手很小心地給旋轉着，房門格格地響起來。

房裏這時是完全黑暗的，我發狂似地摸索着床頭邊的電燈開關，趕快開亮了燈，就看見房門正在動着，却忽然停住了。這時我心中惶亂如麻，簡直想像到明天報上的大字標題：『卓別林旅店遭謀殺！』我小心地起身，輕輕地再將門關上，還放了把椅子在門柄下面。過了一會兒，聽見脚步声走開去了。那一夜我便在滿身冷汗裏躺着，只等着天亮起來。

後來，早晨終於到了，我便命送進早餐來。一位美貌的蘭開夏小姑娘端了些橘子汁進來，說道：『先生，您昨晚睡得好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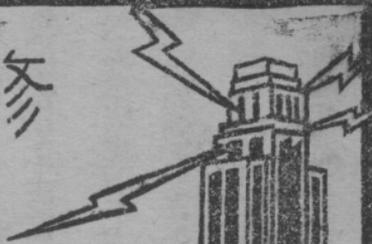
『不好。我做了許多惡夢，好像有人在我房門外偷偷走着。』

她却頑皮地格格笑起來，不說一句話就走了。她爲什麼笑呢，我想，而且爲什麼要笑得

這麼頑皮呢？當她拿咖啡進來時，我便向她盤問，她纔怪難爲情地說道：『是這麼的，這裏有一個女侍要我帶她到你房裏來，趁您睡着的時候，偷看你一下，因爲她祇有這樣纔看得到您。我們在您門外候了半個鐘頭，正要進來偷看時，忽然電燈開亮了，我們害怕起來，就逃走了。』

原來是這樣一回事，却害得我受了一夜的罪！

修理無線電



亞達公司

無線電種類繁多出售之商行不下數十處獨大規模之修理機關則未僅見有之自亞達公司見之

向之修理類都由經售之商行兼營之因之修理方面對於各種不同之收音機每不能兼收並蓄而修理工作亦不克全神貫注致有收音機發生弊病者往往有莫知適從之苦
 亞達公司設有無線電專門修理部一切儀器無不全備並由經驗豐富之無線電工程師及專門家完全負責允稱海上最完備最可靠之修理大本營

修理迅速 修費低廉

免費檢查 負責保證

無線電收音機之外並修有聲電影機公共擴大機醫用電療機及一切複雜之電學附件儀器工作一律保證

上海南京路八八號
 亞達公司
 無線電修理部 啓
 電話一四二
 惠羅公司東隔壁

熱帶巡遊

汪·倜·然

Charles Chaplin 原著

——「卓別麟世界遊記」之六

說到瑞士，我從不會被瑞士迷惑過，我的個性是不喜歡一切多山的地方的，我覺得到了那種地方就好像被包圍住，而與世隔絕似地。高山聳峙的情景使我感到自己的弱小。我猜想我因為是生長於近海洋的低地的緣故，是祇有在那樣的地方纔適於我的生存的。

可是，我在里維愛拉晒過太陽，在敦倫享受過春天，而且活過她秋季的重霧以後，我却覺得空氣的轉換也許是不無益處的了。而且，陶格拉斯范朋克這時正在聖毛理茲(St. Moritz) 玩着冬季的運動，這也可以作為我到那裏去的好藉口。

你清早在倫敦動身，次日的下午便到了聖毛理茲。空氣是清快的，而全個地方都包圍在白雪中。那種明銳的白色使你的精神突然興奮而有生氣。可是，等到你發現你旅館房金

的數目時，你這一團高興却要化爲烏有了。不過，貴雖然貴，值倒是值得的。結果是，我本來祇想住兩個禮拜，却住上了兩個月。

范朋克一定要我去學滑雪的藝術，我以爲這事情容易得很，却不料實地嘗試起來時，我不知將自己打了多少個結！最初的兩小時，我吃着這一雙腿的苦，它們老是礙事，而且老是要踏在自己腳上。轉身是很困難的，可是我運用我自己的特別辦法，先輕輕地坐了下來，然後向我要去的方向一旋。這辦法是好的，不過坐下去時有時候却不輕。對於一個初學者，由小山上滑下去是很簡易的，尤其是假如前面沒有障礙物的話。可是停下來却成爲問題，這是最最困難的了。他們教你取兩膝內彎的姿勢，一面分開兩隻腳，一面將膝頭向內彎，並將雪屐的邊嵌進雪裏。當我這樣地嘗試時，我總是弄得像身體要裂開來似地。

你要略知我初次滑雪時的情形，你可以設想你是慢慢地滑下山去，愈行愈速，心裏又興奮又高興，既覺得自己行動的力量不錯，又覺得冷風拂頰別有滋味。可是到了速度越變越快時，你的高興却要漸漸變成着急了，尤其是當山頭突然陡峭起來，而你的下降增加

到五十英哩一點鐘的速度時。你飛過岩石，飛過樹木，和其他的阻礙物等等，它們都剛剛擦過你的身傍。經過這些運動上的勝利以後，你漸漸有了點自信心，就管他一直飛下去，決心吃苦要吃到盡頭。可是這時候，一座可怕的岩石向你衝過來了，其勢汹汹，似乎這一次非叫你送命不可，你的心便不禁急得要死，却也祇好聽天由命，一面想想未滑雪以前的人生樂趣，一面靜候死神的降臨。你彷彿看見你的腦袋在岩石上一碰，你的身體撞在石頭上，像一條空洞的袴子似地，但是你卻並沒有死，你居然死裏逃生，不過以後永遠成爲殘廢的人了。

然而這時却發生了一件奇蹟。一種神奇的力量使得這座岩石生了惻隱心，讓你剛剛飛掠過去，繼續地下降。你於是心神復定，決意坐了下來，可是要輕輕地却不成功，祇是撲脫的一聲連腦袋陷入雪裏，你將頭拉了出來，總發現自己並沒有跌昏，就自然而然地坐了起來，向周圍看看，深恐有人看見你這副行徑。這時有個比你高明的人慢慢地滑過你旁邊，一面就問你道，『你受了傷沒有？』你便很高興似地答道，『哦，不，一點也沒有。』於是想站起身來，再去滑雪。可是等到那人滑過去不見了時，你的理智却戰勝了你的勇氣，你就改變了

主意，除下你的雪屐，對這一天算是結束了。

不過，親愛的讀者，話也得說回來，我却不是永遠這樣的，後來我總算滑雪滑得很好了，報紙上還稱讚過我哩。

★

聖毛理茲的社交生活是很歡樂的，早晨多致力於運動，如考維耶山(Mt. Covilla)的滑雪隊及達伏斯(Davos)的遠足隊等。此外還有雪橇競賽和雪地運動會，包含滑雪跳高，冰湖賽馬之類。山頂上考維耶俱樂部裏的愉快午餐是大家所盼望的，你在那裏坐着曬太陽，周圍都是白雪，然後滑行到山下的鎮裏，正好在旅館裏吃午茶。

換過衣服之後，七點鐘不久就到了，是在酒排間喝鷄尾酒的時候。這裏歡樂的宴聚便達到頂點了。當你在八點半鐘吃晚餐時，會有人來提醒你，叫你少吃點橄欖和馬鈴薯，因為有人要在十點鐘舉行個晚宴會，你得少吃點晚餐纔行。這樣，享樂的生活一直繼續下去，直到大約三點鐘，四點鐘，或者五點鐘的時候——一切全看你的能力或精力如何。

在這個季節中，差不多一個人底朋友先後都就在聖毛理茲露臉。一切的時髦人物和有名人物，無論是從好萊塢來的，從倫敦來的，從巴黎來的，從柏林來的，或者從紐約來的，這裏都有。

★

我在歐洲暢游以後，打算經過遠東回到加尼福尼亞去，預定在奈不爾士搭輪，經蘇彝士運河到日本，由我的哥哥陪伴我。所以他在羅馬等候着我。

我就同了一個朋友離開瑞士，乘汽車到羅馬去，因為可以看看沿途的景物。在經過邊界到意大利境內時，那裏的氣氛使我得到很深的印象。秩序與紀律隨處可見，希望及慾望飄揚於空中，在這些中世紀的環境裏，潛入了一種新的生命。我們在每個停車的地方都獲得有力的服務及客氣的對待。

到了羅馬時，一封公文在等候我，說是接洽晉謁墨索里尼的事是可獲允准的，然而這件事終於沒有實現，因為我祇能在羅馬耽擱兩天，而首相却太忙了，在這樣短促的時間內

是無從抽出功夫來接見我的。我很願意在羅馬多住些時候，因為要見識見識的事物很多，然而這是需要閒暇的。而且我是不斷地在興奮和匆忙之中，這種情形祇有開一筆總賬纔可以看得出來：

午夜抵羅馬。街衢岑寂。台白河（Tiber）晶瑩發光，印象甚佳。朋友們及新聞記者等熱烈歡迎。在旅館得一公函說晉謁墨索里尼事，可獲允准。冷餐後作長途散步。羅馬不及我的想像遠矣。早晨四時安歇。十一時起。等待墨索里尼處來訊。同時遊聖彼得寺，羅馬公會場，及博物院。返旅館。墨索里尼音訊毫無。再出外觀光。返旅館。始接消息，稱時間太匆促，首相礙難召見。決離羅馬，於次晨赴奈不爾士，搭輪往遠東。

★

一路上的航行平安無事，天氣亦始終恬靜。唯一值得提起之事祇有：我們到了紅海之後，大家都改穿了「短的」。這所謂「短的」就是熱帶穿的短袴子，露出腳膝的，可是我不相信這些東西。

我們到錫蘭京城哥龍布（Colombo）時，天氣很熱，我便不禁羨慕起我哥哥穿的短袴來了。輪船在那裏停泊二十四小時，使我們有一個機會到那離開錫蘭七十英里的聖城坎地（Kandy）去過個夜。錫蘭是我所有的異國情調幻夢的實現，它具有東方的神祕，與熱帶的魅力。當我們乘汽車到了坎地時，目擊周圍的種種奇異景色，呼吸着空氣中濃例的香味，我們是都迷醉的了。

對於錫蘭人，月圓之夜是一個節日。我們忽然遇到一個遊行隊。燈籠和火把結成的花綵照耀於黑夜中，倍顯光明。變戲法的人旋動着繩子繫住的火罐，轉舞得像指揮棒似地，做出許多車輪形的圖案，後面跟着許多男人和女人，唱着詞調，與大鼓琴聲相應和，然後是兩個武士，穿着印度的鎧甲，在火炬光中閃耀着。他們都是魔鬼舞蹈者。我們的汽車夫告訴我們。

我們停住了車子，看着他們過去，那些魔鬼跳舞者走近來了。他們的神氣是瘋狂得厲害的，我看了倒有點驚駭起來。遊行隊裏其他的人都圍住了我們，仍舊隨着鼓聲歌唱。這時

那些跳舞的人忽然在空中跳躍起來，以一種最怪異的魔鬼似的姿態扭着，旋動着。他們跳完之後，走了過來，向我們鞠躬，我們纔明白了。我們掏腰包給了錢，就繼續前進。

一路上我老是問我哥哥道：『你想得到會有這樣的一個地方麼？我們到了年紀老的時候，應該買一個種茶園，住下在這裏。』這是我第一次的反應。

★

當我們到了坎地時，辰光已經很遲了，在旅館裏晚餐過之後，就僱了兩輛的人力車，沿繞那個神聖的大湖行去。我將永遠記得那一夜，也可以說是那個早晨；在暖熱的空氣和離奇的蟲聲中，我們的人力車夫靜悄悄地走着，籠罩於月光之下，一面指點着湖邊的那些野鳥龜。回到旅館時，我們遇到一兩個浪人，他們認得是我，我就擲了個小錢幣給他們。『謝謝你，我的大老爺。』不過是爲了拿到兩角錢，可是在這裏，個個人都是被稱爲『大老爺』的。

第二天我們上廟裏去玩。職業的乞丐都排滿在階沿上，鋪開了手帕，伸出了兩手。佛教是教人慈悲爲本的。我們看見一個窮苦的本地婦人，莊嚴地走下廟底階沿，一步也不停頓，

手裏握着一大把的米，伸出了手臂，一路走出廟，一路讓手內的米漏下幾粒到每個乞丐底手帕裏——這真是所謂「寡婦底佈施」，少而彌貴了。

在我們離開之前，成羣的本地人圍住了旅館，歡呼送行，奇怪的是，這裏的熱帶空氣雖然甯靜，我却樂於離開此地，我那卜居於此的熱誠已經不及初到此地時的濃厚了，因為這種麻醉性的誘惑，雖然引起你的熱誠，也使你不久即厭。當我離開這地方時，固然深覺它的景物美妙，却明白這不是我們可以住的地方。

★

我們的第二個港埠是新加坡。照馬來語的意思，新加坡就是「獅子城」。新加坡的附近，景緻是奇幻地美妙的。樹木從海裏生長出來，宛如畫着綠柳的磁碟子上的圖案。新埠城市給我的第一次的印象就使我驚異不置。也許我的印象已經受過好萊塢攝片場那種慘澹佈景的影響，把新加坡弄成一個全是藏垢納污的狹街，與每個角落都有魔窟的城市。但是一進港口之後，我所看見的却是些綠色的大廣場和花園，展佈在壯麗的花崗石的建築

物之前。無量數的帆船泊歇在港內，白色的大海輪停着不動，等候將載運的貨物餵進去，而整個的海港是充溢着地方的色彩和熱帶的生活。

這兒的羣衆不像錫蘭人那樣地熱烈，可是話得說回來，新加坡究竟離開赤道兩度了，我倒不怪他們。然而岸上却有一小羣的新聞記者在歡迎我，給我拍照，並且訪問我。

我們到了旅館時，正來得及參加海峽殖民地所特有的一種午餐，這場午餐需要二十名侍者來上菜。最先是，你吃點飯。以後是一個個的侍者端上咖哩肉，作料，青菜，香蕉，堅菓以及其他的东西，——這些東西你全堆在盤子上。於是你探險似地嘗試起來，有的叫你吃驚，有的叫你喜歡，結果是吃得乾乾淨淨纔站起身來。

★

我們從新加坡搭輪到吧達維亞 (Batavia) 去，這是荷屬東印羣島中爪哇底首都。到那裏時，碼頭上有一大羣的人在迎接我們，並且獻了個花圈，以表歡迎之意。我們準備乘汽車經過爪哇到蘇臘巴耶 (Soerabaya) 去，然後在那裏搭船往巴里 (Bali)。

路上的詳情不必細說，不過從吧城到傍同（Bandong）要坐汽車在很好的路上走六個鐘頭。我們安歇於柏利安格旅館，溜了個歐洲式的熱水浴，在爪哇地方祇有在這個旅館能夠如此，因為其他的旅館都是用的水杓，沒有什麼浴缸，祇有一個井似的東西，裝滿了水，你就用水杓一杓一杓地舀出來澆在身上，這樣就算是洗澡了。

餐後我們開汽車到加洛埃（Garoe）去，在那裏過了一個夜。這便是我初次和「荷蘭夫人」接觸的地方，所謂荷蘭夫人者就是一隻長的枕頭，可以在溽暑之夜，放在膝腿間取涼，同時也安慰了你不安的神經。你如果在熱帶地方住過一些時候，你就知道這東西是不可少的了。起初他們告訴我這東西的用處時，我祇付之一笑，可是一經試用之後，我每到就寢的時候就堅持要享受這種丈夫的權利了。

不過，在夜間和你作伴的實不祇一個荷蘭夫人而已。飛動的甲蟲及熱帶的小蟲會盤繞在你蚊帳的外面，用一種奇特的聲音為你奏着夜曲。每個房間都備着拂帚，作驅逐這些東西之用。我這第一夜的冒險經歷就使我得到好些笑劇的資料。

從我們的房間望得見山和下面的谷，景色美麗如畫。什麼都是綠的，充盈着熱帶中的生長力，使我們精神爲之振奮，於是準備到諦巴那斯溫泉（Tipanas）去吃中饌。在那地方我們看到土人們全家去洗浴的幾個湖，你祇要丟幾個錢給他們，他們就會爬上岸來，忘記了自己赤身裸體的情狀。從那裏我們再到陶克耶卡塔（Djokjakarta），瞻仰了著名的菩羅菩提寺（Borobudur Temple），這是多少年來埋沒於叢莽之中的；從那裏再到蘇臘巴耶，這是個富盛的大城，我們到時已有許多人在旅館裏迎接我們。從這海港，我們就上船到巴里去了。

巴幽里異

汪侗然譯

却利卓別麟 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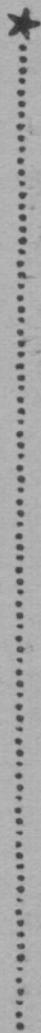
——「卓別麟世界遊記」之七——

我第一次聽到巴里 (Bali) 這名字，是在和我哥哥談話的時候，我們是在談論世界的普遍不安的情形，他說：『如果情形到了壞極的時候，我要到巴里去了。那是一個還沒有被文明觸及的島嶼，你可以坐在那兒炎熱的欖欄樹下，採取樹上的果實，度着符合大自然的生活。在那兒，人可以不用擔心到什麼不景氣，生活的問題很容易解決。而且女人都很美麗。』當時他的描寫並沒有引起我什麼注意，不過當我們最後航行赴日本的途中，這個題目又成爲談資了。我們這時已到了地中海賽特港 (Port Said) 的附近，我的哥哥忽然拿了一本關於旅行的書給我。『這裏頭有一篇關於巴里的文字，寫得很有興趣。』他說，而且補一句道：『船上還有兩個美國青年，是到那裏去的哩。』那天我便埋頭來看這本書，看完

了一章之後，我是「心悅誠服」的了。

第二天我們就和這兩個孩子談了一會，他們是兩個美國的青年藝術家，過去曾在意大利研究繪畫的。『現在回到美國去有什麼用呢，我們不過也加入失業隊伍裏罷了。所以我們想還是省下我們手頭所多餘的一點錢，到巴里去吧。你住在那裏，五塊錢可以過一個星期，』他們說：『這便是我們覺得最合胃口的了。』

將我們從爪哇帶到巴里去的那隻船的船長，拿了一幅地圖給我們看。島的區域約有二二四一方英哩，西部有巴里海峽與爪哇相隔，東部爲它的隣島「龍包」(Tombok) 首城名辛加拉耶 (Singaraja) 島上人口分佈甚密，超過百萬，計每方哩合五百人。它古代的歷史現在已不可攷，而且所受的爪哇影響，也很少很少。在巴里人底生活中，宗教佔着極重要的地位，廟宇與社會已成爲不可分離的整個。不過現代巴里人的信仰很不一致，各種各樣的宗教都混雜在一起，一部份是前期印度教和波力尼細安教，再加上些佛教。



我初次看到巴里是在早晨，我們是沿着它那美麗的海岸，向婆爾能（Puleng）的碼頭駛着。只見青山週圍，白雲環繞，峯巔聳峙雲端，恍如水中浮露的仙島。莊嚴的景色，婉妙的港灣都過去了之後，我們終於到了目的地。這個海港的情形和那些文明國海港真是大不相同的，沒有高聳的煙突來破壞地平線，沒有污穢的船塢來藏納破舊的船隻，也沒有鑄鐵工廠，鷄鴨圍場，或是製革廠房，祇有一個小小的木質碼頭，幾艘點綴風景的小船，和一些紅瓦覆頂的房屋。這是巴里的北區，是總督及荷蘭官員所住的地方，同時也是一個商業中心區，有一條開着約三十家店舖的大街，開舖子的都是中國人或印度人。

總督很客氣，請我們到他的寓邸，在那兒我們遇到一些官員。使我害怕的是，巴里地方的人曾經看到過一兩張我的影片，我不禁想道：『天呵，難道我老遠的跑到這裏，再來受一次扶輪社的歡宴麼？』

在總督府茶點以後，我們坐進汽車，沿大路駛往南巴里去，這是我們最後的目的地。美貌的女人在那裏呢？我聽人說這裏的土人都是赤着肩膊走路的，但我却看見他們都將衣

服穿得好好的。

一路行去，景色愈見美妙，綠油油的稻苗長滿在銀灰色的田裏，寬闊的青石階級沿山坡築着。我們經過好些的村莊，在沿大路的一邊都築有美麗的牆垣，和堂皇的大門。它們很像是某種古舊偉大的產業所築的圍場，看起來頗有西洋世家遺蹟的風味。但是不，它們其實祇是圍着土人宅地所造的牆，而且是造來趕出惡鬼的。這些牆如此莊麗，它們所包圍的房屋却如此卑陋——這種現象真是矛盾之至了。

我們走了大約十五分鐘時，我哥哥雪泥忽然將手肘輕輕推我一推，說道：『看那邊，快看！』我回頭去看，看見一隊健美的女子，在路上走着，祇用一塊印花布裹在腰邊，胸部以上都裸着。頭上頂着灣形的陶器，一隻手攬在腰邊，另外一隻手一邊走一邊有節奏地搖盪着，這副神情真是美麗極了。男子們的姿態也一樣地可愛，豐柔的肉體潤滑得發亮，肩上背起竹竿挑着的一担担金黃的穀，筋肉便也隨着而跳動。

道路築得很好，而且沒有商業化的廣告牌之類。鄉間洋溢着生命。男男女女都在田中

操作，有的是驅牛上市場。他們一舉一動都帶着一種宗教儀式的優美，不論是在做工的時候或是在遊戲的時候。

★.....

南巴里的旅館還是新近纔建築好的，是現代的格式。我不能不說荷蘭人真會做事情。起居室是開曠的，像走廊似的，而且一間間的隔開了，後面連着睡覺的地方。

遠離文明之境，擺脫了筆挺的襯衫，丟開了漿過的硬領，其樂何如；我決計學土人的樣子，祇穿一件寬大的內衣，一條袴子和一雙草鞋。可是後來我却發現房間裏貼有一張佈告，說旅客入餐室時必須衣服週整，我的不痛快可想而知。我簡直氣憤極了。但是我仍舊跑到餐堂去，而且故意不換衣服，也不修面。

那天夜裏，赫須弗爾（Hersfield），著名的水彩畫家，和他的夫人一同來訪問，他們住在這島上已有好幾個月，是向土人借了一所小屋子住着，在他們來這裏之前，墨西哥的著名漫畫家攷伐路琵琶亞（Covarubias）也在這屋子裏住過的。他們就邀請我們到那裏去

玩玩。

膳後，赫須弗爾夫婦，我哥哥及我，就步行到那裏去。那夜天氣炎熱，當我們一路走去時，幽怪的形像出現於四周，龐巨的榕樹和高大的櫻樹，背着星室靜靜地立着。沒有一絲的風吹動。離開大約三百碼遠的地方，有一片亮光從路旁的一個所在發出。忽地從那方面傳來手鼓兒的瑟瑟聲，和銅鑼的鐺鐺聲。然後從這雜響的混亂中演進成一種有節奏的曲調——紆慢深沉的音調，高音宛如石子急遽地墮入靜寂的水池，低音好似傾注紅酒於水晶杯中。

到那裏時，我們看見有一羣羣的土人在周圍站立着或踞坐着。女郎們坐着出賣土產，籃子裏或小器皿中盛着些可口的食物。我們從人堆裏擠了進去，在一個天井下看見有好多些樂師坐着，排成方陣的式樣，面前放着木琴般的樂器。中間是兩個小姑娘，年紀至多不過十歲，作跪着的姿勢，穿着金色綉花的裙子，戴着洋金的頭飾，在燈光下閃爍發光。她們是在跳舞，手臂伸張着，蛇一般地盤屈着，跪在地上搖曳起伏，與催眠曲的聲相應。跳舞的時間總

在半小時以上，這兩個少女却非常和諧一致，祇有時每人作一個獨唱，然後再十分諧合地繼續下去。她們的頭頸扭動着。她們的眼睛轉盼着，閃爍着。她們的手指顫動着。這裏頭很有些魔鬼似的氣象，頸子扭得作響，眼睛飛躍有光，手指抖動作態，一切都在神經病般的喜悅中跳舞。有時節奏會變快起來，愈變愈高到勢如奔流，却又平定下來像恬靜的河水緩緩流入海中。結局更好似來一個「反高潮」(Anti-Climax)，却化成虛空。跳舞者此時即退入人羣中，轉瞬就看不見了。同時既沒有人拍手也沒有獎贊。雖然她們表演得美麗之至，人們在欣賞之後却是不置一詞。後來我纔發現在巴里人底語言中，「戀愛」與「謝謝你」這兩句話是沒有的。這兩個小舞蹈家是曾經用過苦工練習的，她們的目的祇在於藝術上的完美，並不圖取個人的私利。在巴里，誰也不會為娛樂而得到酬勞的。一切娛樂都是送給人欣賞的。這一個村莊的人會娛樂別一個村莊的人，而且肯走許多哩的路去效勞，可是對於他們的效力，人家所供給者不過是一頓飯而已。



看完演藝之後我們漫步到赫須弗爾所住的屋子，坐在走廊上，空中是無量數的星。這是在巴里的第一夜，

這裏所見的一切，我想，與我生平所見的真是大不相同；我覺得已和世界的其他部份隔開了不知多遠。歐洲和美洲似乎都虛渺得很，好像從來不曾存在過。我雖然在巴里不過耽擱了幾個鐘頭，却好像是一向住在此地似的了。一個人要回復到本來的面目真容易得很，如果能過着這種自然自在的生活，個人的事業社會的文明有何用處呢？從這些生活平淡的人們，我們可以瞥見人生的真義，所謂工作與遊戲是也，對於一個人底生存，遊戲是和工作一樣地重要的。這便是他們所以快樂的緣故。當我在島上的時候，我始終不曾看到過一個憂鬱的臉兒。

至於他們的一切標準，也和我們的完全不同。赫須弗爾的房東就有兩位太太，一個年紀大點，一個年紀小點，他對於年紀大點的那一個是很冷淡的。當赫須弗爾太太拿這事情來責備他時，他總祇聳一聳肩膀說道：『她現在已經不美麗了。』從我們西洋的觀點看來。

這也許是殘酷的，可是他的家庭却很和睦安靜，兩位太太的生活都很舒服。年長的太太生了個兒子，年小的盡心看護，比孩子的母親還要用心，我們所理解的戀愛，他們也許是沒有的，然而他們幸福地過着生活，我們西洋的社會呢，一切戀愛和私情的道德都要掛上一個徽章，這徽章就是『忠實，希望，與慈善。』你看看我們大城市裏羣衆們底臉兒，你就可以看到他們那些困窘失敗的靈魂，而且在大多數人底眼睛裏都有一程疲乏的絕望之色。可是巴里人底眼睛裏却祇有安適寧靜。

夜深時我們漫步到村中，在一家舖子裏喝了一杯咖啡，這舖子是一個中國老頭子開的，他什麼東西都賣，從女人的吊襪帶一直賣到罐裝的蘆筍。

回到旅館去時我看見有一個美麗的土人女子在我們前頭走着。她時時回眸偷看我們，她身上穿着一件棉織的背心。我聽說在巴里的南部，祇有娼妓們纔遮掩她們的胸部的。

★.....
到了早晨，早餐是開出在走廊上的，我們就穿了長袍隨便坐着，一邊吃着菠蘿和芡菓，

一邊享受清晨的陽光。鴿子飛翔於周圍，發着奇異的咿唔聲。一個小僮告訴我說是土人們小笛將繫在鴿子底頸上，使他們飛的時候，能發出樂聲。他們還發明出各種奇特的玩具。

華特斯帕斯 (Walter Spies) 今天和我們一同午膳，他是一個青年的俄羅斯畫家和音樂家，在這島上已住了五年之久，致力於巴里音樂的研究。他是個二十八至三十歲之間的美男子，很受土人們底敬愛，他們看待他像一個聽人懺悔的牧師似的。他對於巴里人的各種藝術已有深澈研究，對於巴里人的生活也非常熟悉。

午餐後，他領導我們深入叢林的內部，走到一個偏僻的村莊裏，使我們目睹了一種奇特的儀式，這是村裏人民對於廟中神祇所獻的特別敬禮。我們下汽車之後，走了一個鐘頭的路纔走到那裏。

祭司是一個消瘦的人物，穿着一件法衣，披散了頭髮，真活像一個魔鬼。少女們都穿了他們美麗的裙，赤裸着肩膀，一個個走上前去，各人在祭壇前獻上禮品，然後退下到羣衆所圍成的圈子中站住。祭司噤哩咕嚕地唸着了一篇咒語。祭物先放在一個棺材架上，然後拍

到廟外去，廟外早已有村中的青年們等着，就都衝上去搶奪，抓着什麼就是什麼，祭司却站在旁邊，手裏握着一條大鞭子，酷烈地抽打他們。這是要驅逐那使他們發生搶奪慾的惡鬼的。土人們看了都覺得平常得很，而且似乎覺得很有趣，但那祭司却非常嚴峻，鞭打他們鞭打得十分用力。

以後我們就到瓦特斯帕斯家裏去晚餐，這是一所美觀的洋式平房，上面用茅草鋪的屋頂，坐落在一個深谷底邊緣，下面是奔馳的溪水。他講了好些關於巴里人的奇異故事，以及他們的神祕方面，與文化程度之高雅等等。他們對於音樂的興趣是富有鑑別力的，當瓦特彈奏鋼琴給幾個土人聽時，他們冷淡地聽着蕭邦、李茲特、休伯爾等人所作的曲，祇有在聽到巴赫時，他們纔表示些注意的神情，其他的人他們都認為太「感傷的」了。斯帕斯說他研究他們的音樂研究了五年，然而他還是把握不住他們的拍子，他們的節奏似乎違反一切數學的定律，是非常地繁複的，然而土人們却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照樣演奏，絲毫不爽。他說他曾經選擇他們較為簡易的樂曲，編了些出來，可是在鋼琴上演奏起來時却要有三

個深通琴樂的名手纔能濟事。

★

對於巴里人，鬼魂和幽靈都是真實的，正如無線電話之於我們一樣。斯帕斯說了這樣的一個故事，非常奇怪。巴里人對於死者都舉行火葬，這件事情就是發生在焚化屍體之前的一個已死的女人攔在田地中間的一個棺架上，她本來是特別指定一天，要人家無論如何在那一天將她火葬的，但是不知道爲了什麼，那一天却不能就這麼辦。有一天夜裏她的一個親戚忽然跑到村莊裏去，害怕得遍身發抖，說是他看見有一團的光圍着屍身滾動。斯帕斯和幾個村裏的人就趕快到那裏去，一看都大爲駭異，原來那個怪現象還沒有消滅。他起先以爲也許是有土人在惡作劇，拿東西將亮光反射到屍體上，但是仔細一看之後，他纔相信這是一種不可思議的現象。據他的描寫，這東西是一個有水銀光彩的球，大約直徑有三英尺，它在死人所躺的屍架上飄動，或昇或降，成螺旋狀，當他們想走近去時，它就消滅了，等他們走開時它却又出現，最後是隱入屍體中而沒。

藍的地中海

張若谷

沒有到歐洲之前，我在音樂會中，每次聽見奏演「藍的多瑙河」舞爾姿曲，在我想像中，便要憧憬着那藍如碧玉，起伏有節奏的水波。藍的顏色，實在太引誘我了；藍是愛情，是真實的象徵。童貞女馬利亞畫像上所披着的潔白長袍，那腰際的，一束藍帶，不知多少次使我夢見着天堂。我對於一切藍色的東西，我是抵抗不住牠的吸引，藍色常常使我渴慕真實愛情的心靈，神遊於另一個世界中。

到了歐洲的南部，看見了地中海，在法國碧藍海濱 Cote d'Azur 做了一個月的旅客；不但驚破了我往年對於「藍的多瑙河」的幻像，我幾乎把我的祖國和愛人都忘懷了。地中海的藍色，迷住了我整個的身心。

這裏，是碧藍海濱有名的花城尼斯 Nice。尼斯真是一個好地方！是一塊做夢的地方。上面是蔚藍的穹空，棉絮式的纖雲，像羊羣般蠕蠕移動；海水藍得可以看見海中的鱗族水草；

氣候四季是春天，天上老是蔚藍如洗，沒有雪，沒有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是溫暖的陽光，光照在喜顏笑開的青春男女的臉上；年輕的姑娘，像一條條美人魚般，躺黃金沙灘上，赤臂裸腿，昨日光浴，她們都有一對藍的眼睛，藍得比地中海水還要深，還要清；她們期等着那來往如梭藍色國際列車中，從各大都會流過來的異國公子王孫，和二十世紀時代的騎士豪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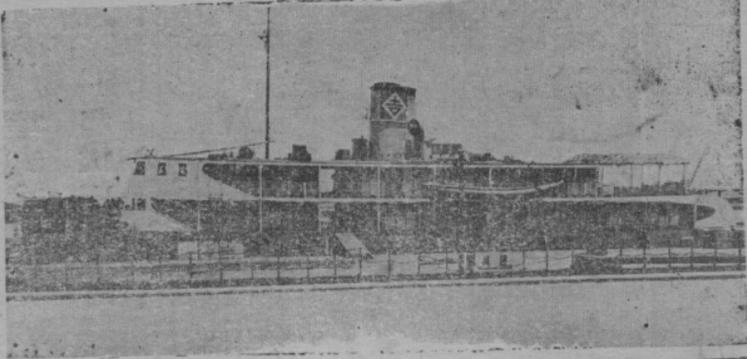
我不能忘情於藍的地中海，更不能忘情於在尼斯某別墅中的一雙藍眼睛，這一雙像藍寶石的眼波，曾使我受盡煩惱與苦痛；我幾乎沉溺在比地中海還要深的情海中去。我曾收到她寄我的幾封藍色信封信紙，每一個用藍墨水寫成的字母，使我心跳，我的脆弱的藍色引誘心靈數次發狂，想要投跳到地中海去。啊！多麼動人的藍眼睛！若使我沒有先接受我的愛人所給我的海洋深的愛情。我是抵抗不住你的藍色吸誘，我準會失足跌到地中海的深淵底裏去的。

回國以來，恰將一年，前天在上海比國現代美術展覽會中，看見一幅畫着一個海濱少

女的寫生油繪，目錄上印着這幅畫名是「地中海」La Méditerranée。我在畫前徘徊不忍離去。我的愛人，她或者也已看見我給那幅畫迷住的神情，但是她未必會發覺我那時心中起伏如波浪的祕密情感吧。

這一張畫，如今不知落到誰的手中去了。藍的地中海吓！什麼時候我還可以重睹你的藍寶石般的波光呢？

川河航業崛起之生力軍



為社會服務
便商貨運輸

本公司自造最新式流綫型強速度特快輪

協慶號 行駛上海漢口宜昌重慶 設備完美招待周到

協康號 行駛重慶敘府等處 客位寬暢行駛敏捷

(最新型) (的新)
協昌號 協興號 四艘特快新輪已在建造
協大號 協亨號 中不火下水行駛宜渝綫

協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

上海泗涇路二十九號
電話一七四七號
有無線電報掛號三七九六號

漢口 特三區同福里四號
電報掛號三〇〇〇號

分公司

宜昌 懷遠路
電報掛號一九八七號

重慶 縣廟街泰來裕巷
電報掛號一〇一四號

俄羅斯風物記

昇曙夢
陳心純

一 西比利亞之美

一提起西比利亞，誰都要想像牠是一個冰天雪地的荒涼的無人的曠野。事實上，在西比利亞，流刑人也有，被追放的也有。熊和狼跋扈着，馬賊也跳梁着。也有荒涼的平原，也有鬱蒼的森林。雪也堆積着，土砂也飛舞着。

但是，在這個荒涼寂寞的西比利亞，却既有花，也有詩，既有音樂，也有很愉快的生活的行樂。既有電車，也有火車。有都會，也有金之山在呻吟着。總而言之，西比利亞是一個森林之國，是一個雪之世界；而同時也是一個自由的樂土，是一個幸福的處女地，是一個囚人的墳墓，而同時也是一個充溢着生之喜悅的享樂的世界。況且因為西比利亞是一個大陸，所以不容許任何的拘束。牠那自由，牠那廣大，一切是純粹的曠野風味。因此不論享樂，不論遊蕩，也都是自由的，大胆的，澈底的。俄羅斯人飲食享樂，是直到最後一個銅貨從自己的眼中消

失了纔罷休的。

要而言之，俄羅斯人是將生之全部委諸自然而生活下去的。自然便是俄羅斯人。對於他們，明天的麵包是不成問題的。他們道：『俄羅斯的自然，是豐富的！』對於他們，不論拿破崙的侵入，不論德意志軍的襲擊，都是不足恐怖的。他們道：『俄羅斯的自然，是龐大的！』俄羅斯的自然，是何等地龐大，俄羅斯人是何等地偉大而遲鈍，我們祇需一看俄羅斯的河流，便可以知道。俄羅斯的河流，都是坦坦蕩蕩在大平原中流貫着，像小河流的湍激騷擾的調子是沒有的。這正好象徵了俄羅斯人的性格。

俄羅斯人是儘量地享樂着今朝，而對於明日的的事情毫不措意的。他們是以『不成問題』的心理來應付萬事的。這種心理和島國日本人的孳孳兀兀，日不暇給的心理是恰恰相反的。因為日本人是被自然的恩惠，如果不在勤勉中生活，便不能夠全他的生活。而在西比利亞，則雖不勞働，自然也是很豐富地惠賜着。『今天一天應該怎麼樣勞働呢？』這是日本人每朝起身時所思考的問題。而俄羅斯人同一個時刻所思考的問題却是『今天一

天應該怎麼樣娛樂呢？」

在俄羅斯，自古以來祝祭日是很多的。俄羅斯人如果一有機會，便僅僅思考着遊樂的事情。尤以冬季爲俄羅斯人的歡樂時期，往往亘歷五六個月爲長期季節，每晚舉行夜會。祭日來了，便舉行夜會。日曜日來了，便舉行夜會。紀念日來了，便舉行夜會。這樣子還不足夠，更藉口貧民救濟，孤兒救恤，義務金募集等等的名目而舉行夜會。在夜會裏面，跳舞是作爲一種餘興，普通總是在一幕或則二幕的短劇終了之後開始。在俄羅斯最流行的跳舞之中，有華爾茨舞，鮑爾加舞，麻茲爾加舞，以及安思巴那舞等。其實，表面上是跳舞，而內面却潛藏着情人的密會，擁抱接吻等目的。實在說來，像年青男女的柔軟的肉體的觸覺那樣程度具有魅惑性是東西是沒有的吧！

西比利亞的美，要而言之便是密林和曠野的美。在一望千里的曠野之中，鬱蒼的森林是無際地連續着，自從太古以來未經人類的手接觸過的無窮盡的富源是蘊藏着。在豐

富的日光之下，牠是像一個眠睡的巨人那樣自由地強健地呼吸着。大自然的雄偉，神奇，這是一度通過了這個地方之後所得到的終生不能忘懷的印象。

密林對於俄羅斯的詩人，是西比利亞的生活的標象。

在密林之中，不是西比利亞不能看到的荒廢，寂寥，混沌，以及無人之境是在着。但是，有如錦繪那樣的針葉樹的森林，却軟化了這個荒寥的自然，而使人發生一種美麗的公園的感覺。火車在這中間無顧慮地馳走着的這種情景，實在是沒有適當的形容的。

在西比利亞詩人沃姆萊夫斯基的詩中，有如下幾句當他從俄都回歸西比利亞途中對他馭者所說的話：

『你覺得我在飽看的都會的奇蹟之後，又用同樣貪婪的眼光眺望這個四周這件事情有些不可思議嗎？我現在能夠這樣子地流覽密林，是覺得非常愉快的。一切西比利亞人一樣，我是愛好鬱蒼的森林的。』

沒有看到過西比利亞的人，不免要想想像西比利亞是一個平凡單調無趣味的世界，

其實這是一種甚大的錯誤。誠然，西比利亞的大部分是一片平原，但是，雖在這一平原中，也並非是無變化的。在南方，亞爾蒂山脈是像墨畫那樣界限着國境。在北方，丘阜是無限制地斷續而在地平線上馳走。在這中間，形成了雄大的波狀地，也有山，也有谷，也有大河，也有湖沼。湖水之中，有貝加爾湖等有名的絕景。湖的四周，崇高的羣山像屏風那樣連續着。湖水像綠玉般澄清透底。試用手去撫摸，比較冰還冷。

很少敘述景色的柴霍夫也這樣道：

『貝加爾的水，像土耳其玉那樣的顏色，比較了黑海更爲透明。是優雅的溫潤的色調。貝加爾湖畔的遊覽，實在是非常爽快，使我永遠不能忘懷的。』

在流貫於西比利亞大平原的幾多的大河之中，雖然不具有小河的峻激的狀態，却具有足以象徵俄羅斯其物的那種茫漠無際的偉大的遲鈍與單調性。但是在沿線的牧場中，數百頭的牛馬成羣結隊，嚼着野草嬉遊着的情景，對於一個厭煩於單調的火車旅行的旅客，却也是一種說不出的安慰。有時在曠野中的意想不到的所在，特異的水車小舍在虛空

中擴展開了怪狀的翼，也是一種別有風味的情致。在草原之中，乾草的束，很規則地排列着。以這爲背景，披着紅色頭巾的農婦是在積載車上面開開了她們的飯菜的盒子，這也是一種畫中的景色。

西比利亞的淡霞和夕日，固然是旅行西比利亞的人所不能夠錯過的美景。但是，比較了這個，西比利亞的月夜，尤爲一度接觸便畢生難忘的奇觀。縱然西比利亞之空，就紺青的深濃而言，不及南方之空；而就牠的美麗而言，則和牠位置在同緯度的任何國家，都及不到牠。西比利亞的月夜之美和夕映之奇，正是地球上的一大誇負。夜空之星，在西比利亞，也像在南國一樣，很大地顯現着的。

某個視察者曾謂西比利亞的花色，比較了其他地方格外鮮明。實際西比利亞的姬菊，並不像其他地方那樣單純的黃色，而呈示出橘色來。西比利亞人種呼這種色爲血黃色，也正不爲無理。黃的向日葵，在西比利亞，也變爲橘色。據說：西比利亞的風景攝影，所以能夠格外清楚明顯的，不僅由於攝影技術，大多是由於西比利亞的乾燥透明的空氣之故。在柴霍

夫的某個敘景之中，曾經用驚歎的心情描寫西比利亞的女人在西比利亞的太陽越過了窗而放射着輝煌的光線的所在搽着粉的一回事。

西比利亞的獨特的自然，免不了影響到西比利亞的藝術家。詩歌方面的沃姆萊夫斯基，繪畫方面的蒲爾貝利，音樂方面的萊蒲夫，他們的藝術，在強烈地表現出西比利亞的地方色彩一點上面，是一致的。

二 冬之情趣

俄羅斯的冬，是在十月末左右來到的，一直繼續到四月中旬乃至下旬。在這期間，各地寒暖之差大抵相同。因為寒氣凜烈，一顆樹都沒有遺留着青葉的。俄羅斯的冬是澈底的，自然界不必說，連人間的服裝，步調以及人相，一到冬季，也都全然一變。如果和春夏秋冬循序而來的日本季節相比，那麼俄羅斯的季節完全是不自然的。原來牠是夏而冬，冬而夏，這樣不規則地飛越着的。牠的變化是極急激的。不消說，這並不是說沒有秋季，秋季有是固然有，但牠却不是像日本那樣，好像迎迓冬季的徑路那樣綽有餘裕的秋季，乃是好像夏季的透

氣那樣，祇是極短暫的一瞬間。

因此之故，一到了夏季將終，在俄羅斯，不論任何人家便都買好了薪柴和石炭，堆積在家宅的周圍，高度和家宅相齊。這些都是在五六個月的長期的冬季間，充作暖爐的燃料。因此，從九月到十月的期間，不論在俄羅斯的任何都市步行，在任何村鎮遊覽，都可以看到凡是載貨馬車，悉數像山那樣堆積着柴薪和石炭而排着行列。一方面，不論那一家，都是全家總動員，忙着將窗戶密閉，使夏秋的溫味不從室內逃去，冬季的寒氣不從外部侵入，到了那時，一家的主婦便埋頭於一冬中食糧品的貯藏工作，購買馬鈴薯，鹽漬胡瓜。這樣子迎冬的準備一就緒，冬就在人間的鼻鬚，鬚鬚以及眉毛上面塗上了雪花，將小孩的雙頰染成林檎那樣紅，使人們厚厚地裹起了毛皮的外套，並且使三頭曳的曳車響起鈴來了。

於是，寒風是從北方運帶了雪來。雪是伴隨着嚴寒。於是，冬是完全占領了天地。俄羅斯人是『今年的冬是非常地嚴寒喲！』這樣說着而感到喜悅。萬象都凍死了，任何一種生氣都找不出來。但是，奪去了外界的生氣的冬季，却給予家庭以生氣。在緊閉着二重的窗的室

中間話的蕾是放着，歡笑的花是開着。肥碩的母親，像雌鷄那樣擴展着雙翼，擁抱着很多的小孩嬉戲着。暖爐拖出了血紅的火舌，舐着牆壁。於是，大家都『有那位客人來了！』這樣叫了出來。不知那一個掉落了羹匙了。一回兒，大家又『又有那位客人來了！』這樣叫了出來。在這期間，彼得洛夫君是嘴裏滿含着雪而蒞臨了，伊凡諾夫君是鼻子凍得通紅而蒞臨了，希特洛夫君是在鼻髭上面掛着冰柱而蒞臨了。

季冬對於俄羅斯人，是一個齋來歡樂的時季。在年青男女之間開放着戀愛之花的是在這個時季；乘在三頭橇車上面，兩個黑影在冰上馳騁的，是在這個時季；年青的兩個影子擁抱起來，笑着，囁着，在白雪上面描出了影子來的，也是在這個時季；窈窕的少女委身於強壯的男子的腕中，將整晚在夜會的舞蹈中消磨過去的，也是在這個時季。

四季雖然各有牠的景色，但是像俄羅斯的冬季那樣特徵顯著的時季是沒有的。其中尤以雪景爲俄國的名勝中之名勝。萊爾亞蒲魯氏關於俄羅斯的雪，有如次一節的記述。

「俄羅斯的氣候中，最長久並且富於特色的，是冬季。積雪蔽着山野，埋着河海，滿目體體，沒有一件遮阻眼界的東西。在日中，在月下，燦然呈示出一種非常的壯觀。即在闇夜，也因着雪光的反射之故，足以欺瞞白晝。月明之夕，幾乎使我們忘記了身在人間。因此，冬季的長夜，乃是都人士驅着柁車從事清遊的最良的時候。田舍的農夫們也三三五五相攜着而齊集在廣場上，吟咏着歌謠，舉着舞蹈，在天真無邪的歡樂中忘掉了夜晚的向明。這樣子，一百五十日乃至二百日間被雪埋葬了之後，漸漸到了四月，於是天地俄然一新，雪溶了，冰解了，大地露出了骨來，水是從冬眠中覺醒過來。」

雪景中呈示出最最美觀來的，乃是朝日在雪凍上面升出來的情景。大地化成爲一片的銀世界，天空呈示出透明的淡藍色，劃着天空而聳浮着的樹木，點綴着幾億萬精巧的花，不論枝，不論葉，都凝着粉粧。這種幻想底的景色，真足以使人精神恍惚。詩人蒲寧曾有歌詠初冬之晨雪的詩如下：

在白銀般染着霜的窗上，

有如菊花般的東西是開着。

在上層的窗玻璃間，蒼空是耀着，

屋頂，是被粉雪掩埋着。

爲了寒冷而元氣十足的太陽一昇了出來，

窗是反射着金色。

是個隱靜的愉快的生氣勃勃的晨朝！

在一切的東西上面，雪是像毛羽那樣粘着。

晨朝，使一切都鮮明清新。

我看着大空的色彩而出神。

這樣子，直到中晝爲止，

銀色的菊花將開在我的窗上吧！

x

x

x

x

俄羅斯的冬季，使人聯想到雪，而雪又使人聯想到橇車。橇車有三個車頭，是俄羅斯名物之一。月明之夜，在街頭或在郊外，乘着橇車而馳驅，乃是俄羅斯人無上的娛樂。蹴着冰的馬蹄聲，軋着雪的橇音，威武揚揚的鈴聲——這種種音聲合成一片，足以使人想像起契谷夫斯基的名曲『三頭橇』來的。

高哥里在『死了的農奴』之中，在主人公齊齊谷夫從某鎮乘了橇車逃出來的一節中，以橇車象徵俄羅斯，如次說道：

『是的，你俄羅斯不是也像橇車那樣不停止地奔出去了嗎！在你的後面，砂煙是飛騰着，橋樑是傾軋着。你是一切不顧地飛越行進着。路傍的人是吃驚立停了而說道：『你不是雷火嗎？什麼！那個好像血凝般的火球，乃是具有可怖的魔力的馬嘯！你是什麼種類的馬啦？全然像是在兩肩上担着旋風那樣啦！那匹馬，不是好像被天神乘着那樣，連蹄都離開了大地，用着鋼鐵般的四肢在空中軒昂地飛躑着嗎？俄羅斯嘯！你將飛奔到何處去呢？』但是，並沒有回答，僅僅那附在馬上的小鈴發出聲音來罷了。在空中，呻吟聲是聽到了，旋即像山風

那樣漸漸高起來。俄羅斯是愈加繼續着牠的瘋狂的飛行。於是，地球上的其他的國民，王國以及帝國，都倉皇讓道，顯出惘然失措的樣子來……」

不可思議的是，在這一節文中被象徵着橇車的俄羅斯的武士精神，雖然在百年後的今日，憑着蘇維埃俄羅斯而實現出來，但是橇車這樣東西，却從革命後的蘇俄國土中消影匿跡了。

在俄羅斯的曠野之中，時時有可怖的吹雪發生。在曠野中驅着橇車的場合，時時有遭遇這種吹雪的事情。北國的吹雪和暖國相異，乃是雨雪同時被烈風所捲，猛然襲來的雪嵐。如果遭逢到了這個，那麼旅人馬上迷失道路，往往被雪掩埋而至於凍死。在俄羅斯，冬季行路者的唯一的標識，乃是車轍的痕，或則設置在路旁的樹枝的柱。但是如果這種雪嵐襲來，那麼轍痕也沒有了，柱也找不到了。於是，馭者或左或右地驅着橇，這裏那裏迷誤了一回之後，終於以為發見了道路而一直線地向前馳去時，有時又感覺到向着原來的道路後退了。有時也有在同一條道路上屢次屢次反覆迂迴的事情的。在俄羅斯文學中，描寫這種

雪嵐的光景的是很多的。其中如普希金的『雪嵐』以及托爾斯泰的『主人與僕』更是大家都知道的。

在俄羅斯，冬季防寒所不可少的裝置之一是暖爐。這種暖爐，也有角形，也有圓筒形，並且有使用光澤瓦的奢侈的東西。作為俄羅斯建築的特色的，都會的住宅，牆壁非常厚，窗子都是兩重，所以祇需燒起暖爐來，那麼無論怎麼的嚴寒，室內總可以保持六七十度適當的溫度。

戶外雖然瘋狂着淒厲的吹雪，而在被雪所掩埋的屋內，則年青的男女們圍着燃燒着的暖爐，飲着熱騰騰的紅茶，歌唱着民謠，耽樂着舞蹈，不知天之將晨的，乃是舊俄羅斯的慣例。在往昔，俄羅斯人的第一流的哲學哪，幻想哪，民謠哪，農民藝術哪，以及男女的性的關係哪，全都是從這種可親的暖爐的周圍產生出來的。

三 春之魅力

俄羅斯的春季，雖然從三月八日起，約繼續三個月，但是呈现出真正的春之氣分和情景的，乃是從四月的復活祭前後的嫩葉時分起，以迄五月末的五旬節左右爲止的比較短暫的期間。初春雖說是春，但冬季的餘威尚在，自然被殘雪掩蔽着，人間也被復活祭前的大齋期的幽暗的氣分所幽閉着。

但是，一到了雪消冰解之初，亘歷五六個月的長期間被冰雪所蔽塞而鬱結着的自然的偉大的潛勢力是一齊發動，在不到一禮拜之內，草木吹出了新芽來，山是燃燒着綠色，河是氾濫起來，家畜是飛出到屋外來，春之洗禮是以一瀉千里之勢而施行着了。因爲是大陸，季節的變化比較翻掌還更急激。在昨日以前，一葉都不掛的樹木，今日是迅速地染上了新綠。在昨宵以前還掩埋着山野的積雪，晨起一望，已經綺麗地溶解開來，小川是快樂地響着，暖氣俄然增加起來，薰風陣陣吹上頰來了。

春！這對於北國的人民，是一種何等具有魅力的名詞喲！自然因着春而入於躍動的生活，人是因着春而入於歡喜的生活。春對於俄羅斯人是價值千金的。在他們的迎春的歌曲

中，有如下的幾節：

『春喲！美麗的春喲！

春來吧，帶着喜悅，

帶着大大的惠賜，

帶着高高伸展着的麻，

帶着深深澎漲着的根，

帶着豐盈的穀類，

美好的燕麥和裸麥，

高大的桑麻等東西都稔熟吧。』

『美麗的春喲！

將乘着什麼來喲？

將乘着什麼來喲？

乘着鋤來吧！

乘着馬銜來吧！』

這是俄羅斯人從三月左右起開始歌唱的歌謠。從這兩節歌謠裏，我們可以看出他們
佇待春來的心理。

在俄羅斯，春季是以雪的溶解，河水的氾濫，牧場的洪水開始。這些情景，在俄羅斯，又正是一種奇觀。平原成爲了一片汪洋的巨浸，水中的樹木，像淡淡的銀影那樣微微蕩漾着的樣子，是極爲夢幻底的。而且，在那時分，在復活祭前的受難週間，在教會中夜勤終了了的敬虔的人們，深更半夜，或則驅着橈，或則雇着小舟，或則徒步，在積雪溶解的水上渡涉回去的光景，足以使人髣髴到一種和人世隔離的神祕的童話的世界。俄羅斯的春之洪水，並非是像西歐諸國的急流那樣出其不意地襲來，並且企圖逞着破壞力的，牠的來臨，乃是像時計的指針那樣正確，對於幫助舟行，刺戟貿易，霑潤牧場農場，以及培養植物，都有甚大的資助。但是在這個雪解的時季，對於外國人，却是一個最不愉快的時期。因爲一望都是泥濘之海。但

是倦厭於長期的冬季的俄羅斯人。却非常喜悅地迎着春，接觸到了春之慈雨，便感到一種恰如久旱得雨的喜悅。

『雨喲！降啦！降啦！

降在婆子的大麥上，

降在老爺的小麥上，

降在娘兒的麻上，

淋漓地降吧！』

這是這個時分所歌唱的俄羅斯民謠。

x

x

x

x

在雪解的時分，在西比利亞邊境，時常使夜行人吃驚的現象之一，是野火的光景。長期間作爲雪的敷褥的枯草，一旦雪消，便變成爲好像在曠野中滿敷着毛顫那樣的草原。在這草原中，從機關車的煙囪裏面吐出來的火花，像吹雪那樣散播着，在晚間，時時現出火之海。

來的情景，實在是任何地方所看不到的壯觀。據傳說，在西比利亞北部的鮮苔地帶，在某一個時期會發生過野火的事情。這種野火雖然繼續了三十八年，而牠的燒燬的痕跡，却不過西比利亞的僅僅一局部云云。這種野火，有時雖也齎來意想不到的災害，但是在另一方面，却有很多利於農作的地方。原來，農民耕種了燒燬的野原，立刻蒔下種子，那麼可以連一次的肥料都不施用而獲得甚大的收穫的。

原野中嫩草一經萌芽，家畜的放牧便開始了。朝晨，很早便將家畜之羣趕出，傍晚時分再從原野趕回去的光景，乃是俄羅斯之春的一個奇觀。春季，是家畜的交尾期，尤其在俄羅斯，在長期的冬間被拘束着的家畜之羣，突然被解放到了自由的世界，被給予了自由交接的機會，因此牠們的春機發動也格外猛烈。這個，並且也影響到了人類。在農村裏面，一到了春季，男女之間，野外的密交和草原的野合是盛大地施行着。俄羅斯人的兩性關係，所以近乎野獸底的，也是由於這個緣故。在高爾基和阿茲巴綏夫的小說裏面，赤裸裸描寫這種場面的，是很多的。

四月過了一半，復活祭來了。復活祭不僅是一春中，並且是一年中，最盛大的祭典。這個祭式繼續一禮拜，這一禮拜被稱為光明週。在這時間，人人都休業，耽於歡喜和娛樂之中。這個時分，恰恰是四十日間的長期的大齋期終了，受難週間也已過去，冬季的蹤跡已經消逝，大自然在嫩葉的新綠上面蘇生起來，人類也憧憬着新的希望的時候。這個祭典，被俄羅斯人最嚴肅最華麗最熱鬧地加以慶祝的，正是不為無理的。也有人以為自從蘇維埃時代以來，一切的宗教儀式已從俄羅斯國中完全消滅，其實不然，原來在有些地方，反而比較舊帝政時代更加盛大地舉行着。

從復活祭起，以迄五月末的五旬節為止，是俄羅斯春季中最好的時候，雖是多雨的大陸，而惟獨在這個期間，每日繼續着晴明的氣候。對於俄羅斯人，這是一年中的黃金世界。原來是被幽閉在冬雪之下，沈埋在大齋期的陰鬱氣分中的人們，到了這時候，突然被解放到了屋外的世界中，在原野中，山中，河中，公園中，各各尋求着歡樂。遠足，乘馬，散策，野宴，摘花，釣

魚等等行樂是漸漸盛行了。在冬季的期間寂寞無人的公園，現在是每晚因看音樂、舞蹈、歌舞、戲劇等娛樂而呈现出沸騰一般的熱鬧來。所以在這個時節，如果去訪問俄羅斯人家，那麼主人大多不在家。即使偶爾在宅，但也很少在屋內，大多總在屋外花園或則果樹園遊觀。主人請客，也在屋外的食桌。女人們在復活祭的期間，將冬季的黑衣卸掉，一度換上了白衣之後，便一直到夏季為止，始終穿着白色的衣服了。即使偶爾有一兩天寒冷的日子，也決不再度裹起黑衣來的。春之氣分，即在她們的服裝上面，也是被象徵着的。

一進入了五月，春是漸漸濃甜。在原野中，各式各樣的草花是雜亂地盛開着，梅、櫻、桃、梨、林檎等樹，各各凝着粧，在周圍放出馥郁的香氣。燕和鶯從南方的溫暖的地方歸來。森林裏面，小鳥的歌唱是再度響出來。花園裏面，胡蝶戲嬉着。花間，蜜蜂是哼着。北國的自然，也是很變化多趣的。

在這個時候被祭的是五旬節（復活節後的第五十日）。這時恰值花的滿開期，會堂的內外都用花來裝飾，所以被稱為花之祭。在這個祭的時候，俄羅斯的田舍中，用各種的織

物飾着轎車，在這上面豎立着偶人而巡迴拉曳。又在被呼爲春之木的白樺上面懸掛着花環，貢獻着供物，在這四週唱着歌，踊舞着。又在小川之濱，村中的女郎們是羣集，一邊唱着小調，一邊將花環投入水中，根據牠們的浮沈，各各占卜着戀愛的命運和未來的丈夫。

在俄羅斯人這樣子沈浸在晚春的情趣中的期間，不久，大陸性的苦悶沈重的夏之氣息又來訪，陽氣是迅速地成爲了蒸暑，土地乾燥起來，今日以前的青葉和花朵是成爲了泥埃。於是，俄羅斯人便再度尋求綠之世界，向着夏之別莊地出發了。

四 夏之行樂

長期的冬季已去，春季一來，在不到一個禮拜之內，山是萌芽着綠色，草木是吹噓出了嫩芽，汜水是汜濫，人畜是跳出到戶外去，自然界是俄然呈示出了活氣，萬物是蠕動地移到活躍的生活去。但是一剎那間，追趕着春之蹤跡。大陸的蒸暑的夏季是氣都不喘地蒞臨了。於是，在冬季的期間包裹着黑色的毛皮的外套，蹲居在有如熊穴一般的冬舍裏面的人們，現在是像被吐出來那樣地流出到屋外來。俄羅斯人，從這個時候起，一直到寒冷的十

月末左右爲止，是繼續和大自然相親而營着野外生活的。野宴和別墅的娛樂是漸漸盛行起來。不論三次的膳食，不論朝晚的喝茶，都是在樹蔭中設置着桌椅而舉用的。

如果如日曜日或是祭日，那麼二三家族合成一團，或則僅僅年青的男女情人相約舉行野宴，或則預定棲宿一晚兩晚，前往別莊地行樂。在決定野宴的前一日，主婦是忙着製造肉饅頭，牛肉包，並且準備着鹽胡瓜以及肉湯等等。出發的時候，裝貨車上滿堆着大小種種鍋子，火酒爐，以及包布等等東西。在另外的馬車上面，則乘着披着紅白青的頭巾的女郎，以及抱着三絃琴，手風琴等等的青年男子們。這一隊人馬，一邊傾軋着凸凹不平的道路，一邊大聲歌唱着，合奏着，向着目的地愉快地驅着馬車。

不久走到了廣坦的平原時，便選定了一個適當的地點而走下馬車。在丘之麓哪，森之中哪，小川之濱哪，安下了陣營而儘量歡樂地消磨這一天。在火酒爐的周圍，飲着，喝着，跳着，舞着，合唱着，奏樂着。也有在林中啞囁着情話的，也有在小川之濱編製着花圈的，也有在青草上面躺臥的。日暮時分，又焚起篝火來，在這周圍跳着『福洛伏特』的踊舞。

當腳底下漸趨黑暗時，他們是向着歸途。在那載貨馬車上面，草花是像山阜那樣堆積着。在這上面，他們是也有蹲坐着的，也有躺臥着的，也有歡呼烏拉的，也有合唱的，完全沈醉於曠野之芬香中了。在這種場合，他們所喜歡合唱的，是恩特萊夫的戲曲『我們生活着的日子』裏面的學生之歌：

像逝波那樣迅速，我們生活在的日子，

日復一日迫近墳墓的我們的前途。

朋友哪，傾注着罷，在這個祝杯裏面——

將成爲怎麼樣呢，我們的前途——

思想着，思想着，我們的前途。

如果死了，那麼便好像不存在於此世間地被埋了，並且和朋友們作樂也不可能了。

朋友哪，傾注着罷，在這個祝杯裏面——

將成爲怎麼樣呢，我們的前途——

思想着，思想着，我們的前途……

一到了夏季，公園特別熱鬧。在西比利亞的大多的都市裏面，市設公園哪，衛戍公園哪，組合公園哪，每一個鎮市，必定有兩三個公園，雖名為公園，但並不像歐羅巴和日本的大都市的公園那樣。並沒有花，也沒有噴水，僅僅是灌木自然地滋茂着，將真正的列樹道略加一些人人工罷了，實在是極原始極粗野的。但是一到夏季，這些粗野的公園却一個個都變成爲歡樂的世界。這和日本等國不同，因爲在俄羅斯，什麼組合哪，股份公司哪，個人資本家哪，這些企業家們，都在夏之一季節間將公園包租去了，以各式各種營業政策誘致遊客之故。一到了五月末，公園企業家便忙碌地着手從事夏之設備，在列樹道上繞着電燈哪，設置露天劇場，音樂堂，餐室，咖啡室哪，發起舞蹈會和屋外散步哪，頻頻地呼召着遊客。遊客僅需以五分或一角的入場券，便可以終宵娛樂着耳目。因此呈现出日本等國所無論如何都見不到的雜沓來。

一到了大陸的夏之太陽終於消失，列樹上面的電燈明亮起來的時候，涼涼的夕風是
不知從什麼地方運帶了音樂來。祇需一提起音樂便安定不住的俄羅斯人。不知在什麼時
候，白和黑是陸續陸續地配成了一對，好幾組好幾組地向着公園的綠海中消逝去。裝出了
威武堂堂的神氣而走着的，蹣跚地走着的，格格格地笑着而走着的，女人，鄭重其事地挾抱
着女人而遊着的男子，這些人們都像從薄暗中被噴吐出來那樣地顯現出來。不久，這些組
的夜遊者，或則在廣場上面跳舞起來，或則在薄暗的列樹道上逍遙着，或則在綠色的長椅
上面坐了下來，或則出神地聆着音樂，或則凝神地觀賞着演劇，或則在咖啡室或餐室裏面
潤潤喉嚨，將夏之一夜在歡樂中送去。一到了九點十點鐘左右，出遊的人漸多，十一點十二
點鐘左右，公園裏面，羣集的民衆是像河流那樣洋溢着，在同一個場所往返着。他們這樣子
耽於各種的遊興，直到東方發白爲止。

再深入一些地觀察，這些音樂，舞蹈，散步，餐室的公園，同時也是甘蜜的戀之安息所，熱
烈的接吻的交換所。現在假定某個俄羅斯人的和平的家庭裏面生出了一種的苦悶來了，

比較了都會也低廉幾成。況且在俄羅斯，別莊地是平生呼吸着不潔空氣的都會人所前往安息的保養地，健康地，而並不是像日本那樣的多餘地。因此，一到了夏季，即是西比利亞那樣的未開化地方，在各都市，前往別莊地的列車是臨時被設備起來。有職業勤務的人們，每日從別莊地方面通勤着。

別莊地，大多是被設在接近都市的海岸，河邊，林間，以及風光明媚的山地上面。不論那裏的別莊地，都是大同小異，所以我且在這裏介紹一番在西比利亞有名的離開海參崴不遠的奧開恩斯加耶，塞滕卡，十九俄里車站的別莊地的夏季的一日。

平日雖然也是如此，但特別在日曜祭日，這些的別莊地是因着當日歸去以及一二宿的遊客而呈示客滿的盛況。餐館和咖啡店，不論什麼時候進去，都是被客人擠滿了。海岸上面，穿着美麗的海水服的男女之羣，是像波浪那樣喘動着。海上，是因着無數的浴客而掀動着。剛以爲在綠蔭之間這裏那裏開着白色的花時，原來這是乘涼的客人取涼的扇子，以及蔽着美人的衣襟的披巾。雖在別莊地，也像都市那樣，有夏之公園，演劇，音樂，舞蹈，遊戲，晝夜

不休止地熱鬧着。雖在這裏，人們也依然都過着蝙蝠般的生活，日中睡眠，夜間活動的。

時時在遊覽別莊的翌朝，拿起報紙看時，往往有在前晚我們所逍遙着的列樹街上發見年青的女人的縊死體哪，前日我們所游泳在的海岸的砂濱，有年青男女的溺死體被沖上來哪等等的記載。遊興之犧牲，享樂，並且死——澈底地享樂到不惜死去的國民，地球雖廣，恐怕祇有俄羅斯人吧！

然則，希欲生之享樂而不可能的人們，不妨到俄羅斯去。疲倦於經營原稿的文士們，題材已盡的畫家，不得宣傳場所的主義者，這些人們，不妨移住到西比利亞去。聖書上道：『在那裏，爲了你們而預備着的邸宅是很多很多。』

演劇和音樂之外，在遠東的俄羅斯各大鎮中，還有叫做『香登』的行樂。所謂香登，是兼有膳食的戲院那樣的所在。正面是舞臺，觀客席可以用膳。叫做『香登卡』的俄羅斯的年青美貌的女優們，是以富豪的子弟以及都市的冶遊郎們爲對手，表獻着極頹廢的爛熟

的技藝。在這裏，也有歌舞，也有獨唱，也有舞踊。大抵夜之十一點鐘左右點起了廣告燈，從十二點鐘左右起，一直舉行到翌晨四時。俗雖稱之爲裸踊，但是現在禁止裸體，所以纏上一層薄薄的紗，否所穿輕飄的舞蹈服。她們的被呼爲蝙蝠，實在是極爲適當的，因爲她們白晝屏息，夜間活動之故。大概像這種『香登』那樣程度在外形上表現出革命直後的俄羅斯的頹廢的氣分的所在是沒有了。

在這裏，我且介紹一下在哈爾濱所看到的香登的印象。我在很早的時候，被引導進了觀客席。正面是舞臺，舞臺直前是奏樂席，奏樂席的此方是普通觀客席，椅子和桌子是多地並列着。兩傍的上等席是一室一室隔離的。在那裏，挈帶着女人的客人是占據着。觀客是冒着夜之黑闇，陸續擠進來。其中大多是富豪的子弟，青年的士官，遊冶郎的夥伴們，以及紳商，將官，等等。此外，日本的年青店員以及有錢的男子們，也挈帶着相熟的藝妓或則娼婦五個人十個人，意氣揚揚地前來。十二點鐘左右，已經客滿。到了一點鐘，幕開，舞女出場，表演各式各樣的技藝。舞踊，歌舞劇，獨唱，趣劇，哥薩克踊，小俄羅斯的盆踊等，接連不斷地表演着。中

間也有以滑稽的風味而出現的男藝員。觀客都羅列着啤酒，香檳，肉湯等飲品，以及高價的菜肴，透過了在舞臺上面舞踊的女優的輕羅，垂涎於很顯明地顯露出來的乳房，豐滿的肉，以及腰部的曲線美，被那些秋波所牽引，露出了得意忘形的臉孔來。越到夜深，舞蹈也越趨於露骨化。到了最後，總是演着不堪逼視的挑發性的東西。這當兒，滿場的觀客也狂熱起來，頻頻叩着手，發出怪奇的叫聲。女優在下場的期間，都換穿了普通的衣服，一邊在觀客席巡回，一邊替觀客斟着酒而獻媚。在這個時間，雙方成立了妥協。其中，也有一邊在舞臺上面舞踊，一邊向臺下物色相當的客人，幕一下，便馬上和對方的男子開始交涉的手段高妙的人。於是，一到了晨之四時，她們便伴隨了已經成立妥協的客人，在那些揭鑿着諾梅拉哪，康姆那太哪等招牌的特別的旅館以及奇怪的宿舍裏面，將整整一天昏沈地消磨過去。

五 秋之詩趣

俄羅斯之秋，比較了其他季節，雖然被目爲是特色較少的時期，但是詩聖普希金曾說過一年之中最愛好秋的話。秋實在是一個如此程度富於詩意的季節。尤其從晚秋以至初

冬的期間，雖然鬱陶的天候很多，在陰鬱的冷雨之中挨過去的日子很不少，但是新秋九月初的兩三個禮拜間，大半是天空一望晴澈，呈现出琉璃色，高遠曠朗到目力不能窮盡的程度，令人生出一種似乎沁澈到心之底裏的快感。

俄羅斯是一個森林與曠野之國，到處都是秋色可愛的景物。說起十月，在日本還是小春，而在俄羅斯則秋已過半，秋色漸趨濃老。一聽到了九月的聲音，雜木林中，黃葉和紅葉便錯落相交，在常綠的常盤木間織出綿繡來，十月便有初雪光臨。這時候，草原是像滿敷着毛氈那樣一望殷紅，野原，則白霧有如掛着棚幕那樣。收穫剛終的畑原中，已經不見農夫的影子，而在果樹園中，則各式各樣的果實已鮮紅地結着實。不久到了在高空，鶴是互相呼應着，雁之行列向南飛去的時候，便不論那裏都相同地繼續着可厭的日子了。詩人梅萊巨考夫斯基的歌詠着無聊的秋思的，也是在這個時候。

正像沈思的九月，秋之自然凋落着的森林，

是以深紅的葉粧飾着那樣。

在悲歎中度日的母親，是將死了的我兒之墓，
以花和錦欄之美粧飾着。

當我眺望着，

淡綠的，如水般的沒有生氣的大空的天涯時，

我在靜寂之中，感到了，

疲乏的心以及趨向寂滅的自然的可奇的一致。

幾許年月哪，沒有信，沒有希望，沒有愛，

噯喲！幽怨的我的沈思哪！

在陰闇的濡濕的古庭中，

最後之花的這個哀愁是光輝着。

一到晚秋時分，北國之都是被有名的霧，小雨，以及粉雪所籠閉，空氣是鬱陶到令人

厭煩的程度。

如次兩節蒲寧的詩，是作為曲傳着自晚秋以至初冬的俄羅斯的自然之妙趣的寶玉而膾炙人口的：

在如死般的鉛色的天空下，

冬之日是沒精打彩地陰沈着。

松林是無際限地連續着，

蜿蜒到遼遠的村里。

僅僅霧是像乳那樣青，

調和着那好像什麼人的沈靜的哀傷那樣的，

這個雪之曠野的，

遼送的薄暗的景色。

在秋之麗日，踏着落葉，在郊外的墓地散步，那是最最傷心的一件事。我在一九二八年之秋，爲了參加托爾斯泰誕生百年祭之故，而前往莫斯科的時候，曾經悠閑地體味過這種樣子的秋之一日的。

恰恰是九月半的某日，我伴着當時留學中的石田君而往莫斯科郊外散步。我們最先在那個據說當年拿破崙侵入莫斯科時曾於此駐足片時，俯瞰這個俄羅斯的舊部而得意地『呵呵，你亞細亞之都喇！』這樣感歎過的具有歷史的因緣的雀丘上面遊觀。我們從丘上的一茶亭中，眺望這個以拿破崙戰爭記念而建立起來的金色屋頂的救世主堂爲中心而向四方擴展開來的莫斯科市的全貌，而回憶拿破崙的當時。降下了丘，我們渡過了莫斯科河的渡頭，走出到廣漠的野原的起端處。這裏是帝政時代年青的男女學生以野宴爲托辭而在草原之上絮語着戀情的諾僕。第維蒂安的野原。而到了今日，這種豔跡已不可復見，僅成爲一片荒野了。通過了這個野原，我們又去訪謁那個以有如城壁那樣的外廓以及紅殼色的鐘樓而著名的諾僕第維蒂修道院革命後這個修道院，也被使用爲博物館，所以除

了土曜日曜的禮拜式之外，修道師的影子是連一個都沒有。我們自始便知道這個，所以我們訪問的目的，並不是參拜，而是巡禮修道院境內的墓地。

我們先遵循沿着白色的城壁的柳的列樹道下降，從修道院的後面的木戶進入境內時，便走出到四週圍有外壁的新的墓地。在廣闊的墓地之中，葉色薄薄的亞麻那拉西樹和染着紅色的低矮的白樺是佇立在這裏那裏。在這裏面，用新的木柵以及石坦圍繞着的石碑，用土瀝青塗着的白色的十字架，小小的張着玻璃的靈屋，薰着新鮮的草花的新的土堆，這些墳墓是好幾列地整然地相並着。大概因為樹木並不鬱蒼地繁茂着之故吧，這裏並沒有像日本墓地所有的那種陰暗氣分。

走近了區劃着新墓地的本堂的城壁，最先映現在目前的，是革命作家夫爾馬諾夫的墓碑。殘留下了『察巴安夫』『赤衛軍』那樣不朽的名作而很早去世的赤衛軍指揮官的這個作家，和普羅列塔里亞革命的燦然的鬥爭的歷史，以及被貢獻與自己的榮譽相共，現在是安眠於這個以劍與筆爲浮彫的六尺大的有如鏡子一般的黑大理石的墓碑之下。

了。和這並排，以『阿爾巴脫之戀』『希洛科』以及其他著作而殘留於我們的記憶之中的恩特萊，索蒲里之墓是在着。對於革命後實行了悲慘的自殺的這個作家的悲劇的最後，弔客們是不得不下着同情之淚的。

革命後當着日俄交涉之衝，在我們國人的記憶中還很新的育凡之墓，也直接和這個相並，張着玻璃的小小的靈屋裏面的土堆還新鮮，被很多的花圈埋掩着。其中尤其惹我們注目的，是一個巨大的假花的花圈。這個是和故人交情很深的後藤男爵當年訪我之際，在降雪之日特地參謁該墓而致敬於地下的盟友的紀念的花圈。思想起來，像人類的命運那樣沒有把握的東西是沒有的。其後不久，後藤男爵也列入於亡人之數了。而且，像在國際舞臺上面那樣程度馳着聲譽的育凡，歸國之後，因為悲觀於他首領托洛茲基的形勢的趨於惡劣而至於自殺的這一件事，乃是當時任何人所意料不到的。

從這一排向左手離開很遠，近代俄羅斯最偉大的詩人華萊里·蒲魯索夫之墓是在着。牠的塋域是位置於以本堂的白的內壁爲背的那株巨大的老柳樹之下。是在約一坪半

大小的花崗石的數石上以黑大理石爲臺石，高約五六尺的也是黑大理石的墓碑。石碑的上部刻在白石上面的詩人的橫顏是圓圓地嵌進在。在這下面，僅有華萊里·蒲魯索夫這樣寫着是兩行橫書，其他什裏都不寫。墓碑的周圍用縱樹的枝編製成功的濃綠色的很多的花冠是被貢獻在。大概是傾慕詩人之名的人們所表示的敬意吧！據說這些花冠，陸續陸續地被貢獻來，始終不盡的。在墳墓的一隅，秋海棠承受着秋之日而美麗地開着的，也和裝飾詩人之佳城很相應。

由此潛入了城壁的門，進入本堂的中庭而走時。在這裏的內墓地的左手一端的附近，文豪柴霍夫的墓是在着。在絲毫空地都沒有那樣程度擠緊着而建築起來的許多石碑之間，四圍結着低低的柵的，便是這個。比較了周圍的墓碑的低小，柴霍夫的是特別的高。在四角的大理石的頂上的屋頂形的上面，有三個小小的附有十字架的象徵會堂的圓頂的東西設置着的，乃是牠的特色。四周的墓，都被埋沒在秋之落葉中，唯有柴霍夫的是被綺麗地打掃清楚的。又墓前的焦紅的泥土之間，不論在什麼時候，新的草花總是接續不斷地被

替換種植着，據說雖在初冬之際，欣欣向榮的萬歲菊的花，也是眩人地開着的。據說這都是柴霍夫的未亡人，莫斯科藝術座的名女優沃里加·科涅貝爾的優美的盡心。據說每週藝術座休演之日的黃昏時分，如果我們前往墓地看時，那麼一定可以發見跪在柴霍夫的墓前，貢獻着敬虔的默禱的未亡人的姿態的。

六 白夜之都

如果提起白夜，便聯想到俄羅斯，如果提起俄羅斯，便聯想到白夜。原來白夜是如斯程度地成爲了俄羅斯的名物的。尤其彼得堡，即今日的列甯格勒，是作爲一個白夜之都而著名的。

從五月的初旬時分，以迄六月的初旬時分，由於地軸對軌道傾斜的關係，在北國一帶，幾於不知道有夜晚。那麼爲什麼僅僅彼得堡成爲了白夜云云的奇怪名稱的代表？都會呢？那理由是不外乎此：原來因爲直到革命前爲止，彼得堡是俄羅斯的首府，所以歌咏白夜的很多藝術家是產生出來之故。

恰恰到了這種時分時，白晝的光是長久地繼續着，夜晚是極短。雖說是夜，其實是僅僅在真正的片刻之間薄暗一回兒罷了。在不到一小時之間，方纔的夕映又變成爲朝日了。於是市街全體，帶着明朗的線條，透明的空氣，優美的天真的調子，呈示出一種有如穿着薔薇色的衣服的睡眠着的少女那樣的柔軟的色調。這個不到一小時的夜，雖說是夜，也不是真正的夜，不過是有如被着窗帷那樣朦朧的薄明籠罩着四周罷了。這個白夜所反射出來的淡淡的光，是使彼得堡的自然以及住民成爲了某種神祕的恐怖與幻想的夢中的東西。夏之公園裏面的有如幽靈般的銅像，有如凍死了的人的眼珠般的冷冷的玻璃窗，徬徨於現實與幻想中間的焦燥不甯的心之狀態；這些都是白夜的彼得堡的光景。

阿萊克西·托爾斯泰在『奇人』裏面，敘述着如斯的白夜的光景。

『你愛好白夜麼？』年青的人羣是這樣訊問——這是小說的開始。『但是，你們也曾看到過白夜麼？』我是這樣回答。『是的，雖然很多的人寫着關於這個的東西，但是真正能夠理解一個薄命的空想家在這種白夜裏面所嘗到的經驗，並且加以說明的，恐怕一個』

都沒有吧！你們不消說記憶着那個「戴着優美的黃色的帽子，凭倚着木柵的」那個少女的吧！你們大概也記憶着耽讀這篇小說時的感觸的吧！並且你們大概也清楚地記憶着那個掛有花紋窗帷的窗，長椅子，以及在那廣廓的街道上面響着的空想家的寂寞的跫音的吧！並且，你們大概也深刻地感到你們過去是怎麼樣地悲慘的東西的吧……」

這樣寫出了之後，作者於是敘述着所謂『薄命的空想家』在白夜所嘗到的經驗，最後，是如次地結束了這篇小說：

「……旋即我和牠穿過了病院的寢室而向方登卡那方走去。她卸去了頭巾，眺望那微帶黃色的有如在發愁那樣的紅色的落日。落日既不消逝，也不從新蒸騰起來。河水有明亮的所在以及暗黑的所在。在這水面上，石造的房屋是恰像空洞的圓柱那樣映現着……在我們徐徐運着足而走去的方向，從馬上降下來的四個騎士，拿着剛在水中沐浴着的四匹馬的繮繩。他們的影子，是在帶着綠色的東方之空中宛然地黑色地被描畫了出來。兩個人便在這裏分手。於是我一個人回歸到空洞的寂寞的室中，坐在窗際，耽於沈思之中。」

自然的感化是偉大的。一到了那種時候，不論藝術家，不論哲學家，不論宗教家，不論政治家，所有一切彼得堡的居住者，都被白夜之魅惑與刺戟所驅，被一種神經錯覺所惱，晝夜無差別地失去了對於現實和幻覺的感覺。結果，或種的煩悶是在心中擡起了頭來，人是罹着憂鬱症而變成瘋狂。或者無限地笑着，或則無限地哭着。

亞那托里·卡門斯基在短篇小說『白夜』裏面描摹着這種白夜的魅力：

「僅僅家的上層還殷紅地沐浴着有如患着熱病那樣的落日之光，而階下則森然靜寂，連燈火都不點着。車夫是用着無力的倦怠的聲音互談着。通行人的影子，取着各別的方向，口都不開地，寂寞地疾趨着，因為日中被炙暖了的家屋的牆壁已經和緩地回復到宜人的溫氣，所以空氣是充滿了一種緊張的呼吸。誰都不打算睡，而一切却都有如夢境一般，有如好像正在企圖做些什麼那樣專心致志的夢境一般。在貴重的絨氈上面織出來的有如繪畫一般的精巧緻密的色彩，以及好像魔術者的急遽的囁嚅聲那樣細細的瞭然的聲響，一切都有如夢境一般。」

在附近的雜貨店，烟草店，罐頭店以及理髮鋪等裏面，煤油燈的燈影是好像不自然地
被描畫出來的火那樣閃着。人們都穿着惴惴然的脚步走着。放工了的裁縫女工們，從門內
走出來，移動了一下帽子，馬上又像傾聽什麼那樣，用着很注意的神情向薄暗之中消逝去
了。在她們的弛緩的步調之中，除了僅僅疲乏之外，另有一種好像預期着不意的邂逅那樣
的心理潛在着。』

這樣子開始了他的筆，作者便將他在某夜伴同着年青藝術家克羅却萊夫人及其友
人高爾台夫在白夜的市街中徘徊之間，不意被白夜的魅力所囚，徬徨於幻想與現實中間
的一段奇怪的話如次地寫了下來。

『兩個人站停在十字街頭，一個人講着話，另一個聽着。在這期間，天空是瞬息不留地
變化着。一忽兒暗，一忽兒明，一忽兒又像綠色的紗一般了。含着水氣的金色的星，是像幻影
一般消隱了。不可思議地生動鮮豔的夕映，映照在最上層的窗玻璃上面，和赤色的柔和的
煤氣燈相溶合起來……』

兩個人牽挽着手從狹隘的路旁向大街走去。而且是被一種奇妙的不安所驅而靜默地進着步。原來是熟知的街路，現在是好像變成了他們從未見過的盪惑的街道了。直到一小時前爲止，好像企圖着什麼那樣注意很深的夢境般的事物，以及以前的鮮明的乾燥的色彩，在不意之間，好像犯了熱病那樣，全都變成爲朦朧迷離的幻像了。從鐵鑄的門的彫刻起。以迄敷道的圓石爲止，什麼東西都像浮彫那樣，很分明地向近處浮來了。遠方的物象，都不意地漂浮到眼前來，家屋的牆壁，和透明的眩目的窗玻璃相共，恰像戲台的背景，或則觀望鏡那樣地活動過來。

站立在道路的角隅的高塔的圓頂，從五層樓上沿着沉重的空氣而降落到地上來的披霞娜的聲音，被着白色的頭巾而走近窗際去的女人的姿態，以及窗沿上面的枕的端，這些一切的東西，都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新奇而迷淆着人們的眼睛。忽然，在這裏昏昏欲睡的馬的瞳中，突然蒼空的一角是輝耀着了。從在貼鄰啓開着的窗中，茉莉的香是發出了，有如銀那樣白的鬚髯像扇狀滋生着的老人的臉是顯了出來。又在這對面，用布遮蔽着的家具

和用蠟製造起來的夾竹桃的葉子是顯現出來。此外，露出了纖細的足的兩個小小的女孩子是跳躍地走了出來而向橫徑消失去了。

走到了某個河岸邊，看到了在冷冷的柵的對面好像睡眠着那樣的微溫的水，將黑白的牆壁，橘子色的，輪廓鮮明的虹霓的線，以及蒼空倒映着的情景時，藝術家是不能再耐，將忽然消失忽然輝耀着的不可思議的色調，以及綠色，薔薇色，微帶金色的檸檬色等等一一高聲地數出來。輕柔的風吹來，好像嬉戲地在耳際接吻那樣。從公園方面響來的軍樂隊的聲音，是追着遠方的朦朧的幻影的蹤跡而行去。什麼人的輝煌的注意很深的視線，是不斷地從上方注向此方來。忽然，某個窗是發出了有如哭泣那樣的聲響而關閉起來了……

兩個人暫時之間不攜着手，互相遠離遠離地步行着。藝術家眺望着呈示白色的曉之空，眺望着烟沖沈的着的輪廓。忽然，不知爲什麼，今日他所說的話，以及爲感情所衝動而發出來的叫喊。使他自己感到了慚愧起來。他感到一晚中自己所說的無數的話，是還潛居在他的耳根那樣。自己，關於人間的煩悶，自由，以及人們的親和力，果然是從內心的深處訴說

出來的麼？並且自己果然是由衷地愛着人，或則憎着人麼？一到了這裏來時，他已經什麼都不明白了。自己不能夠解釋自己的行爲這一件事，又引起了他的一種幾乎欲狂的羞恥心來了。於是，某個清明之曉的惡夢開始了。大空雖然晴明清澈，而克羅却萊夫却感到了一種打算將自己的衣襟和襟飾撕開來的心理。並且打算試使碰到的人們一一立停。不僅如此，他並且不論對於自己，對於同伴高爾台夫，對看平靜的曉之天空，對於寢息着的家屋的窗，都生出一種悻悻的心理來。」

以上是摘錄卡門斯基小說中關於白夜所及於人間心理的影響以及牠的幻境的描寫，實在是將白夜的誘惑的特徵充分傳達出來的。

實在說來，一到了白夜時分，或則突然向着過路的人說出奇怪的話，或則闖進素不相識的人的家中去的奇人，我也曾看到過很多，而其實他們並不是奇人，也不是狂人，而完全是一個常態的人間。而他們做出這種變態的舉動來的，要之是因爲被一種白夜所賦與人

間的某種不可解的，具有底力的，不知其然而然的自然力所左右着，陷入了如果不將這個某種東西加以解決，便覺到渾身不自在的心理的陷穽中去之故。總而言之，他們是成爲了白夜的魔力的捕虜之故。

這個彼得堡的神祕的恐怖和幻想的夢魔，便是使高哥里的心迷惑，使摩蘇爾哥斯基的思想混亂，使戈林加放逐的原動力。他們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和這個都會親近的。但是在偉大的俄羅斯藝術家之中，感到這個白夜之都彼得堡有如自己的家那樣，能夠由衷和這個都相親的人，也並非沒有。但這類人是極少數的。普希金，屠斯妥依夫斯基以及契谷夫斯基這三個人便是。普希金，是藉着在他心內燃騰着的對於生活的光明和信念，而將這個彼得堡的神祕，在『斯彼特之女王』和這相彷彿的『亞奈克杜脫』以及彼得堡的史詩『銅像之騎士』等小說中，並不感到何等痛苦地，率直並且誠實地體現出來的。屠斯妥依夫斯基，是對於這個富於魔力的都會的幻想，具有不可解的，難以說明的親切而生活着的。最後，契谷夫斯基，則作爲這個都會的詩人音樂家，是將彼得堡的奇怪的恐怖，在他的幽玄的

想象力中體現出來的。

要而言之，白夜是彼得堡的魅力，彼得堡是白夜的都會。俄羅斯文學中普希金的『斯彼特之女王』，高哥里的『外套』，『死去的人們』，屠斯妥依夫斯基的『惡靈』，『卡拉孟佐夫兄弟』，『地下室筆記』，『白夜』，卡門斯基的『白夜』，亞托爾斯泰的『奇人』，勃洛克的都會詩等，和是彼得堡的文學同時，並且也是白夜所產生出來的藝術。

七 俄羅斯之名物

是俄羅斯，是有幾種成爲俄羅斯國民生活的特徵的要素，和他們的實生活不能分離的俄羅斯獨特的名物的。除榻車已如上述外，其他更有伏茲加（火酒），沙摩伐爾（自沸鍋），巴尼亞（蒸浴），教會堂等，堪稱爲是最代表的。

伏茲加，是從麥釀造出來的強度的火酒，在俄羅斯國民之間，是很廣遍地被飲用着。是一種無色透明很芳烈的有如燒酎那樣的酒。俄羅斯人不論宴會，不論什麼的會食，如果不先痛飲五六杯伏茲加，那麼不開始膳食的。俄羅斯人，也許因爲北國的寒冷氣候之故，是自

昔便嗜好酒的。往昔有一個名叫烏拉狄密爾的國王，因為打算選擇國教，派遣使節到各國。其時回回教最合國王的意，便擬將牠定爲國教。但旋又聽到回回教禁止飲酒，認爲俄羅斯如果沒有酒便一天都不能生活，因此便中止以行將採用的回回教爲國教而另採用現在的希臘正教了。又俄羅斯的諺語，十中五六都關於飲酒的。由此可以明白俄羅斯人自昔便是飲酒的國民。如果有什麼機會而正式飲起酒來，那麼他們便得費去三天功夫。一天飲一天醉，一天覺醒過來。這種伏茲加損害俄國國民的健康，以及紊亂他們的道德是非常厲害的。因此在帝政時代，伏茲加便已成爲一種重大的社會問題了。於是制定了伏茲加由政府專賣制，規定官舖在某個一定的時間內出賣。這種政府專賣制的規定，初意原在防遏人民的暴飲，並且絕滅混合派拉芬的稀薄的惡酒，使人民得飲純粹的伏茲加。但是這種制度施行之後，酒的質固然改善了，而牠的消費額却反而增加起來。在帝政時代的末期，因酒類專賣而生出來的國庫的歲入，約達十萬萬盧布，幾占全預算的三分之一。國庫雖因此而漸趨富裕，而國民道德則正反對地日趨墮落了。一九一四年俄德開戰之際，俄皇是發布了絕對

禁酒令，這不能不說是一大英斷。尤其在國家多事之秋，況且需要多額戰時費的時候，而不惜犧牲國家唯一的財源，實施禁酒令，這實在是而非俄羅斯做不到的事情。這個和首都的改名相共，是將俄羅斯氣質無遺憾地發揮出來的。不消說像俄羅斯這樣傳統的飲酒國，酒類的絕對禁止自不免困難，但果能因此而節減，那麼所及於國民道德上以及精神上的影響是絕大的。因此到了蘇維埃時代，惟有禁酒令並不解除。但是到了後來，發覺了各種的弊害。例如祕密飲用石油，氣發油，墨水等而致罹疾病的漸漸多起來，因此蘇維埃政府便撤廢對絕禁酒令，在某程度的火酒分子的限制之下，再度復活酒類專賣制度。因此，現在又成爲了飲酒國了。

在伏茲加之外，俄羅斯人所嗜好的飲料是紅茶。紅茶和伏茲加相同，也是成爲他們日常生活所不可無的附屬品的。這個，固然也因爲氣候的寒冷，而另一理由則因大陸空氣乾燥之故。曾經旅行過俄羅斯的人，一定看到過在每個停車場上有巨大的茶釜沸騰着熱湯。

的情形的吧！這是爲了乘客取紅茶的開水之故而準備着的，所以他們雖在車中，也是喝茶不止的。朝晨，中午，晚上，無間斷地飲着。他們並不用普通的茶碗飲，是用大形的茶杯飲的。茶桌上面附帶放着一隻皿，在茶熱的時候，將牠少許少許注入皿中而飲。飲這樣多量的茶，需要多量的砂糖。爲此，又想出了一種自然的經濟法來。俄羅斯人一邊將一個的角砂糖（雖加以叩擊也不碎那樣堅固）含在嘴角，一邊飲着紅茶。直到這個角砂糖消溶盡淨爲止，可以飲很多杯的紅茶。要不然，便將一個角砂糖少許少許地嚙着，這也可以飲四五杯。農夫們，一次可飲十幾杯，一日之量，一人不下五十杯。飲用如斯多量的茶的結果，在俄羅斯，叫做沙摩伐爾的獨特的湯沸器是發明出來了。如果直譯，便是自沸鍋，是極便利的器物，該國的名物之一。在俄羅斯，其他發明品一樣都沒有，而沙摩伐爾却很早就發明出來，真不愧是一個飲茶之國了。這種自沸鍋是由金屬性的圓筒而成，中央是煙沖，火是燃在這裏面。圓筒附有水口，將水放進圓筒，由內部用炭火炊熱，構造雖極簡單，而水沸極快。不論如何貧乏的賤民，在俄羅斯，沒有不具有自沸鍋的。不論家族團樂的時候，有客來訪的時候，一定將磨擦得很

光的沙摩伐爾搬運到桌子上來，作爲比較任何都優的款待。不論怎樣寂寞的室內，祇要有了此物，便自然而然地會愉快起來，溫和起來。因爲是金屬性的器物，所以水一沸時，便發出了好像在歌唱那樣的好音。因此俄羅斯人不說沙摩伐爾在沸騰，而說沙摩伐爾在歌唱了。傾聽着牠的歌唱，一邊啜着放有檸檬的沸熱的紅茶，使冬之長夜在絮絮長談中消磨過去的，乃是俄羅斯人。實際說來，他們的生涯的一半是在沙摩伐爾的周圍度過的。而在這時候，各種各樣的問題是不斷地被討論着，各種各樣的歌是不斷地被歌唱着，至於實生活的問題，那是絲毫都不在他們的念頭中生起來的。如果橇車代表了俄羅斯人的動的性質，那麼沙摩伐爾是代表了他們的靜的性質。

在俄羅斯，叫做巴尼亞的獨特的蒸浴是有名的。這也是被列入俄羅斯名物之中的。巴尼亞有共同浴室和家族浴室兩種。共同浴是足以容納二三十人乃至五十人左右的巨大的浴場。這也分爲上中下三級，根據了等級，浴費也各有差別。大抵自十哥貝克以至五十哥

貝克。

共同浴室的構造比較簡單，在浴場的一隅置暖爐一。暖爐是用石或鐵製成，不絕從下面燃燒着，所以非常灼熱。將冷水或者熱水灑在這個燒灼着的石或者鐵裏面而使之散發蒸氣，將水灑進這個暖爐裏面的時候，須在一定的距離處從側面斜向地灑去。如果從正面垂直地灑下，那麼水氣反射地濺起來，有被灼傷之虞。我的生徒在留學彼得堡的期間，曾因此而喪失生命。

在浴場的一方，沿着牆壁，有石造的階級。在這上面，椅子是長列地並排着。在這階級上昇時，溫度是漸漸高起來。於此，浴客可以根據了溫度的加減而或上或下隨，意選擇適當的座席。這樣子，五十人左右的裸體的男子們（女浴室另設）在椅子上面橫臥作大字形，在濛濛籠罩着的蒸氣之中，致使適當時間的發汗。於是用白樺的皮磨擦着，用有葉的白楊之枝叩擊着身體。如此不僅去垢，並且促進血液的循環，非常爽適。這種乃是俄羅斯人的方法，而對於我們沒有慣習的人，却總是耐不住的。原來上等的共同浴場雖比較可以，而下等的，

則勞動者的入浴很多，不潔的汗臭的蒸熱，實在是使人五分鐘都不能夠安定下來的。

當然浴槽和灌水浴的設備也是有的，但既然是共同浴場，那麼纔不會十分舒適的。

家族浴室，叫做諾梅拉，大抵設置在二樓。因為是專借與一人或則夫婦們，或則一家族，所以浴資也是每一人每小時自一盧布起。而牠的設備也和共同浴場相異，一切的設備都完全，清潔而舒適。浴室也是由脫衣室和浴室兩間構成，非常便利的。至於莫斯科的有名的聖特諾夫浴室，則除這兩室以外，連堂皇的客室都附帶着的。

伏茲加，沙摩伐爾，巴尼亞，這些固然都是俄羅斯人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或附屬品，但這些還不能說支配着他們的內面生活。成爲俄羅斯人的實生活的中心，以及背景，時常支配着他們的內面生活的一大要素，實在是宗教和教會。當然，這是就舊俄羅斯而言；但即在新俄羅斯，國民的大半的心理，如果他們是熱心的正教徒，也和舊俄羅斯沒有兩樣的。

本來，俄羅斯人是世界中宗教心最強的國民。宗教和國民生活深深結合着而放出獨

特的色彩來的國家，大概除了俄羅斯外別無他國。而俄羅斯人的宗教心的強烈，決不是因為他們文明程度的低下，而是因為從國民性的奧處發出來之故。

在俄羅斯，全國有很多的大寺院和修道院，其中具有歷史上的重要意味的也不少。走進了俄羅斯的鎮村，最最觸目的建築物是寺院和教會。而在停車場則設有祭壇，街頭有教堂，即在橋上也有小祠，行路人禮拜不絕。馭者雖然驅着馬，而每行經此等禮拜堂前，一定脫帽劃着十字。根據一九〇九年的統計，俄羅斯全國的寺院及教會數，計五二八六九，禮拜堂二二〇〇〇餘，修道院九四三，其中男修道院五二四，女修道院（尼寺）四一八所。又僧職，即司祭和助祭的總數為一〇一八〇三人，修道師（黑僧）九九〇〇人，修道女（尼）一四〇〇〇人，實在是一個可驚的數目。但是，革命後情勢一變，不僅希臘正教被剝奪去了國教的特權，那些寺院也被反宗教運動所破壞，或則改充為其他文化機關。僧職之中，殺戮或被處刑的，到達相當的多數，所以在數量方面有減少的趨勢。但是國民的信仰，接受蘇維埃時代的教育的固當別論，既然宗教存在着，是依然不變的。

俄羅斯人的家中，各室必安置着一個聖像。朝夕禮拜是不必說，並且在什麼工作開始或則終了的時候，必定要施行一定的儀式。即在用膳的前後，也不忘劃十字的。這個不消說是他們所具有的敬虔的宗教心的表現。他們認爲如此做的乃是真的正教信徒，不如此做的便不是正教信徒。本來的愛國心，以及國民的自負心，和他們的宗教相結合而放出特殊的異彩來的，乃是俄羅斯人宗教的生活的特徵。牠的教會乃是國民的教會，牠的宗教乃是國體、國風以及愛國心的一部。布爾雪維克，和舊俄羅斯的沒落，同時企圖將牠的國教葬去的理由之一，的確便在這一點。

這樣子，俄羅斯人在一般上固然是宗教的，而同時在有教養的智識階級中間，很多無神論者，這也是一件不可諱言的事實。這個，和作爲專制政治的反動，在這個國中發生虛無黨相同，作爲他們的宗教過於墮於形式一方面的反動，這種無神論者是產生出來了，這個，仍不外乎是說明俄羅斯人的生活的矛盾的一件事實吧！但是，我們如果撇去智識階級而注目於存在於純朴的俄羅斯農民間的宗教生活時，那麼在那裏，我們是不能看過了一種

活潑的空想以及充滿着沈重的憧憬的神祕氣分的。並且在其中，中世紀的生活氣分是成爲了牠的顯著的背景。突破了北國的一望澄澈的碧空而高高聳峙着的大寺院，在這裏面施行着的莊嚴的禮拜式，禮拜式之間所歌唱的莊重的四重音的讚美歌——在這種敬虔的宗教的表現的奧處，是不得不感到他們的熱烈的宗教心的閃爍的。

八 鐘與傳說

因爲革命前的俄羅斯是世界第一的宗教國，所以寺院之數很多。僅就信仰的中心莫斯科一地而論，自古便『索洛克·索洛考夫』（四十之四十倍）這樣說着，相傳有一千六百個寺的。不消說這不過是形容數目之多罷了，而普通據說有八百零八寺的，大概是近於實數的。因此鐘樓之數也和這相當。實際說來，雖稱莫斯科爲『鐘之都』也不爲過言。

例如在復活祭的晚上，以夜半十二時（復活祭是從夜半開始的）爲期，以克萊姆林城內的大伊凡寺的鐘爲記號，八百八寺的鐘合着調子而傳佈基督復活福音的時候，在古都之空，真像是一大交響樂在演奏着那樣。像這樣程度足以引起莊嚴之感的事情是沒

有的。近代俄羅斯的大文豪柴霍夫是『雖然僅僅爲了要聽復活祭的鐘音，也有前往莫斯科的價值』這樣說的。現代有名的作家科潑林，也在他的小說『閑人』之中，如次地描寫着復活祭前的大齋期的鐘音：

『在城市之上，涕泣於罪的大齋期的有如沁入骨髓那樣的悲哀的重長的鐘音是響徹了。大聖堂的巨鐘，以綿密沈哀的調子，並且嚴重地，共……共……這樣每撞一下便長長地發出響聲來，牠那富於彈力的音之波動是一邊震動着。一邊向空中消逝去了，正這樣時。應和着這個。其他的鐘樓的鐘是也響出來了。尼基他·摩都尼克寺的鐘是發暖着。尼古拉寺和維塞洛克寺，是以寂寞的短促的低幽的有如叫喚那樣的聲音應答着。於是，河的對面的尼寺，那有名的『銀之鐘』是有如訴苦那樣，有如嗚咽那樣，有如高亢澄清的樂之音那樣響起來了。』

雖然是將北國之空詩意地點染着的這些鐘音，現在，也因着蘇維埃政府的嚴重的取締而大半不可得聞了吧！

俄羅斯因爲多鐘，所以有關於鐘的傳說。也有各種各樣。其中托爾斯泰的『盲目之馬』這一篇故事裏面，是書寫着一匹被主人所棄的馬撞着鐘而得救的事情。情節是這樣的：在某個鎮中，住着一個商人。他爲了收款之故，不得不前往其他鎮中去。這個商人的所在，有一頭良馬。商人每次有事，照例是乘着這匹馬出去的。這一次，也依然乘着馬，前往鎮中去，收到了錢之後，便立刻向着歸路。但是，中途走過林中的時候，商人是碰到了山賊的一羣。在危急之際，馬從山賊的手中奮身逃離，背乘着主人拚命地疾馳，終於脫了險。主人一邊流着歡喜的眼淚，一邊立誓不忘愛馬之恩，承諾直到死爲止，養着愛撫着這馬。但是，馬雖救了主人，而自己却因爲奔馳太過而損傷了身體。從這時候起，馬是開始跛足起來，旋又成爲了盲目。這樣一來，雖是良馬也什麼用處都沒有了；因此主人覺得供給盲目的馬以飼料是可惜的。他吩咐僕人將馬驅逐到大街上面，將門緊閉了。

這是寒冷的寒冷的冬季的事情。被逐出的馬站立在門傍而垂着頭，等待主人的容許。

牠進入門中。到了晚上，馬雖苦於飢餓，顫於寒冷，但仍一步都不離去門旁。但是，終於失去了最後的希望，馬是悲哀地離去了住慣了的主人的邸宅，在鎮的街道上面沮喪地徬徨着。一邊步着，一邊伸出了長長的首，嗅着土和壁，採取餌物。但到處都是一望白雪，什麼東西都找不到。馬是到底來到了鎮的廣場。在廣場的中央，吊掛着鐘的巨大的柱是樹立着。在這個鎮中，有着不論那一個遭到了災難或則求救的人，都來到這個鐘傍加以撞擊的風習的。如此，聽到了鐘音之後，長老們以次的鎮中的人們便都聚集在廣場上而處理這個事件了。盲目的馬來到了吊着鐘的柱之所，因為碰觸到了從鐘上垂下到地上的拉繩，飢餓過甚之餘，牠是開始嚙起這繩來。馬每一次用口抽動那繩端時，鐘便共……共……地鳴起來。

高的沈重的鐘音，從鎮的這一端傳到那一端。鎮人聚集在廣場一看，知道鳴動着鐘的乃是商人的馬。鎮的長老們趕緊遣人去呼主人。商人來到了廣場時，人們便將他的馬鳴鐘的事情說給他聽。商人感到了羞恥，馬上憐憫起馬來。於是他懺悔自己吝惜飼料，將馬從屋中逐出使之餓死的這件事情，而向鎮人謝過。於是再將盲目的馬帶回自己的家中，照舊加

以撫養。

從這時候起，鎮中的人們，爲了要記念雖然動物也不得不加以愛護的這件事情起見，將盲目的馬鳴鐘的這個繪圖刻在石上；在這石上記着『義人雖然顧慮到家畜，而不義者的心是殘忍的』這個聖書上面的句子。將這個石樹立在廣場的柱旁，作爲世人的訓誡。

另外一則話，是關於諾扶谷洛特的鐘。往昔俄羅斯的主要的都市，由凡蒂安（人民會議）施行自治制的當兒，在古舊的諾扶谷洛特鎮的廣場上面，有一個巨大的鐘。每召集人民會議時，便鳴動此鐘，召集鎮民。但是，後來到了莫斯科王國，民會被廢止以後，自然這個鐘也成爲不需要，因此決定將牠輸送到莫斯科去。因爲是非常巨大的鐘，所以不容易加以移動。好容易集合了馬匹和人力，運到了叫做伏洛第的鎮來。但是，往後却無論如何不動了。不論增加多少人馬，也仍不可思議地一動都不動。無可奈何，便祇得任憑牠這樣子地放棄在伏洛第，曝露在風雨之中了。但是，在這期間，也許因爲當地的人們覺得可惜之故吧，如果鐘

的邊緣稍稍有些破闕時，便用這些破片開始造起附於馬輓的鈴來。而這個鈴，却不可思議地發出美妙的聲音來；因此突然膾炙人口，傳播到了全國。即在現在，也仍被稱爲『伏洛第之鈴』而被數爲俄羅斯的名物之一的。

因着體積的巨大的而著名的鐘，是有克萊姆里城內大伊凡寺的鐘樓旁的『王鐘』。是重量一萬二千三百二十七普特的世界第一的大鐘。最初是在蒲里斯·哥特烏諾夫時候鑄造；亞歷西·米哈羅伊蒂王時代（一六五四年）改鑄，一六七四年運上大伊凡寺的鐘樓。其後曾墮落好幾次，每次破損改鑄。一七三七年，城內發生火災，鐘的附近的樹林燃燒起來。用水將火撲滅的時候，被燒得殷紅的鐘是呈示出了巨大的裂痕。自此以來，這鐘是這樣破壞着，被放棄在地上有百年之久。一八三六年，有名的建築家蒙勿安倫將牠從地中掘出，安置在花崗石的台上。從此牠又和另一個『王砲』共同，作爲歷史上的遺物而有名了。大伊凡寺，是一個奇妙地和歷史上的事件具有深的因緣的大寺院。一八五五年亞歷山大

二世戴冠式的時候，這個寺的鐘也墜落下來，因此謠傳這是不吉的前兆。果然歷亞山大二世是在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被虛無黨人所暗殺了。

九 戀與歌之奇普希

從南之空，鴻鳥渡了來，在河邊的森和附近人跡之區的森的梢上開始築起巢來的時候，春是來訪杜奈泊爾的流域，因着雪的溶解而氾濫起來的河水，是一直浸潤到遼遠的曠野的奧處。但是，這種濁水，不久也重行退到原來的岸中。到了佩里鵝的雛鳥由牠們的母鳥挈帶着而在葦間覓攪着小魚的時候，南俄佩莎那維耶平原的被春水所浸潤的附近，是被高高的有如絹絲那樣的牧草所覆。每夜焚火的影子，是在這裏那裏的闌中浮出來。而在這種焚火的四周，直到深夜爲止，馬的嘶聲和犬的吠聲相交，帶着哀愁的歌唱的旋律是傳了來，隨着夜風，響渡到附近的鎮和村中，將初夏之夜的淡淡的寂寞味刻進人們的胸中。一到早晨，從這種焚火的附近，被曠野的風雨所吹打的黑眼的男女之羣是在附近的鎮或村中出現，奏着樂器，詠着歌謠，踊舞着，巡行着家家，並且連宴會席或者婚禮場中也都出現着。

助人們的興。此外也有替人家占卜戀之吉凶，待人說親以及小孩子的前途的女卜者，以及牽着學會了技藝的熊，站立在人家的門前或十字街頭，取悅着鎮村的小兒們而博得一錢兩錢的賜予的年青的賣藝者。天一晚，這些人們便在曠野的闇黑中隱去了他們的姿態。而在曠野之中，和昨晚一樣的焚火是又燃起來了。這種人們，在俄羅斯是叫做都伊更，在德意志是叫做蒂哥伊奈爾，而一般則以奇普希著稱的流浪之民，乃是曠野所產的自然之藝術家。

這種奇普希民族，在十世紀的時候從印度的西北出來，十五世紀的時候擴大到全歐洲，亞細亞，北阿非利加，是一種原始的遊牧民，主要以牧馬爲業。他們的言語和梵語相近。而到了現在，已分成爲幾種互相類似的方言。他們既沒有宗教，也沒有文字，厭惡社會的制裁以及國民的義務，而希求絕對的自由。但雖如此，也仍維持着獨特的風俗，具有依賴他人的力量而生活的傾向。作爲他們的職業的，除了牧馬以外，馬之賣買，鍛冶，釜製造，動物的治療，乞食，竊盜等是很多，尤以下筮，歌謠，舞蹈爲得意的職業。在今日的歐羅巴，至少有七十萬的

奇普希人種散在着。至於在俄羅斯，主要大多居住在杜奈泊爾河流域，貝沙拉維亞平原。他們是度着在這裏居住三天，在那裏居住五天，結隊成羣而游牧着的什麼拘束都沒有的放浪自由的生活。作爲他們的不動產的，僅有一輛車，一帳天幕。這輛車乘載着夫妻親子一家而東西南北馳騁着；到了晚上，便張起天幕，露宿在野原。既沒有國家的法律或則近鄰的交際等束縛自由，也沒有四周的事物誘惑身心，在晨朝的日光中醒來，在晚夜的月光下眠去，實在是一個有如夢幻般的浪漫的民族。新生的赤子的舉出呱呱之聲，也在一輛車上，青春男女的耽於熱愛，也在一帳天幕之下。在古昔，俄羅斯的青年厭世或絕望於社會之後，加入奇普希之羣，企圖藉着和他們的女郎們相戀而找尋出生活的真實來的是很多的。因此之故，在俄羅斯的作品之中，自古便很多描寫和都伊庚的女郎戀愛的故事的。在中尤以普希金的『都伊庚人』以及托爾斯泰的『活屍』爲有名。而其他抒情詩中，歌詠都伊庚人種的是多到不能計數的程度。

奇普希人種從事飄泊的旅行時，在敷著紅青黃各種顏色的氈絨的積載車上，全家族

同乘着，唱着歌，談笑着，挈帶着馬羣，在沒有道路的曠野上，從這一端到那一端，有如飄風一般地經涉着。馬羣是他們的財產，牧犬是忠實的差人，有水草的所在，便是他們的極樂淨土。他們一發見了附近牧草繁茂的水邊，便在那裏張起天幕而定下一時期的居住。孩兒們替親拾薪，親替孩兒們調治着雖貧乏而却很快樂的晚餐。於是圍着焚火，在談論往事或則合唱之中忘記他們的疲勞。

在月亮皎潔的晚上，從這裏那裏的天幕之中，年青男女是走了出來，攜手作成了輪形，在月下跳着頓巴林的舞蹈，像河精或野精那樣瘋狂地跳着，直到月亮傾斜爲止。這個對於他們，是曠野之中的惟一的娛樂。在如斯的晚上，年青的奇普希的男女的戀愛的萌芽是滋長了出來。

在奇普希人種之間，僅僅有歌舞和戀。既沒有道德，也沒有法律的干涉。因此之故，他們的生活是享樂的，任情的。時常有重罪的犯人逃來而投身於他們的一羣中的。他們既不探訊新加入他們一夥來的人的身世，而且縱使從那加入進來的本人的口中得知了實情，他

們也並不將他引渡給官廳，他們對他仍是毫不歧視地分給他以麵包，授他以職務。奇普希之羣一逗留在鎮或村的附近時，那麼必定有殘忍的強盜行爲發生。但是，對於這個當地的人們，除了睨視那曠野，默禱那有如妖怪的眼睛般的焚火，早一天離去之外，並無他法。

這樣子，一方面雖是強暴的任性恣意的奇普希，而在另一方面，却不失爲一種可愛的藝術之民。

在曠野裏面僅僅追逐着水草的這種自然界的繼子的生活，如果沒有歌，沒有舞蹈，沒有戀愛，那麼太寂寞了。實在說來，他們的生活，是教他們以歌，踊，並且戀愛的。他們什麼時候都歌着。不論白晝乘在車子上面旅行的時候，不論夜晚一家團聚在焚火四周的時候，不論雨之日，不論月之夜，他們都是將心中所思想的藉歌唱發洩出來。他們的生活以及他們所居住的曠野，不論什麼時候都生育於自然之中，因此他們的歌，不論歌詞，不論旋律，都是率直地表現着純粹的情調的美麗的東西。這種歌唱不僅從他們的口中，並且在到處的劇場以及音樂會中，俳優和音樂家也唱着。並且有借着這種旋律，作成爲很多的羅曼史的歌曲。

來的。

奇普希的跳舞，也和他們的歌相同，是一種美麗的可愛的可憐的藝術。他們的舞，像小鳥一般輕靈快活。在舞蹈中間雜以遊劇的身段，搬上舞臺去，足以充分惹起觀客的興味。

不知道奇普希的歌和舞的俄羅斯人是幾乎沒有的。和這相同，不讀或者不聽在曠野裏面開着的奇普希的戀愛故事的俄羅斯人是也沒有的。

他們的戀是浪漫的，率直的，熱烈的，大胆的。但同時和他們的生活一樣，是任性的，易變的，易萎的戀愛。戀着一個青年的男子的奇普希的女人，對着他自己的丈夫這樣歌道：

老了的夫，可怕的夫喲！

雖然將妾斬着，將妾用火焙着，

如果妾是強的，

白刃也不怖，炎火也不畏！

憎厭着你，

蔑視着你，

妾戀着別的男子，

戀着，將直到死吧！

他是比較了春更柔嫩，

比較了夏之日更熱烈。

他是何等的勇敢喲！

他是何等的戀着妾喲！

妾在夜之靜寂中，

何等地偎倚着他喲！

這時候我們倆，

何等地嘲笑着你的白髮喲！

在廣漠的曠野之中，有時奇普希的一羣和另一羣相遇在一處，共同度兩三天生活的

事情，也是有的。對於始終除了自己一羣之外任何人都看不見的他們，這個是一件何等愉快的事情！這個恰似在長期間僅僅眺望着水與空而繼續着航海的舟人，在大洋的中央和別的船相遇而交換汽笛之禮的時候的愉快。在這種場合，當互相談着所從來的土地的風光的期間，和別一羣的異性戀着了的事情，也是屢次有的。於是這個羣和那個羣再度分別而走上他們的沒有定所的旅程時，戀愛着少女便捨棄了兩親而乘上別一羣的年青男子的車上去。

奇普希的一羣到了鎮或村的附近時，其中的一些人，也有在白晝到鎮村中去工作的。而鎮村中的人，爲他們的人種的美貌以及豐富的藝術天才所魅惑，年青男女捨棄了家而加入他們的曠野飄流的生活的是很多。但另一方面，憧憬於華美的都會生活，捨棄曠野流浪生活的奇普希女人，爲數也並不少。

山寺巡禮

泰理齋

John Long 原著

林林總總之工廠煙突，猶在目前，隱隱可聞之都市喧聲，浮於耳際，乃有中世紀祈福派之修道院，拓宅於西班牙最喧闐活躍之巴洛那市 *Barcelona* 郊外，如螺髻，如蜂房，膠附奇峯峻崖之岩阿，而高踞於喀泰羅尼亞省 *Catalonia* 赭山絳峯間者，是爲芒塞拉修道院，*Montserrat* 西班牙最著名之聖地。全國信徒，每歲來此朝參頂禮，所謂黑聖母者，什百成羣，絡繹不絕。

巴塞洛那市內之繁華與時代化，及其人民之政治活動，已將余腦際所存西班牙古堡陽台響板（跳舞地板）與六絃琴等印像，消磨殆盡。而此邑中尙存之鬥牛場與屠牛者，據當地人士相告，仍爲公衆之娛樂品，亦足使人聞之聳肩而慄股。因此余既瞻仰巴塞洛那埠好萊塢之鉄比達波山，卽準備束裝就道。

瞻謁黑聖母

乃逆旅主人語我曰，先生，盍往一觀芒塞拉乎，是爲西班牙最有名之聖地，奇古特甚，祈福派修道士，更將留客三日，同居修道院內，一伸地主之誼。其地去巴市不遠，君當一謁黑聖母，並借修道院壯麗之風景，一變君之喀泰羅尼亞感想也。

西班牙最有名之聖地乎？余驟聞斯語，不禁聯想其他，如西京瑪德里附近之愛士科利阿 Escorial，爲帝王陵寢所在，惟普通人民，尤其農民，罕至其地。如布爾古 Burgos 爲民族英雄艾錫德 El Cid 之誕生地，但艾錫德縱爲婦孺皆知之人物，亦如英國之洛賓漢 Robin Hood，或美國好萊塢之明星，爲人人所樂道而非崇拜者。

借修道士同居修道院內，更爲世間之罕事，曷爲前此未嘗聞人道及余之列巴塞洛那於游蹤之內，因自法國南部至西班牙風景名區，如格拉那達 Granada 之有亞爾罕伯拉 Alhambra 柯爾多巴省 Cordoba 之拉梅基泰 La Mezquita 與塞維拉省 Sevilla 之亞爾凱柴 Alcázar 及奇拉達 Giralda 等，巴塞洛那適爲游程所經，故便道一游耳。

嗣悉芒塞拉乃一奇峯，修道院依山之勢，壘壘然贅附於懸崖之半，因以爲名。院中黑聖母，爲一木彫偶像，年代久遠，遂致黝黑，惟此山之負盛名而爲西人朝參之所，尙非僅以有聖母故。據喀泰羅尼亞傳說，芒塞拉峯實爲中世紀之芒薩爾伐什峯。Monsalvatsh 聖格雷堡 Castle of the Holy Grail 之所在，亞拉伯人曾呼之爲奇士韋斯 Gristaus 意卽謂石警衛。其山之雄峻險塞可知。羅育拉 Loyola 之伊格納修 Ignatius 負傷後，曾踞此祈禱，然後下山創組耶修士教會，Society of Jesus 爲天主教衛道之中堅，輒近更有芒塞拉聖詩學校，亦負藉藉名。

人人招待

余乃詢逆旅主人，是否須天主教徒方能住於修道院乎？主人對曰：先生，不然，赴山者不問爲祈禱，爲贖罪，爲參哲理，爲訪勝，祈福，派修道士，一例懇懃招待，寄宿不取其值，第當然希望往游者，對於聖課，略有小貢獻而已。

自巴塞洛那赴山，有汽車大道，亦有登山鐵路，游者不論出何道，莫不風景如繪，極視聽。

之娛，循大道而往，既有羊腸曲徑，石磴迂迴之致，若乘三十五哩之火車，則最後數哩內，或用齒輪狹軌車，或用高空架纜線，亦有驚心蕩魄之觀。

余此行既可施施而游，毋容急急爲，遂從逆旅主人言，卽乘火車往。既過巴塞洛那市，向外展布之郊區，駛入薩達諾拉 *Sardania* 之美麗平原，鄉村風光，酷肖美國之加里福尼亞，田野一碧，溝渠縱橫，河底多石，水流初猶平緩，愈上則愈多激湍，更進入於叢林覆蓋之山麓，則加利樹與紅椒樹，成參差不齊之塊團，河水晶瑩，遠望之有若無數大鏡，平鋪其間。

銀色溝渠之外，時時有塵沙積聚之仙人掌，與毛羽紛披之棗棕，呈露郊外本色，而沿途所見高架之水力車，與龍舌蘭蘭之籬落，更爲喀泰羅尼亞陸景之特色。

山色湧現

既而景物漸變，火車入於無規則之小山與宕谷間，樹木漸稀，路線曲折，或墜深谷而過石棧，或貫小山而穿短隧，每上躋高崖，車身輒搖搖如醉漢。

迨進至芒塞拉峯極近處，山色始湧現於前，當車穿隧道而出，突有龐大石峯，似從山麓

躍起，戴千百小尖塔，與天競爽。既而車行益近，距此白洛亭那琴巖，Probingnaetan Mass 僅一溪之隔，則見奇石如林，有圓滑如穹頂者，有高聳如饅首者，更有上銳若尖塔，或瘦削若風琴管者，殊形異態，不勝殫述。自下望之，恍若高張天半之圖畫。

余注視奇峯，幻想勃起，始知此山之列於神祕者，其絕倫拔萃之壯觀，實有以使其數千年來，自別於羣峯也。

至於修道院，初猶無所見，直至火車抵一小站，制動機擦輪使停，始瞥見遠處有渺小之屋宇，似彫鑿於岩際者，其後乃知此渺小之蜂房，實爲闊大之建築物，第以茲山之大大，與之相匹，仍無以異於鷦鷯之小巢焉。

由車站而上，須換乘齒輪車，自此至修道院，尙有五哩，顧以山中空氣清明，視物較近，在常人觀之，殊難信其有如斯之遙也。

未幾，行李與旅客，均徙入兩輛小火車中，於是車門開闔之砰然聲，汽笛與號角之嗚鳴聲，一時俱寂，車身突然一震，車輪徐動，遂由一渺小之機車，微傾其軀，挽曳客車，緩緩出站，軌

道之間有齒板，車輪齧齒而過，以防下瀉，初循山勢下趨，自一高架鉄橋，渡湍急山溪，始向上升。

傾斜之小機車，一陣陣噴吐濃烟，表示挽曳之努力，車身微向前傾，俾駛峻板之上，仍得保其垂直。沿途橘樹檸檬樹橄欖林，與綿亘不絕之葡萄園，如在車傾瀉而下。

既而火車在峻斜之月台前，突然停止，蓋已抵蒙尼斯特洛爾村。風景如繪之小車站，築於斜坡之上，在軌道之南，旅客數人下車後，即步入玫瑰花徑而去。村中教堂之尖塔與紅瓦，猶可自林隙望見之。

火車登嶺如山羊

真正之登山，乃自此始。峻崖與台地，駢列於前，一若敵軍要塞之壁壘。其峻峭處，即山羊似亦難於攀登，因此路線曲折，或紆迴其行，或盤旋而上，藉以稍殺峻急之勢。喘息不止之小機車，遂時時衝登新崖之上，其前則有萬笏朝天之石尖塔，穿入蔚藍之天空。其下則有廣大肥沃之曠野，引起旅客欣喜狂之讚美。俯瞰蒙尼斯特洛爾村，僅似一孩童玩具之小村落。

小溪若銀帶，緊束絳綠色之峯腰，遠在天際，復有庇里尼斯山，Pyrenees 舉其皓首，自雲間相窺矚。

既而傾斜狹長之葡萄園，遜位於高山之森林，麤短之松檜黃楊，及絨葉之橡樹，長自石罅間，最後穿出狹長如線之隧道，突然止於陽光耀目之修道院大門前，其地蓋已拔海三千呎矣。

余甫下車，步登雲梯狀之月台，即有小客棧司關。羣來遊客，此等客棧，皆設在修道院下首大道旁，相距不遠，其接客之司關，莫不盛稱本棧供張之舒適，而詆修道院款客之不周。惟余此來，乃爲專誠嘗試修道院風味，遂不得不謝其盛意，排去衆人，循一短徑，過壯麗之石拱門，入於修道院之廣場。

修道院房屋如蝸牛然，滿布一狹長山谷間，適當奇峯之半，最高之石尖塔，倒懸於千呎之上谷，中幽奧而安全，誠隱居靜修之佳地。向車站一面，屋皆高大，有一宿舍，高至八層，酷肖一旅館，所不同者，祇屋頂有十字架而已。

古風猶存

院中現有建築物，比較尙新，但溯其建置，尙在西元九七六年。據傳記載述，又有一女修道院，建築更早，惜久已廢圯。院中修道士，猶能恪保古風，卽其新建之汽車間，供摩登朝山士女停留汽車者，亦大有百年前之古風。全院屋宇，除禮拜堂及穹形之突出部份外，類皆樸素無華。

拱門以內，卽爲陽光朗照之市集場，山下農民，滿踞其間，人人挾貨以待沽，形形色色之謁聖客，則斤斤論價，購致食物，擾攘之狀，不下都市。其中來自城市之士女，類皆時世裝，農民則戴紅便帽而覆草屨，工人穿絨短袴，長纜及膝，大紅肩帶，多已褪色，其婦女猶以兜紗肩巾，緊裹其首，喀泰羅尼亞模範警察，衣特異之制服，修道士披黑斗篷，兒童長幼不齊，莫不天真爛熳。並有馱籃驢子三數頭，怡然齧草樹下，除彼毫無可疑之西班牙背景外，一切極肖『坎特堡教堂故事』之一頁。

現代文明

旋有人指導余至廣場之一端，登一高地，步入拱廊，其內卽爲修道院辦事處。余初觀之下，不免微覺訝異，蓋登記朝參客之修道士，桌上竟有耀目之電燈，在其右手旁，復有電話一架，初不料祈福派修道院內，竟有此類新發明物。

雖然，此乃余識見狹隘之咎，設稍諳祈福派教規者，將知有「便利是從」之格言，其修道士生活狀況，實未嘗刻苦清厲也。

修道士登記余姓氏住址後，卽告余可在此間留宿三天，於是指定一室，出被單一束，召一普通辦事員，導余至一大宿舍。過陰沉之走廊，廊內雖有電燈，稀疏若晨星，發黯滲之光。旋入一小室，顧雖狹陋而殊整潔，外臨廣庭，傢具簡樸，僅置鉄床二，桌一，椅一，洗盆一，空水桶一。有燭台而無燭，其人出授門鑰，並告以三餐可就食於修道院餐肆而去。

迨其步履聲，漸遠漸微，上帝所惠降此間之靜穆之氣，立即中人欲醉。明朝之陽光，自窗間送入，照耀白堊之壁，爛然眩目，而山間清冽之香氣，更使人心境澄澈，俗念俱消，擾攘塵世，至此已完全相忘矣。

聖像由來

但予猶未瞻仰聖像，據辦事員相告，每晨十時行彌撒禮時，啓示於衆。余乃急赴庭中，時參聖者方魚貫入禮拜堂，彫繪之門，遂隨之入堂，就中央一椅而坐。

余在火車中，曾閱一西班牙文小冊，述黑聖母來歷。據傳記所載，此像尙係聖徒勒克親自彫刻，西歷紀元五十年，自聖彼得奉來巴塞洛那。其後摩爾人北侵，據有西班牙半島西境，基督教修道士，將像藏匿於芒塞拉峯小洞內，距今修道院址不遠，嗣是遂無人知。更不知歷若干年，偶有牧童因附近常聞仙樂聲，入洞探視，始復發見於人世。

當地人士，初欲奉迎聖母下山，惟像雖不及生人之大，願已無法移出，乃就洞築教堂以奉禮。至修道院之建置，則爲赴山朝參聖母者食宿而設，相傳聖母能保佑姻事之美滿，故男女青年，入山祈禱者尤衆。

教堂內之幽暗，適足以反映祭壇之燦爛，其上玉器銀皿，光輝奪目，考十六世紀羅育拉之伊格納修，卽置其劍於此壇。宣誓拋棄軍人生涯，而獻身於宗教。壇上又有一小台，在華燭

圍繞之中，障以絲絨帷幔，余注視此幔，心想聖像必在其內，既而聖詩之聲愈益宏亮，而幔亦徐徐揭去。

余注視幔內，目不轉瞬，前雖熟聞像已年久而黝黑，初不料竟作今日之狀，蓋以白色禮服與淡色背景相襯託，益顯兩手及面，黝潤與黑玉。斯時人人肅然瞻仰，既而幔復徐閉，蓋聖像之給人瞻仰，僅此剎那間而已。

余乃悄然出教堂旁戶，至一鋪砌之路，路旁標有『墮落之路』，墮落之意義，非指路畔驚心動魄之深淵，乃前面一小洞，水泉終年滴落不絕，約步行數分鐘卽至。

奇景展布

洞旁爲芒塞拉風景最勝之一，喀泰羅尼亞省之大半，平鋪目前，地中海蔚藍之水，相去咫尺。庇里尼斯山雪峯，似僅一箭之遙。曩在車中，視若銀帶之山溪，至此細纔一線，山容水意，海闊天空，令人心曠神怡，翛然物外。摩罕默德久求不得之坟墓，其或卽在此乎？因此間確似懸於天地之中者也。

最後晚禱鐘聲，促未返修道院，乃不得不捨此美景，緩步而歸。至則農夫與驢子，均無踪影，芒塞拉山頂，薄霧籠罩，晚日所照處，映作深紅色，如披紗縠。

修道院中

游人在修道院，須自備食物，余初希望或能覓得一大飯廳，修道士與游侶，可以同掉進食。既知不然，修道士顯似另室進餐，耶於何應游侶，則以樓房兩層，闢一餐肆，樓下食物簡單，每餐約三角五分。樓上肴饈豐盛，價約六角。但兩處進餐者，人數均不多，一般朝參客，大半向農民或肆中購食。

入夜，修道院中，靜寂異常，山下村野，盡爲黑暗所籠罩，僅於星光中，依稀可辨山峯之輪廓而已。余悄然入臥室，逆料將靜若在墟墓間，詎料走廊內，雖輕微之步履，亦迴響若大軍之進行，而戶樞之抗命聲，恐可護之神，亦將爲之驚起。余不遑燃燭，迅卽解衣登床。

翌晨，余奮力張其沉重之目，仰觀山巔石尖塔，爲朝日所吻處，盡作玫瑰色，豔麗欲絕。旋聞笑語聲與歌聲，囂然雜作，蓋朝參客已準備早彌撒矣。

妙特靈

未幾，有韻之歌聲，漸漸超出談話聲浪上。余自窗中下窺，則見聖詩學校學生一隊，兩人為行，徐步過廣庭，入教堂門而去。其歡迎初生日之歌聲，猶復餘音嫋嫋，迴盪於侵晨空氣中，有繞樑之致焉。



濕瘡疥用妙特靈藥水

止癢住痛！

脚趾濕癢：癢而且痛
 應用「妙特靈」藥水以治之！
 創傷潰爛：熱癰腫毒
 應用「妙特靈」藥膏以治之！

▲藥水藥膏
 概售大號六角
 小號二角
 到處藥房均
 售。海新星
 藥行經理。

冠生園

最膾炙人口傑作

陳

皮

梅

超山名產梅子
製成
風味雋美異乎
常品

日日常食
開胃生津
歲歲健康

荷蘭消夏記

● 泰
● 理
● 齋

George Alden Sanford 原著

語云：「志乎鳥，則林薄之間，無往而不見鳥焉。」吾人於游也亦然。苟心在乎游，則隨在足以觀風問俗，挹秀攬勝，廣聞見而怡性情；况值花香鳥語，風物清麗之地耶！余庖強恩，而團團之荷蘭人也；常道其國民風之淳樸，景物之美妙，余神往久矣。今歲之夏，始得於假中暇日，在北海之濱，賃一小舍，一償久縈魂夢之宿願。舍不廣而器用備具，每週租值，約合美幣百元，聞前有鹿特丹 Rotterdam 之律師，稅駕於是，吾僕曾爲之執役，因識其處。

余挈眷漫游法 France 瑞 Swizer 和比 Belgium 三國既竟，車入荷境，頓覺景物清麗，耳目一新。露森達 Rosendaal（譯言玫瑰谷）適當兩國之衝，行李檢驗之所，鎮不大而屋舍井然，整潔樸雅，已處處具有荷風；鎮內外遍蒔玫瑰，故有玫瑰谷之稱。余輩去廠肆喧闐烟霧障天之比都市，入此聒靜曼妙一碧無垠之草地，觀荷爾斯打種 Holste'm 之黑牛

白犢，三三兩兩，且行且嚼，咸有悠然自足之色，遠望天末，更有風車，高居林薄間，舞臂以媚來客，恍若置身圖畫中矣。

入荷境後，首至鹿特丹 Rotterdam。顧其埠爲萊因河 Rhine 畔一大商市，不若小鎮鄉村之衣冠人物，猶存古風，表現荷人本色。埠內運河四達，舟楫如織，皆滿載花卉蔬果乾酪雜貨之屬，往來不絕。其舟有利用機力，破浪疾駛者，亦有單桅或三桅，張帆乘風者，更有小艇，仍藉人力或馬力推挽者；在荷舟游，雖間遇風眩之苦，顧往往河高於岸，常有秋水滿舟，行天之上，故其趣至永。埠內有稱蓬葉 Boomplie 者，驟聆之，意必一要塞，乃竟爲夾植小叢樹之廣衢，蓋荷語蓬之音，譯言爲樹葉之音，則有嬌小或可愛意，故蓬葉二音，其意乃可愛之小樹也。

余輩在鹿特丹留宿一宵，卽乘火車過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而達荷北之阿克邁爾 Alkmaar，乃易乘雙層車廂之蒸汽小車，穿越原野，行村落叢樹間，歷八哩許而至北海之濱，抵余寓所在之倍爾琴小鎮 Bergen。此車載客不多，皆附近鄉民，車守絕誠，和易收取。

車資後，卽向余輩行一軍禮，呼余美國先生，常逗留余旁，嗶嗶叩問美國情形，並謂有戚串在美之南達科泰 South Dakota，詢余曾相識否？

余寓建於沙埠之上，爲磚瓦所構，出海面約百呎，故海上景物，得以一覽無餘。三層樓之前，繞以陽台，憑欄遙矚，可見英艦康浦塘號 Camper down，乃歐戰時遇霧失事者。寓中之床，其製絕似輪舟中榻，特較寬廣而精美，室內亦有電燈壁爐之屬，起居室以巨玻璃爲窗，外矚全海在望，窗外有木扉，蓋夜間海風至厲，設扉所以護窗，荷人種好藝術，卽以區區小扉，亦畀屋主人以一顯藝術之機會，其所雕繪，雖皆因襲陳法，絕少新創，而刻縷精細，設色鮮明，亦殊可觀。此寓之扉，所雕皆海上景物，如海白頭翁、螺獅、鯉魚、鎗劍、紐帶藻之類，莫非本地風光。余輩抵寓時，強恩早已布置井然，並招母姊同來操作，其母任澣衣，其姊司雜役，皆能善侍余輩，使人人得有如家之樂，忘其旅中之岑寂，更有牛奶童子，逐日以犬曳車來送鮮奶，又有淺敞之漁舟，時致海鮮，亦皆形奇而肥美。

余離國已久，婦孺輩亟思一嘗故鄉糕餅風味，趁此消夏之暇，嘗謀自製，願詢之當地雜

貨，肆竟不知酵母粉爲何物，囑轉詢藥肆，肆人亦無以應，出一代用品，余婦試驗久之，雖得一美式餅，顧竟如牛蒡慧夫人貽其良人者，堅硬若鉛，非借西王母金牙鐵齒，不易啖也。惟在雜貨肆中，亦獲一慰情之品，卽南洋羣島所產之朱古力糖是，其味微苦，而調合絕精，風味之佳，爲余生平所僅見。

荷蘭與海爲鄰，故多海水浴場，余所居之倍爾琴安海濱 *Bergensan Zee*，尤擅勝名，海灘寬廣而清潔，有柳椅可休憩，椅爲柳枝編成，上設篷帷，可障猛風，又有浴車，駕以馴馬，婦孺輩衣浴衣，乘之入海，晏如也。

八月中，荷俗有兒童海嬉之會，村人預釀獎金，凡所堆沙堡，能捍潮最久者，給獎有差，蓋荷之爲國，半得自海而低於海，故俗有上帝造海人造陸地之諺。今其工程師，方圖壅塞南海，*Zuiders Zee* 拓地二千方哩以爲民居，語云：「與水爭地，」荷人殆實行之者，所以其國防要圖，不在強兵利艦，而在堤埵，一旦堤防有失，農田立返爲滄海，居民將有其魚之厄，爰雖童戲，亦以是相訓練，宜乎其民之以治水獨步天下矣。

去余居不遠，有小教堂一所，爲荷之改正教派，祈禱時村人畢集，儀節莊嚴，而往者亦咸出至誠。牧師致禱，辭恆甚長，諸人悉肅之默禱，莫敢興咳。

荷語與英語相關甚少，字多不易猝辨，余與鄰居，因言語隔閡，遂少往返。有時雖亦效太古遺風，以手勢佐語，然事物無窮，手勢有限，往往易滋誤會。猶憶某次在西班牙，欲觀鬪牛，車夫不解余旨，因伸臂作牛角狀，乃結果竟驅車至港埠，蓋誤會余欲游泳也。以手宣意，往往如是。

荷蘭以農立國，河渠縱橫，幣如蛛網，交通之所利賴，亦農田之所資灌溉，吾人散步原野間，往往遙見帆影出沒，若行舟於草場或隴畝上者，就而審視，固赫然一運河也。

牧牛之業，迄今未替，其黑白色之荷爾斯打種與荷蘭種，俱馳譽全球，累奪錦標。某日，余輩赴伏倫丹 Volendam，嘗過一村舍，旁有牛欄，寬廣整潔，可居賓客，卽窗帷亦以花網爲之，其愛護牲畜若此，宜其佳種之獨多也。

荷酪之佳，遐邇共珍，而以愛丹 Edam 與古達 Gouda 所產色味最佳。阿克邁爾 Alk

market 爲荷北酪業中心，每星期五有盛大市集，是日黎明，四鄉舟車，卽絡繹載酪以至市場之上，舟摩轂擊，貨如山積，其酪皆搓製成球，徑七吋許，陽光映之，恍如千萬金球，詢是奇觀。農夫皆戴黑色無邊便帽，守酪以俟顧客，見客至，則踴躍而出，爭相招致，顧初猶斤斤論價，必久之始各有相就意，既而市集將散，此客復至，片言而洽，農夫卽割酪一方，以爲貨樣，於是擊掌爲定，而交易以成，擊掌之風，猶係歐洲古俗，一擊之後，雙方遵守不渝，其拘束力尤勝於今日律師代訂之契約，荷民質樸，故遺俗猶存，當其成交之後，卽有運佚，以舟形木架，載貨以去，運佚咸衣白色製服，其狀逼肖西劇舞台上之兵士，顧雖業微薪薄，而頗爲荷農所重視，常由鄉人公推，終身操業不改。至酪之未售者，則悉送廠家，輸往海外，諒至相當時期，亦可出現於美國餐桌，惟酪味易變，非蔬果比，無怪荷蘭之餅乾與糕，推爲糖菓中之上品。

荷境少石，道路多以磚砌，平坦寬整，便於馳駛，余輩寓居未幾，卽雇汽車，遨遊荷北諸邑，當赴霍恩 Hoon 時，途中連阡累陌，盡皆佳卉，蓋蒔花爲荷國一大實業，歲以番紅花、洋玉簪、洋水仙、鬱金香之屬，輸出海外，爲值絕巨。每當花時，隴畝間五色絢爛，如敷錦毯，置身其間，恍

入衆香國裏。鬱金香爲荷之國花，其名來自波斯語，譯言頭巾，吾人對此名花，輒連類想及東方人燦爛之頭巾也。當十七世紀中，荷人富庶甲全歐，春秋佳日，競以鬱金香相賭賽，舉國若狂，往往一株名種，植萬盾（荷幣名）以上，嘗有一黑色鬱金香，哈連姆蒔花會出值至十萬盾，合美金四萬餘元，其時全國幾成花迷，往往轉輾售讓，憑名訂價，其花之形態，則購者售者，俱未之見也。嗣經政府下令取締，嚴定禁賭之律，此風始戢，杜邁士 Alexandre Dumas 所著黑鬱金香 “The Black Tulip” 一書，即描寫此時之花狂者。今哈連姆 Harlem 猶爲荷北花卉總市集，余輩乘汽車至其地，則花畦遍四郊，不啻一座錦繡城郭，惜非市日，未克一窮其盛。惟荷國村鎮，常有花市，而客之過其地者，亦必一覽花市爲首務。

余等過恩克輝存 Enkhuizen 時，嘗游惠斯德教堂 Wester Church，教士導觀粗細之雕刻與建築物後，引入會議室，入門，陡覺菸味刺鼻，室中央置長桌，爲長老教士等會議之席。每座皆標姓氏，座前各置陶置烟斗，一管長幾二尺許，亦鐫主人姓氏，桌中央供銅香爐一具，備燃菸之用，足徵尼哥丁（煙葉中麻醉性毒質）之神，亦嘗與諸教士同蒞議場也。余夙聞荷

蘭爲吸菸之天堂，南洋羣島所產菸葉，價廉而質醇，卽優等雪茄，亦僅值美金四仙，若歐戰前，不過一仙而已。故荷人嗜之者衆，往往十齡童子，卽已口啣一枝。嘗有某老人，終身不離菸草，臨終，猶命以所愛烟斗，偕巨量菸葉火柴，同納棺內，並囑家人，凡里中老菸客，咸邀赴喪，人贈烟斗一事，菸葉一磅，務於送殯時，狂吸以娛幽靈，其癖菸若此。今證以教堂所見，可覘荷俗嗜菸之一斑。

歸途繞道過海牙 *Hague*，並游其所謂林間王宮 *House in the wood* 者，是宮殿宇不多，而荷人則常視爲世間最精美之別墅。海牙爲荷首都，多王公邸第及林蔭大道，其建築物之瑰麗壯偉，風景之清幽雅麗，自毋待言。第生活程度殊高，吾輩措大，參觀閱麗之美術館博物院藏書樓等後，宜卽急去，否則囊中青蚨，將不翼飛也。聞女王惠廉敏娜 *Queen Wilhelmina* 每逢星期日，如天氣晴和，輒偕其夫亨利親王 *Prince Henry* 及王女裘利亞娜公主 *Princess Juliana*，步行赴教堂，不知者，且以爲巨室夫婦，王家儉德，有足多者。

荷擅自然之美，加以古風遺俗，流傳未泯。故常爲藝術家陶融之所，其地遂多名畫家，富

于理想力，如雷白蘭德 Rembrandt 之剖析 “The Lesson in Anatomy” 及夜望 “The Night Watch” 一畫，又如路斯台 Ruy sdael 之枯樹，卜德 Pull Potter 之牛，均推世間絕筆。

台爾夫特 Delft 在海牙之西南，爲磚瓦業中心，入其鎮，靜如太古，有紐偉教堂 Nieu

we kerck 者，奧林奇親王惠廉 William Prince of Orange 遺像在焉。親王爲奧林奇王

室之始祖，此係臥像，黑灰石爲座，英姿颯爽，甲冑儼然，愛犬侍其左，卽西歷一五七二年西班牙人行刺時報警救主者也。像上張幕爲覆，承以四柱，亦大理石鑄，皆瑰奇怪偉，係代表自由、公道、胆略、與宗教之四語。教堂內復有格羅忒斯 Hugo Grotius 之紀念碑，格九歲已擅拉丁文，十二歲入大學，十五齡卽奉使四方，不辱君命，嘗有歐洲一怪之稱。惠廉親王古邸，亦在是鎮，西歷一五八四年被弑時之彈孔，猶留牆上，追懷往史，能無慨然。

荷民質樸，富于守舊心，鄉人衣服，猶存古制，婦女裙褲，往往五六襲，一若深恐其體形之外露者；上衣色多姣豔，袖長及肘，不僅便操作，亦以強固亦頰之玉臂，爲荷男子所愛慕，故不

欲其深藏而不可見也。冠多以花網爲之，其式各省不同，故一望面可識其生長之鄉，富有農婦，常戴金冠，狀似戰盔，以金絲爲飾，有某婦告余，其一冠之費，共達百盾，合美金幾四十元，在荷人生活程度中，亦云鉅矣。工人袴極寬博，常服顏色馬甲，上掛頗短，男孩及貧人，則穿木屐，狀如無統靴，倘聞街衢中履聲雜沓，若干騎之奔馳者，常爲學校兒童散學歸也。有時頑童相爭，亦脫屐飛舞而前，所向披靡，可謂絕妙之隨身武器，又荷運河多設閘以資節制，船舶過閘，例須納費，守閘者亦常以繩繫木屐，懸之以取費。

流光如駛，轉瞬而假期將滿，余輩不得不捨風物如畫之荷蘭，謀返故鄉，乃摒擋行李，赴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乘東印度公司輪船，往英之蘇桑浦敦 Southampton，阿姆斯特丹爲荷第一巨埠，水陸輻湊，百貨咸集，有喀佛街 Karver Street 者，銀樓業所薈萃，亦歐陸最繁華街衢之一，其所出銀器，式樣之工巧，製作之精細，可稱卓絕。銀舟之式最多，可作酒瓶架，銀盤則多以風車鶴鶴等爲柄飾，更有銀雪橇銀軍人等，亦可盛物，按此街古爲牛肉市，故有是稱，今則走遍全街，不見一牛肉肆矣。

余輩所乘爲一萬二千噸巨輪，藉北海運河之通航，得深入離海十八哩之阿姆斯特丹，河深且廣，工事至鉅，而海水又高於河水，常自五呎至十二呎，隨潮汐而異。荷人在河口設有一壩二閘，以爲之障，平日船舶出入，兩閘常啓，此閉彼，以遏洪濤。船中執役者多爪哇人，軀幹短小，面頭巾獨巨，所用木材，亦多爪哇產。有名堇木 Palisander 者，色白如乳，而中心木髓及脈絡，則黑如烏木，在余生平所見木材中，最爲美觀。

今者余輩別荷蘭而去矣，海濱之居，名勝之游，皆成陳迹，徒供後日追懷之資料，惟其古樸之家庭，敦厚之人民，與街衢中天真爛漫之羣兒，及馳車舟游之可娛，則常縈網腦際，令余永永不能忘也。

CHUNG WEI STEAMSHIP CO., LTD.



中 威 輪 船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Telephone 11862

SHIP-OWNERS
AGENT & BROKERS

Code:

Cable Address

Bentley's

110 SZECHUEN ROAD
SHANGHAI

"CHUNGWEI"

業 務 要 目

☐ 電報掛號一七八三

☐ 電話一八六二

☐ 地址四川路一一〇號

▲▲▲ 代理部
貨及進出口
一應手續等

辦理租船攬

▲▲▲ 航運部
承辦南北洋
及全球海運

上加拿大採風錄

秦理齋

Frederick Simpich 原著

加拿大僻處新大陸北陲，與遠東向少往來。在國人心理中，或者猶將與西伯利亞等處寒荒廣野，等類齊觀。顧其地雖瀕鄰冰洋，拓植未久，以人民勤於開拓，富源日闢，民生日裕，在英人自治領土中，最稱富庶。而文化之隆，亦駸駸可與美國並駕齊驅。年來力求向外推廣商務，與我國貿易日盛，最近並有派遣公使來華之議。以視西伯利亞之荒漠依然，不可同年而語。文中稱其國力不在面積之廣大，而在加邦人士開發地方之努力，旨哉斯言。在今日地大物博而民窮財盡之我國，尤可深長思也！至其政教實業之發達，如五萬六千英里之鐵路，世界最大之水電廠，航空事業之發展，與航空人才之培養，卽下而至於多朗都展覽會，與國際耕田競賽等，所以爲獎勵誘掖之資者，均可供我國建設之借鑑。本文雖僅述盎剔釐阿一省，但爲加拿大精華所萃，觀一隅，可概全國。爰爲逐譯，以介紹於國人。譯者附識。

英國領土，若一長練，環繞全球，一日二十四小時內，永無日光不照之處。英人常以此自豪。而加拿大實爲其中一重要練環，其位置在新世界國際間，殊占形勝之利。

加拿大面積，大於美國（略等於中國），但其國力，不在面積之廣大，而在加邦人士開發地方之努力。全國一千餘萬戶口，僅集中於毗連美境之一狹長地帶；但在此地帶內，已敷設五萬六千哩之鐵路，試一閱其鐵路圖，東自太平洋，西迄大西洋，恰似張在美加邊界之一大球網。

『鐵路造成加拿大』，詢非虛語。加拿大之建築鐵路，較任何國家爲神速。因此過去二十五年間，其採礦、農田、森林及工廠等，裕民致富猛進之成績，在經濟史上，或亦非任何國家所能望其項背。

曩者，加政府自赫貞公司購回西部廣野，劃分數大省，即以令人不能置信之猛速，敷設鐵路，招徠殖民，輸入機器，建置郡邑；於是洪荒草萊，若蒙魔術，頓成沃野良田；風聲所播，遠邇奔赴。甚至美國西中部居民，亦爲歆動，紛紛棄其家宅，徙往西部加拿大富饒麥田，無慮十數

萬人咸於此天府膏壤，撒種五穀，收穫黃金，直至麥舟如練，循大湖東下，逾大西洋而抵歐洲，成爲世界新奇績。

但加拿大人民，不必純恃麵包以爲食，鑛銅煤銀諸礦，既已蘊富於山林，而今日產金之豐饒，又復突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南斐洲。且其前途之發展，正復無可限量。

昔日印第安人划其獨木舟與冬令旅人馳行雪橇之所，今大都築有鋪砌路面之大道。每值游季，輒有十百萬美人，馳行其間，一覽新北方之美景。綜計一歲間游侶之衆，幾多於當地之居民。

地圖中之安別釐阿

安別釐阿 Ontario 爲加拿大之一省，舊稱上加拿大，而魁北克 Quebec 爲下加拿大，故本文卽以上加拿大爲名。其地爲加拿大首善之區，政教實業之中樞，在於全國，猶工廠中發動力所繫之巨大馬達也。加邦人民三分之一殖居於此，而全國財富出於此省者，又占三分之一以上。是以觀此一隅，可以概全國。

加拿大政府發起之帝國經濟會議，即於本年七月二十一日召集於哇太華，遂令世界目光集中於安剔釐河。大白列顛奧大利亞，紐絲綸，紐芬蘭，南斐聯邦，及愛爾蘭自由邦代表會集於此，研究增進帝國列邦間商務關係之計劃。印度雖非自治領土，亦派代表與議。尚有英國若干較小領土亦然。

安剔釐阿省之在加拿大，農業、狩獵、礦冶、水電、銀行、製造、諸業，莫不首屈一指。僅森林與漁業，稍遜他省。且不僅雄長於實業也，其文化亦足以在國內顧盼自豪，領袖他省。他如魁北克。Quebec，紐白倫斯維克。New Brunswick，孟尼託柏。Manitoba，薩加溪萬。Saskatchewan，阿爾勃泰。Alberta，與英屬可倫比亞。British Columbia，等省，均與美國接壤，而在社會之金融與經濟關係上，與美國最密切者，當推安剔釐阿省。其省會多朗都 Toronto 之報紙，在思想與行為上，俱有美國之風。

安剔釐阿地形，略如一傾斜之半身石膏像，面對赫貞灣。Hudson Bay，南北約長一千英里。南枕大湖，北濱赫貞灣，東鄰魁北克，西界孟尼託柏。

北方之巴特利西亞區 Patricea District，仍大半爲未開闢之曠野，人跡鮮至。其地在傑姆士 James Bay 與赫貞兩灣之西，加拿大國有鐵路之北，面積廣漠，幾居全省五分之二。雖寒荒卑濕，無鐵路與車行大道，無重要村落，但在紅湖等處，已發見新金礦，有新時代之飛機，與太古所遺之獨木舟與狗橈。（狗曳之橈）爲其交通之具。世以遍地原生野林，天然爲野獸之樂園，獵人之寶窟，計一九三〇年加拿大所獲野獸，可取其皮毛以爲裘者，約有五百萬頭；而多數得自安剔釐阿。

考昔日西班牙人周巡拉丁美洲（卽中南美）搜覓黃金之際，英法人民，卽以跋涉此邦湖沼森林之間，訪尋細裘，常以二三襲希世之珍，獲致巨富。

君若欲詢歐人之皮裘狂，曷爲若此？則史冊所載，由來已久。當紀元四百七十六年頃，蠻族南侵羅馬，其人皆披野獸之裘，於是羅馬富人，驚其所奇，競相倣效，遂致風靡一時。羅馬帝國崩潰以後，朝廷之上，更以蒙茸爲貴，披裘襲貂，寢成君王，貴族特有之權利，平民不得與焉。洎乎十六世紀，富商大賈與社交界雅負時譽之自由民，始得以裘爲飾，但鼯鼯皮猶爲

君王禁鬻，他人不得染指。迨後社會日益富庶，披裘者日衆，遂呈供不應求之勢。

俄羅斯人拓地亞洲，亦大半以爲致珍裘爲動機。米德爾敦所著「安別釐阿浪漫紀聞」內，載有西伯利亞酋長一五五五年第一次進貢莫斯科者，爲玄貂一千襲。當時加拿大之發見，對於法國及對於全歐洲之重要處，亦因其爲珍裘之廣大新寶庫也。

法人之注意加拿大也，探裘之外，其次則爲勸化印第安人使其改奉基督教。攷印第安人信仰異教之消息傳入歐洲也，適在改革宗教之際，即在石維爾 Francis Xavier 遠赴東印度傳教，羣奉爲聖人之後。其時各派教徒，競欲往異地佈道立教，以廣宗派。迨聞印第安人崇奉異教，遂視爲闕大教宗之良機，故當時法船之赴加拿大者，往往爲教士所轉雇。宋普冷懷宗教熱忱，首至其地。(Samuel de Champlain 法人遠赴北美佈道造魁北克城) 未幾，基督宗派中人 (Jenits) 卽習印第安人語言，諳其風俗，巡行佈道，造成加拿大最古之歷史。

當時安別釐阿大部份地方能開發若是迅速者，卽由於歐人皮裘狂與宗教熱所促成。

其後法人循安剔釐阿南下，拓殖於密昔西河濱 *Mississippi*，亦出於此二大原動力云。

新省之建立

當殖民之初，魁北克雖隸於法，而首居今日之下安剔釐阿者，厥爲英人。惟其地仍在魁北克總督統治之下。厥後加拿大折入於英，英政府爲謀法語人民生活便利起見，仍准行使法國民法；但刑法則須從英律。

既而英人在法人居住區域外，溯聖勞倫西河 *St. Lawrence* 流域而上，深入內地，立以言語及其他問題，引起糾紛。英人尤願在英人自由執業制度之下，執受田地，不欲從法俗；納什一年租於領主。

英政府順從民意，遂於一七九一年析置新省，稱上加拿大。凡哇太華河以西地方皆屬之。卽今日安剔釐阿省也。迄今哇太華河仍爲魁北克與安剔釐阿兩省分界。河之東西，言語迥殊，吾人試乘汽車逾河而西，鐵路警告牌，頓由“*Traverse du Chemin de fer*”字樣易爲 *Railway Crossing* 在魁北克境內，藥物招貼，標法語之 *Lenfant Pleure Pour* 入安剔釐

阿境，立易爲英語之 Children cry for it。

異族雜居

安剔釐阿雖爲英人首先殖民，顧至今日，欲在境內覓一當地標準面龐，竟渺不可得；蓋異方雜居，民族之來源過於龐雜，無從區分主客矣。

當辛庫上校 Col. John Graves Simcoe 奉命來就第一任副總督於一七九二年設省治於亞嘎拉村後，凡來居者，祇須歸順英王，卽各授土地，於是移民源源而至，漸成新省雛形。其時自美國徙往者，歲有增加，有爲日爾曼路德教徒者，有爲門諾宗派者，Mennonites，

而以不欲分立仍願效忠於英帝國者爲最衆。至自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渡洋而來，卜居新土者，更絡繹不絕。以迄於今，各地移民之入籍者，靡有已時。所以今日多朗都亦如紐約然，有通曉數種方言，卽以通事爲業者。今考此省居民中，或者有五萬人係誕育於美國。晚近魁北克之法蘭西民族，更挾其語言、宗教、習俗、報紙等，渡河而西，拓居於安剔釐阿省北部。

Sparks 乃在今日哇太華建市之所，開闢草萊，拓爲良田，今哇太華繁盛街衢，猶有以史巴克

他若芬蘭人，俄羅斯人，波蘭人，日爾曼人，及中國人，則多聚居於礦區林場之村鎮。希臘人，敘利亞人，與意大利人，則多操庖丁，侍餐，理髮，刷靴，花匠，乾洗，小販等業。往往有因此致富者。著者曾在一鄉鎮小旅館內見執役之人，有五種不同之民族，又在礦區村鎮，如塞特堡等，每值星期六夜間，常見異方殊俗之民成羣結隊，行過身旁，其言語之格磔不易解，殊無異於太古巴比倫語也。

然苟棄去調查戶只報告，就其大體而觀，則此省固完全英人之安剔釐阿，仍以英語占絕對優勝。

觀於印刷品，可覘此省異族雜居之情狀：英語日報，週刊，雜誌，書籍，及小冊等，固自終日運轉不息之印機中，以驚人數額，不斷流出。但試一檢多朗都公共圖書館之目錄，一九三〇年所出書報，在加拿大刊印，或敘述加拿大事物，或為加拿大所著者，共八百八十種，而其中僅一百二十四種為英文。惟觀於哇太華，有皇家航空隊，有英王代表。（即總督）有國會，有紅色郵政車，有戴盔之警察，有下午進茗之風俗，固確然為英國之所有也。

莊嚴靜穆之哇太華

鐘聲鏗然，驚醒瓜達勒茄拉（墨西哥地名）之夢，哇太華彷彿似之。華鐘五十三具，小自十磅，大至十噸，高懸於國會華美瘦削之和平鐘樓中，時或細音琤琮，鳴流光之如駛，時或巨聲鏘然，發鈞天之權威；每星期兩次節奏，哇太華全部屏息以聆，於是如潮之鐘聲，迴盪於衢，浮颺於河川，瀰漫於宇宙，頓令繁華都市，大有「三千塵外界，百八靜中音」之概。

鐘聲既動，便可聞「帝救吾王」，或英國若干古時之歌聲，並有曼度德國大歌曲家皮都文 Beethoven 之長曲，如「Robin Adair」，甚或「The Girl I Left Behind Me」者。

然考一六一三年頃，宋普冷率第一隊白人初履此土也，僅有鴟鳴狼嘯與瀑布之聲，迭相奏和，以娛來賓而已。嗣歷二百年後，哇太華始有殖民。當一八〇〇年頃，美國麻薩諸邑州胡朋地方有費勒蒙藍愛德者，Philemond Wright 乘宗教熱忱，懷開拓大志，率第一批移民，節風沐雨，冒艱險，溯赫貞河而上，越宋普冷湖，踰呂支留嶺，下抵聖勞倫西河流域，更循哇太華河上溯，愛此曠野，遂留居焉。卽今赫爾 Hill 是也。其友尼古拉史巴克士 Niccolas

sparks，乃在今日哇太華建市之所開闢草萊，拓爲良田，今哇太華繁盛街衢，猶有以史巴克士命名者，卽紀念此最初之主人也。此輩先民，斫木爲筏，浮河而下，以達魁北克，開啓哇太華河偉大之木材貿易，供給美國泰晤士河與克萊特無量數船材與桅料。

乃不數十年，頓成人文會萃之首都。今日游侶抵哇太華時，火車幾若停在一壯麗如王宮之大旅館串堂前。旅客循邊道，行未數步，卽不期而入串堂之人叢，有口啣菸斗之英人，有來自魁北克善演手勢之法蘭西族政治家，更有活潑姣好之女郎，跚跚赴舞廳，舞廳之中，則有故作矜持之嬌小女郎，奇裝炫服，迎樂而作蹁躑之舞。

建都猶新

當國會開會之日，哇太華亦如他國首都，錯綜糾紛之政治社會問題，紛至沓來，擾擾攘攘，靡有甯時。迨各議員返里之後，都市復歸於甯靜。各部局又得安心從事，日常政務，處置加拿大內政外交，鑄造貨幣，朝野咸得安度一穆穆棣棣之有秩序生活，靜聆鐘聲之丁當。

哇太華之建立都市，爲日猶淺。當一八五八年維多利亞女王定哇太華爲加拿大首都

也，戶口纔有二萬。而其時加拿大亦僅有魁北克與安剔釐阿兩省。今日觀光此都者，苟一覽呂度運河 Rideau Canal 及其小閘，大可覘世事變遷之倏忽。考英國皇家工程師之開鑿此河，係出於蕙靈登公爵建議，欲以供軍用。

加拿大某著作家曾云：「吾輩今日觀此運河，似覺可笑；以此一線水道，欲使英鑑湖聖勞倫西河安然而入安剔釐阿湖，不必經美加交界處，而受美砲之轟擊。」雖然，在一八二六年此河開始疏鑿時，則一八一二年英美第二次戰爭之創痕，固猶留腦海也。

開鑿運河，歷五年而後成。於是設在史巴克士田莊之工房與營造場，漸成永久居所，遂稱其地爲巴愛鎮。By-Town 從皇家工程師巴愛上校之名也。巴愛曾邀法蘭克林爵士自北冰洋探險歸，暫憇於此，奠置河閘基石，爲此鎮最初掌故之一。其後以運河輓運輸之利，巴愛鎮日漸開拓，遂成今日之哇太華。

吾人試檢閱舊日之報紙，參觀各博物院，或就古老閒譚，皆可窺見安剔釐阿省，如何由洪荒草萊，加以人工彫鑿，而成今日文物薈萃之邦。與美國之佛奇利亞州 Virginia，密蘇里

州 Missouri，加利福尼亞州 California 等，如出一轍。其人民生活之進展，社會文化經濟之變遷，莫不相同。

哇太華尤爲全國發展之中樞。游此邦者，設欲於其歷史人民及教育工商實業之發達史，有所詢問，哇太華莫不可以代答。全市官署之繁密，一如華盛頓。

各官署檔案庫中，類皆備有詭譎離奇類似戲劇之文書，皆係探險故事。並可徵加拿大開拓史，與美國密切關聯。在最初法國探險家之手抄紀錄中，往佳載有探險今日美國領土之故事。此外有法軍官在今日美邊作戰史實，及無數名人誕生美國而服務加邦者之紀錄。哇太華之耆宿，並將語來客曰：「吾都之歷史，乃哇太華河歷史所產生；此河之於哇太華，亦猶波多邁克 Potomac 之於華盛頓，仙河 Stone 之於巴黎也。在哇太華城，尙未爲夢想所及以前，人類早用此河爲往來大道矣。」

天空遨遊

安別釐阿全景，不難自空中俯瞰而得。一日，余在飛機中，耳畔傳聲管忽傳來駕駛員重

濁之音曰：「吾輩下趨，一過我八十歲之姑母，彼即住在下面村中。」斯時下瞰田野，在塵霧之間，茫無邊際，與天相接，所乘蛾式小飛機，則張翼前進，安全帶緊緊繫吾軀，忽而機身下斜，掠風而過，聲颼颼下，倏忽間已盤旋於村中一小屋之上。

於是復聞駕駛員言曰：「伊在彼間揮手相迎。」余沿機身下矚，果見一老嫗，在小園內張臂歡迎。既而機身前趨，飛過小鎮，軋軋之聲，殆必迴盪全鎮，所以鎮中人羣赴街中或後園，仰觀吾機，詎一霎那間，機已離鎮而去。

乃余就傳聲管高聲語駕駛員曰：「余已飛越大陸三十二次，猶未一觀耐亞嘎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即聞對曰：「吾輩試往過之。」於是機車直越安剔釐阿湖西端，經哈密爾敦 Hamilton 觀韋蘭運河 Welland Canal 巴拿馬左閘，再過歷史有名之聖卡塔麟茲 St. Catharines，遙觀史各德與白洛克將軍之紀念碑後，即在舉世無匹之耐亞嘎拉瀑布之上。

斯時俯觀瀑布上游之耐亞嘎那河，波平若鏡，即奔騰澎湃之瀑布，遙視之亦靜定若畫中，僅游客小艇「霧女」號，滿載觀瀑客，破浪而前，隱入瀑下霧氣之中，為畫中唯一生動

之物而已。蓋飛機時在瀑布之上，一哩許，故一切激盪呀號之聲，皆隱沒不可聞。與在瀑下觀者又一景象。旋飛機循流而下，即過漩渦時，亦似冰膠不動，直若琉璃彫成之漩渦。惟瀑布所過巨岩剝蝕之狀，即在天空，亦可縷晰見之。

飛機折回加拿大，降落支浦巴瓦鎮。Chippawa，增添汽油，但油庫之門嚴扃，守者外出未歸，駕駛者即曰：「不妨，吾輩可往哈密爾敦加油。」乃復離地而起，既至其處，則瞥見一設備完善之飛行場，場中有水泥鋪成之長馳道。

余所乘蛾式小飛機，油箱甚小，僅十九加侖汽油，即可裝滿，以之作天空旅行，有若乘鐵皮罐汽車。（美洲最簡陋之汽車，農家多備之。）自此鎮往彼鎮，所至須添油，顧以航空事業發達，到處有飛行場與汽油庫，故反覺其輕便也。迨飛回湖上，過方凱如棋盤之麥田與葡萄園，俯瞰鐵路如網，大道若界，劃田野爲方塊。多朗都以西，濱湖一帶，美麗之瓦屋，羅布星列，一若嵌在花園之中。

安剔釐阿省內航空事業，除有巡察森林火災之航空隊，夙負盛名之陸軍飛機隊，及常

用以測量探險之飛機外，復有航空俱樂部九所，皆具卓異成績。

此種航空俱樂部，受政府之協助，今已徧設於加拿大二十二大城。在安剔釐阿省內者皆自備飛機。並於哇太華，多朗都，金士敦 Kinston，白蘭福 Branford，倫敦 London，聖卡泰麟茲及克慶納 Kitchiner，溫特索 Windsor，福特惠廉 Fort William 等埠，租用飛行場。一都邑內，倘欲設一航空俱樂部，必須備場地一方，訓練員一人，工程師一人，訓練已成之駕駛員十人，願受訓練之會員至少三十人，於是國防部在第一年內，撥給練習用飛機兩架，嗣後每年如俱樂部自購一架，則國防部亦加撥一架，此種獎勵航空計劃，在北美亦屬創見。蓋用以啓發公衆航空思想，訓練私家與民用航空駕駛員，並造成軍用航空預備隊員。

飛機加速生活進程

加政府提倡航空，既不遺餘力，以故其地醫生，律師，商人，及各業中人，類多加入航空俱樂部，自能駕駛飛機。其視駕駛飛機，若開汽車然。此次載余往觀耐亞曠拉瀑布，與飛過其姑母家之少年駕駛員，即爲一汽車推銷員也。

但安別釐阿之飛機，非僅供遊觀而已。在一九三〇年，森林巡察隊飛航一一・八四一次，偵悉火災三百六十所，及時加以撲滅，所拯良材，其價值或者可抵全省航空經費而有餘。飛機與天空攝影術，已使安別釐阿詳悉北部未開闢荒地情狀，設無飛機，恐再歷數世，仍未必能若是其洞悉無遺也。

加拿大皇家航空隊攝影部，其計劃之偉大，與成績之優異，亦非他處所能企及。余曾在赫真灣航空隊駐所，偕愛墨萊上尉乘機同飛，愛上尉奉命攝取一廣漠荒野之地圖，其他多爲白人足跡所未嘗至，當攝影時，其飛機在欲攝區域，往返飛行，如穿梭，如耕畦，迨將照片拚合爲一，即成明晰地圖。

余嘗在摩斯河上，見獵獸取裘者，攜犬與穿，備雪鞋，囊糗糧，守候飛機，載往赫真灣東岸。又有若干新發見礦區，亦僅乘飛機可達。更如安別釐阿東北境之雪烏洛剛小鎮，Sioux Lookout，除隆冬外，終年用飛機運貨，千百噸之貨物，悉藉空運以達目的地，否則除紆緩之獨木舟與狗撬外，幾無運輸之可能。

小徑所見

余在北灣 North Bay 地方，嘗有一汽車夫告余曰：「去冬余有一表兄，在鄉野設窠，得狼四十七頭，每張狼皮，可得獎勵金十五元，復可售善價。獵獸所得，反比耕種爲優。」

自布萊夫瀑布 *Burleigh Falls* 而北，土路曲折，以達亞爾剛昆公園 *Alkonguin Park* 沿途秋林經霜，葉紅如錦，登山之巔，四顧林野，繡金敷江如披十哩圍巾。

途中某農夫告余曰：「我輩每秋大事，厥爲參觀多朗都之展覽會，四鄉人民，扶老攜幼，往往不遠千里，盡室以往。會中設有迷路兒童寄養所，看護婦待兒極善，輒餵以糖菓冰淇淋。去歲曾有一孩，一日之間，迷路三次，皆收容於該所。」

驅車過哇沙瓦 *Oshawa*，傍風景如畫之湖濱而行，遂抵金士敦。沿途良田數十哩，皆效忠於英帝國者所宅居，其祖先多於美國獨立戰爭時，或獨立以後，自新英格蘭等處徙來，當時謂之尊王黨人。

迨抵彼得堡 *Peterborough* 附近，見有五十二人，同時共耕一田，旁張巨幕，雜列貨攤餐

桌，殆若一鄉村展覽會然。異而詢之，一貨攤主人告曰：「國際耕田競賽，舉行年賽於此，昨日曾有一百六十六人比賽，每屆賽時，遠近畢至，有僅攜耕具，用當地之馬者，亦有自帶耕馬者，與賽者必於規定時間內，耕竣其地，視所耕深淺與畦列整否，以判優劣。」

夏日花菓鬱茂之南部

吾人聞及「加拿大」三字，每起雪鞋、狗橇、與風雪撲面之想。雖然，哇太華去夏曾有一日，蔭處氣溫，猶達一百度，顧其時來一婦人，衣短袴，馳西部通行之敞車，而雪鞋一雙，猶縛車後，蓋安剔釐阿南部地勢較低之處，其氣候反較美國許多地方為和煦。（按剔釐阿南部與我國吉林黑龍江同一緯度）是以林檎、葡萄、莓菓，及其他花卉菓木，鬱茂之狀，有若美國密昔西比河流域。即蘭花亦能繁殖於此。誠然，此花自必生長於花房之內，然美國曾有幾人能和安剔釐阿之白蘭浦敦(Baldwin)地方，歲有蘭花七萬枝，吐蕊於此，然後輸往哈里法克斯(Halifax)溫哥武(Vancouver)，甚至遠達路易斯斐爾(Louisville)與紐屋倫(New Orleans)者乎？

惟如斯嬌弱之蘭花，若何能遠運至數千哩外，亦堪一為研究。法蓋用玻璃試驗管，中儲

清水，覆以橡皮帽，帽有小孔，插花其中，每枝一管，外護綿花紙板，以故雖輸遠途，不致萎枯，迨抵目的地，猶鮮妍若在圃中。

安剔釐阿南北延長一千哩，北端遠達赫貞灣西岸，以故全省氣候懸殊。若去花菓鬱茂之溫和地帶而北行，一過喬治灣 George Bay，即入森林綿密之曠野，氣候頓異。其地磽确多石，上被淺土，湖沼萬千，林木億計。政府自北灣而上，築有北安剔釐阿鐵路，直達加拿大國有鐵路大陸線所經之柯克蘭 Cochrane，貫此金銀銅礦與材木野獸之寶窟。

麋鹿游於球場

余在北安剔釐阿觀景車內，嘗遇加拿大地質學家兩人，自哈佛大學研究而歸，一人曰：「余第一次乘此車時，司機人曾停車中途，俾旅客觀三狼逐一麋鹿於封凍之湖面。」

既而年長者滔滔述其在玻璃維亞銅礦冒險史，年幼者忽振轉其身，若亟欲發言者然，顧又不欲阻撓年長者之談鋒，迨其冒險史述竟，余乃轉向年幼者曰：「君有何見教？」其人低語曰：「今已無欲擾君請聽者矣。頃間吾輩過一小湖，見有一鹿，泳過湖中。」

迨回哇太華，余偶在美使署內述及此事，即有一祕書曰：「君若欲看麋鹿，大可留居此間，昨晨纔有一麋，在我輩河濱考夫球場遊行，旋往哇太華河濱叢林而去。往年則晨興較早者，往往在哇太華近郊愛爾墨小鎮街衢中，見麋鹿遊行也。甚至愛爾墨修道院中，亦有鹿往嚼草。本年則餓熊奇多，竟出現於繁盛之赫爾市，附近農人，往往半夜鳴鎗逐熊，救其羊豕。」

光明燦爛之極光，曾於十月某夕，出現北方天際，頓令黑暗天空，成一洪爐，耀熠燦燦之偉大光條，四面放射，其長無垠，幾成一完善無缺之馬蹄形光圈。於是北極地平線上無光處，頓發現鋸齒狀黑影，有若阿爾匹山午夜之山坡。而其山巖之上，則光芒四射，如同日出，又似無數探海燈，照耀天半，動盪閃爍，彷彿巨輪之輻着火延燒，誠異觀也。

紅種遺裔

一日余作釣魚之行，游竟，遂將所攜饅首餅餌，悉予印第安人嚮導，其人即所乘獨木舟之舟子，對吾人食品，獨於魚類，作不屑一顧狀，蓋魚乃其終身糧食，不足珍異。但見葡萄、餅乾、饅頭與六枚煮熟雞卵，則垂涎欲滴，如獲珍肴。據一騎巡言，此輩紅人，對於耕作工藝及築路工

作等，皆所不解，平日惟知捕魚，及稍稍設窰，以取野獸而已。此外則爲夏季游侶划獨木舟，其技能蓋盡於此矣。但在曩日，僅此淺淺葡萄乾饅首，尙不足綏靖此輩很悍之印弟安人，其時生活狀況，曾有一長歌咏之，今已編入安別釐阿詩歌故事集中。

試往白蘭姆敦 Brampton 附近，猶可見昔日好戰狼門六族之遺裔。六族者，爲仙尼加斯族，爲奧拿達斯族，爲喀友加斯族，爲奧朗達加族，爲摩霍克族；民士卡羅拉斯族，降服之後，英人乃在格蘭河畔，劃地居之。一七八七年所築摩霍克教堂，今猶存在。安娜女王 Queen Anne 轉給印弟安人之聖餐經典，今猶保存一部份。

摩霍克酋長中，有約瑟白蘭者，頗有名於地方史志，曾往倫敦覲見英王，謁諸大臣與貴族，納愛於波士威爾，當美國獨立時，曾助英人作戰，嗣又襄助教士，將新約譯成摩霍克語云。

美人投資

設有美人侵晨乘火車抵多朗都或哈密爾敦，自寢榻外矚，將見若干工廠名牌，多似舊相識；蓋美國著名之工藝品，罕有不在加拿大設分廠製造者。安別釐阿南部，工廠林立，製造

農具及其他機械汽車及汽車另件，化學藥品，電氣用具，橡皮製物，玻璃器皿，與各種食品等，多爲美人投資，所以報紙中之廣告，在美人視之，類多本國廠名，而樣窗中所陳列者，亦與美國北方鉅埠，鬪資堡 Pittsburg 與明尼亞伯里斯 Minneapolis 等相若。

美國實業界之紛設分廠於加拿大，其理易明。蓋以兩地言語嗜好及生活標準，大都相同，美貨易於行銷，設廠在加，可免進口稅，以輕成本，以故美實業家之資本不甚雄厚。無力在歐亞設廠者，類多開設分廠於加境。

余嘗偶一運動肆員曰：「貴肆所售貨物有幾成在本邦製造？」其人對曰：「目下約有八成，其成數逐年遞增，今如腳踏車、漁具、球拍、皮球、靴鞋、短襪等，皆加拿大製造矣。」

若在五十年前，安剔釐阿之製造業，祇有小工肆，如十字路口之鐵匠，爲農人鑄造農具；農家所備織布機，供給人間衣料；粗糙之家具，往往爲家庭所自造；個人開設之鞣皮作，則爲鄉村皮匠製造皮革，其情形一若當時美國鄉村區域。

一八八五年新築鐵路，開發西方諸省，如明尼託柏省，薩斯喀支萬省等，招徠墾殖，農田

大關，農具機器等需要之廣，遂令安別釐阿小工肆，營業十倍，迅即發展成爲大工廠。今日加邦製造之貨物，若就價值計，已半數出於此省。

礦產之寶庫

星期六之夜，試一往視察堪克蘭湖礦廠 Kirkland Lake，令人頓憶白萊哈德所著之「Roaring Camp」，擁擠曲折之街道，熙來攘往，每十餘男子中，僅見婦女一二人。百貨之肆，輒營業至午夜，卽鉄器及傢具等肆，亦復夜半收市。人叢中間遇醉漢，但極少游惰者；芬蘭人與中國人，往往佩二十元金幣數枚爲練墜。肌肉堅實之俄礦工，則伸足仰臥於理髮椅中，修潔其容，以度星期聖日。更有新伐松木之味，與鋸斧錐鑿之聲，時觸耳鼻，蓋土木工人方漏夜趕造新旅館以應行旅之需要。一般青年工程師，覆便帽，着內衣，方廬集於佳賓滿座之應接室內，圍坐門牌，以消良夜。

倘下公共汽車，赴一喧聲聒耳木材構造之旅館，覓一下榻之所，試語店主婦曰：「尚有兩大皮篋在廊下。」主婦必出鑰相授，告爾曰：「攜入可矣。」彼仍返身看門牌自若，於是爲

客人者，必將自荷其行囊，蹣跚登兩層扶梯，自覓其寓室。

旅館之外，則有着蘇格蘭短褲之吹風笛者，聲鳴嗚然，哀鳴而過，以赴退伍軍人之會集。汽車如帶，首尾相接，滿載手挾錫飯匣之礦工，自礦穴而出，蓋是日已在穴內採得價值十二萬二千元之金沙矣。

加拿大所產黃金，百分之七十八出於安別釐阿省三十所金鑛內。而堪克蘭湖鑛區，有台克休士湖濱、堪克蘭及藍愛德哈格里夫等礦場，爲本省產金中樞之一。其礦穴之深，有至四千呎者。

世界最大鎳礦之發見

嗣往國際鎳公司與佛羅特鎳礦所在之蘇特堡 Sudbury 則喧闐擾攘之狀，一如堪克蘭而芬蘭人更爲衆多。故鎮中設有芬蘭咖啡館，到處可見前人購買芬蘭歌曲之唱片，或麤集靴店，與雪茄肆之前，卽酒排間內之琵琶，亦常奏芬蘭樂調，度芬人之歌曲。

考安別釐阿鎳礦之發見，出於偶然，當一八八三年頃，建築加拿大太平洋鐵道時，忽有

色澤特殊之紅泥，偶爲工人所注意，嗣經科學家化驗之下，悉爲鎳礦，顧當時全世界用鎳有限，終歲不過三百噸，迨一八八九年格蘭師古 Glasgow 工程師列萊 James Riley 發明加鎳之鋼，堅硬遠逾常鋼，美海軍遂立用鎳鋼合金以製鋼甲，他國海軍亦踵相倣效，而鎳之用途乃大增。洎乎歐洲大戰，遂令加拿大之採鎳者，夜以繼日，猶虞不給。

歐戰告終，繼以華盛頓軍縮會議，軍艦之建造既少，鎳之需要亦隨減；顧國際蒙特鎳公司仍放胆開採，不虞過剩，蓋據礦務次官吉伯生言，在科學家研究之下，又發見新用途，今後鎳之爲物，在和平建設上，與在戰爭恐怖中，將見有同一之效用。目下蘇特堡各礦，對於全世界鎳之銷費額，供給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

產金之旺

查一九一一年安剔釐阿各金礦所產，歲值僅四萬二千元。歷二十年後至一九三一年，歲產金砂已不下四千三百萬元。惟此省礦產之增加，不僅黃金爲然，其他各礦，莫不大旺。考一九〇〇年安剔釐阿所產各礦砂總值，僅二百五十萬元。迨一九三一年，已增至七千三百

萬元。

當一九〇〇年頃，尼匹新湖 Nipissing Lake 與傑姆斯海灣 James Bay 間，竟無人煙之地，除少數印第安人與赫貞灣公司散處在外之收裘處外，罕有人知，縱時有探險隊途出其間，顧足跡所經，祇限於川澤湖沼，獨木舟可通之處，若無徑可尋之原生樅林松林間，無人往也。故其他大金礦之發見，亦如蘇特堡之世界第一鎳礦，由於築路工人之偶然獲見。當一九〇三年建築北安別釐阿鐵路時，工人偶然發見一著名之鈷銀礦。更六年後，遂在卜庫拜恩 Porcupine 發見霍林傑大金礦 Hillinger 推為世界產金巨擘。嗣至一九一二年，遂有堪克蘭湖之採金狂。

自金銀礦先後發見，世間求富之徒，遂躡躑担簷，項背相望，絡繹赴北方森林間，循北灣至柯克蘭之鐵路線一帶，探險人跡不到之荒野。

考安別釐阿之採礦史，可謂世界一奇。第一次重要之發見，乃在一小嶼之上，其嶼居蘇浦利奧湖 Superior Lake 中，距巽特角 Thunder Cape 約八十呎，曾在岩石間開鑿深一千二

百三十呎之礦穴，探出值金三百五十萬元之銀塊。

赫貞灣公司

去今三百二十年前，赫貞 Hendrik Hudson 如何發見此廣大海灣，而被叛變之船員放逐於流冰之間，乃此間洪荒廣野許多慘史之一，而爲加拿大冒險事業之發軔。

其後赫貞灣公司悠久而驚人之史實，常多浪漫與冒險之事蹟。此公司組於一六六八年，一如東印度公司，爲開拓殖民地之先鋒。其時歐洲人士，罕知海外情狀，富商握政府大權，派船遣衆，組織公司，遠出貿遷，兼事拓殖，常以國力爲後盾。而當時商務事業，亦常有帝王入股，如英王查理第二及其弟呂布德親王，如約克公爵，其後傑姆斯王第二等，均爲赫貞灣公司大股東，故其勢力殊爲雄厚，當時有『英國冒險家之總督與公司』之稱。其經歷之事實，悲歡險奇，可歌可泣，甚至有不能令人置信者。

吾人欲追溯該公司之冒險史，第一須知毛皮爲當時加拿大業已開發之最大富源，歐之所競購，王后貴族之所爭先羅致，故最初之冒險事業，莫不與毛皮有關。

再其時法人已據魁北克，其商船勇士，常深入聖勞倫西河，與土人貿易，至少已知赫貞灣之南部，有廣大富源，可資開闢，其報酬殊爲偉大。因此勇悍之英國商人，不得不在此灣，建築炮台以自守。而法人則時來侵襲，炮火訇碰之聲，常驚破北方互古以來之靜寂。此輩陋劣之炮船，與勇悍之士卒，爲攘奪毛裘，雖浴血喪身而不惜。

其間如法人與印第安人之戰爭，如胡爾夫與芒喀姆在阿白拉罕高原之血戰，（按一七五九年七月英將胡爾夫 James Wolfe 率軍攻魁北克，法將芒喀姆 Marquis de Montcalm 築砦堅守，屢却強敵，九月大戰於魁北克城外阿白拉罕高原，英軍雖勝，而主將殲焉。法主將亦以重創，翌日殞命。）如盆克山與福奇谷之激戰，及英將康偉爾在約克鎮兵敗降美等，（按盆克山 Bunker Hill 與福奇谷 Valley Forge 俱美國獨立時與英軍大戰處。盆克山一役，英軍二千五百，死者逾千；美軍一千五百，死者四百五十；可見戰事之猛烈。其後英軍康爾偉 Cornwall 兵敗力絀，在約克鎮 Yorktown 降美，其地均在今日美國麻色諸塞州境內。）均影響於安剔釐阿運命之轉移。

最初數百年中，英人與安剔釐阿北方之貿易，不經聖勞倫西河，輒由大西洋過赫貞海峽，直達赫貞灣。在海灣各地，設收裘處，卽至今日，猶有若干僻遠之收裘處，與文明世界唯一接觸，僅賴給養船經由海峽，每歲一至而已。此種情形，可以說明摩斯廠二百餘年來與安剔釐阿開化地方極少接觸之原因。

鐵路初通

摩斯廠 Moose Factory 在摩斯河口一小島上。一六七一年赫貞灣公司曾設廠於此，收製裘革，往昔唯藉獨木舟與外界交通，今則新自柯克蘭築鐵路，北達摩斯河口，其地已不復僻居一隅，與外界隔絕矣。當此文撰述時，摩斯廠在其二百六十一年歷史中，正第一次用火車運輸毛裘至芒特里阿 Montreal。

凡新鐵路所過處，居民初見機車汽缸、電燈、電話等，莫不訝其新奇。余嘗見半開化之印第安人，第一次見火車時，竟將紅人無情感表露之古訓，爲之打倒。

又有一十四齡之白種童子，生長北方，一日被挈至摩斯廠，其地僅教士蓄有一馬，乃此

童子見之，卽傲然有得色，呼曰：「此乃馬也，余嘗在畫中識之。」觀此足見北方閉塞之一斑。余嘗在摩斯廠英吉利教堂學校內，與學生閑譚，其中少數爲蘇格蘭族，大半爲印第安種，間亦可見愛斯基摩血統。（Eskimo 爲極北地方之蒙古族。）若輩方自地理雜誌舊書上，裁取圖畫，釘於板壁。校內懸有照片一幀，攝取教堂前冰塊堆積二十餘呎情形，蓋大水泛濫時，巨量冰塊，由摩斯河流下，衝積而成者。

一教員語余曰：「試看地板上之大軟木栓，曩昔大水時，屢次將教堂飄去，水退後，幾費人力，始克遷回原處。今則每遇大水，將木栓拔去，任水汨汨擁入，再自窗口流出，可免房屋飄浮，事後洗滌地板，比諸搬遷教堂，便易多矣。」

北方榛莽漸闢

其間苔蘚斑駁之墓碑上，皆長眠往昔之裘商，多自亞白亭、倫敦、利物浦等處，冒險而來，卜居此美麗曠野，度其可愛之生活。今日有一鉄匠，居此已六十二年，猶愛此曠野之幽靜。其店可謂安剔釐阿最老之居，原始時代之戲砧風箱及鐵條等，仍羅列其中。凡門樞鎖鑰及船

用鐵器等，莫不鑄造於此。

余嘗見一笨重手鑄之鑰匙，古拙可愛，詢之，乃昔日用以啓閉裘棧之門者。廠中主事者卽舉以相贈，俾陳列華盛頓地理學會博物院，並見貽「獺錢」數枚，其錢鑄以黃銅，鑄有公司徽章，蓋昔日用以收購獺皮之籌碼。每錢一枚，易獺皮一張。更有小籌碼，如半獺錢，四分之一獺錢，八分之一獺錢之類，今皆早已停用。

據廠中主事者云，自歐戰以來，十餘年間，傑姆斯灣附近地方情形，變遷之速，遠甚於前。此一世紀中，例如印第安人已知在獨木舟裝置馬達，以代划槳；飛機亦突然出現，荒漠之北土，縮短各地間之距離，甚至運貨之橇，亦有曳以汽車者；惟公司中外出巡察及送信等，仍用犬橇，犬之爲用，依然不廢也。

至僻處遠方各收裘站，則往往仍循舊俗，先將糧食衣服獸穿等，貸給印第安人，而以所獲野獸爲償。靴鞋則印人自製。此外與印第安人貿易之品，以毛氈粗布及厚絨爲最古，迄今已有數百年之歷史矣。

火石機銃已成陳迹，但公司中仍出售前膛鎗及鎗帽、鉛彈、火藥等。往昔印第安人用其自製之木阱，捕得野獸後，往往徒步或駕獨木舟，行二三百哩，送裘至公司。今則其使用之物，已多仰仗於白人，尤以食物為主，如麵粉、鹹肉、糖、茶、菸草及火柴之類，皆其所必需。若輩以爲苟無此物，未免示窮於人。至於廉價之寶石與洋珠等，已不若食物之需要矣。

余在北方觀察所得，見其地曠野生活，已漸達化，因開礦伐木及鐵路之興築，漸與文明相接觸。水獸中如獺、狸及水貂等，數亦大減。反之陸地野獸，如山貓等，則時多時少，有若循環。因此豢養野獸之場，遂乘時而起，供給世人毛裘之需要。目下加拿大全境，已不下數千所。

麥產之豐

安別釐阿之西南境，塞浦利奧湖口，有孿生都市福特惠廉 Ford William 與卜特亞瑣 Port Arthur 者，其港口聯合爲一，爲安別釐阿最大之麥市。每歲輸往歐洲之小麥，舳舻相接，其數量之巨，不能以噸斛計。運麥之舟，往往密集湖濱，常若一大艦隊。

昔時運卸小麥，僅用小車，今則建築巨大之升降機，自火車載麥上升，入於麥倉，每五分

鐘可以卸空火車一輛。每一麥季，在此卸落之麥車，若延爲一列，可長一千五百哩。

自倉裝麥於舟，則有長管輸送入艙，亦以機器運轉，每五小時內，可裝織五十五萬英斛，設有三十二萬英畝之收穫，假定每畝收麥二十英斛，則一日之內，可以裝織完畢。

裝麥之舟，悉經運河，以達大西洋海輪。兩埠小麥煤鐵等輸出之旺盛，運輸之頻繁，幾不能以數量計，僅可藉比較而得之。計一歲中經過運河之船舶，共達六千六百萬噸，幾四倍於蘇彝士運河，五倍於巴拿馬運河之噸數。

教育青年

某次，余在湖濱遇一小童，方剝取麝鼠之皮，詢以曾否入校讀書，對曰，余之課本，來自郵遞，此間學童不多，不足以設一學校，祇能函授。此外復有火車學校，在車內設備課桌黑板書籍地圖等，定期往返沿鐵路偏僻鄉村，教授兒童。譬如今日在此授課，下星期二再來。如是巡回教授，週而復始，足徵當道注重教育兒童，雖在人烟稀少之處，亦不漠然若斯。

至於戶口稍多之處，學校優良，學風醇厚。余在彼得波羅攝取某校學生照片，有一女生，

因衣服不整潔，遁匿不肯出。亦可覘其小國民高尚整潔之觀念矣。

英領土最大學府

多朗都大學經濟學系主任傑克孟語余曰，我邦教育制度，常爲他國考察之目標，往往有英帝國以外之邦國，來此參觀。有內地開闢較早地方，鄉村小學中學及大學程度之高，遠勝他處。其教師皆受師範學校與安剔釐阿大學之訓練。本省完備大學，共有五所，哈密爾敦之美克麥斯特大學 *Mcmaster University*，係浸禮會所辦，倫頓之西安剔釐阿大學 *West-ontario University*，雖受省款補助，而以地方所撥經費爲主，金士敦之女王大學 *Queen's University*，初爲長老會所辦，今仍受其津貼；又有哇太華大學爲天主教所設立，多朗都大學則在五大學府中最稱宏大，經費撥自省庫，並受私人捐助，甫於五年前舉行建校百年紀念，所隸學校甚多，如三一一大學 *Trinity University*，維多利亞大學 *Victoria University*，懷愛克理夫專科大學 *Wycliffe College*，諾克士專科大學 *Knox College*，愛曼努爾專科大學 *Emmanuel College*，聖米謙爾專科大學 *St. Michael's College*，聖約瑟甫專科大學

St. Joseph's College, 安別釐阿農科大學 Ontario Agricultural College 等，皆聯爲一體，實爲英國自治領土中最大學府，有學生六千餘人，設有美術、科學、工程、醫學、農業、森林、建築、牙醫、教育、家政、公共衛生、藥物、社會事業、音樂及商務等學系，其研究學院，亦有男女學生五百餘人，多來自世界各國，作高深之研究，蓋一切重要科學之專門研究，素爲該大學所注重，且與安別釐阿學術研究基金處，及全國學術研究委員會，密切聯絡，互供所得，爲研討之資，故其研究學說，負有盛名于學術界。

科學發明

西安別釐阿大學，有少年醫生勞合博士，嘗欲試驗綠化鈣使心臟重起搏動之效能，竟不惜冒險生命，注藥己身，使心臟停止搏動，以資試驗。

多朗都大學數年前曾供給世人一最重要之發明品，卽治療糖尿病之印素林 Insulin，其發明者彭丁博士與協助發明者斐斯德博士，備受舉世之敬仰。又有克祿蒂博士，曾作斐洲睡病之試驗，大有貢獻於醫藥界，烏斯勒博士自創臨床教授，斐斯德博士更有人造

肺，曾試裝於已判死罪之囚犯體內，維持生命二十二日。

多朗都兒科醫院，有已故醫生勞勃生者，曾於歐戰中獲一心得，可使蘊毒之血，變成清潔之血，當地灼傷之兒童，受其惠者不知數千人。

又有所謂迦里手術者 Gallie Operation 爲多朗都大學迦里外醫醫生所發明，能將人體生活之組織，自一處移至他處，剝肉補瘡，神乎其技。

他若莫隆奈防止白喉血清，爲莫隆奈所發明，最初試用於安剔釐阿七千餘兒童，獲有非常之成績，今醫藥界已廣爲使用。又有鐵士達爾餅乾，係多朗都兒科醫院化驗所內出品，內含維他命 D，可治軟骨病，乃鐵士達爾醫生困苦研究之結晶。

多朗都之文化與實業

多朗都爲安剔釐阿省會，試循蔚藍之湖濱，飛過上聳雲際之高樓，持奇街遙望如矢，直貫內地數英里，工廠區與大學區及模範之郊區，融爲一片，每當薄暮，輕霧籠罩，晚日反耀，其氣象逼肖美國之芝加哥。

多朗都可視爲加邦能力與文化之象徵，其偉大不能僅藉數字估量，然苟就數字言，則有戶口八十五萬，工廠二千三百五十所，每年出品總值不下六萬五千四百萬元。全埠水岸線，延亙十哩，輪軌輻輳，工商殷闐，卽各團體每歲於此集會者，輒有數百起，加拿大全邦參加之多朗都展覽會，歲歲舉行，參觀者四方畢至，常達二百餘萬。此外更有英國最大之旅館，最高之房屋，與最大之百貨商店。

顧多朗都不僅以物質見勝，實爲加邦一切新思想與實業計劃之集中點。試漫步過其出版業薈萃地，軋軋機聲，東西相應，綜計一市所出書報，反較全邦其餘各地所出總數爲多。本市出版之定期刊物，行銷遍乎全國，蓋當一九〇〇年，多朗都已成爲加邦印刷事業之中心，當時英國圖書公司如牛津印刷館及麥美倫公司，已設分公司於此。

藝術是古物，而加邦爲新造，顧加入雖華路檻褸，以啓山林之不暇，而大學與美術之作品，已嶄然露頭角，名作之多，不勝枚述。

多朗都之繁華，半出於北方廣大富源之所賜，其證券交易所內，人聲嘈雜，類多經理礦

股之買賣。郊外無數壯麗若宮殿之宅第，其主人皆係在北方由銅金鑲與木材起家者。

每值星期日，商店有輟業者，戲院亦停演，闔市人民，悉赴教堂祈禱。人民對於警察，往往稱以先生，但社會上仍不失平等觀念。在鮑爾便餐肆內，常見爵士或男爵，與汽車夫並坐就餐也。

安別釐阿省，實為加拿大之心臟，英帝國列邦中之富庶大都，文化實業，日進不息，可謂善變而有生命之鄉者矣。其人強毅，不挫折，不畏難，大可懸「安別釐阿無不能為」為其格言。此乃吾人暢游既竟，由加拿大往第特羅（美境）在地底墜道中最後之感想也。

蘇蘇有聲

確能白齒



比眾不同

保證殺蛀

以熱帶液
體潔齒植
物素製成

馬人牙

各處藥房
商店襪廠
均有出售

美都追撫

泰理齋

美國地理學會會長 Dr. Gilbert Grosvenor 原著

世界都市之建築，類皆出於各時期之進展，枝枝節節，積累而成，初未能有具體之整個計劃，縱崇樓接雲，廣衢四達，園林池沼，點綴天成，而自美術之目光觀之，往往難期其盡善盡美。獨美京華盛頓 Washington 先有藝術家之設計，度山川形勢，作系統之規劃，若宜建官署，若宜拓市肆，若宜闢園林，若宜作民居，莫不匠心結構，配置精當。是以入其境，但見芳草如茵，綠樹垂幄，街市宏整，閭閻靜穆，恍若置身一大公園，在在具藝術之美感。溯自華盛頓總統 George Washington 卜都於此，法人郎芳 Pierre Charles F. Enfant 設計繪圖，以一百四十二年之締造經營，由河濱小村植菸農場，一躍而為新大陸黃金時代之首都，雖無巴黎倫敦悠久之歷史，而先賢遺緒，變華增美，閱規崇制，萬方所瞻，其光大之蹟，與夫繁榮之概，亦大有可資觀風者之追溯而流連。惟欲以數萬言之篇幅，撫今追昔，上下百餘年間，使新世界首

都無量事蹟，如明鑑之徧照無遺，誠非有燕許手筆，燃犀目光，不克爲也。據著者自敘，經若干月之探討調查，得政府各部局之贊助，始成此文。其結撰之精警，搜羅之宏富，可以想見。爰爲遂譯，間加註釋，藉作採風之一助。

設令國父復生，乘本文攝取天空鳥瞰圖之飛機，俯瞰全市，將見其手創之華盛頓，若何興隆而繁盛。今以一百四十二年之締造經營，浪漫派藝術家法人郎芳之建築理想，已次序見諸實施。寬平修整綠蔭如幄之大道，交馳於坡陀起伏之波多邁克山畔；Potomac Hills大理石花崗岩之崇樓巨廈，望衡對宇，錯峙其間，極宏麗輪奐之壯觀。凡所設施，一一皆如哲斐孫，Jefferson 華盛頓，郎芳，諸賢設計於紙上，而期諸來日者，歷任總統自華盛頓，哲斐孫以至塔孚德 Tatt 柯理治 Coolidge 與胡佛 Hoover 等，莫不於此永久之建築物，光大增華，以成今日之大觀。

惟華盛頓之建都，爲日猶淺，不能如法人自豪之「巴黎歷史，卽法國史實也。」當夫此日之白宮國會，猶屬原田每每，菸草繁衍，英人歲擷其葉，盛以巨樽，顛簸於崎嶇不平之小徑，

以達波多邁克埠頭之舟中；其時佛羅里達，Florida已有二百年以上之西班牙人拓殖史，加里福尼亞 California 亦爲教士與西班牙畜牧大王之樂土，紐約 New York 早已肩摩轂擊，爲繁盛商市，波士頓 Boston 與費府 Philadelphia 亦已有悠久之文化。

宅都之初

當美國獨立戰爭時，大陸會議曾八易集會地點，（北美十三州殖民地於一七七五年叛英，既而宣告獨立，與英人轉戰八年，藉法西荷之助，至一七八三年卒由英人承認獨立，是爲美國立國之始。當時各州曾推舉代表，組織大陸會議，先爲殖民地立法機關，嗣爲領導革命機關。一七七四年第一次開會，其後宣告獨立，議決作戰等，均由此會主持。）卽至英將康華里 Cornwallis 在約克唐半島降美之後，新政府猶遷徙無常。迨一七九〇年，始卜都於波多邁克河畔。Potomac River 鳩工設計，華盛頓氏躬親其役，顧華氏兩任總統，而實未嘗一親白宮之落成。及一八〇〇年，亞丹士總統，John Adams 第二任總統一七九七年就任，始自費府遷往新都，首居於白宮焉。

亞丹士之遷都也，遵陸而行，政府庶僚與檔案器物，則運以單桅之舟，亦有乘騾車或賃車而往者。其時聯邦政府職官吏役，全體不過一百三十六人，以視今日之數十萬人，相去誠不可以道里計。

亞丹士初至華盛頓時，其地猶屬一小鎮，護送總統夫人之徒衆，自巴的瑪耳出發後，甚至迷失森林中，可見其時交通之不便。相傳亞丹士夫人，曾用工事未竣之白宮東室，權作洗衣室。當時美國木工石工及其他技巧工匠，皆極缺乏，即建築所需之鋼鐵另件，如門鍵天窗之屬，亦須運自英國，故工程進行，甚爲滯緩。

美國城鎮之發展，多有遠速於華盛頓者，自亞丹士遷都數十年後，而此新大陸首善之邑，街衢猶多未鋪砌，溝渠亦常患壅塞，每值波多邁克河水盛漲之際，往往浸及賓雪凡尼亞蔭道（白宮與國會間之通衢）即降至一八九〇年，猶復如此。相傳迦斐德總統（James Garfield 第二十任總統一八八一年就任未幾即被刺）之遇刺於第六街也，當時赴其地者，咸以小艇划行而往，大有意大利威尼斯景象。又據野史記述，嘗有駕車之馬，竟在通衢溺

斃軛下，狀殆可想見。至其時官吏出入，平日大都策騎，罕有乘車者。公用大車，有時自喬治唐至國會，行三哩之程，而需三小時焉。

蕭規曹隨

華盛頓都市，自郎芳設計以至今日，歷年增築，悉循原定計劃，罕有臨時更改者。試驗當時，城市地圖，與今日相較，可見其蕭規曹隨，一遵郎芳之計劃也。

吾人今自國會穹頂，下瞰芳草離離，綠樹葱蘢之邁爾（The Mall）由國會至白宮與波多邁克公園間之曠場，廣數方哩，華盛頓紀念堂華盛頓像與國立博物院等，均在其間。夾輔以光耀燦爛之巨廈，目光所矚，更踰偉大之紀念橋，而至於亞林敦（Arlington）（國塋所在）。郎芳即葬於此，昔為李將軍故宅，可以覺及此都之完全美術化，實為世界各時代建築之結晶。由古之希臘（Greece）羅馬（Rome）巴比倫（Babylon）勒克蘇（Luxor）（上埃及尼羅河畔之古都，多埃及古建築物，今為冬令消寒勝地。）以至泰葉邁哈（Tajmahal）（印度亞格拉地方著名古陵）凡爾賽（Versailles）（在巴黎之遠郊，有路易十四所建王宮，以壯麗名於全歐。）

及卜資丹，Potsdam（在中央普魯士，亦以宮殿宏麗稱。）凡建築家之所嘗夢想者，一一見諸事實。且自華盛頓奠置國會基石以來，此城之進展，亦隨國家之發展，蒸蒸日上。

路易齊西那 Louisiana 廣土之購入，在哲斐遜任內，（Thomas Jefferson 美國第三任總統，任期自一八〇一至一八〇九年，路易齊亞那，由密昔西必河下游西展至落機山一帶。一八〇三年美政府以一千五百萬金元向法政府購得。）於是李偉士 Lewis 與克拉克 Clark 探險西方新土，詳考其富源，繪製地圖，並俘一熊而歸。兩人遠征洪荒數年，迨返華盛頓，則見新都景象，已迥異於前。然愛爾蘭詩人摩爾 Thomas Moore 於一八〇四年游歷美京，詠詩抒寫其感想，猶稱此第二羅馬，草萊初闢，諸待興築，仍未脫胚胎時期。

惟斯時新都雖屬草創，而威力已遠及海外，新設之海軍，曾遠赴地中海，懲創海盜。於是突尼斯（Tunis 在北斐洲）欽使薛蘭尼亞，綵繪纏頭，披摩爾式長袍，遠涉大洋，來締商約，與插羽文繡之印第安人豪酋相見於白宮宴會，遂有異方殊服之人，來作新都之點綴。至於今日，則五十六國之外交代表，麇集是邦，星軺所稅，類多風物清美之有名宅第。

嗣至一八〇九年，麥迪孫總統就任，James Madison 第四任總統在任八年，挈杜萊麥迪孫 Dolly Madison 以入白宮。更於白宮之遺聞軼事中，增益無數之佳話。

英軍入侵

麥迪孫總統所見之華盛頓，猶屬僅具雛形，百物未備之市鎮。街衢之間，無路燈，亦無警察，僅總統府所在之賓雪凡尼亞蔭道，其人行道已間有鋪砌者。居民飲水，多以長管引市北山間之清泉。當一八一二年與英人開戰時，新都之內，僅有公共學校二所，惟商人已漸多，且有玻璃廠一所。

其時拿破崙方蹂躪全歐，直至滑鐵盧一役 The Battle of Waterloo 後，英軍始克抽調勁旅，與美周旋。英海軍提督柯克朋 Admiral Cockburn 遂溯浙綏庇克海灣 Chesapeake Bay 而上，遺劫灰於白宮與國會。一八一二年六月，美人與英宣戰，兩軍迭有勝負。翌二年八月，英敗美軍於白勒登斯堡，遂入華盛頓，焚其公署，翌月美援軍大集，乃敗英人於巴的瑪耳，收復京城。

斯時聯邦政府寥若晨星之公務人員，倉皇捆載檔案冊籍，納諸麻布袋中，攜以出奔。據傳記載述，華盛頓郵局之遷徙，僅以十六齡童子主持，倥傯之狀，可以想見。相傳麥迪孫夫人最後離白宮，曾親取華盛頓像，攜以俱行，而將平日最愛之鵝鶩，贈與友人。又將白宮鑰匙，送交俄公使，然後偕衆出城。時京中居民，徙避一空。美海軍亦自焚新落成之海軍船塢，以阻敵人之長驅。相傳英軍柯克朋海軍提督，乘一白色牝馬，馳入賓雪凡尼亞蔭道。有一小駒騁於其後。而美詩人凱氏，Francis Scott Key，即於轟擊麥亨利炮台時，被囚於巴的瑪耳，在獄中著「燦爛之星旗」一詩，傳誦於後人。

事定之後，新都已殘破不堪。迨麥迪孫總統自維奇尼亞 Virginia 森林行營返旆，建都問題，復成一時辯論之焦點。有主張另覓安全地點者，亦有力爭重建殘都者。既而暫栖專利局之國會，投票公決，卒以後說獲勝，由是修殘補廢，締造光大，遂成今日之華盛頓。

國家消息報 National Intelligencer 爲當時新都唯一大報，曾爲英人付之一炬，於是重振旗鼓，復在街頭叫售。一八一五年二月六日，曾於報首大字刊載傑克遜 Jackson 在紐

屋命 New Orleans 大勝英軍捷報，顧稽其時日，已在作戰一月後矣。（按傑克遜在紐屋命大敗英將柏根漢，在是年一月六日，時英美早於上年十二月簽訂和約，以英海軍奉令較遲，故猶未停戰。）

時英美兩國，業以琴德和約重敦和好。（英美兩國在一八一四年十二月簽訂琴德和約，Treaty of Ghent 約定互返侵地，並劃定美坎邊境，由聖勞倫西經諸大湖，以至森林湖。）美政府乃以每日二金元之工資，在巴的瑪耳與費府召募水木工匠，趕建新都。

初期之華盛頓

華盛頓兵燹之後，公私競事土木，顧雖在惚遽擾攘之中，而各大廈之位置與建築方式，仍互相和諧，罕有緬越郎芳所設之規矩者。

今之賴法夷德廣場 Lafayette Square 在白宮之前，紀念助美獨立之法名將 Marquis de Lafayette。賴氏銅像與傑克遜及柯叟茲古氏羅鄉蒲氏方斯都平氏等四名將遺像，巍然並峙於廣場中。當時猶稱伯理爾天德廣場 President Square 杜萊麥迪孫曾隔場遙見聖

約翰教堂 St. Johns Episcopal Church 之創建，此爲白宮前望衡對宇之第一建築物。尼古萊 Helen Nicolay 所撰「波多邁克河濱之國都一書」，有云每逢總統親蒞祈禱，社交明星舉行婚禮，及著名人物，營壘書墓，一在此舉行者獨多，有非全城其他教堂所能企及。又斐理伯 P. F. Phillip 所撰『華盛頓之肇造』書中，刊一油畫，此堂猶在嚼草牧羊包圍之中，其背景則有修復甫半之白宮，與古代衣冠之士女跋涉泥污道路中。

吾人在載籍之中，猶可考見此時西班牙公使，端坐金鑲繡幃之大輅，顛簸於坎坷不平之道路中。而美總統及政府大僚，則出入仍多以馬。

昆賽亞丹士 (John Quincy Adams 第六任總統一八二五年就任) 曾記載某夕往佐治唐赴宴，在賓雪凡尼亞蔭道之經歷：略謂是夕風狂雨猛，道路難行，所乘馬車，竟顛覆中途。繫馬之具既折，小廝斐理浦亦受傷，吾輩乃不得不載之返舍。嗣經無數艱險，始克抵家。其間復有二次，幾至覆車。當駛過財政部時，車輪又陷入淤泥，吾輩皆下車合力推輓，始克出車於淖。余乃喚起財部衛兵，假一燈籠，復行登程。及既返舍，遂立召最近外科醫生，爲斐理浦裹

治。此次吾輩得免於折臂斷骨之禍，殆邀天眷云云。亦可見其時路政之窳陋矣。

顧卽在此榛莽未除之日，文雅之神，與蕪穢之魔，磨肩擦肘，奴隸下舍，卽建於政府大廈日影之內。而華盛頓都市，已能予游侶以無可非議之美感。由是增飾光大，遂成今日全美觀瞻所繫之名都。當十九世紀之初，英使署參贊福士德爵士（一八〇四——一八〇六年）曾云，「華盛頓縱有種種寂寞與不便利，余猶以爲卜居之勝所。」

當們羅總統 James Monroe 第五任總統一八一七年就職。在任八年卽唱們羅主義者）在露天行宣誓禮時，國會猶蟻居於兵燹後暫建之磚屋，但終其任內，白宮與國會俱已重建工竣。旣而佛羅里達以傑克遜之大勝，併入美國旗幟之下。賴法夷德重來美國，親奠朋克山紀念碑之基石。（朋克山 Bunker Hill 在麻州查理斯鎮，美獨立戰爭時，殖民地軍隊於一七七五年六月十七日，大勝英軍於此。後八十六年乃建立紀念碑。）並游歷各州，備受美人之歡迎。而今日歷史名人，如馬歇爾（John Marshall 美著名法官，曾一度任國務卿，以大理院長終其身。）傑克遜（第七任總統）范布倫（Van Buren 第八任總統）亞丹

士，（第六任總統）克萊，（Henry Clay 美著名政治家，曾任副總統及國務卿。）韋白士德，（Daniel Webster 美著名政治家與律師，曾任國務卿）等，均為當時街衢中人人認識之人物，笛卡都將軍，即於斯時決鬪喪身。Commander Stephen Decatur Jr. 父子俱為美名將。此為小笛卡都。曾於一八一五年遠征斐州阿爾及耳，自是地中海海盜，遂不復為美商船患。一八〇二年與巴倫 James Barron 在白勒登斯堡決鬥喪身。而美國史上有名之虎列刺疫，亦於此日掃蕩不衛生之都市焉。

傑克遜總統任內，（Andrew Jackson 美國第七任總統，一八二九年就職，在任八年。）財政部不戒於火，新署地點，建築家紛爭不決。相傳傑克遜聽取雙方理由後，某日清晨，邁步出白宮，偶植手杖於一地，即定為新署建築之所，此杖或未嘗知有郎芳設計，故今日之財政部，實違反原定新都計劃，妨礙白宮與國會間視線，而為賓雪凡尼亞蔭道之一贅疣也。

自傑克遜以至建築事業勃興之格蘭德總統任內，（Ulysses S. Grant 美國第十八任總統，一八六九年就職，在任八年。）華盛頓都市，在建築方面，甚少進步，但市區已逐漸發展，

且隨美國國力之強盛，而日占重要焉。

與國同昌

美自墨西哥戰後，開拓西陲，疆宇大闢，國勢寢盛。（按一八四五年美國歸併塔克薩斯 Texas 遂與墨西哥起衅。翌年五月宣戰。又翌年九月史考德將軍率美軍進占墨京，更五閱月而兩國媾和，墨遂割讓廣大領土。當今日美國疆域五分之一，今之加里福尼亞州， California 尼伐達州， Nevada 與猶泰州， Utah 之全境，亞利桑那州， Arizona 與新墨西哥州， New Mexico 之大部分，及科羅拉多州， Colorado 與懷俄明州， Wyoming 之一部分，均得自墨。）華盛頓首善之區，人文蔚起，自京城至巴的瑪耳 Patimore 始築鐵路，以利交通。煤氣燈即於此時輸入，自來水亦大加改良，一時發明家彙集鱗萃，羣來新都，各效一技一藝之長，以閱四方之觀瞻。摩爾斯初敷商用電報線，顧當時人士，驟覩交通新利器，猶疑信參半，不以第一次所發電報爲可信，必待專差自巴的瑪耳赴華盛頓，取回底稿，始翕然歎服。（按 Samuel Finley Breese Morse 生一七九一年，卒一八七二年，爲美國著名藝術家與發明家，曾

任紐約國立圖案學院第一任院長，一八三二年發明商用電報之設計，更三年製成模型，一八四三年國會通過創辦華盛頓至巴的瑪耳電報預算，乃開始敷設，而於翌年完成通報。一八四五年四月一日，遂設局收發公私電報，是爲世界第一電報局。今局址雖已改建土地局，但立有銅碑，紀念此八十七年前之新發明，游美都者輒往過之。

斯時全國各都市，工商勃興，報紙濫起，有類雨後春筍。新聞通訊員遂利用電報以傳遞新聞，一時搜羅所及，偉人軼事，里巷瑣聞，莫不播諸報端，傳遍通國。達尼爾韋白斯德在琴尼林音樂大會，開瑞典名謳者度『歡迎可命比亞』曲，不覺起立高歌相和，卽爲此日之新聞。而約翰藍度甫與亨利克雷在國會內之不流血決鬥，亦時藉電流，以傳播全國。（按達尼爾韋白斯德 Daniel Webster 爲十九世紀前半期美國著名政治家兼法律家，兩任國務卿，有政聲。約翰藍度甫 John Randolph 爲十九世紀初葉美國著名政治家，在國會三十年，多所建白。亨利克雷 Henry Clay 與之同時，亦爲美國著名政治家兼演說家，一八五零年妥協案，卽其提出。該案要點，在禁止可命比亞區販賣奴隸，並訂逃奴法規，及承認加里福

尼亞等處爲自治州。

他如女新聞記者先進之安羅雅爾女士 Ann Royall，累謁亞丹士（按 John Quincy Adams 爲美國第六任總統，一八二五年就任。）未獲延見，乃乘亞氏游泳時，追踵至波多邁克河畔，坐其衣服上，率使亞氏浮身水中，與女士高聲相問答。又如費爾謨總統（按 Millard Fillmore 爲第十三任總統，一八五〇年就任，一八五〇年妥協案卽其所批准。）奠置擴充國會之基石時，觀禮者中，有老叟數人，猶能親見一七九三年喬治華盛頓奠置第一枚基石，俱爲此時之珍聞。甚至費爾謨在白宮安設浴盆，亦煩記者之電傳，蓋昔年波士頓律書，嘗有除醫生囑咐，不宜沐浴條文，故當時猶以費氏此舉爲創見。有鄭重記載之價值也。此外如學校兒童，以海軍音樂隊前導，列隊赴白宮，由總統親授獎品，亦常爲當時之新聞。雖然，吾人今日，設有此舉，亦反將視爲異數，而有電傳之價值矣。

英國名小說家兼批評家塔克雷，Thackeray，嘗於一八五三年觀光華盛頓，稱其有威斯巴登之風尚，政治與游樂，兼收並蓄，漫布全市。（按 Wiesbaden 爲普魯士東南境萊茵河

畔一游樂地，自羅馬時代，即以溫泉著稱。）

雖然，華盛頓燦爛新都，仍難免黑影之籠罩，其閎偉之建設，大半出於黑奴胼手胝足所締造，是以描寫黑奴之歌謠，與蓄奴問題之辯論，嘗充塞於華盛頓初年史中。至於布占南時代，即自由之黑人，亦多自蓄奴隸，時人憫之。（按布占南 John Buchanan 爲美國第十五任總統，一八五七年就任，其後一任即爲毅然廢奴之林肯總統。）於是美名小說家吏篤偉夫人所著之 *Uncle Sam's Cabin*，遂於此際刊布於國家時代雜誌，稱爲廢奴之木鐸。（按史篤偉夫人 Mrs. Harriet Elizabeth Beecher Stowe 爲美國著名小說家兼著作家，生一八一一年，卒一八九六年，係 C. E. Stowe 之夫人，著作甚富，以 *Uncle Sam's Cabin* 一書得名，其書於一八五一與五二年間，刊於國家時代雜誌 *The National Era* 一時遐邇爭誦，洛陽爲之紙貴。刊畢，遂出單行本。我國譯本中負有盛名之黑奴籲天錄，憶即此書，惜東方圖書館燬於兵燹，倉卒中無從查攷，書此待徵。）

西半球邁古絕今之大偉人林肯，即此時代人。林肯既爲世界文明，人道正義，樹立百世

之大勳，國人崇德報功，遂立廟堂於首都，受千秋之崇奉。其規別之崇麗，藻繪之奐皇，爲任何紀念堂碑所不逮，有非文字所能描寫者。一九二二年塔孚德總統舉行此偉大建築將落成典禮時，稱爲匯合美國最精美之藝術積累而成，洵非虛語。是以舉世藝術家與建築家，每不遠天涯海角來此瞻仰，摩挲而不忍去。（按林肯 Abraham Lincoln 爲美國第十六任總統，生一八〇九年，卒一八六五年，幼而家貧，嘗爲佃工，爲售貨員，爲商人，爲測量員，一八三六年入律師公會爲律師，並充伊意諾愛州議員，自是遂爲伊意諾愛州進步黨之領袖。一八四六年當選國會議員，旋即息影政治，專治律務。及一八五四年奴隸問題起，林肯憫黑奴之顛連無告，與世道人心之陷溺，東山再起，始倡廢奴論，名震全國，嗣值參院候選失敗，而進行廢奴，再接再厲，一八六〇年當選總統後，南方蓄奴最甚之十一州，相率脫離，組織聯邦同盟軍。翌年戰事發生，林肯乃募義勇軍七萬五千人，妙選名將，爲正義作戰，累獲大捷，一八六三年元旦，乃頒令解放奴隸，一八六四年改選總統，被舉連任。一八六五年四月四日遂率政府軍入利

樞蒙，Richmond 同盟軍政府解組，林肯方謀南部諸州之善後，不幸四月十四日在福特戲

院遇刺，翌日遂辭塵世而長逝。國人追維功烈，乃在首都白宮前阿林敦橋畔，建林肯紀念堂，供奉林肯大理石像，由名彫刻家佛蘭樞所手鐫，重一百五十噸。自額至顛，長逾三呎，可謂世界莫大之造像。自像遙矚，適爲總統府前之華盛頓紀念塔，與反省池，俾新世界力爭人權自由二大偉人之紀念物，遙遙相對，永垂典型於天壤。

當南北美四年戰爭之際，鱗鱗兵車，蕭蕭征馬，首尾相啣，過華盛頓之街衢，以赴泥塗茅舍之前線者，絡繹於途，戰時鐵路，亦穿過白宮前之本雪凡尼亞蔭道。顧林肯雖於戎馬倥傯之際，而建設不輟，卽於同盟軍騎隊迫近都城之際，亦未嘗停止工事。美名小說家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e 嘗於此時觀光上都，見國會之內，名匠若干，彫繪如平時。迨至格蘭德任內。（按 Ulysses Simpson Grant 林肯後第二任總統，當南北戰爭時，任北軍總司令，累立大勳，一八六九年就任總統，首都景象，乃爲之丕變。

卜居樂土

顧據傳記載述，當時路政，猶多因陋就簡，每屆風雨之夕，手曳之救火車，輒須駛於人行

道上，吾人於此，亦可見筆路藍縷創造新都之不易。約翰森 Andrew Johnson 爲戰後總統，但直至格蘭德繼任，公府前之本雪凡尼亞蔭道，始鋪砌路面。其他通衢大道，亦先後修治平整，並植樹道旁，不下數千株，而改建國務院之法案，亦由格氏所手簽焉。

斯時美之國勢，蒸蒸日上，百業咸有猛速進展。一八六九年五月十日，猶泰州之普羅蒙託萊角 Promontory Point 以金銀長釘啣接聯太平洋與中央太平洋兩路鐵軌。而美國東西海濱，遂有直達之客貨車。嗣是交通日便，首都華盛頓，戶口激增，其地位日見重要。全國科學家、藝術家，退仕軍官，與夫豪商巨紳，以及在社交界或學術界蓄懷大志之徒，莫不雲合景從，卜居上京。法人郎芳設計圖中所繪之直衢圓道，始有巨廈廣宅，駢列其間，有輪奐輪美者，亦有簡陋可驚者，而大半皆爲十九世紀美京觀光客所習見之紅磚住宅，饒有樸素家風。海彝士 Rutherford Birchard Hayes 茹斐德 James Abram Garfield 亞淑 Chester Alan Arthur 克里扶蘭 Grover Cleveland 哈禮遜 Benjamin Harrison 諸總統，布政其間，一則親蒞華盛頓紀念塔落成禮，一則見刺於仇人，一則結婚於白宮，一則歡宴瑞典高音善謳

者納爾生女士，侑以海軍樂隊。相傳女士於奏至所好歌曲，不覺曼聲相和，一時播爲美談。按華盛頓紀念塔，紀念美國父喬治華盛頓，在白宮之前，邁爾區域西端。純以白色大理石築成方尖形塔，高五百五十五呎，基方五十五呎。內設電梯，觀光美都者輒登臨其上，曠覽美國行政中樞之景物。每值夏日，登塔者尤衆，候於塔下，以待電梯之乘載者，座常滿焉。考此塔最初基石，猶係一八四八年七月四日奠置，未幾工事中輟。迨二十三年後，國會通過完成紀念塔案，始賡續前工，而於一八八五年完成。今其工程中輟處，有線以標誌。最近美人士又擬在邁爾區域內國立博物院旁，構築華盛頓紀念堂，他日落成後，其規制之宏大，當更勝於林肯紀念堂也。既而梅恩艦於一八九八年沉沒古巴 Cuba 之哈伐拉港，Havana 而美國與西班牙之戰爭以起。美將弟偉既殲西艦隊於菲律賓濱之馬尼刺灣，一時戰歌之聲迴盪於本雪凡尼亞蔭道之中，朝野上下，注力兵事。及戰事告終，國勢益張，遂亦如其他戰役之後，有改善華盛頓計劃。按美國爲助古巴獨立故，引起西班牙戰爭。是年四月二十四日宣戰，五月一日弟偉 George Dewey 卽殲西艦隊於馬尼刺灣。七月初大西洋美軍又殲古巴之西

艦隊於桑的亞哥，遂進攻波多黎谷。八月中太平洋美軍攻入馬尼刺城，於是停戰媾和，十二月訂約於巴黎，西班牙卒放棄古巴之主權，而割讓波多黎谷與瓜濱兩島及菲律賓羣島於美。計前後作戰，不過四閱月。

一九〇一年計劃

洎乎一八九三年『舉行萬國博覽會於芝加哥，Chicago 紀念哥倫布 Christopher Columbus 之發見美洲，而美國建築事業，更受重大之激勵。當日嵯峨閎麗之神仙宮館，聳峙於米溪干湖 Lake Michigan 畔，實於全國文化之進步，開啓新紀元。蓋自十五六世紀之交，意大利大藝術家米克蘭奇羅氏 Michelangelo 與文茜氏 Leonardo Da Vinci 時代以後，從未有鳩合當世之美術家與彫刻家，作如斯盛大之會集者也。其中如名建築家彭漢，Danie Burnham 梅京，Charles McKim 迦頓士，Augustus Saint-Gardens 與園藝佈景家烏謨斯台 Frederick Law Olmsted 諸氏，後皆襄助一九〇〇年之華盛頓城百年紀念。而名畫家白臘什斐，Edwins Blashfield 郭克士，Kenyon Cox 梅那德，George W. Maynard 與

名彫刻家麥克蒙尼士，Frederick Macmonnies 鮑偉，Theodore Bauer 華納爾 Olin Warner 等，亦爲國會圖書館增飾崇麗，以垂典則於來既。

於是美參議院乃鳩集名彥，從事增補一七九二年之郎芳計劃，本其規制，施諸全市，遂有一九零一年之計劃。當時總統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爲美國第二十六任總統。一九零一就任，在位八年，與羅特 (Elihu Root 美政治家，曾任國務卿) 塔孚德 William Howard Taft 一九零九年繼羅氏爲總統) 摩爾 (Charles Moore 現任美國會美術委員會主席) 諸氏，實主持之。

邁爾區域初有永久建築物

邇後農部新署，即建築於邁爾之內，(按邁爾區域 The Mac 係白宮與國會間之一片曠宇，潮汐池即在其旁，農部新署在第十四街，距華盛頓紀念塔不遠) 雖當時反對者甚衆，實深合一九零一年計劃之精神。由是以還，國立博物院 National Museum 與佛理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 亦一遵邁爾區域之計劃，先後構築。今後國立美術館 National Gall

ery of Art 亦將與之鼎立爲三。刻已有隱名氏之某君，允慨助建築費，在美金一千萬元至一千五百萬元之間。

一九〇一年計劃之又一偉績，卽與邁爾區域內撤去本雪凡尼亞鐵路而建合衆火車站於國會之旁，大建築家彭漢實繪其圖樣。今日拱門成列，規模闊壯，蔚爲國都之大門。中央拱門，倣自意京君士坦丁拱門，而待車室之廣大，又規倣古羅馬之喀拉喀勒浴場。（按君士坦丁拱門 Arch of Constantine 爲羅馬有名古建築物，肇建於西歷三一二一年，紀念古羅馬帝國第一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之戰勝馬克森休士，中央爲廣大拱門，旁翼兩小拱門，每面四大柱，皆倣古希臘最華麗建築之哥林多式。頂開勒長銘，以紀功勳，其彫刻品多取自所毀之特拉揚拱門，精細絕倫。喀拉喀勒浴場 Baths of Caracalla 爲古羅馬有名浴池，尙建造於西歷紀元前二〇六年，塞威魯士實經營之。池長七二〇呎，寬三七五呎，今僅存遺址。賸有繪壁拱門更衣室等，供游侶之憑弔而已。）

輓近第十六街與第十七街畔，（俱在白宮附近）復有許多半官性質之機關，望衡對

宇，先後建築。如蘇格蘭儀式教堂，Scottish Rite Temple 全國地理學會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全美教育會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郭科蘭美術館，Corcoran Gallery of Art 美國紅十字會，American Red Cross 美國革命女裔會之大陸紀念堂與憲法堂，Memorial Continental Hall and Constitution Hall of the Daughters of American Revolution 及聯美協會 The Pan American Union 等，類皆奐美若王宮，藻麗如紀念碑。曩日之皮街，今稱憲法蔭道，則有全國科學會，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之巨廈，將與行將建造之公共衛生局，Public Health Service 美國藥學會，American Pharmaceutical Association 等，拱衛於林肯紀念堂之旁，而為大建築家匠心經營之所寄託。

郎芳遺型

當一九〇一年計劃擬定之後，曾作成圖樣與繪圖若干幀，又製模型兩具，各長十五呎，廣九呎，代表新舊華盛頓，陳列於郭科蘭美術館。四方來觀者，無慮數萬人，莫不稱其能恪遵郎芳氏之典型。輒近三十年來美京之發展，一以此為依循。其後國會為謀忠實施行一九〇

一年計劃，更設置美術委員會，迄今二十一年，國內第一流美術家，類多服務於此。

歐戰以還，美人財力既裕，益謀所以光大其首都。國會之內，添設國都公園設計委員會，計劃更偉大之都市，預定京師市區，縱橫各廣四十哩，其中舍宅之建築，大道之整治，以及風景之佈置等，莫不殫精竭慮，詳爲規劃。目下正在設計與進行中之大工程，合計不下美金四萬萬元。本雪凡尼亞蔭道之南，自國會以至白宮，悉將麗以紀念碑式之偉大建築物。合衆火車站之廣場，今方蒔花鑿池，闢作公園，而聯邦大理院，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聯邦植物園，United States Botanical Garden 與市行政中樞 The Municipal Center 等，亦正庇工鳩材，從事構築，卽邁爾區域之計劃，亦將一一付諸實現。

亞林敦紀念橋，Arlington Memorial Bridge 與郎威山紀念國道，The Mount Vernon Memorial Highway 俱將於一九三三年內工竣，循紀念國道，可自波多邁克直達第一任總統華盛頓紀念公園路，The George Washington Memorial Parkway 自郎威山循波多邁克河而北，達於大瀑布，以保存此歷史名河之天然風景。亞林敦紀念橋之外，有亞

林敦古廈，爲開國元勛華盛頓之舊宅，其婿李將軍之故居，刻正鳩工修理。而巨廈前之無名英雄墓，不日亦將觀成。

改造方始

法人郎芳所規劃之華盛頓，有廣闊之街衢，有幅輳之蔭道，更有無數崇樓廣宇，羅布其間，以樹新世界都市之模範。顧其時之所謂大建築物，無有高逾六層至八層者，現代之華盛頓，則大似巴黎之所經歷。巴黎都市，曾於拿破侖第三時代，經霍士曼男爵 Baron Haussmann 之規劃，增飾改造，先後拆毀舊屋數十哩，以成今日壯觀。此日之華盛頓，正復相同，但見市中心區內，舊屋千百所，紛紛拆卸，載去其瓦礫，而易以輪奐輪美之傑構。

巴黎之改造，嘗有鉅大影響於法國法政，府既特設美術院以資規劃，於是各地青年美術家，彫刻家，名畫家，及其他藝術專家，聞風畢至，遂造成世界美術之中樞。華盛頓他日亦將成爲偉大之藝術中心，卽在今日，其紀念碑之衆多，環顧國內名都大邑，已無出其右者。德人有云：鐵人鐵馬，足以成一勁旅，輿誦及此，不禁令人想見柏林仙衢之盛況矣。

表現民族精神

夫此永久建築物不僅繫四方之觀瞻，實足表現民族之力量與尊嚴。胡佛總統嘗云：我人努力於興造，其目的不僅使華盛頓成爲美麗之都市，乃在發揚國家之榮光，興起偉大之思想……此爲國家大劇場，吾民族政治生活之偉大戲劇，佈演於此，我政府基礎所由試驗之政治戰爭，亦交綏於此。吾人今日固有當前之大問題，卽數世紀後，亦更有後世之大問題，而今之人與後之人，朝夕昕昕，所以處理此艱鉅工作者，必須有足以繼往開來之環境，日日激發其志氣，而後可期高躡遠矚，應付以裕如。

然則今日美國朝野人士，斥數萬萬巨資，經之營之，惟日不足，亟亟謀改造此首都者，亦豈徒好事土木而已哉？其所見者蓋遠且大矣。

華盛頓以波多邁克河濱一小村，郎芳設計，累代增修，經一百四十餘年之慘淡經營，以成今日黃金時代之首都，蔚爲全國都市之設計與風格，樹立良好模範，其締造發展之蹟，旣如前述。顧自佐治華盛頓以來，秉國諸賢，所以建築此巍巍巨城者，目的在各衙署行使之職

務，俾爲國家政令之中樞，全國耳目之所寄，國民思想之於以表現。故此巨廈內之一切設施，實爲國家大計之所由展布，令人具無上之興趣。試就內政部言之，此崇兀之衙署，實掌世界最大之地產事業，既將全國土地，丈量清釐，授諸私人，且仍管理公有地產數百萬英畝。

自一七八四年哲斐遜贊助制定西境土地經界處分條例，樹立內政部之基礎，至一八四九年，乃正式成立。自此以後，職掌日增，至於今日，不僅管理國有土地，且處置印第安人事務，及恩俸，墾殖，國有園林，民衆教養，與地形測給，諸大政。全世界一百萬分之一之國際大地圖，其美國部份，刻正由內部測繪，其測量人員，足跡所經，仍常有爲白人探險所未至之窮鄉僻壤。

內政部又藉水利工程師之力，將美國西部經線一百度以西之荒地，三分之一變爲沃壤。科羅拉多河 Colorado 上所建胡佛巨堤，節制水流，可以防水災，發電力，灌溉西南七州廣大之農田，卽其福利民生之一端。此部各局所，經緯萬端，總計所用員司，共達一萬七千人以上，亦可見其職掌之繁重焉。

商務策源地

當一七八五年春日和煦之某晨，有風塵勞頓之商人一隊，進謁佐治華盛頓，陳述商困，蓋其時共和雖告成功，而商務已大遭打擊，各州商人，乃推舉代表，請願政府，冀有所設施，以嘉惠商旅。二年之後，憲法會議中，乃提議設置商務祕書，爲總統府之一員。更一紀世後，至於一九〇三年，國會始通過工商部條例，而郭德猷實爲第一任總長。郭氏就職演說，有云：各部職掌，當無有更繁重於此者，而其與人民關係之密切，及有效工作機會之衆多，當亦無有逾於此部者。嗣後海外商務，開始發展，至於今日，此部已成爲世界最大之商務機關，其規制更極爲偉大。頃已建置一千七百五十萬元之新署，適位於白宮東南，爲美國當今最大建築物之一。僅其牆壁所敷灰泥，可鋪地九十九英畝之廣，全署水泥柱之多，設彼此相啣，可長達八十哩，署內安設升降電梯三十六具，可同時登降八百人。

商部署內，世界事物，可謂無不具備，小自活魚，大至印刷圖刷之捲筒機，靡所不有。其捲筒機卽用以印刷沿岸海道圖，以供航海之用，印製天空航線圖，以作飛行家之嚮導。更備有

推廣商務之活動電影片，攝映世界饒有興趣之事物，自美人在阿根廷洪荒大野誘捕駝鳥之狀，以至斐洲阿比西尼亞 Abyssinia 香狸，在芝布地 Jibuti 獸欄內，為種種滑稽動作，靡不映諸銀幕，以供國人之瀏覽。

商部在國外設有辦事處五十九所，在國內設有八十一所，藉以報告商情，促進商務。其工作所及範圍，徧於全球。試就數字所昭示者而觀，則其內外商務局每日發出文書，幾達一萬五千件，於此可覘其服務工商業之價值矣。

今日商部職掌，包羅萬象，人類一生生活，自襁褓以至就木，幾無不與商部之活動發生關係。若欲縷舉，更僕難數，試述數端：如經營無線電新信號，使海洋巨輪，雖在迷霧風雨之夕，仍可循此信號，覓得安全航道，又其驗船人員，或下赴輪船鍋爐室，或檢查船身鋼板，救生具，救生艇，觀船員水手之演習，其測量人員，測繪沿海水道，發見海底深谷，他如戴形製詭奇之毒瓦斯面罩，籠金絲雀，深入爆發後之礦穴，拯救未死之工人，與夫採製不燃之氦氣，以供大飛船氣囊之需，均歸商部所職掌。

邇來科學界無窮之發明品，所以使人類生活日益便利者，皆有商部特許其專利。而輔助工業，使普通物品，減少種類與形式之差殊，以節省無謂之耗費，亦商部之所司。他若設置無線電交通警察，使各無線電台按時發電，免致侵擾播音台之播音，俾民間收音器，可不復有不入耳之異調。又若在全國設八十六場所，孵育魚類，保護阿拉斯加海獺，俾吾人常得珍美之海獺裘等，並皆商部之政績。此外又設航空局，檢查飛行器，發給執照，考試駕駛員，尋覓飛機中途臨時降落場所，維持種種航空之便利。

航空中樞

當華盛頓建都之初，國會議員，猶皆策騎赴會，其不能備馬者，則乘街市中之驛車，但至華盛頓已成爲天空交通之中樞，胡佛航空港，爲全國最大之航空場，游人於此乘機遨翔天空俯覽景物者，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間，共達五萬人，爲世界各大都市冠。至於長途航空，則華盛頓爲五大航空線之起點，內有一線，自一九三〇年九月至一九三一年八月止，一歲之間，載客六萬六千二百六十九人，飛航一百五十二萬三千四十哩，未嘗有一人受傷。

今華盛頓胡佛航空埠內，闢乘客飛機昇降場地五十所，其規模之大，居世界第二位，而乘客之衆，則爲他國任何航空場所不逮。

吾人今日觀於聳然兀峙於邁爾區域之商部新署，足見其於國家政務上所佔位置之重要，設今一七八五年跋涉長途請謁華盛頓之商人代表，化鶴歸來，觀此部規模之闊大，職務之執掌，不將詫爲夢想所不及耶。

農政總縮

昔華盛頓總統，嘗主張設一政府機關，扶助農業，但直至林肯總統時代，始克設置專署，至於特派總長，位躋閣員，更在數十年之後，今則農部巨廈，拓地邁爾之旁，迤邐七百五十呎，登樓俯瞰，其下草地，卽爲一八六八年初建署之舊址，當時全署員司不過七十三人，毗鄰四十英畝之曠地，僅供設置農業試驗場之用。今則建屋四十餘所，在部辦事者不下五千人，其遠赴外省，試驗農作物，調查收穫，在場圃服務者，又有二萬餘人。

農部職掌，亦至繁夥，如家庭經濟，公共道路，森林糧食，與藥物行政等，雖非真正農業範

圍，亦在兼司之列。其所隸之植物調查與森林局，無異爲全國植物之保管員。

農部工作範圍，亦往往遠及天涯。如採集植物者，常走遍全球，搜羅有用植物，今之堅硬小麥，不凋苜蓿，及蘇丹草之類，皆自海外所攜歸。又如製糖專家，不辭險阻，往新幾內亞（New Guinea）之荒野，搜尋抗疾甘蔗，以惠製糖業。他若選擇優良種類，或能抵抗蟲豸細菌之侵襲，或特別適宜於某種氣溫者，加以審慎培養，以期改良農作物，則其工作，不若前數項之顯著而易爲人知，又如自近東輸入海椰子後，旋經科學家查悉，同時輸入一種昆蟲，可以攜帶花粉至結實椰子，亦爲農部工作之成績。

虎列刺疫，常令鉅大豬羣，死於一朝，今藉農部發明病苗血清後，已可預防。牛身扁蝨，能便塔克薩州牲畜發生熱病，亦經農部科學家研究證明，爲十九世紀醫藥上顯著進步之一端。又蚊蟲傳染之黃熱病，現經昆蟲學局之初步工作，已有撲滅之方，業在巴拿馬運河地帶，著顯明之效果，至畜類所患肺炎病，早經農部技師加以研究，而獸瘟中最凶惡之足口病，經農部厲行染疫牲畜全羣宰殺命令後，亦已不能在美生存。

是以今日聳峙邁爾區域之大理石巨廈，不僅爲迪米德（農神）之美麗宮殿，實無異一國立實驗室。其研究工作之所費雖鉅，而美國人民所得之報償，不啻數十百倍焉。

國立動物園

昔美海軍遠征北斐海盜而歸，攜有摩洛哥蘇丹所贈獅子一頭，獻於總統傑克遜，國會諸彥，僉謂總統宜受友邦之餽，願以當時無動物園，以居獅子，卒使傑氏轉贈他人。

今日則有國立動物院，毒蛇猛獸，鷲鳥珍禽，海陬所產，靡不畢致，吾人徒步其間，大似太古洪水之後，亞當夏娃，傍晚跋涉於埃田森林中。聆夫虎嘯猿啼，鳥吟燕語，一時雜作，又彷彿各地鳥獸，亦派代表，來集首都，爲其喉舌之寄者。

動物園占森林山地一百七十六英畝，係一八九〇年所闢，瀕臨石溪，與波多邁克公園相銜接。當初有禽獸數頭，猶係史密斯蘇尼亞學院之活標本，建園之後，移畜於此，今則已相繼死亡，僅一白鸚鵡，碩果猶存，稽其年齡，已四十六歲矣。

邇來游覽動物園者，每歲不下二百五十萬人，新闢之飛禽館，設鳥籠一百五十五所，內

有大小飛翔籠，以居鷺鷥鷹鴉，又有瀑布一下連小池，以棲熱帶家禽，他如雉林鶴沼之屬，亦皆備具。

園內有廣大園場，豢養有蹄之獸，又有池沼，以居龐巨水族。如關利皮羅夫島 *Piliblof* 之茸毛海豹，及其他尋常海豹海獅海狗水獺之屬。更有北美淡狸，能自築堰蓄水，在二十年內，可使水面漲高九呎。

熊類搜集最精，數亦最衆，有阿拉斯加之大棕色熊，在食肉獸中爲最巨。又有世人所罕知之冰河熊，（亦稱青熊）可稱全園獸類之最珍異者。

獅子館內，黑猩猩亦豢養其間，河馬亦暫時假寓，大貓最爲繁多。此外則有虎豹及巴西特產之美洲虎，其中矮河馬一對，係斐洲里比利亞國 *Liberia* 元首贈柯立芝總統。而轉饋此園者。人人所愛之大猩猩，可稱園中之貴族，亦暫稅駕於此，以待猿猴新館之落成。

羚羊宿舍內，豢養稀有之斐洲羚羊與南斐大羚羊，又有黑色犀牛，條紋豚鹿，及斐洲三疣豬，皆尋常所罕觀。外若斐洲巨象琴比亞那，係一九一二年由奇開 *Cina* 運美，蘇門答臘

巨象吉哲爾，爲華盛頓兒童之百餘友人所贈，俱各館一舍。

光怪陸離之爬虫館，則模仿若干種爬虫所棲之荒野，叢林沙磧，沼澤沮洳，游覽者彷彿置身於游泥淺灘野草蔓生之亞馬孫河濱，ARIZONA 或雨琳日靈響尾蛇盤踞之亞利桑那 ARIZONA 巨岩。其中有行動遲鈍之大龜，長十四呎半之眼鏡蛇王，二十六呎之錦蛇，以及蜥蜴，蟾蜍，蠍，蜈蚣之屬，熱帶小魚，亦陳列其間。

鳥獸之能度華盛頓寒冬者，則分居露天籠柵。有一山都狒狒，已居戶外二十一年，每屆薄暮閉園時，彼能自入臥室，闔戶以寢。此外北美洲五十餘種水禽，則游泳於長約七百呎之小湖內。湖濱峻崖之上，建有大籠，以館一雙美國最大之鳥王，此行將絕種之加里福尼亞神鷹，在鳥羣中，其珍奇當不亞於獸類之冰河熊也。

該園維持如此偉大之禽獸家庭，其飼料自不能簡單。自鮮菓，鮮魚，以至向日葵子，馬肉之屬，無所不需，甚至魚肝油與菠菜，亦在食單之列。倘此鳥獸極樂園中，偶有一珍異之禽，厭惡普通飼料，慊慊不思食，則司事者將立發電報，急購瑪璣卵，待卵至而此禽始復進食如初。

獅子一頭，每日給馬肉十磅至十六磅，但海獅實爲園中糜費最鉅之上賓，每日必須十磅至二十磅之絕對鮮魚，供其肴饌。猿猴菜單，則逐日更易，配合之勻稱，卽中人以下食品，亦歎弗如。據院中統計，每年飼料，需甘薯四萬磅，馬二百八十四匹，麵包三萬七千磅，煉乳數十箱，其餘乾藜，洋蔥，岩鹽，麵粉，大根，蒿苳，米，穀之屬，皆以噸計，每歲不下千百噸。有時一小猩猩運至園中，主事者立聘華盛頓小兒科醫生，爲之配定食料，亦可見該園飼料配合之精當，與司事者料量之不易矣。

鑄版印刷局

世人之游美者，罕有想及華盛頓都市中，尙有一世界最大之特殊工廠，專爲薩姆伯伯（美國之渾名）製造鈔票，債票，郵票，及其他印花票據者。廠名鑄版印刷局，位於波多邁克河濱一羅馬圓柱式大廈之內，在白宮之南約一哩許，一歲之中，所製鈔票，可以鋪滿地球赤道一匝，值三·九四五·〇〇〇·〇〇〇元。所製郵票，足以鋪滿二千五百英畝廣場，供給美國各州及菲律賓，阿拉斯加，檀香山，波多黎谷，佛琴羣島，與巴拿馬運河地帶等處，五萬六

千餘所郵局之用。其每歲票據所用之澱粉，若以之製造布丁，可供大紐約市全體居民一餐之需。然而製造每張一元鈔票，或每張萬元鈔票之成本，尚不滿一仙，製造一百二十五張郵票之成本，亦僅一仙云。

鑄版印刷局之印刷工廠內，每日有印機一百四十架，鼓輪印製各種票據。每機一架，在五秒鐘間，可印鈔票十二張，倘印製二十元鈔票，一日之間，每架印機，可印成五十六萬元。設以之付給牧童工資，可用一千年而不盡。

考北美使用銀錢之沿革，隨民族而進化。最初印第安人間，不過以物相交易，既而英國貨幣與西班牙古幣，隨移民以俱至，流通殖民地間，迨革命時期，各殖民地政府及大陸會議，均發行鈔票。如麻州 Massachusetts 發行之鈔票，即由名美術家李維爾所彫繪，最稱精美。但自開國以後至南北戰爭時，其間數十年中，僅州銀行發行鈔票，其版亦係私人鐫刻，皆出名家手筆。至聯邦政府發行之鈔票，則以一八六一年與一八六二年發行之『來取即兌票』為最古，其後即有『法定貨幣』與『綠底』兩種，今俱絕跡。目下流通之紙幣，共有五種，

爲美利堅鈔票，爲聯邦儲備局鈔票，爲通國大銀行鈔票，此外復有金帖與銀帖。

當一八六二年國會議決設立鑄版印刷局時，局長辦公室，不過蜷居財政部頂樓之一小室，僅有男局員一，女局員四，佐理局務，今則男女局司五千人，印刷廠屋佔地十英畝，印版銅模，專儲一大庫，庫外繞以巡查廊，庫內遍設迴光鏡，其鏡佈置之精巧，守庫者立於門旁，可以窺見庫內全部情形，纖悉靡遺。甚至庫下甬道內，亦藉迴光鏡之反照，可以物無遁形。更有電氣警鈴，直達警署與邁爾要塞騎兵營房，以防盜警。另一庫房，則藏若干噸印成未切之鈔票債券，參觀者苟有相當之介紹，不妨入庫，試行提起一包，權其重量，不過三十二磅，問其價值，則達一萬二千六百萬，如此巨款，今乃以一臂舉之，不亦世界之一奇歟。

政府印刷局

美政府復在都城之內，設置世界最大之印刷局。其廠屋基址，占地二十二英畝，工作其中者，逾四千九百人。每年所付工資，達一千〇五十萬元。一歲之間，由四百〇四架排字機，一千六百三十五名排字員與校對員，可以排成印刷鉛板二十五萬萬方，若排成新聞紙板式，

可得八桁版口每份十二頁之新聞紙七千八百份，歐戰時潘興將軍隨軍使用之排字機，卽度此廠，今猶使用也。

此廠每日所出印刷品，堆積之廣，可以畝計，一歲間用紙，在一千汽車以上，裝訂之線與銅絲，可延長二萬一千哩。郵寄之印刷品，特闢隧道，直達郵電局，以皮帶轉運，終日不絕。出品之多，試舉例爲證。則一年之間，曾印匯票二萬一千萬張，明信片十七萬五千萬枚，所得稅報稅單六千三百萬張，其他亦類是。

每當國會開會之日，所有一日間會議情形，如立法案，決議案，報告書，演說辭，會議日程，有關文件，及國會議事錄等，均須於翌晨印成，裝釘成冊，供議員與民衆之取閱。僅議事錄一種，會議期內，每日平均有八十頁，每次印三萬五千五百份，洋洋大觀，誠無異一大觀模之書肆矣。

局內附設補習學校，以印刷業技術智識，訓迪男女青年。局所之最上層，設有餐室，每日可供給三千六百餐。而局員又自設娛樂廳，音樂隊，舞台，彈子房等，以供公餘之娛樂。此外復

有救急醫院，由公家附設於廠內。

此局爲直隸政府機關，不歸十部統屬。每日平均出印刷品一千三百四十萬頁，規模之大，世界各地印刷廠，誠無有能出其右者矣。

度量衡標準局

宇宙中之大自然界，自有一種度量，鴟鴞之卵，橡樹之實，青魚之卵，榆莢之莢，莫不彼此相同，不踰規距。但人類常求改良自然，因在華盛頓首府，設立人類之度量衡局。當其設立之初，祇能不辜負度量衡局之名稱，爲官定碼尺，磅秤，及夸脫（量名）或伏而脫（電壓）之儲藏所，作科學與工商業度量衡之標準。局中行政，亦不過較量度量衡器而已。迨輒近三十年間，已一躍而如科學與工業研究之中樞，設令古人復生，觀其工作之精密奧妙，定將有不可思議之歎矣。

試舉例以證，諸君閱此文者，亦信吾人一指之力，可以彎屈五寸厚之鋼條否乎？吾知其必曰否否，不能。顧該局出神入化之技師，曾製一器，精析毫芒，卽以粗厚之鋼條，受一指之力，

亦可顯出些微之彎曲。又有一種精巧之天秤，能權衡五千萬分之一鎊，其構製之靈巧，即吾人立處過近，人體之熱，亦可使天秤感受影響。

此局終年實際之試驗，留予工商業無數有裨實用之結論。如美國汽車主人，即藉此局對於燃料，制動器，輪胎，與築路材料等，不厭煩瑣之試驗與比較，得以節省數百萬金錢。其試驗輪胎也，則將一汽車輪，裝置新胎，以馬達速轉之，使擦過另一輪胎，如此不僅可試驗其胎之堅固耐久力，並可試出各種橡皮胎消耗原動力之多寡。

度量衡標準局之天井內，有形製詭異之長管，其一端裝一風扇，轉以馬達，是爲（風隧）。凡飛行器之模型，以及炸彈之拋擲等，皆就此管試驗，以察所受風力之影響。而大風雨時，高徹雲霄之大廈，究受若干風壓，亦可於此試驗。當風扇迴旋時，可使隧道內發生大小不等之人造風，其速率可自每小時七十五哩至一百八十哩。

每當一棟之屋忽然失慎，若值大風之際，火星四飛，鄰宅皆極危險。該局爲試驗風勢，不同時火星飛射危險之程度，故曾特構一屋，用飛機推進器，鼓生大風，而縱火於屋頂，研究火

星飛射之狀與風力大小之關係。

又有數種研究，則須經年累月，始克竣事。如試驗海水，對於海水坭建築物之影響，即其一例。美政府建築巴拿馬運河及其他海港工程所用水坭，皆在此研究。

飛船收回壓艙物之設計，即此局所發明。尋常飛船飛航時，用去若干燃料，即喪失若干重量，駕駛者必須洩去若干曳船上浮之氣體，以保持船身高度之均衡。自該局發明一設計，收集汽油爆發時發生之水汽，凝積爲水，於是每耗用一磅汽油，可得一磅以上之水，船身重量，不致減輕，藉免放洩輕氣或氫氣之耗費。

此外若天空戰爭時開放鎗炮之研究，與飛機進行中連續發彈應需之相隔時間，庶其子彈可通過敵機推進器之迴旋葉板，而不受障礙。以及製造測算敵炮所在地之微音器，製造不傳聲浪之牆壁，度量殺菌用之輻射光等，皆爲度量衡標準局業已解決之問題。

至於日常應用之標準器，該局曾輔助工業界，製造船用鐘表，六分儀，天秤，航空儀器，無線電具，檢驗牛奶器等。

減省糜費

工業界之虛耗，綜計每年損失，亦不下數百萬元。今以該局設立種種標準，使製造手續日趨簡單，可以免除無謂之糜費。例如旅館內所用瓷器，由該局之媒介，在工廠商人與用戶三方面間，訂立契約，將其形式大小，由七百餘種，減為六十七種，以省製造手續，而節虛耗。

該局又為各工業設立營業上標準，集合日用一切物品之製造家，自洋鎖、戶樞，以至縫製衣服、糊壁花紙業等，共赴該局，商定其出品之標準。例如糊壁花紙，曾有百餘家製造廠販賣商與同業公會等代表，同在該局，議定標準。凡其販賣製造之紙，尺寸、重量、原料等，皆須合乎議定之標準。如色彩一層，議定凡印花壁紙、底紙、襯托紙、凸花紙等，必須經強烈弧光燈射二十四小時而不褪色者，方為合格。此種花紙，在平常光線下，可以經年累月而色澤如新，但該局並不強制人民以物品赴局試驗，亦不以試驗結果強人民遵行，一切皆係人民自勵，該局僅居指導扶助地位而已。

智慧之府

今日華盛頓市內，科學家彙集鱗萃，人數之衆，爲世界任何都市所不逮。僅服務於政府者，已有五千餘人，分隸於五十六局所委員會。此外學術研究機關，則有國立科學院，國立研究院，卡尼奇華盛頓學院，與其分設之地磁研究所，地質物理學化驗所等，學術團體，則除全國地理學院外，復有全國教育總會，美國科學勵進會，美國化學會，美國森林學會，美國工程學會等。其總會所皆在華盛頓。

至政府設立之科學機關，則以海陸測繪局爲最早。沿海船舶船員，藉其不辭勞瘁之艱辛工作，而獲保安全者，已逾一世紀以上。今凡美國領海之測量，內河航道自潮汐起落線以下之測量，以及深海之探測，海流之測量，子午度之觀測等，皆歸其職掌。測量所得，則製爲航道圖，海港圖，潮汐表，及發見沉船新礁與航行危險物之通告等，以惠航業。

海陸測繪局於一百年前，卽附設圖書館，儲藏測繪阿拉斯加及其他邊境各地所得之地圖，照相底板，照片，小冊子，及測量報告等，迄今已不下數十萬種云。

地質調查局

地球石殼之構造，及其蘊藏之煤油，礦砂，貴金屬，與其他物質。是爲地質學上調查研究之主要事項。故一八七九年國會議決設置地質調查局時，卽以全國公有地區分等級，及研究其地質構造與蘊藏鑛產等事務，歸其職掌，而隸屬於內政部。五十年來，稽考其成績，誠有如前局長史密斯所云：『協助性好冒險之國民，移殖曠土，扶助有志實業之國民，搜聚自然力，從事開拓富源，此皆深合乎光大國家前程之宗旨。』

地質調查局設立之後，其職務亦隨國力之發展而倍增。西都曠野，既有人民移殖其間，於是保存水量以供農田之灌溉，亦爲其重要任務之一。甚至探測森林，查勘礦務，在某一期，亦歸其兼掌。迨後兩項事務日繁，或另設專局，或改隸他部，衍成今日之森林局與礦務局。然關於農田水利，有時仍先由地質調查局調查勘定蓄水之地點，擬成建設計劃，然後移歸墾務局辦理。厥後礦務局移屬於商部，而地質調查局仍保留礦山租借上之技術行政權。地質調查局亦爲美政府設置較早之科學機關，故曾孳生許多新局所，而職掌亦因之時有更動。今其較鉅之職務，爲屬於地質及地形上之調查事項，以及水源之保存，與阿拉斯

加之探險。

華盛頓每年所出公私科學刊物，可開一最博大之展覽會。即海陸兩部之軍人與文吏，對於科學，及關於工程與醫藥方面之科學應用上，亦常有極重要之貢獻。此外復有財政部之公共衛生局，亦為集合同名科學家，從事積極研究之機關。

公共衛生局

倘波斯京城德里蘭發生傷寒，中國北平發生瘟疫，揚子流域發生虎列刺疫，美國公共衛生局無不立悉。蓋外國各海口發生傳染疾病後，美領事立即報告政府，以便遇必要時辦理海港檢疫。

今進口船隻內，經公共衛生局職員撲滅之鼠，數以萬計。皮裘氈毯等，必於運入美境之前，加以燻蒸消毒。移民來美之前，亦須就國外有美公共衛生局醫官駐在之口岸，先行檢驗體格。而巴拿馬運河則成爲一切赴美口岸船隻之沙濾器。

致公共衛生局，係胚胎於一七九八年創立之海上醫務局，歷世滋長，範圍日廣，至於今

日，連同附屬之全國衛生學院，已成爲世界最大醫藥機關之一。最初其任務，僅在醫療船員，今則職掌紛繁，如防杜國外疾病之傳入，外僑及移民入境之檢驗，防遏各州間疾病之傳染，撲滅國內之疫癘，協同地方衛生機關策進公共衛生，研究人類之疾病，監督管理生物學上之產品，辦理公共衛生教育，分發有關衛生之報告，設立海員醫院與救急局，治療染有嗜好之囚犯與自請禁烟者，及辦理聯邦監獄內醫務等，均該局之所掌。且除此種日常政務外，又調查河道之排洩情形，研究溝渠與通氣問題。監督培養貝介地方之衛生，處理國立公園與印第安人居住地之衛生行政。又在魯意齊亞那 Louisiana 境內，設置全國癡瘋院。而其外勤人員，亦常四出調查瘡病，蜀黍疹，及落磯山紅斑熱等傳染情形。

公共衛生局共設海員醫院二十五所。計有醫生：牙醫三百餘人，看護士助手四百人，其他員役一千八百人。每日診治病入平均四千人。而其所隸全國一百五十五港埠之救急局與醫院內，每年檢驗醫治之人，亦不下五十萬。此外復於歐洲，加拿大，墨西哥，等處三十五城，派駐醫官，檢驗移民。

軍醫中樞

華盛頓有華德李特醫院 Walter Reed General Hospital 者，在全國陸軍醫院中，首屈一指。北自阿拉斯加，南至巴拿馬，東自波多黎各，西至菲律賓濱，各地戍營兵士，患疑難重症者，悉來就診。考美京設置陸軍醫院之議，尙首倡於南北戰爭之際。但以擠於經費，更五十年後始克實現。因卽以證明蚊蟲傳播黃熱病菌之世界著名外科醫生華德李特博士，命名醫院。邇來院中設備，已極完善，凡醫學上所知之療法，無不應用。

此院除在外科及藥物方面，擅最精巧之技術外，兼講自然治療 Physiotherapy 及職業治療 Occupational Therapy 所謂職業治療者，使病者從事紡織，彫刻，泥土，五金，或皮革工等，期在精神或身體上，發生幻覺，忘其疾病，以速痊癒。

院中每晨有車一輛，自藏書室載有益書報而出，駛過各病榻前，聽任病人選擇所喜書籍，以遣長日之岑寂。社交方面，亦極注重，司事者常在病人之間，造成一種俱樂部精神，以故病人輒以樂園視醫院。此外更就附近山谷，闢爲花園，名卉曲徑，幽靜宜人，入其中者，莫不爲

美景所陶醉。

此院所在，係舊時史蒂芬炮台原址，當南北戰爭時，曾爲首都要塞之一。西歷一八六四年同盟軍深入至此，林肯總統親自督戰，曩有一鬱金香樹，故古老相傳，南北兵曾踞樹以遙擊總統。今則人物已非，而樹亦久經凋謝。

每植耶穌復活節，醫院草地上常舉行盛大之祈禱，旗幟飛揚，拂過祈禱者之首，歲歲如此，已成爲華盛頓一種盛典。

林木之茂

昔英國駐美公使白賚士 James Bryce 曾云，余未見都市中林木之茂，有若華盛頓者。此城綠樹之青葱，足以柔和磚瓦粗獷之色，縱有無量數汽車風馳電逐，如波濤之洶湧，而華盛頓若干主要住宅區街衢，據白氏意見，仍有最可怡悅之山林氣象。全市街衢，幾無一不綠樹森森，夾道如幄。僅最繁盛之商市中心，青葱之色，始不敵柏油路與溝管之曠野氣象，然仍有老樹婆娑，拱立於車馬如帶之間。本雪凡尼亞蔭道，自國會以西，夾道盡爲東方之篠懸木，

幾達財部而盡。密邇金融中樞之第十五街畔，則老榆交柯，自成拱，門氣象靜穆。如在住宅區域。他若街衢相交處之三角形草地，蔭道相銜處之圓形小圃，以及賴法夷德廣場，拂蘭克林廣場，等等方圃，白宮前日蝕園紀念碑場，與邁爾區域，波多邁克公園，國會廣場等，六百五十所之大小公園，其中樹木之鬱茂，各自成一小森林。

自曼麗蘭 *Mary Land* 迄邇以達華盛頓，數十哩間，一片原生野林。而石溪公園實爲此巨林突入華盛頓之長舌，使都城之內，更增林木數千株，今日綜計華盛頓市內樹木之數，與戶口相較，每一居民，有樹六株，世界大都市，僅巴黎，柏林，維也納，差堪與之相頡頏。

名人紀念

華盛頓居民多偉大人物，其林木亦然，或爲大政治家與軍人詩翁藝術家所手植，或以紀念著名人物與國家大事，或帶有宗教觀念，或可以增進國際友誼，或用以表彰戰場殉難之少年英勇，皆足以資游人之撫摩憑弔，而留紀念於來茲。全國第一樹，或者當推國會廣場內之華盛頓榆，修幹百尺，矗立雲表，爲第一位總統華盛頓奠置國會基石時所手植。其次則

聖阿爾朋山 Mt. St. Albant 華盛頓教堂前，有哲斐孫櫪，自蒙的賽羅 Montecello 移植於此。其附近有杜萊哲斐好黃楊樹，爲杜萊女士取自胸前花束中之嫩枝而栽成者。白宮前賴法夷德廣場九十七種樹木內，有紅橡一株，爲可倫比亞區婦女聯合會所植，以紀念柯立芝總統夫人。白宮廣場總統林中，則有昆賽亞丹士與海彝兩總統所植之榆，哈禮遜所植之甜膠樹，克里扶蘭總統夫人所植之楓，羅斯福伉儷所植兩株鳳尾山毛櫸，麥金萊所植之紅橡，威爾遜所植之榆。此外又有哈定夫婦手植以紀念歐戰陣亡牲畜之樹。最近更有柯立芝所植之樺，與胡佛所植之榆。

植物園內，有孔林之橡，係中國孔子墓前橡實所萌生。有李柏朗之柏，採自敘利亞 Syria 李柏朗 Lebanon 山中，共兩株。又有紀念歐洲停戰之和平橡，惜林肯總統手植之馬耳櫪。夙以林肯樹名聞全國，爲此園林木之領袖者，已於一九二八年凋謝。而本雪凡尼亞蔭道旁之篠懸古樹，嘗爲亞丹士總統繫馬之所，歷年百餘，近亦萎枯。

華盛頓教堂前，有格拉斯敦堡棘，係擷取英國格拉斯敦堡教堂 Glastonbury Church

棘上嫩枝而栽成。稗史相傳，英國之棘，猶係古約瑟甫教堂人員所播種。（按約瑟甫 Joseph of Asimathez 爲贖耶穌屍收葬耶路撒冷之猶太人。）

華盛頓林木中，以日本櫻花，最稱著名。每當花時，潮汐池濱及波多邁克公園河濱馳道旁，迤邐三哩許，一片花雲，傾城仕女，來此觀賞。此櫻係一九一二年東京市長與市參事會所贈，其第一株曾由塔孚德總統夫人親自栽植，蓋東京市之餽贈，出於總統夫人之一言也。

自白宮以北，有廣闊之蔭道曰第十六街，夾道數十丈，植挪威楓樹五百五十株。每樹之旁，立石一枚，紀念歐戰中華盛頓陣亡之市民，是亦深有歷史之價值者。

華盛頓教堂

聖阿爾朋山，爲華盛頓市內最高之小峯，華盛頓教堂在焉。此堂爲基督新教聖公會教堂基金處所倡建，以供全國公衆祈禱感謝之所。亦郎芳計劃之一端。各州男子婦孺所捐建築經費，不下數百萬，規模之闊大，建築之宏麗，將爲全國教堂冠。全堂作十字形，其凸出部份之方向，在基督升天日，適對太陽初出地平線處。今建築猶未及半，僅此凸出部份與南北兩

耳部，將次工竣。

然每年至教堂觀光者，已不下三十萬人。其中多係欲擴眼界，一觀此全世界模倣十四世紀哥德式最稱精美之建築物。餘則或來瞻謁威爾遜總統，第偉上將，（美西戰爭名將）史東（新聞聯合社創辦人之一）諸人之墓。或來參觀祈禱盛典。堂前半圓形廣場，綠陰如幕，可供一萬五千人之祈禱。

堂址共廣六十七英畝半，繚以短垣，闢門十二，以使徒十二人命其門。門以內，小徑交錯，屋宇棋布。正堂以白色大理石爲牆垣，穹頂之樑，下承石柱，數在一千枚以上。各彫有關教義之事物。顏色玻璃窗二百扇，特聘名工，在堂內設廠製造，安置造像之壁龕，亦在八百所以上。高大的燈塔，則比華盛頓紀念塔，將更高一百〇七呎。

天主教堂

美國天主教友，亦正在天主教大學校園內，建築全國教徒之禮拜堂，使華盛頓東北郊，更增一羅馬式最精美之建築物，與哥德式之華盛頓教堂，遙遙相對。預定正堂五彩之圓頂，

將高二百〇四呎，而堂隅鐘塔，將拔地三百四十呎。

正堂北首之小禮拜堂，業已工竣，輪奐輪美，可稱教徽與美術之寶庫。堂內鋪地，曾用三十九種大理石，以美術目光配合而成，三面凸出部份，共設小小禮拜堂十五所，各以教中先哲命名，備極精美。採斐洲阿爾及耳所產瑪瑙為聖壇，以五彩盜瓦鑲嵌，所由命名之先哲圖像於壁，外加金色瓦框。

小禮拜堂內則用大理石或瑪瑙為柱，數在五十以上。或纖細，或碩壯，沿牆而立，咸具美術意味。而堂內最珍貴者，厥推五彩玻璃鑲嵌而成之墨利羅 Mullio 名繪，圖名「純潔之念」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高十呎六吋，闊八呎，教皇普義十一世 Pius XI 所賜，雖用八十萬方彩色玻璃，二萬種色彩，經美術家三人，歷四年之久，而後嵌成，實為梵迪坎鑲嵌工廠得意之作。

萬流朝宗

華盛頓為全國朝宗之地，其他著名教派，亦合通國教徒之力，建教堂於首都，最著名者

厥推首都美以美會紀念教堂。自一八五三年，即據有「全國教堂」之地位，可稱全國大教堂之領袖。次若全國浸禮會紀念堂，由南北兩支所合建。萬聖一體教堂，全國都市基督徒教堂，全國宇宙教徒教堂，南美以美教堂，與路德教堂等，均爲全國參加之教堂。此外長老會，亦擬建一全國教堂於此，而基督教徒後聖教會，亦有一堂，正在建築中。

盛大之宗教會集以外，則有商務、科學、政治、農業、教育等盛會。或聚全國代表，或合國名流，羣集新都，就白宮影下發揮其主張。以故華盛頓之會議，永無終了之時。或彼或此，幾無日不有會議。終年之中，佩徽章，張旗幟，導以音樂之大隊男子或婦女，絡繹不絕。每值假期，學校兒童，百千爲羣，來自全國，彷彿古昔之兒童十字軍。全市七十七家旅館，六百另五所食堂，迤邐數哩之宿舍，莫不告人滿。更有慮宿所之難得，或攜蓬帳，或乘汽車而來，棲宿於波多邁克河濱之游侶張幕場者。

全國公私團體合組之總機關，設總會所於華盛頓者，在五百以上。其中自美利堅美商會、美工會聯合會，以至製罐公會、染色公會、洗衣公會等，各業皆有，洵足以代表全國各界。

至於市內車輛行人肩摩轂擊之狀，更難罄述。據計全市汽車，因主人不克備汽車間而通宵停留路中者，不下五萬輛。今日私有汽車廬集路邊之狀，恍若羣豕之鑽槽取食，爭欲得一容鼻地。各入京甬道中，自晨至暮，汽車如帶，然乘汽車入京者，比諸乘火車之旅客，仍有霄壤之殊。計一歲之中，僅出入中央車站者，已有一千另九十五萬人，比華盛頓定都時之全國白人戶口，猶超過兩倍焉。

國立博物院

美國國立博物院，收藏之富，甲於世界。入其中，如至寶山，無有能盡覽而出者。蓋其所藏，都一千三百萬件。設以每件觀覽一分鐘計，每日瀏覽八小時，猶須歷七十四年而後畢。誠謂盡畢生之力而不能周覽者矣。院中收藏，皆美政府所有，凡與科學、歷史、工藝、美術等有關之物，莫不搜羅。小自昆虫貝介之微，大至飛機、汽車、與古獸骨骼之化石等，無所不有。堪稱宇宙萬物之儲藏室。全部價值當在一萬二千萬美金以上，其往往有全世界僅有孤品，任出如何巨價，不能再得第二份者。

院中所藏，既無人能盡覽，故僅擇若干種最有興趣之物，陳列於外，以供衆覽。如各種動物之標本，與歷史上有名器皿、圖畫、軍器、車輛、發明之品類，摘要陳列，一一籤註，門分類別，令人一覽瞭然。其布置之精當，參觀者祇須走過陳列堂，即能對於無數日常不易見之物，得一具體印象。每年來院參觀者，幾及二百萬人。

全院陳列品中，今日最爲美人所喜觀者，厥推一九二七年五月林白大佐作第一次紐約巴黎間不停飛航之聖路易號飛機，此外又有郎萊飛行器，爲一九〇八年美政府所購第一飛行器，與一九二四年環航全球之芝加哥號飛機，及第一具自由引擎等陳列其旁。

次於飛行器者，則爲陳列之服裝，尤以白宮歷任女主人之服裝，最易吸引游侶。自華盛頓夫人以次，至現任總統夫人之服裝，均削木爲人體，以張之面龐，相肖而身材略異，以見一百五十年來服裝之變遷。

自然歷史館內，則以羅斯福在斐洲獵得之巨獸，最爲游侶所喜觀。獅子、水牛、斑馬等標本，均取當日原居巢穴旁之植物爲背景，俾見其生活狀態。羅氏所得大小標本，不下數千種。

除陳列少許外，餘均儲藏實驗室之避蛾密室中，以作科學研究之基礎。

其他饒有興趣之陳列品，則有印第安人各部落家庭生活之標本，與北美洲之及世界他原始民族所用之石器、陶器、軍器、傢具、服裝等，但均不若前述數種之著聞。

化石室內，近又得一古代巨龍骨骼，猶係白堊紀時代之爬虫類，早已絕跡。其骨骼全長八十二尺，現依生時形態，陳列室內，參觀者可徒步過其下，龐大可知，此骨骼早經成爲化石，埋藏岩石中，鑿取之時，須極審慎，始能完善無缺，其他詭異不常見之化石甚多，更有古獸足跡之化石，可藉以考見數百萬年前野獸生活動作之態。

又有一室，專列礦物，而造成一八四九年羣赴加里福尼亞取金礦之第一金塊，即陳列於此。今度其大小，尙不逮一指甲，而竟具若是之魔力，佔歷史上重要位置，亦一奇也。礦物室內最貴重者爲一水晶球，直徑十二吋又八分之七，在全世界爲最大，時值可二十五萬元美金。

美政府之搜集古錢古幣，尙發軔於財部，今亦陳列博物院內，爲考古學家所重視。復有

搜羅極富之古郵，票則另闢一室陳列之。

美術工藝館內，專闢一室，陳列原古時代以迄今日人類利用自然力之樣本。所列各種引擎，參觀者祇須一按電紐，卽能以電力運轉，藉其考較其機械之構造與作用。紡織品及其織造標本，頗爲游侶所喜覽。

此外供常人之瀏覽者，卽有美國最初之國旗，華盛頓、林肯、與諸名彥之遺澤，以及古刀、劍、火器、樂器、木器、時辰鐘、打字機及其他器皿等，莫不分門別類，依次陳列。

自然歷史館內，並附有美術館之雛形。如古名家之繪畫，近代藝術家之名作，以及彫刻鑄鏤之品，時值亦在一千萬美金以上，刻正計劃另闢專院陳列之。

國立博物院收藏之富，旣如前述，無怪日有五千人，前往參觀。但其所見者，猶係全部收藏之絕小部份，餘皆儲於實驗室內，供科學家之探討。

文化中樞

華盛頓蘊具許多原動力，能使成爲全國文化之中樞，其有出自政府者，有出於科學實

業等團體者，亦有出於駐外使領之工作者，更有出於五大學者。國會見於此，故早經規定華盛頓市內，凡政府所收藏而足以增進智識者，對於科學研究家及高等學府之學子，應予以探討參證之便利。

國會圖書館，可稱爲世界最大之智慧庫，所藏圖書，在四百萬冊以上，美國全國出版書籍及世界有名圖籍，莫不具備。卽於中國與俄國之文學，亦有極完備之藏書。次之則有史密斯孫學院，收藏各學會之議事錄，爲美國最完善之科學圖書館。又有福傑所搜集，夙負盛名之莎翁遺著，不久亦將在國會圖書館附近，建大理石巨廈以藏之。其他如國務院，度量衡標準局，地質調查局，專利局，陸軍醫院，博物院等，亦皆自有藏書室，收藏專門書籍。綜計華盛頓全市共有圖書館二百十六所，對於學生，無不歡迎入覽。

美國教育，則總館於內政部，其所設教育局，集合全國教育紀錄，憑其經驗，將此紀錄化爲有用之報告，返諸各州縣市辦學人員，以供參攷。他如美國教育委員會，國立科學院，國立研究委員會，全國教育協進會，全國教師大會，全國地理學會，卡尼奇華盛頓學院，卡尼奇促

進和平學院等，亦莫不以研究之所得，供給學子之探討。其於促進文化之效力，偉大為何如耶。

美術館則除國立者外，復有郭科蘭美術館，陳列美國有名彫刻藝術家之作品，及克拉克所搜集之歐洲美術珍品。有佛理爾美術館，收藏韋士勒之作品，及東方之彫刻繪畫骨董等，更有若干私立美術館，均可供美術學子之研究。

華盛頓在此環境之下，自能成爲高深學府之中樞，目下大學校五所，已使全市戶口內學生之百分率，在全國各都市中爲最多。佐治唐大學創辦最早，尙係一七九一年基督教派所開設，稍晚則有佐治華盛頓大學，係一八二一年國會通過立法案後所開辦。初稱可倫比亞大學，一九四〇年始更今名。美國天主教大學，爲一八八九年教皇李烏第八所核准，由天主教堂供給經費，現方有擴充計劃，期於一九三九年五十週紀念時全部完成。美國大學，在五大學中，成立最晚，一八九三年始由美以美創辦，現已建有大理石禮堂七所。好沃德大學，則專教有色人種，一八六七年國會通過設立。

至於中學及私立高等學校，不勝枚舉。華盛頓夙稱爲學校之府，全國男女青年，多負笈來此就學，而首都內音樂、彫刻、建築、風景及文學之生活，亦自能速成一種環境，使菁菁之學子，喚起美術生活之真感想。

植基於石

華盛頓自郎芳設計，以至胡佛時代之發展，具如前述。昔尼布查納瑞之建築巴比倫也，奴隸皆留名於巨磚，今華盛頓則未嘗有一石一廟，題郎芳之名，顧其芳名，將永留於天壤間，而此都市之興方法設計，即可爲其永久之紀念。

試於六月之晨，自郎芳墓前，目光隨一廣闊之蔭道，越渡多邁克河，遙矚一壯美之都市。大理石巨廈，陽光燦爛，掩於綠樹之間，彷彿古馬雅廟宇之掩映於由開丹森林間，相傳昔奧古斯德大帝之初至羅馬，猶是磚造之城，及其去也，則見大理石造之羅馬，今日建造新華盛頓者，當亦若是。

方今美術家、建築家羣集首都，從事改造，以備國父佐治華盛頓誕生二百週之紀念。吾

知屆時必有千百萬人民，崇拜國父，而此二百年祭，亦將爲全國各地最大之盛典，非僅以徒驚外觀之灰泥宮殿爲滿足，必謀有更偉大之建築，足爲今後數百年瞻仰與使用，今每值大水泛濫，暴風襲擊之後，常有若干所房屋，獨峙而不岬，卽因其建基於石上故，現代之華盛頓亦將如此，乃上帝之心也。

華盛頓半日記

亭。
亭。

本多市郎原著

我爲了要遊覽華盛頓，前往本薛文宜車站（紐約）調查車資。據說普通日子往返十六元，而在禮拜六，作爲週末旅行，折減爲八元半，禮拜日折減爲三元半。但是這種減價旅行，必須在當天乘原車回來。

日曜日的華盛頓遊覽列車，是在禮拜六的晚上十二時二十分由本薛文宜出發的晚車。翌晨五時五十分抵達華盛頓，中午遊覽一番，午後四時五十分由華盛頓出發，午後十時十分歸抵紐約。

我因爲時間和經濟上的節約起見，也就選擇了這個有趣的日曜日的減費旅行。

三月二十六日（禮拜六）晚十二時，在本薛文宜降下了地底鐵道，通過地下道，來到車站一看，雖是那樣廣大的大站場，也已被日曜日行樂的人們擠得滿滿了。依照着來到的

先後，各各從入口處起排成了行列而等待着。這些人們的多數是男女店員，職工，黑人的男女僕役等。

不久，依着行列的次序，魚貫地向地下鑽進去。

在往華盛頓的月台上面，幾十輛的客車是連結着。好幾條宏大的月台並列着的光景，實在無從使人想起這是在地底。乘上了列車的每個人們都獲得了座席，連一個站立的人都沒有。

列車的內部，和日本的三等同，中央一條是通行的路。坐在我隣旁的以及對面的都是黑人的女郎。在黑色的臉上塗着白粉，傅着頰紅。如果從背後看去，那麼華麗的帽子和洋服，一個個都是打扮成摩登的式樣。因此我也不覺得在四周的都是些黑人的孩子。

在我隣座的那女郎，聲稱自己是一個生長在美國，畢業在美國的小學校和高等女學校的美國人，好像把作爲一個美國人的事情，當做一種光榮的那樣。這些黑人女郎都操着英語，模倣白人的動作。

在美國，奴隸制度雖然已經廢棄，但是白人對於黑人的差別的觀念，却依然絲毫也沒有改變。現在看她們這種嬉戲的態度，可知她們是把這種人種的差別委諸天命，自甘居於被歧視的地位而將這種生活引以為樂的。

因着黑人女郎們的愉快的喧擾，我是並沒有睡意地度過了晚上，列車向着華盛頓的巨大的聯合車站駛進了。

還沒有到六點鐘。在朝霧還橫着的站廊下面，多到數不清的月台是並列着。通到這裏面來的鐵道，全部都是終點。

被大羣的人所擠而走出了收票處時，是一個豁然開朗的大廣場。這是世界第一的屋內廣場，據說可以整列五萬個軍隊。

復次，推着門，走進等待室。這又是世界第一的車站等待室，寬廣是一百八十尺和一百二十尺，像隧道那樣的作圓形的穹壁的高度是一百二十尺，可以坐六七十人的長椅子是長長地排成了六列。實在是一個雄大的等待室。

這個車站，工費一千八百萬元，被稱爲世界最善最美的設計。

因爲遊覽汽車八時出發，所以時間很從容。暫時休憩一下之後，向洗面所走去。裏面雇
用着黑人的掃除者。

遞給了那黑人一角錢，那黑人就遞給我一塊石鹼。清潔地掃除過的小室內，設備着便
器，鏡，盥洗器具，冷熱水自由使用。帽架，洋帽架，置物棚也都有着。我於是從室內上了鍵從從
容容地用了便，剃光了臉，很爽快地走出外面來。

在商店裏面。種種的土產物是陳列着；而櫻花的明信片尤其惹人注目。等待室的對面
是食堂。我走過去看時，大羣是包圍着馬蹄形的櫃台而吃着朝食。我便也加入其中而用了
一頓簡單的朝食。

因爲遊覽出發時間已近，便將華盛頓的地圖拿在手中，走向站前的出發地點。

走出站的正面，看見高的旗桿有三根樹立着，國旗是飛揚着。在前面的廣場上，哥倫布
的紀念塔是在着。從這裏，一直線地向着大道路的轉角處，圓屋頂的國會議事堂是可以看

到車站的左方，是新造的郵便局。

遊覽汽車雖然預定八時，而到了九時纔出發。同乘的裏面，結伴的僅三組，此外有一個老小姐和一個揚支姑兒，加上我，一行共二十三人。

在本薛文宜街的勞萊旅館前面，暫時停了一下車。這條電車路，是經過國會議事堂和大總統官邸白宮的華盛頓的主要道路，是商業的中心街。在白宮附近，財政部，陸海軍部以及其他官署的建築物是很多地在着。白宮的前面，是廣大的圓形廣場，華盛頓大尖塔是顯現着。

巡視了白宮一周，參看了據說是肯當年被狙擊所在地的福都劇場，以及林肯斷氣的家，於是在第十六號的住宅街上向北直進時，右手是斯各蒂拉脫的大聖堂。街的兩旁，各國大公使館是很多在着。向北馳走了移時，來到了洛克·葛林克公園。於是汽車從這裏轉身過來，在綺麗的園內向南馳走。穿過動物園，沿着溪流在景色絕佳的谷間緩行。

渡過了派特馬克的河橋，便是佛傑尼亞州。遊覽車再度登上了宜於眺望的丘土。

在這遊覽汽車裏面，有無線電的設備。當汽車在高臺的國立墓地的林中馳走着的當兒，無線電是開始播出了中日事件的消息：『日本軍再度在上海博得了大勝，終於將上海占領了。』這樣的聲音是發了出來。和這同時，同乘的白人二十餘人是互相用着顎和眼睛示意着，對獨一個的日本人看着而發出微笑來。

這時，我是感到了從來未有的痛快心情，不自知地伸直了腰，挺出了胸膛來。雖然軀體矮小，但我是戰勝國日本的代表啦！是在世界的邊涯志高氣揚地步行着的日本人啦！我們正惟因為旅行在異國之空，纔深切地感到了國家的可感味來了（日人此種跋扈的態度，對我國人實為當頭棒喝。——譯者）

遊覽汽車，登上亞林葛頓的丘，在整列着的無名戰死者的墓前經過，停止在卡蒂思·李·邱宅的門前。

一行下了車，從通用口進入館內。這個家，在昔是喬治·華盛頓，卡蒂思以及李的住宅，現在，室內仍還依照卡蒂思和李時代所使用的樣子而保存着。

走進了表大門，希臘式的石的大圓柱是有八根樹立着。從這裏，華盛頓市街可以一覽無餘。國會議事堂圖書館，博物館，華盛頓紀念塔，林肯紀念堂等等的整齊的配置，是像一幅圖畫那樣。

在卡蒂思·李邸宅的貼隣，有一所綺麗的庭園。在這庭園裏面的聖堂，是在圓形石柱八根的上面托着圓屋頂的非常優美的建築。在牠的柱和敷石的上面，美國的偉人的名字是彫刻着。

於是我們再乘上了車，略略馳走了一回，現在是來到了全部用白色大理石建造起來的無蓋的圓形劇場門前。走進了圓柱並列的大門，進入劇場看時，劇場的周圍是兩重地並列着圓柱的迴廊，中央是觀客的座席。據說工費達二百萬元之巨。

在圓形劇場的正面，世界大戰中無名戰死者合祠的大墓是在着。從這正面，遙遠地隔着河，林肯紀念堂是正對面着。

汽車從此降下了坡，在泡脫馬克河畔的大道上面馳走，來到並列着雕像的長長的石

橋亞林葛頓·梅莫里安爾橋。

在正面的堤上，周圍用白色圓柱圍遶着的四角的建築物，便是林肯紀念堂。在大理石造的莊嚴的聖堂內，在中央坐在安樂椅上面的林肯的巨像是安置着。

據說在紀念堂的周圍，三十六根圓柱是象徵着林肯被暗殺當時的三十六州。

在紀念塔的前面，長方形的反射池是向着華盛頓紀念塔而形成了一直線。在反射池的東端，噴水池在着，池的四迴，無數的噴水像樹林那樣。

華盛頓紀念塔，是一個高五百五十尺的錐形的四角尖塔。據說這是蒐集了世界各國的石頭而建造起來的。在塔的內部，有旋迴式的扶梯和昇降機。

昇到了頂上，從四方的窗際縱眺北面是白宮，西面是林肯紀念堂，南面是蝙蝠形的池，池的對過是泡脫馬克河東面是廣大的遊步公園，公園對面是國會議事堂。華盛頓市的整然不紊的都市計畫，好像是歷然呈示在掌中那樣。汽車在叫做梅爾的遊步公園裏面馳走，在散在於公園四周的博物館和美術館的門前兜了圈子，走出到原來的本薛文宜街。午前

的遊覽是終了。

在本薛文宜街最繁華的場所，有一日本邦人經營的陶器店。此外也有二三日本邦人經營的商店，在店頭都陳列着美麗的櫻花的明信片。

從蝙蝠形的池的周迴起，以至泡脫馬克河的河岸，有相當大株的櫻樹接續着。花蕾已經很膨漲，大概在一禮拜或十天之內可以開放，但是已經呈示着可以觀賞的氣分了。

這個櫻，是二十年前東京市當局將荒川的五色櫻的小樹寄贈給華盛頓市的，其後完全發育，花開極盛，在滿開的當兒，說是華盛頓地方的日本櫻，誘致了非常的人氣。

北美合衆國的國會議事堂，在華盛頓的市中心，是一個在足以眺全市的高臺上面聳峙着圓頂塔的大建築物。頂的高，距離下面的遊步公園三百尺，是世界的大建築物，周圍被面積約六萬坪的公園遶迴着。

登上了中央入口的石級，兩旁是有和平和戰爭的彫像。走進並列着圓柱的正門之後，便是圓蓋下面的大會集所。在周圍的牆壁上面，以科侖布上陸的圖爲始，亞美利加的歷史

畫是被描繪着。在穹壁上面，華盛頓的圖是被描畫着。我們由館內的引導人率領着，參觀上院議事堂，下院議事堂，樓下的旁聽席，大審院，大總統室等。不愧是藉着雄厚的資金而建造起來的，不論就規模而言，不論就裝飾而言，都是十二分莊嚴華麗的。

從國會議事堂の後門起，華盛頓紀念碑，林肯廟，是形成了一直線。草地是連接着遊步公園，左手可以看到國立博物館的屋頂。來到了博物館前面看時，在正面石級的兩旁，懷抱着玉的獅子的雕像是樹立着，在石級上面的中央，華盛頓的銅像是樹立着。

這個博物館的建築，是次於國會議事堂的大建築。在館內，動物植物鑽物的標本，亞美利加印度人以及墨西哥印度人等等的古昔的生活狀態，各國人的風俗習狀，以及其他美術工藝品是陳列着。其中，我國的刀劍書畫，以及古昔的風俗玩具等等，尤其引起我的興趣。在國會議事堂的正門的斜對過顯現出來的是有名的國會議事堂圖書館。

在館前，在面臨道路的石垣上面，有大噴水在着，登上了噴水旁的石級，便是正門前的廣場。從這裏，臨着公園，國會議事堂的眺望，最爲宜人。

館內，除了閱書室和藏書室之外，大部分是圖書博物館，以日本的絲織爲始，很多地陳列着東西的古書畫。其中如合衆國獨立當時的紀念文書，華盛頓和林肯的親筆簽字等等，尤其惹人注目。

登上了館內中央的華麗已極的大理石的石級時，在二層樓。也是同樣的陳列室。再登上，從四層樓俯視建築物中央的圓屋頂直下的大閱書室時，在那八角的閱書室中，中央是圓形的事務所，在這四周，桌子是幾重地並列着，中間的通路作放射形。書籍的出入，全部的機械的。在圓形事務所和各分科藏書室之間，除連絡的電話當然設置外，書籍定閱傳票的輸送管和書籍輸送的設備都很完備，所以在極短的時期內書籍可以運輸出入。

據稱這個圖書館的工費六百萬元，藏書八百萬冊。

東京的代表的日比谷圖書館，雖然借閱者呈示出門庭若市的狀況，但是還祇是小規模的木造的，藏書僅十數萬冊，比較了這個圖書館實在是使人非常慚愧的。

華盛頓市是以泡脫馬克河爲股，以天然的美景爲背景，在雄大的設計之下建設起來

的。試看牠的市街地圖時，好像是在紐約式的井形圖面上重疊着巴黎式的放射狀的圖面那樣。

國會議事堂和白宮，是形成了放射線街路的兩大中心點。

在華盛頓，放射狀的幹線道路，全都稱爲路（Avenue），井形的幹線道路，全都稱爲街（Street），東西行的道路，用A、B、C來稱呼，南北行的道路用一二三來稱呼。至於其他小路，則各各附以特有的名稱。

在路和街的會合點，有着廣場，被呼爲方場（Square）或圓場（Circle）。

在從國會議事堂以迄華盛頓紀念碑爲止之間，是遊步公園，以紀念碑爲中心，以白宮爲始，官街，紀念堂等等的配置是整然有序。遙遠地越過了泡脫馬克河，以迄亞林葛登的丘爲止，設計都是一貫的。

因爲官署和紀念堂紀念碑等的代表的建設物，一定是仔細研究了配置，環境，地基等等的調和之後，然後動工的，所以連一個都沒有不根據了一貫的計畫的。

這個都市計畫，據說是法國人蘭芬氏的設計，的確是一個雄大精緻的設計，恐怕是全世界最新最善的理想的都市計畫吧！

外國人的心理，非將國家的威力，人的偉大，設法在形式上表現出來是不滿足的。譬如像這個華盛頓市，也是企圖將現代北美合衆國的隆盛和首都的權威有形地表現出來而特別新設出來的大都市。

因為歷史短淺，不具有古跡的亞美利加人，便不得不以華盛頓和林肯爲中心而建築紀念物來，這誠然費着相當的苦心的，但是用金錢的力量新築起來的東西，無論牠怎樣地華美精巧，但是總不免缺乏一種深厚味。

在英國，無論怎麼樣細小的東西，如果是紀念物，便以牠的古舊作爲誇負，一定要附加着這是幾世紀的東西的說明；而在美國，因爲不能自誇古舊，所以代替了時代的說明，而附加着幾百萬元，幾千萬元云云的建設費的說明。

但是，看到了這些豪華的紀念物，我們可以想像到美國人是何等地崇拜着華盛頓和

林肯這兩個偉人，把他們做爲精神的目標了。

華盛頓市，因爲不是工商業市，所以沒有其他都市那樣的雜沓。牠是一個具備着首都風格的市街，是一個最最高尙的靜雅的大官衙都市。

華盛頓是一個在街樹、湖水、大理石、雕像等一切整潔的美中持有崇高的風貌的都市。北美合衆國的國旗，是象徵着四十八州團結的意味，在染着紅色橫線七根的旗的上部，點綴着相當於州數的青地鏤白的星。一七八三年獨立當時，這個星數是十三個。這就是所謂本國的十三州，其後依次合併了三十五州而成爲今日的四十八州。這對於合衆國國民，誠然是意義深長的。

像美國這樣程度到處飛翻着國旗的國家是沒有的。在官署以及其他有名的建築物上面，一定在屋上的竿頭掛起了國旗。又在公園，宜於遠望的高臺，以及可紀念的場所，在人所注目的所地，一定豎着高杆，飛翻着色彩鮮明的合衆國國旗。

這是企圖藉着國旗而喚起國民的國家觀念的意思。

在北美合衆國國民中間。固然有着具有國民的自覺以及自誇的國民的，但是，因爲是三十五種人種四十幾個國家的人們所集合起來的混合民族，所以對全部國民給予以合衆國國民的自覺，統一着國民精神，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尤其，一旦和他國發生戰爭的場合，國論的統一，尤其困難。所以美國無論在什麼時候不能戰爭，就是因爲這個緣故。

爲了這種獨特的情形，所以合衆國對於國民的國家觀念的養成，不得不格外費着種種的苦心。便是在小學校，每朝也要合唱國歌，舉行國旗揭櫫的儀式，努力養成兒童的國家觀念。結果，國民的國旗觀念變成非常強烈，把國旗作爲國家的象徵而加以尊敬。

在一日之內遊覽華盛頓，實在是非常侷促的。午後四時左右，當引回到車站的時候，身子感到非常困乏。在站中食堂內用了晚膳之後，乘進了紐約行的列車。

由紐約來的時候，是被黑人的女郎所包圍着；而現在回去，火車中却充滿了愉快的陽氣的美國女郎。在我的周圍，恰巧是同乘遊覽車遊覽華盛頓的一團的女郎；並且在我旁邊的，是在亞林葛頓的圓形劇場留影的那個女郎。

這十個人的一團女郎，據說都是同一牙店裏面的店員。我將在華盛頓的本國人商店裏索取來的五色櫻的小冊子贈送給那個隣座的女郎時，那女郎非常歡喜而呼集了友人同看。

這些女郎都同樣地塗着口紅，畫着假眉，抹着胭脂。這種化妝，在歐羅巴，都是性業婦人所做的事情；而美國女郎則喜歡學樣，沒有善惡的判斷，一味盲目地追逐着時髦。

美國從來是很厲害的女尊男卑的國家，在火車和電車裏面，男子不得不讓座給女子；並且雖在昇降機裏面，如果有女子在着，據說男子也不得不脫下帽子的。但是在現在，這種習慣似乎已經有了甚大的變化。

列車在午後十時十分抵達紐約的本薛文宜車站。

——完——

南洋速寫

陳心純

川端龍子原著

從橫濱啓程之後的第五天，到達了西本。由此再經過了小笠原的翌晨，到達了烏拉卡斯噴火島。這個所在，已經是進入了南洋圈內了。十個小小的島嶼的影子是一直連續到西本，而這些島嶼，據說無一不是隸屬於富士火山系的。

但是，作為南洋的大門，西本却並不給予我們以一個十二分美好的第一印象。何以故？原來這地方的有如日本內地的新開地那樣的風景，是使牠的本色的南洋底的氣分消失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譬如說，在這地方，連最最重要的椰子，也都被砂糖黍的害蟲所侵蝕而漸漸到了僅保殘喘的地步了。而且在這個島中，有近乎一百輛的自動車馳騁着。這種很開化的樣子，和島民裸着足而來住着的生活，形成了一種主客顛倒的景象。這種景象，對於我們這些觀光者，實在不能夠引起任何興趣。

泰尼恩，羅他兩島，也和西本相同，不過是一大片耕墾得很整齊的砂糖黍的田原罷了。當然，甘蔗這東西無疑可以表現出南洋底氣分來，但是，如果以那些規模很大的製糖所的煙囪來代表這兩個島，那麼，我們不難想像牠們都是何等樣的島了。

派拉沃是南洋廳的所在地，因此總不免有一種沈着的調子。但是，牠的設施越是完備周到，而牠的固有的南洋情緒却越是不斷地減殺去，這也是一件無可如何的事情。譬如說，不贊成裸體的設施方針，使黑色的美人莫須有地加上了一層掩遮物。這個，不論用任何袒護的眼光來看，總不是和南洋的自然相調和的。

不過我的旅行的目的，是在乎考察夏浦島的自然風光以及當地島民的生活。當地島民的男子，是完全穿着褲（遮蔽陰物部分的布）的姿態；女子，則是穿着草編的厚厚的腰簍的姿態。他（她）們在赤道下的大自然的懷抱中恣意發揮着他（她）們的習俗；這是非常足以鼓起我的繪畫的感興來的。這意味並不是說我喜悅這種未開化的蠻風，而是說他（她）們這種裸體的模樣，比較了那些將狐皮纏在頭頸上面的文明都會裏面的婦女

們的裝飾，遠足以發揮出純朴的自然美來。就這一點而論，作爲一個畫人的我的感興，是自然而然地湧了出來了。

但是，就南洋的一般而論，却推翻了我的貧乏的想像，似乎未免太開明了一些。

在南洋，不論那一個島民，都是每天不必爲了尋求食物而勞働的太平逸民。又南洋的島民，區別爲純粹卡那卡族，以及汲受着西班牙系的血脈的却姆羅族兩種。後者，無寧是一種富於活動性，處於文化的生活階梯上面的種族；而前者，則在不知什麼地方有些和江戶人（江戶爲日本東京之昔稱——譯者）的氣性相似——這樣說是很失禮的。他們是一種具有祇圖今宵有錢便滿足的心理的種族。其實，對於比較了物物交換時代並沒有多大進步的他們，便連這種祇圖今宵的錢，也是並非必要的。原來，勞働始能得到金錢的這種意識，大約還須在相當未來的時代纔能進入他們的意識中去；而在目前，則他們還感覺不到勞働的必要。何以故？因爲天惠是無限地給予他們以生活的保證。雖然各島的主要食物相異，但椰子，芋，番茄等等，則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果物則有香蕉，芒果，蜜柑等等。穩靜的海，又

以原始的漁法提供他們以鮮魚。

近來南洋各島時常遭受疾雨（雖還不至於天變地異）而當地土人對於這種缺乏順調的天象，却認爲是由於內地人侵入來，而勞働太過（連日曜日都不休息）因此觸犯了神怒所致。島民大部分是天主教的信者。這是由於居留在那地方的洋人宣教師用很善巧的方法不斷地宣傳之故。

如果上帝一天不將南洋變爲寒帶，那麼熱的慈光將繼續貫注在他們的頭上的吧！不過，被賜與的這方面既然是人間，那麼在這裏面，自然依舊免不了所有慾的發揮。現在，雖以椰子一株之微，也都各有牠的主人翁。但是，上帝的恩惠，還沒有將盜竊而食的必要教訓他們。從而，依照東洋底論理而言，固然是飲食足而知禮義；但是，過分的安逸，勢必至於漸漸形成爲（這是不善呢，抑是自然呢？）性愛的發露了。而他們便像小禽在枝頭作樂一般地日夜浸沈在喜悅之中了。

而其結果，日本是遭逢到了夏浦島（國聯委托日本代管者）的人口減少問題。人口

減少的原因，則是由於性病以及他們的種族精神的衰退。至於要使他們漸漸增殖起來，却也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這個樂土夏浦的人口減少的事實，是多少和這個樂土形成反比例的根據今年一個駐在所的調查，比較了該管內島民死亡數的八十，生出數僅爲二十。這種懸殊的比率，決不是一種可喜的現象。這種現象，一方面對於他們種族自身是一種杞憂，而另一方面在他們的食料方面却剩出了更豐富的供給。

日本的內地人，還未能染指於這種恩惠。何以故？因爲南洋不過是日本的委任統治領，所以在形式方面，南洋仍爲島民的南洋，仍爲國籍未定的島民的樂土。

據說，南洋的海是美麗的。

在我的旅程內，在船行以外的三十天內，在伊豆的大島巡視了一周，又滯在於很大的西本島，更較西本島略大的夏浦島，以及約兩倍於西本島的派拉沃島，以及此外諸島。在這

滯在期間，在每天每天的眼界裏面，這種美麗的海景是呈現着。

從小笠原羣島南下之後，一種明澄的紫色是釐然注入於日本海流的黑潮的藍黑色之中，而將溫和的紺青的深色毫不吝惜地掀舉到水平線上面來。不消說，這是可算得美的，但是如果僅僅這樣程度，那麼對於我的繪畫的心情的預想，是不能夠充分滿足的。

各個島都被珊瑚礁所圍繞着。清澈足以透見水底白砂的海色，實在是好像一大片晶瑩的綠寶石在閃耀着。但是如果站立在崇峻的高丘上而下瞰，那麼在水底透明着的那綠色，恰恰和蟲的甲翅的碧的五彩相映着。這個似乎便是南洋人士所說的海色之誇負。誠然，這個也無疑是綺麗的。但是，如果僅是這個，那麼和我的畫心之驚異，相差還是很遠。

南洋的海之美，——其實，不論任何地方的海洋也莫不如此，大概是不應該單獨地僅將水色割截下來而加以觀察的吧！我們惟有將在那赤道下的太陽輝耀着的海洋中，大自然所創造出來吞吐出來斧削出來的，雲烟萬態的天空的氣象參合在一起而加以觀察，纔能夠看出南洋的海色的真美來。

在南洋的海上，時常有驟雨一過，在船舷的傍側蒸暈出虹霓來的景色。又有所謂綠雨的，便是在和樹全然無緣的洋上，蔚蒸出濃鬱的綠雲來，凝成綠雨，與海色相暈合，這實在是
非常美麗的。

遲歸的燕子二三羽掠水飛逝，有時候僅僅一羽海鳥沿着水平線翻翻上下，這都是寂寞的海之美。和這相反，也有很熱鬧的海之景色。那便是在風浪停息了之後的穩靜的微波漣漪的海面上，銀箭（飛魚名）之羣一忽兒破水吐了出來，一忽兒又被吞沒了下去的情景。魚和鳥，都是足以使海之顏色格外顯得動人的東西。

土民所划的獨木舟，固然不論在那一個島上都可以看到，而沿着夏浦島的海濱往來渡着的張掛着三角帆的彩舟，在椰子和芒格羅果的海角消逝去的鮮活的圖畫，尤為南洋所特有的美麗的海景。又當明淨的月亮和雲霞的光線投瀉在水波不興的夜之海水上，面時，牠的色彩的美麗是達到了頂點。

南洋的島民，因爲暑熱的地帶關係，所以早熟。並且因爲飲食滿足，沒有勞動的需要。而其結果必然形成爲愛慾方面的特別發達。

在教育島民兒童的公學校的生徒之中，八歲以上的女子，大半都缺少處女性。

在南洋，人類是憑着雨水的慈惠而生存，這是世人所周知的事實，不必加以大書特書的。便在伊豆的大島，島民也是以雨水爲飲料。但是，由地帶關係而言，暑熱的南洋地方的雨水問題，當然遠較大島爲痛切。

在派拉沃的本島，雖然也有溪水，也有瀧瀑，但是在海岸附近形成了部落的島民，以及以海港爲根據地的內地人，却受不到溪水和瀧水的恩惠。縱使掘井取水，但是，由珊瑚礁堆成的地層，却不容易得到良水。

但是，島民除了糞物之外，却並沒有十二分需要水的必要。他們的口渴，不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在果樹中獲得甘露水。如果將椰子之實割開，便可以得到清冽的並且淡甘味的滋養豐富的水。卽如作爲一個旅行者的我，對於這種美味，也是永遠不會忘掉的。又島民在

特別需要水的場合，祇須將枯葉束網在椰子的根幹上面，將沿着樹身而流下來的雨滴貯積起來便足夠了。

但是，很豐潤地使用慣了水的內地人，却不能滿足於這種不自由的方法。因此他們家都將沿着雨水管流下來的天水，一滴都不漏洩地導入大貯水池中。因此，他們的屋頂，爲了這種方便起見，都是用馬口鐵葺起來。文化底的，擅長於洗濯的却姆羅族的家屋，也是和這設計相同。

惟有不十分需要水的卡那卡族的家屋，則和內地的農家一般，都用椰樹葉子葺屋。因此南洋的景色就我所看到的各島的範圍而言，惟有卡那卡族的家宅，最和大自然相調和。在南洋，雨水並不是長期有的。如果進入了沒有雨水的所謂乾燥期，那麼水的問題便格外痛切了。幸而我的這次旅行，西航路是在乾燥期之前，因此慈雨是每天潤澤着各島。祇須一望見天的一方變爲陰曇，便馬上降下驟雨來。但是雨過天青，烈日又燦爛地照着那被濡濕的椰子樹的樹葉了。而仰望上空則虹霓一重兩重地燦爛着。

島民雖然藉淋受雨水來代替入浴，但是喜愛沐浴的內地人，則不能以此為滿足，他們都以一部分珍貴的雨水來沐浴。

足以象徵南洋這個地方的東西，椰子樹便是其一。同時在島民的生活上具有很大的重要性的，也是這種植物。以我所見聞的範圍而論，恐怕像椰子那樣被多方面利用的植物是沒有了。

在椰子的嫩實裏面，在那內殼之中，貯有二合左右的清冽的水汁，這便是島民所常用的滋養豐富的飲料。同時黏着於這內殼裏面的牛酪質，也是島民的貴重食料。在這個嫩實成熟的過程之前，牠的水分凝成爲林檎狀態。雖然具有一種臭味，但也是島民的嗜好物。當牠的實漸趨成熟的場合，內殼的裏面，有一種三四分厚的脂肪質形成了橡皮球狀態。這便是所謂科勃拉的，是石鹼的主要原料，並且也是人造白脫油的原料，一部分使作爲島民的食糧。

在椰子的實還沒有十二分成熟的場合，如果將這個實所託生在的花幹的端割下來，那麼從這枝幹裏面，朝夕可以有二合左右的半透明的乳汁滋融出來，味道非常甘美。如果將之煮熟，便得到椰子蜜。如果將乳汁放置兩三天，便釀酵而成爲椰子酒，四五日之後，可以成爲酢漿。

至於作爲食料方面，那麼如果將椰子斫伐倒了，便可以得到一根恰和象牙那麼鮮豔的蕊芽，牠的味酷似筍。這便是被稱爲椰子筍而爲內地人所珍視的。

包裹着椰子實的內殼的外殼的纖維，是一種強韌的椰子繩的原料。不用釘的島民的建築，全都是用這種繩來繫縛的。內殼的廢物，作爲燃料，火力極強。島民煮炊的材料，以及舞踊之夜的篝火，全是使用這個。將椰子的枯葉網束起來，作爲夜晚步行的燈，又可以作爲夜漁的誘火。

至於椰子樹葉子的利用，那麼牠的嫩芽是通稱麻夏爾巴拿馬的原料。成長了的葉子是屋頂的編葺材料，並且也可以充作編葺牆壁的用途。粗的敷設物以及一切簡單的籠類，

都是利用椰葉作成的。

比較堅固的椰樹幹，並且可以被造成爲圓木橋。

這種椰子樹，一方面是點綴南洋景色的生命。如果沒有椰子樹，那麼就可以說不成其爲南洋的景觀。但是在西本，椰子樹是陷於枯死狀態；在泰尼恩以及羅他，是全由甘蔗樹取而代之了。幸而在派拉沃以及夏浦，椰子樹還是很有風致地點綴着島景。要而言之，南洋地方的椰子樹，是相當於日本內地的松樹的東西。南洋的舞女，穿着黑色的腰褳的美女，比較了松樹，是尤其和椰子樹相調和的。

南洋的月亮，是比較預想還更明淨美麗的。天空的高度當然沒有相異的理由的，但是由我們眼睛裏看來，南洋的月亮似乎比較我們日本內地所看到的更和下界接近。我們形容內地的秋之良夜，總說天高月明，而在南洋的月亮，却是近而且明，好像舉手可攀的那樣。如果眼光好的人，那麼也許可以借着月光而閱讀書籍。

我在西本和夏浦，會到了兩度的月亮。在西本，因為驟雨時逢，並且充滿了新開地的氣分，所以對於當地的月亮，也就引不起十二分的興趣來。而在夏浦所遭逢到的十五之夜，却是平生破題兒第一遭所遭逢的良宵。

在天心之中澄澈地懸掛着的明月，是明澈到連椰子樹的綠色都給映顯出來了。而和這相反對，在椰子樹葉的蔭暗處，却被描出了一種比較星之夜的闇黑更加神祕的黑色來。海水湛涵着月光，連牠的底都給照透了。蒼白地堆湧着的積雲，好像是映照在鏡面上一般。

在燈火的便利沒有普遍的島民生活中，這個明月，真堪稱之為文化的天使吧！在每島的島廳所在地，雖然都設以電燈，但是一到夜半便都熄滅。夏浦的中心地考洛尼，以沿着却姆羅灣的小丘為背景，官舍和少數的島民家屋是並排建築着。從江口的周圍各地，對這個明月呼噪着的小孩子的聲音是不斷地傳來。

在沒有旅館的夏浦島中，我租借了却姆羅族的一室而住臥着。我被這種孩子們的呼

噪聲所誘，時常在電燈已熄的夜半的月下徘徊，吟玩芭蕉翁的俳句：

明月哪，圍繞着池水，

夜將盡了。

在日本內地的月，使人聯想到在草蔭中呻吟的蟲聲；而在這裏，偶爾可以聽到的，不過是螻蛄以及守宮的奇音罷了。

我們祇要一提起月，便聯帶着一種娛樂秋夜的意味。但是在南洋，既沒有秋，自然也就沒有秋之蟲了。雖然不論什麼時候的月，都是夏之月，但是月光却像秋月那樣清澈，並且承受月光的樹葉，也是像淋着水那樣柔澤。

不知從什麼地方，島民跳舞的歌謠是隱約地渡過了水而流來。但是，却姆羅灣，像牠的名字一樣，是却姆羅族的集團地。而固有的民族性的跳舞，乃是卡那卡族的特徵。因此，大概是遠處的卡那卡部落民在月明之下踊着踊着吧！

從暗陰的椰子樹的蔭處，有一條金線是引曳着尾把而延長着。這是螢啦！在常夏的南

洋，螢是無論什麼時候都不消失牠的光的。

島民的在姿態上面表現出來的悅樂，當然是舞踊了。我所看到的舞踊，是僅僅西本和夏浦兩地的。但是，即如這種舞踊，近來也因天主教徒們的不滿而很少看到的機會了。天主教徒們不滿的理由，因為這些舞踊的歌詞以及身段姿態，在性慾的表現上都太露骨。但是在我們看來，則對於這種身段姿態固然感到一種可笑味，而其歌詞的內容則全然不懂。嗜好舞踊的島民，往往一個月兩個月繼續不斷地舞踊着。但並不是從朝舞到晚，而是在晚上舞踊，疲倦之後，便從事晝寢。

在南洋，明月雖然如同白晝地映照着椰子樹葉，而在樹蔭裏面，則仍然黑闇。在這裏面用椰實的殼燃燒着篝火，舞踊的舞踊着，觀者也靜默地欣賞着，兩者都展開了他們感興之夜的最歡喜的場面。

舞踊的男子將椰子樹的嫩芽冠戴在頭上，並用手指上，腕上，腰上，以及足上，都各各裝飾着這種嫩芽，又加上了貝和角的首飾，老老少少的猛者，和歌謠合着節拍，在比較單純的

運動型之間一絲不亂地奏出了微妙的旋律的這種光景。恰恰給予我以一種有如佛教藝術的神將們在現世出現了那種印像，而使我感到一種莊嚴感。但是，不論在西本。不論在夏浦。都沒有任何固定的樂器，那是不可思議的。但是牠們兩者都是叩擊着內肱和膝邊而響出有如擊鼓一般的高音，這確實是一種和這種舞蹈相調和的原始的樂器代用品。

男子舞蹈告一段落之後，便由女子代替。在夏浦，女子當然是穿着腰褙的姿態。而在那一夜的腰褙，乃是在草中插編入了染成紅和黃色的木麻的纖維，看上去非常華美。又花冠，花首環也很綺麗。而她們的黑色的肌膚，則尤其形成了一種調和的色彩。島民是用一種貴重的黑粉從臉到胸塗滿了的。

踊舞者手中執持着兩根細竹互相打拍着打拍着而唱着歌詞。踊舞的時候，舞手排爲二列橫隊。以不使位置凌亂失序爲原則。雖在參差相雜之際，也不許軼出範圍。因此這種舞蹈並不是像我們想像中的那種亂舞，也不是一兩個人任意的舞蹈。而是多數人在秩序下有條不紊地舞蹈着的。

而舞蹈完了之後，篝火熄了。椰子林之夜，成爲了月亮都不來窺視的漆黑一團。